武俠世界

白頭狐（民初"追捕"故事集）　雲劍飛・者

名追捕手蕭原自〔出道〕以來，雖然經歷過不少次兇險，但却要數這一次最令他刻骨難忘，因爲他從未遇上一個那麼奸狡陰毒的匪徒，幾次幾乎死在對方花樣百出的惡毒暗算之下，令他有死過翻生的感覺。……最後……



第28年

15

革新號

$5.00

編者話

民初「追捕」故事集，在本刊發表已有十多個，集集精采，刺激緊張。今期的「白頭狐」，也不例外，是講述名捕手蕭原自「出道」以來，所經歷過無數次的兇險中使他最刻骨難忘的一次，因爲他遇上了一頭既奸狡又陰毒的「狐」，幾次三番幾乎死在對方花樣百出、防不勝防惡毒暗算之下，令他有死過翻生的感覺。然而，到底是邪不勝正，且看他怎樣去應付「牠」，要知結果，請參閱今期本刊的刋出便知分曉。

☆ ☆ ☆

騙中騙故事「大寶藏」今期完結，情節發展已把故事中的謎底全部揭露出來，令你大歎觀止，敬請先睹爲快。同時，金童的俠情倫理中篇「骨肉兩情仇」，今期開始連載，內容是敘述一件感人肺腑的恩怨讎仇事迹，哀艷纏綿，賺人熱淚……

☆ ☆ ☆

下期刋出的巨型小說「羌女窩」，是憶文先生繼「珍珠劍」後之最新作品，故事中描述一羣羌女不願受男人驅使，也不願套上婚姻枷鎖，因而造成了不少悲劇，也譜上了不少俠士和嬌娃的綺麗戀歌！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15期
（總號140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集

雲劍飛·文
可飛·圖

白頭狐



兩情相悅

近鄉情更怯。

蕭原望一眼前面那一片灰壓壓的村舍，心頭沒來由地，慌怯地急跳起來。

照說，前面那一片村舍，又不是他的家鄉，他不該有那種慌怯的心情的。

那一片村舍叫黃崗鄉。

他之所以心頭慌怯，乃是在黃崗鄉內，有一位他心愛的姑娘——張鳳琴（關於蕭原與張鳳琴那一段從邂逅到兩情相悅的經過，請翻閱第三期「戰火情緣」，便知分曉）。眼下馬上便要見到自己的心上人，那怎不教他心頭慌怯怯的，不，其中還滲雜了那種莫可名狀的欣愉興奮。

仔細算一下，他自將張鳳琴姐弟送同黃崗鄉，到這一次他再也按不住那股思念之情，急急趕來看望她，其間相隔不到兩個月，但他却感覺到，有如相隔了兩年，或是二十年那麽長，這大概就像「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這句話所形容的那樣吧。

招妒遭作弄

說起來，這個多月的時間，他雖然很思念張鳳琴，也一直想與她見面，但由於他一直忙於獵捕那頭「餓狼」的緣故（關蕭原逮捕那頭「餓狼」的經險過程，請閱第十期拙作「象山獵狼」），只好壓下那股祇渴欲一見的心情。

而這一次，他是將那頭「餓狼」押同那五縣之後，便立刻急趕而來的。

因爲他無法再按捺得下心中的那一股強烈的思念之情。

走到村口的時候，他的心跳得更加厲害，本來便已因趕路而口乾舌燥的了，這時，更乾燥得忍不住伸出舌頭來舔舔嘴唇，吸口氣，不知怎的，竟然站住了。

而他的眼前，也幻現出張鳳琴那張明媚的臉龐來，那雙會說話的眼眸，恍似正在向他傾訴着思念之情……

「喂，你是甚麽人，呆呆地站在咱村口幹甚麽？」

這一聲突如其來的詫訝語聲，令到蕭原一下子從迷幻中「驚醒」過來，臉上一陣發熱，定定神，急忙往身側左邊瞧看。

——那語聲正是在他身旁左側响起來的。

只見一個年約八九歲，樣子頗爲機伶，腦袋刮得溜光，但却在腦門前面留下一綹頭髮的村童，正瞪着一雙溜圓的眼珠子，好奇但又透着一絲戒意地瞧着他。

在那村童身後不遠處的一棵大樹後，左右探出幾個光溜溜的小腦袋來，骨溜溜地望着他。

蕭原臉上露出友善的笑容，伸手想摸一下那個村童的腦袋，那村童却馬上一縮身，戒懼地退了一步，道：「你到底是甚麽人？」

蕭原很明白那村童對於陌生人的那種戒懼思疑的心情，因爲他也曾經歷過那種年紀及相同的遭遇。

以前，他像這個村童這個年紀的時候，對於一切陌生的人，很自然的，都會有一種疑懼及排斥的心理。

那可以說是一種無知。

「小兄弟，我叫蕭原，是從城裏來的。」蕭原微微俯彎着身子，笑容更盛，「我來你們這裏，是來找張漢明的。」

本來，他是想說找「張鳳琴」的，但他想到，張漢明的年紀比眼前及樹後的幾個村童大不了多少歲，說不定這幾個村童還是張漢明的玩伴，那麽，他說出張漢明的名字，這幾個村童可能馬上對他「另眼相看」。

果然，他猜得沒有錯，那個村童一聽他是來找張漢明的，馬上變得「熱乎」起來，那種戒懼之色一掃而空，歡聲叫道：「大叔，你原來是來找九根哥的，我帶你去他家！」說完，朝樹後的幾個小伙伴揮了揮手，扭頭大聲道：「嗨，這位大哥是來找九根哥的。」

那幾個村童刹時「哄」地一聲，歡叫着，從樹後竄跳出來，奔過去。

蕭原點頭笑道：「小兄弟，你叫甚麽名字？」

那村童仰起頭，擠擠眼說道：「我叫阿牛，但他們都叫我牛屎。」伸手指一下那幾個走過來的伙伴。

蕭原不禁莞爾一笑，伸手摸摸「牛屎」的光頭。「阿牛，我以前也有一個花名的。」

阿牛好奇的歪着腦袋，咧咀問道：「甚麽花名？」

「馬仔」蕭原一想起兒時那種無憂無慮的歡樂時光，不禁神往地，開心地大笑起來。

「馬仔。」阿牛嘻地笑起來，歪着頭滿有興趣地說道：「那你以前一定跑得很快的了！」

「嗯，我小時候確實跑得像一匹小馬般快。」蕭原頷首道：「你一定也跑得很快，是麽？」

阿牛自豪地點點頭，指一下那幾個奔過來的小伙伴，說道：「他們都跑不過我的！」

蕭原忽然童心大發，興緻勃勃地說道：「你們比賽一下，看誰跑得快，最快的那一個，可以得到一個銀毫。」

那幾個村童本就貪玩，更且小孩子心性好勝，加上可以得到一個洋毫，刹時間，嚷叫着，讚成來一次比賽。

蕭原似乎已經忘記了自己是個大人，十分高興地說道：「好吧！從這裏跑到村口外那棵大榕樹下，好麽？」說時，伸手指一下村口外約十多二十丈外的那棵大榕樹。

那幾個村童七咀八舌地叫了起來：「好！」

蕭原馬上用鞋尖在地上劃了一條直綫，那幾個村童不用他指示，阿牛經已帶頭站在那條直綫後，其餘的村童紛紛走到直綫後，併排站着，睜着骨溜溜的眼睛，看着蕭原，等他發號施令。

蕭原退開幾步，站在那條直綫的邊上，朝那幾個村童說道：「聽着，我數三下，你們才跑，知道麽？」

阿牛帶頭叫道：「知道了。」

「記着，在我未數到『三』時，誰也不准搶先跑。」蕭原補充一句，看到那幾個小傢伙紛紛點頭應「是」。於是，便重重地「哼」了一聲，看到那幾個小傢伙蓄勢待發，舉起右手，沉聲叫道：「一——二——三！」「三」字出口，他的右手也猛地向下一揮。

那幾個小傢伙倒是遵守規矩，雖然躍躍欲動，但却沒有一個在蕭原在數到「三」前，便搶先跑出去，待到蕭原口中吐出「三」字的剎時，一個個有如離弦箭矢般，飛跑出去。

看着那幾個小傢伙姿勢各異地往前奔跑，蕭原的臉上展露出童稚般的開心笑容來，那剎那，他也生出一種加入賽跑的衝動。

結果，阿牛沒有吹牛，第一個跑到那棵榕樹脚下，接着，其餘的幾個村童也先後一擁到達！

蕭原看着，開心地歡笑起來。

結果，蕭原來個皆大歡喜，跑第一的阿牛得兩個銀毫，其他的村童每人也得到一個銀毫。

那阿牛與其餘的小伙伴 天喜地，圍在蕭原的身旁，將他當作了值得敬重的好朋友。

「大叔，我帶你到九根哥的家去！」阿牛玩弄着那兩枚銀毫，雀躍地說。

蕭原這才猛省起，「啊」了一聲，連忙說道：「阿牛，快帶我去。」其實，他上一次「護送」張鳳琴姐弟回來時，已到過她家一次，自然知道她的家在村中的那一處，他之所以要阿牛帶他去，只是不想掃他的興。

阿牛一拉他的手，跳跳蹦蹦地向村內走去。

而其餘的村童，則簇擁着他，將他當成了「大人物」。

蕭原開心不已，彷彿一下子年輕了很多，又回到兒時的心景。

自出道幹上追捕手這一行之後，他便無時無刻，皆處在緊張驚險之中，幾乎沒有一刻輕鬆過，難得這一刻回復到孩童時代的心景，無憂無慮，怎不敎他幾乎忘了形。

× × ×

張鳳琴在房內聽弟弟說蕭原來了，剎那驚喜得一顆心「砰砰」直跳，喜悅地歡叫一聲，便急急向外走去。

她的弟弟漢明看到姐姐那種喜不自勝，急不可待的樣子，佻皮地羞她道：「姐姐，你走得這麽急，小心摔倒，蕭大哥既然來了，不會那麽快便走的……」

張鳳琴頓時羞紅了一張臉龐！扭頭說道：「漢明，你這個小鬼頭，亂說些甚麽了……」

「姐姐，我亂說麽？」漢明捉狹地扮了個鬼臉。「瞧妳，怎麽臉上忽然塗了胭脂？」

張鳳琴猛地停下來，伸手摸一下臉，只覺熱得燙手，不禁湧起一股羞赧之意，只見漢明歪着腦袋，伸手在臉上刮着道：「姐姐，你是怎麽了？剛才還不過是塗了胭脂，忽然又變成大紅臉……」

張鳳琴啐罵道：「漢明，你……」漢明不等她有所動作，朝她吐吐舌頭，咧咀一笑，一溜烟向前面的客廳跑去。

張鳳琴看着乃弟的身影消失在前面轉角處，才長長地吐了口氣，拿手按着胸脯，深吸了口氣，再摸摸面龐，發覺沒有剛才那麽燙了，才向前面移步走去。

客廳內，蕭原正與陪着他說話的張老先生——鳳琴姐弟的祖父在說着話。

張先生早已從鳳琴姐弟的口中，聽說了不少有關蕭原的爲人及品性，對於他仗義救回自己的一雙孫兒，更是衷心感激，是故，對於這位孫女兒屬意的未來孫女婿，他是打從心眼裏喜歡，對他熱情招待。

蕭原自然也對極有可能是自己的「岳公」的張老先生極之尊敬，這不單是由於張老先生是鳳琴的祖父的關係，其中，也有一份他對老人的尊敬。

蕭原雖然一直在與張老先生說着話，但他的一顆心，却飛到了鳳琴那裏，時不時拿眼瞟一下客廳外面，就連張老先生也看出，蕭原一直急切地希望看到自己的孫女兒，顯得有點心不在焉的，他不但沒有責怪蕭原，反而感到高興——這證明蕭原對自己的孫女是情眞意切的。

忽地，從客廳外一陣風般，奔入一個人來，蕭原心頭急跳了一下——他以爲是鳳琴，急瞥之下，原來是鳳琴的弟弟漢明，不由微感失望。

漢明跑入客廳內，臉上綻露着捉狹的笑意，看了蕭原一眼，正想說話，張老先生却開口道：「九根（這是漢明的乳名，以前有錢人家的孩子，家中的大人爲恐孩子養不大，大都給孩子一個粗賤的乳名，據說這樣，便會令小孩子無病無痛地長大成人），你姐姐怎麽還不出來了，你不是去叫她的麽？」

漢明在他的祖父面前，不敢太過頑皮，但仍是忍不住笑出聲來，說道：「爺爺……姐姐不知怎的，一張臉變得像大紅布一樣……羞得不敢……」

「漢明，你亂說甚麽。」忽然，客廳門外响起鳳琴羞急的聲音，打斷了漢明的說話。

漢明吐一下舌頭，扮個鬼臉，急急躲到祖父的身後。

蕭原一聽那聲音，一顆心劇跳起來，只覺心中激情翻湧，一股熱氣直衝腦門，臉上頓時發熱，兩道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急急射出客廳外。

兩道目光射落在含羞的鳳琴身上的剎那，彷彿被「膠住」了一般！再也放不開了。

張老先生一眼看到孫女兒——鳳琴那羞臊的神情，還有那個紅紅的臉龐，再想到漢明剛才說的話，不禁樂得呵呵笑了起來。「鳳琴，瞧你，還不趕快進來招呼阿原？」

鳳琴眼皮一掀，瞟了蕭原一眼，雖然臉上臊紅未褪，但却落落大方地移步走入客廳，朝蕭原說道：「原……你來了？」

蕭原口乾舌燥地，忙起身說道：「琴，我順路……便來看望一下妳們。」

漢明躲在張老先生的身後，淘氣地笑說道：「原大哥，其實你是來看望姐姐的，却扯上了我和爺爺！」

蕭愛被漢明這一說，登時紅了一張臉，張老先生看到蕭原那種窘急的表情，扭頭對漢明直道：「九根，在原大哥面前，怎可以這麽沒規沒矩的說話！」

漢明吐吐舌頭，「嘻」地笑出聲來，看到張老先生瞪起眼睛，忙從椅後轉出來，扮了個鬼臉，一溜烟跑出了客廳。

張老先生寵愛地看着孫兒的背影搖搖頭，目光一轉，看到蕭原還站着，沒有坐下去，連忙說道：「阿原，你快坐下來。」接又看着孫女兒道：「鳳琴，妳這是怎麽哪……」

鳳琴叫了一聲：「爺爺。」打斷了張老先生的說話。移步走到蕭原身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張老先生是過來人，自然懂得怎麽做，臉上的笑容不減，慈祥地看了孫女兒與蕭原一眼，說道：「鳳琴，難得阿原專程來看望我們，我好高興，妳陪阿原在這裏坐坐，我到後面去吩咐何二嫂她們宰兩頭鷄鴨，弄幾樣菜餚，招待阿原。」說着，便起身往外走。

蕭原張口欲說話，張老先生朝他搖搖手，說道：「阿原，我知道你想說什麽，你是稀客，是要客氣點的，呵呵……待到……你與鳳琴……呵呵……咱們是自己人的時候，我就不客氣了。」樂呵呵地，走出了客廳。

但蕭原與鳳琴却被他那句話，弄得臊紅滿面，誰也不敢抬眼瞧對方一眼，但却彼此可以聽到對方「噗噗」的心跳聲。

好一會，兩人才臊意漸消，同時抬起眼來，四道目光相觸之下，立時緊緊地互相交接在一起。

「原，你瘦了。」鳳琴的眼中流露出愛惜之意。

蕭原心頭一陣激蕩，再也忍不住，伸手執住鳳琴的一隻手。「琴，看到妳，我好高興！」

「我也是。」鳳琴另一隻手也執住了蕭原那隻手。

「原，你一定又去抓捕了什麽匪徒吧？」鳳琴關切地問，「是嗎？」

蕭原看着鳳琴，只覺無限欣慰與親切，點點頭道：「嗯！我這一次去捕獵了一頭『餓狼』！」

「那一定是很驚險了。」鳳琴又担心又滿有興趣地問道：「你沒有受傷吧？說給我聽聽。」

蕭原笑笑道：「受了點皮外傷，却痊癒了，你要聽，我便說給妳聽。」

接着，他便將那一次冒險混入匪穴，……終於在象山那地方將那頭「餓狼」捕獵的經過扼要地向鳳琴說了一遍。

蕭原雖然輕描淡寫，但鳳琴聽着，仍然驚心動魄，神色數變，待到蕭原說完，吐口長氣，道：「原，你眞了不起，但我也很担心，以後一定要多加小心才是。」

蕭原用力握了鳳琴的手，滿含情意地說道：「琴，妳放心，爲了你，我一定會小心的。」

忽然，客廳外面响起一聲「嘻」的失笑聲，兩人忙放開了互相執住的手，扭頭往客廳外望去，只見漢明的半截腦袋在客廳外的門邊一閃而沒，鳳琴不由羞惱地一下子站起來。「漢明，你這小鬼頭，這麽淘氣，是不是要我扭着你的耳朶，將你揪到爺爺的面前……」

忽然，漢明的腦袋又探出來，扮着鬼臉，嘻皮笑臉地道：「姐姐，別發怒啊，小心嚇壞……原大哥……」話未說完，腦袋一縮，隨即响起了一陣越去越遠的頑皮笑聲。

鳳琴不禁羞惱地啐罵一聲，便要追出去，但却給蕭原一手拉住了，笑說道：「琴，漢明還是小孩子，免不了頑皮淘氣，由他去吧。」

「都是爺爺，將他寵壞了！」鳳琴跺脚，忽然說道：「原，你不會很快便走吧？」

蕭原眨眨眼，像是個大孩子般，笑說道：「那可說不定，要是妳喜歡，我便賴着不走了。」

「你——」鳳琴啐他一口，佯惱道：「這麽快便……我不理你！」

「鳳琴，你不理誰啊？」客廳外响起張老先生的語聲。

蕭原與鳳琴冷不防之下，嚇了一跳，鳳琴更是羞臊得臉上通紅，含嗔他瞪了蕭原一眼，忙開聲說道：「爺爺，他說明日要走，我嚇唬他，如果這麽快就走，便不理他！」人急智生，胡謅了一句。

「阿原，你不是眞的明天便走吧？」人隨聲現，張老先生走到客廳前，一步跨入來。

蕭原忙說道：「爺爺，我沒有……」「我是想明天便走……」

「阿原，既然老遠來到，怎不留多幾天，不是有什麽要緊事趕着辦吧？」張老先生兩道目光直射在蕭原的身上。

蕭原吶吶道：「沒……沒什麽要緊事，只是……打擾你們……」

「客氣什麽！」張老先生馬上說道：「既然沒有什麽緊要事，那就在這裏住多幾天吧，我已吩咐丁嬸打掃執拾那間客房了。」

蕭原一向不擅於說謊，要不是鳳琴暗中向他直眨眼，只怕他早已直說出來，鳳琴看到他那種侷促不安的神態，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

「爺爺……」蕭原才說話，便給張老先生打斷了。「阿原，別說了，就這麽決定吧！」話一頓，呵呵一笑道：「難道你不想與鳳琴多些時間在一起麽？」

「爺爺——」鳳琴一張臉馬上又紅起來，忸怩地說道：「你笑我，我不依！」

「呵呵……」張老先生看到孫女忸怩羞臊之態，不禁樂得開心地直笑。「爺爺不是笑你，是說中了妳的心事，是不是？」跟着又呵呵笑着，邊往外走，邊笑說道：「傻丫頭，在爺爺面前，有什麽不好意思的。」

看着祖父的身形走出客廳之外，鳳琴才白了蕭原一眼，佯嗔道：「都是你……

害得人家被爺爺笑說一番！」一擰腰，別轉身。

蕭原還以爲她生氣了，慌了手脚，着急失措地說道：「琴，我……不過是一句……說笑話……怎知道……妳爺爺……妳別……生氣好麽？」

鳳琴偷眼瞥到他那種慌急失措的樣子，再也忍不住，「咭」地一聲，笑出聲來了。

蕭原這才醒覺到，鳳琴是佯裝惱怒，捉弄他的，不由舒了口氣，却不肯饒過她，張手一把摟住她，笑嚷道：「原來妳不是生氣的，害得我……」

「害得你心慌意亂是不是？」鳳琴一擰身，咭咭笑着，一頭偎入了他的懷中。

×　×　×

兩情相悅中的情人，總有說不完的話，縱使不說話，只要能相對在一起，也是情濃意悅的。

蕭原與鳳琴的情形，就是如此。

張老先生看在眼內，老懷大慰，這幾天，他的臉上滿是笑容，開心不已。

那時候民風淳樸，一般的鄉民，見識也不多，鄉村內的人知道張家來了一位稀客，那些左隣右舍，少不免好奇地到張家坐一下，見識一下蕭原這位從城裏來的客人。

這兩三日來，張家可說熱鬧非常，客人不斷，而不知怎的，鄉村內流傳着一個消息，那位從城裏來的客人，乃是來相親的，不久就會成爲張家的嬌客！

要知道，張家雖然說不上是鄉中首富，但也算得上是有錢人家，那座屋宅就比一般的村屋大了三倍有多，上有近百畝田產，僱了幾個長工，以前還請了護院的，後來，在鳳琴姐弟的父母相繼逝之後，張老先生似乎看開了，才辭退了那些護院的。

不過，仍保持了以前的那種氣派。

像這種人家，在鄉村中，有什麽事情，自然比一般的鄉民更引人注目了。

其實，那些鄉民也不是第一次才「見識」到蕭原的，蕭原上一次護送鳳琴姐弟回鄉時，那些鄉民便見過他，只是，那時候鄉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鳳琴姐弟的身上，對他沒有加以注意，所以，都不大記得他。

消息一傳開去，張家就更爲熱鬧了，這一次登門的不是大嬸大娘或是伯爺三叔的，都是鄉中那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年青人。

那些年青人可不是出於好奇，才到張家串門子，見識一下蕭原的，其中有不少人是懷着妒忌的心情，看一下那位居然一下子便奪得美人心的城裏人——蕭原，到底有什麽不同凡响之處。

蕭原自然不知道那些小伙子心裏所想的，對於那些人那種好奇怪異的目光，雖然有點受不了，但他仍然盡量壓抑着，不表露出來。

但鳳琴却看出來了，這天才吃過早飯，便對他說道：「原，那些鄉親們不斷地來串門子，我知道你有點厭煩——」看到蕭原想辯白，她擺擺手道：「你別說了，不要說你，就是我，也感到有點厭煩，這樣吧，吃了午飯後，我帶你到村東外約三里左右的桃崗去走一下，好麽？」

不等蕭原說話，又接說道：「桃崗的風景是很美的，崗上還有一座妙然庵，每年，桃花開時，那裏可熱鬧了，就連城裏的人，也到那裏遊玩一番，有錢的人家，都帶家眷，還會在妙然庵借宿，雖然這時候已過了桃花盛開的季節，但看一下那滿樹青中透紅的桃子，也很好看的，口渴了，摘兩個桃子解渴，又甜又多汁，我饞得直吞口水了。」

蕭原看她說得有趣，不由笑起來。「好了，聽妳說得那裏就像人間仙境那樣，我恨不得馬上便去。」

鳳琴眼珠一轉，嫣然道：「那就現在去，走吧。」一拉蕭原的袖子往外便走。

蕭原被她拉得跟着往外走，口裏說道：「這就去麽！午飯怎辦？不去告訴你爺一聲麽？」

鳳琴一個勁扯着他往外走。「別愁午飯沒得吃，我們可以到妙然庵去吃素啊，若你不喜歡吃素，就是吃桃子，也可以吃個飽啊！」

×　×　×

桃崗的風景確是很清幽宜人，特別是那遍植在崗上的桃樹，綠葉搖曳中，透出點點嫣紅，紅綠相襯下，份外悅目，令人神爲之暢。

蕭原與鳳琴走在桃樹蔭下，由於這時候不是賞桃花的時節，所以，桃崗上顯得很清靜，偶爾，才遇上一兩個人。

「怎麽樣？」鳳琴歪着頭，帶笑瞟一眼蕭原。「這地方不錯吧？」

蕭原舒口氣，帶點感觸地道：「這麽清靜的好地方，自我幹上那一行後，還是第一次這麽輕鬆，無憂無慮地遊玩，置身在這裏，令人俗慮全消。」

「咭」地笑了一聲，鳳琴斜睨着蕭原，抿咀笑道：「既然你這麽喜歡這裏，何不出家在妙然庵長住？」

蕭原知道她是在說笑，也笑道：「我倒是眞的想出家，只可惜，妙然庵是尼姑庵，不是和尚廟！再說，我怕你會捨不得我呀！」

鳳琴臉上微紅，啐道：「誰捨不得你，你去落髮出家啊！」臉上盡是笑意。

蕭原一把捉住她的手，認眞地道：「妳說的可是眞的？妳再說一遍！」

鳳琴慧黠地眨着眼，含笑打量着蕭原，起先還以爲他是說笑，及至看到他臉上連一絲笑意也沒有，不禁伸伸舌頭，歛起笑容道：「原……你怎麽了？我不過與你說笑吧了，你別當眞啊！」

蕭原仍然板着臉道：「妳再說一遍，捨不捨得我去落髮出家？」

鳳琴忐忑地瞧看了蕭原一眼，怎麽看也看不出他是假裝的，不由着慌起來，忙說道：「原，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對你的……」陡地，看到蕭原的眼中隱透出一絲笑意來，知道被他作弄了，不禁又羞又嗔，一頓脚，擰轉身嗔責道：「你壞，我不理你了！」

蕭原剛才確是佯裝生氣，捉弄一下鳳琴的，所以，他在鳳琴說到「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對你的……」這句話時，心中如喝醇醪，再也裝不下去，眼中首先隱透出笑意來，再看到鳳琴生氣，他可是着了慌，

急不迭走前去，忙陪不是道：「琴，妳別生氣，是我不對，我不該……捉弄妳……妳不要怪我，好麽？」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

鳳琴本來還想好好地「還敬」他一下的，但眼角偷瞥到他一副惶恐無措的樣子，心中不忍，不由「噗嗤」笑出了聲來，扭轉頭笑嗔道：「你……傻……那個怪你啊！」

蕭原如聞大赦，透口大氣，笑着叫道：「琴，原來你也捉弄我，我不饒你！」伸手便去抓鳳琴。

鳳琴却一扭腰肢，閃過蕭原那一抓，邊往崗上奔去，邊咭咭直笑。

蕭原彷彿一下子變成了一個頑皮的大孩子，也歡快地笑着，追逐上去。

一時之間，兩人都忘情地戲逐着。

中午時，兩人在妙然庵中，吃了一頓素飯。

庵中的主持妙清師太，原來與鳳琴是素識，吃一頓齋飯，那自是沒有問題，而飯後離開妙然庵時，鳳琴也留下三塊大洋當作香油錢。

離開了妙然庵，鳳琴仍然興緻勃勃的，沒有回去的意思，蕭原是難得有這麽一個遠離煩囂，放開胸懷的好機會，自然也不想這麽早便急着回去，於是，兩人在桃崗附近盡情地遊玩着。

口渴的時候，他們就從樹上摘幾個熟透得彷彿會滴出水來，抹上一片嫣紅的桃子，在衣袖上擦抹一下，咬開來，吞啜着那香甜的肉汁。

「琴，妳嫁給我好麽？」蕭原忽然沒頭沒腦地，一把執住鳳琴的雙手，語聲發顫地說。

鳳琴先是怔了一下，眼珠一轉，在他的臉上溜了一轉，看不出他有一絲開玩笑的神色，一顆心刹那「噗通噗通」狂跳起來，一張臉也因爲驚、喜、臊、羞而刷地如帛染赤，一陣心慌意怯，低下頭來，只覺喉頭發乾，想說話，却說不出來。

「琴，你……說話呀——」蕭原看到鳳琴不說話，心中又慌又急，頭上淌出汗水來。

他忽然向鳳琴「求婚」，不知鼓起了多大的勇氣，才能從嘴裏吐出那短短的一句話，其緊張之情，可以從他說話時發顫的聲音聽出來。

說了那句「求婚」的話後，那刹那，在他的感覺中，有如一個待決的「死囚」般，就只等鳳琴的「宣判」。

鳳琴陡地感覺到蕭原握住她的雙手又熱又濕，心頭一暖，鼓足勇氣，吐出喜中帶怯的語聲來：「原，你……你說……的是……眞的？」

蕭原握住鳳琴的雙手不自禁用力一握，急切地，誠惶誠恐地說道：「琴，當然眞的，我……」額上滲出汗珠來。

鳳琴被他握得雙手發痛，却強忍着，抬眼看到他那種情急心切的緊張樣子，心頭甜絲絲的，強抑羞赧，仰頭說道：「原，你——眞的要我說出來？」

蕭原緊張兮兮地說道：「我要聽着妳說出來！」

「我——不說了。」鳳琴羞赧難禁，說不出口來。

「琴，妳一定要說。」蕭原發急得一臉脹紅，額上佈滿了密麻麻的汗珠。

「你——」鳳琴終於鼓足勇氣。「我答應——你。」一面撲入蕭原的懷中，將臉埋在他的胸膛上，不敢看他。

蕭原一聽，狂喜得幾乎張口歡叫起來。刹那間，他只覺整個人彷彿飄向雲端，感到自己是世間上最幸福的一個人，張臂一摟，緊緊地將鳳琴摟抱着。

「琴，妳再說一次！」蕭原生恐自己聽錯了，傻兮兮地說道：「我怕自己聽錯了。」

鳳琴那句話出口，已嬌羞得一個身子軟綿綿，麻酥酥，一聽蕭原還要她再說一遍，她可是再也沒有「氣力」再說一遍，一張臉面埋得更深。

「琴，你再說一次啊。我求妳！」蕭原用手抬起鳳琴的臉龐。

鳳琴被蕭原托着他的下頷，將頭抬起來，目光接觸到蕭原那閃迸出激情火花的兩道目光，那刹那，整個人彷彿已溶化了般，情不自禁地說道：「我答應你……」

「琴，你眞好，我開心死了！」蕭原確是開心得心花怒放，再也忍不住，忘情地吻落在鳳琴的紅唇上——

×　×　×

蕭原感到從沒有這麽舒暢歡樂過，只感到眼前的景物，比仙境還要美麗。

鳳琴親暱地依偎在他的身上，臉上眼中，散發着歡悅幸福的神彩，此刻，她的心中，就只有蕭原一個人。

這時候，他們已循着小徑，回到妙然庵前。

因爲鳳琴要在妙然庵內的觀世音菩薩前上一柱香，以感謝菩薩的恩德，蕭原雖然不大相信神恩之說，但鳳琴這麽說，他自然是樂於「奉陪」了。

在妙然庵內上了香，鳳琴跪在觀音大士前呢喃着不知說了些什麽話，大概是向菩薩許願吧，蕭原聽不到，却很想知道。

是以，在走出妙然庵後，他忍不住對鳳琴說道：「琴，妳剛才在觀音菩薩面前，許了什麽願？」

鳳琴臉上微紅，擰身道：「不說給你聽。」

蕭原將她的身子扳轉過來，笑道：「妳不說，我也猜到！」

鳳琴好奇地看了蕭原一眼，笑說道：「說來聽聽。」

蕭原朝着鳳琴擠擠眼，才說道：「你許的願，一定是希望觀音菩薩保佑，妳嫁了我後，生一個白白胖胖的孩子！」

「啐！」鳳琴一聽，羞得連耳根也紅了，揑拳搥着蕭原，啐道：「你胡猜瞎說，你壞，我不依！」

蕭原受用地被她搥着，咧咀笑道：「我不是胡猜瞎說的啊，妳說，你嫁給我後，是不是要生兒育女呢？」

鳳琴嗔道：「不和你說了，我還未嫁給你啊，你就亂說，羞死人了！」別轉身，狀似生氣，實則，嘴角泛出一抹甜絲絲的笑意。

蕭原伸手將她扳轉過來，本來想說兩句「陪罪」的話，看到她那種羞答答，甜絲絲的神態，馬上改口說道：「琴，我說的是正經話啊，難道你不想替我生幾個白

胖可愛的孩子麼?」

鳳琴羞赧難禁地道:「你再說,我不理你。」

蕭原開心地笑起來。「好,我不說……」忽然,他皺着眉頭,伸手在肚子上撫摸了一下,苦着臉說道:「琴,妳在這裏等我,我去一下茅厠。」

不等鳳琴說話,他巳飛一樣向庵後的茅厠奔去。

× × ×

不知是不是吃了那些桃子的關係,蕭原才衝入茅厠內扯下褲子蹲下來,便有如「江河直瀉」般拉了起來,肚子一陣陣作痛。

一輪拉瀉之下,肚痛漸減,他記掛着鳳琴,忙取出草紙揩了屁股,拉起褲子走下茅坑。

就在這刹那,嗖地一聲,從茅厠的後面抛入一塊石頭,「通」地一聲,丢落在糞缸內,糞汁四濺起來。

幸好蕭原警覺快,反應也快,早已揪着褲子一步竄出茅厠外,不然,肯定會被那濺射起來的糞汁濺在身上。

而他若是仍蹲在糞坑上,那一定會被濺得屁股開花,全身臭氣。

他第一個念頭就是,那一個頑童這麼惡作劇!

他心中甚是氣惱,決要教訓一下那個惡作劇的傢伙,邊繫着褲帶,邊往茅厠後跑去!

才衝到茅厠後,便看到一個人影閃沒在一棵桃樹後,他怒聲喝道:「喂,別走,你這麼頑皮,我要教訓你一下!」

陡地,「嗖嗖」連聲,拳頭般大的桃子,分別從幾株桃樹後飛擲向他。

冷不防之下,他雖然左撥右擋,身上還是中了幾個桃子,皮破肉汁濺,雖然不很痛,却濺污了他的衣衫及顏面。

他更加氣怒,自也不肯罷休,這麼狼狽的樣子,怎樣回去見鳳琴,怒喝一聲,疾竄過去。

「嗖嗖嗖」,又是一陣桃子向他擲來,這一次他有了防備,身子往下一蹲,堪堪避過那一陣「桃雨」。

他馬上便向前標竄,但脚下一拌,幾乎跌了個狗吃屎,幸得他身手了得,手在地上一按一撐,順勢一個倒翻,才不至跌在地上。

翻跳落地,他馬上便看到,原來地上橫着一根草繩,離地約三四寸高,兩頭分別繫在左右兩棵桃樹脚上。

這擺明了是存心要作弄他,與他過不去,出他的洋相。

蕭原雖然氣怒,但却反而冷靜下來,從這種早有佈置的惡作劇看來,作弄他的人,不可能是那些無知愛淘氣的頑童,而且,作弄他的不只一個人。

莫不是村上的小伙子不成?

一個念頭馬上在他的腦海中閃現。

莫非那些小伙子是嫉妒我與鳳琴相好不成?

第二個念頭跟着閃現。

他雖然腦中不停地轉着念頭,雙眼却瞬也不瞬地掃視着林中,有了剛才的遭遇,他加了小心,不敢貿然衝入去,恐怕還有其它的陷阱!

「喂,你們是什麼人?」蕭原按下心中的怒火,張口叫道:「你們爲什麼要與我過不去,作弄我?」

桃樹林內只有他的叫聲在迴响着,沒有其它的聲响。

吸口氣,蕭原又叫道:「你們若不出來,我找到你們,便不客氣了!」

桃樹林內依舊沒有動靜。

本來,若是有人現身出來,向他陪不是,他也就算了,但那幾個分明是藏匿在桃樹後的人不瞅不睬他,那分明是不將他看在眼內,這口氣他怎也吞不下,雖然他担心鳳琴會等得心焦,他在怒氣上衝之下,決定教那幾個惡作劇的人受到教訓,以後不敢再用這種跡近胡鬧的惡作劇來作弄別的人。

他防備地一步步走入林內,目光機警地掃視着。

林內依舊一點動靜也沒有,沉寂得教人沒來由地緊張起來。

蕭原不得不佩服那幾個人眞能沉得住氣。

陡地,他一個偏閃,疾向一棵左側的桃樹斜撲過去!

他在第二輪擲來的「桃雨」中,發覺那棵桃樹沒有人將桃子擲出來。

換言之,那棵桃樹後藏匿着人。

果然,他還未撲到那棵樹前,樹後便有了動靜。

「嗖嗖」兩聲,這一次擲來的不是兩個桃子,而是兩塊石頭!

幾乎是在同時,附近的幾棵桃樹後,撲出幾個人來,「刷」聲中,一張網子有如漁翁撒網般,向他飛撒過去。

蕭原在歪頭閃身,避過那兩塊石頭的同時,發覺到一張網子飛罩過來,吃了一驚,陡地脚下一蹬,一個虎撲,躍撲到那棵桃樹前,那張網子的邊沿擦着他的背後,撒落在地上。

說險,眞是險到了極,他要是慢一點,便被網住,那時,除非他動槍,否則,就算他有三頭六臂,也動彈不得,那就有他好看的了!

但他雖然避過那張網的網罩,右肩頭上却挨了一拳,身子歪側了一下,痛得悶叫了一聲。

那一拳是樹後那人自樹側出擊,擊中他的右肩。

雖然挨了一拳,蕭原却順勢繞着樹身向左邊一轉,飛脚踢向樹後那人的腰側!

那人驚覺的時候,欲閃巳來不及,腰上挨了一踢,「唷」地痛叫一聲,一個身子自樹後斜跌出去。

背側及腦後急風陡生,蕭原單脚一轉,旋到樹後,險險避過撲擊向他背側及腦後的幾拳。

他吼喝一聲:「停手,你們都是什麼人,想怎樣?」

但那幾個撲到來的人却不聽他的吼喝,左右一分,從兩側向他拳脚齊施。

蕭原見來勢兇猛,連忙向後一跳,這才看清楚,撲擊過來的是四個人。

那四個人的驗上都塗了泥灰,怪模怪樣的,看不出他們的本來面貌,乍看之下,有如四個丑怪。

那四個「丑怪」似乎非要讓蕭原嚐到

苦頭不可,第一輪拳脚擊空,馬上又向蕭原展開第二輪攻擊。

蕭原這一次不再閃避,他知道,若不給些厲害他們嚐嚐,他們是不會罷手的,覷準了對方四人的來勢,他霍地斜跳開一步,探手一抓,便抓住了一個「丑怪」一拳擊空的右臂,一扭一扯,那傢伙「喔」地痛叫一聲,被扯得斜撞向其餘三人的身上。

其餘的三個「丑怪」欲避不及,一個撞一個,有如骨牌般,一個接一個,被撞得歪跌開去。

而那個被蕭原一脚踢得從樹後歪跌出去的傢伙恰好摔轉身返撲過來,左掛右劈,往蕭原的身上招呼,看他的架式,似乎練過幾年拳脚。

蕭原一矮身,左脚橫掃出去。「噗」地一聲,掃在那傢伙的脚踝上,那傢伙立時被掃跌出去,發出一聲痛叫。

不等那幾個傢伙穩住身子再撲過來,蕭原厲聲大喝道:「好了,胡鬧够了,若再不停手,我就不客氣!」

但那幾個傢伙却充耳不聞,也可能是仗着人多,悶吼着,又撲向蕭原。

說眞的,蕭原就算身手再好,自古有話,雙拳難敵四手,若是糾纏下去,他肯定會吃虧,是以,他往後跳開一步,怒喝道:「停手!」刷地從身上拔出從不離身的匣子鎗來,手腕一擺,令人心寒的鎗咀朝那五個傢伙「掃」了一下!

這一着終於奏效,那五個人乍見蕭原亮出鎗來,那可不是玩的,挨一拳雖然痛,還不會死,但挨一鎗,就算死不了,也會受傷甚至殘廢,五個人那刹那像是被電殛了一下般,抖震了一下,僵住了,目光恐慌地瞧着蕭原手上的那支鎗。

「咔嚓」一聲,蕭原扳下了機頭,冷厲地掃了那五個怪模怪樣的傢伙一眼,冷聲道:「說,你們都是什麼人?爲什麼要與我過不去,作弄我?」

那五個傢伙雖然臉上塗稀泥灰,但仍然可以看出,年紀很輕的小伙子,身材壯實,皮膚黑黑的,互覷了一眼,緊抿着咀唇,不出聲。

蕭原正想逼他們說話,陡地,傳來鳳琴急促憂慮的呼叫聲:「原—,阿原,你在那裏——」

那五個傢伙聽到鳳琴的呼叫聲,刹時神色變了,互相覷了一眼,似乎想逃走,但他們又顧忌蕭原手上的鎗,顯得侷促不安。

蕭原威嚇地擺擺鎗,高聲叫道:「鳳琴,我在這裏。」

「原,發生了什麼事?我好像聽到喝叫聲與痛叫聲。你在林內幹什麼?」聲音未落,鳳琴巳奔入桃樹林,一眼看到蕭原拿鎗指嚇着五個人,以爲發生了什麼不得了的事情,驚愕地窒住了。

那五個傢伙瞥到鳳琴奔入來,顯得更加不安,有兩個甚至低下頭來,蕭原看在眼內,心中感到奇怪,猜到其中可能有什麼古怪,他沒有猜想下去,急急向鳳琴說道:「琴,不用慌,這幾個人不知爲什麼,與我過不去,作弄我,又不聽我的喝止,所以,我才不得不亮出鎗來,他們才肯罷手!」

鳳琴聽蕭原那樣說,放心不少,知道不是有人想伏擊蕭原,透口氣,她看到地上有一張網子,她馬上便想像到,那五個人一定是想用網子將蕭原網罩住,這種惡作劇太過份了,她不由心中有氣,急步走過去,看一下那五個人到底是什麼人。

那五個人一見鳳琴走過來,都不安地慌不迭想轉過身,躲避鳳琴的目光,但他們才動,蕭原巳厲聲說道:「站着別動,有誰動一下,我便對他不客氣!」示威地晃了晃鎗口。

那五個人馬上不敢動一下。

鳳琴走到最近的一個人面前,只看了一眼,便詫聲叫道:「你不是阿柏麼?怎麼驗上塗了泥灰?」

那個年青人恨不得將臉埋在胸內,不敢看鳳琴一眼。

鳳琴跟着也認出其餘的四個年青人來。「炳松、狗仔、黑毛、大狗,你們爲什麼要作弄原大哥,與他過不去?」

炳松等四人都惶然垂下頭,神色很尷尬,誰也不敢吭聲。

而他們五人,都是鄉裏的年青人,與鳳琴不但很熟,還是自小玩到大的伙伴,只是這兩三年由於鳳琴巳長成一個大姑娘,才沒有像以前一樣,與他們玩在一起,畢竟,她是個姑娘家啊,雖然,她以前像個男子頭,但那是小孩子時的事了,不過,她仍然很熟悉這幾個小孩以至少年時的玩伴。

所以,她一眼便認出他們是誰,雖然,他們都在臉上塗抹了泥灰。

「說啊,我——原大哥得罪了你們麼?你們爲什麼要與他過不去,作弄他啊!」鳳琴朝炳松五人嚷叫起來,忽然,她像被刺了一刀般,震悚了一下,呆呆地看着炳松五人。

在那刹間,她忽然明白了炳松五人爲什麼要爲難作弄蕭原——其中原因都是爲了她!

少女的心,是特別敏感及清靈的,以前,炳松等五人對她特別殷勤討好,那時她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因爲那時候她根本沒有想到男女之情方面,甚至認爲,他們對她好,是應該的,因爲她不但是個女孩子,家中也富有,及至邂逅了蕭原,墜入愛河,才欣悅地領略到男女相悅的那種奇異感受,也可以說是第一次「動了情」,因此,她看到炳松五人的不安中透着愧怯的神情,突然觸動了巳開啓的情愛之靈智,驚覺到他們那樣做,全是爲了她。

說得坦白一點,他們都對她有意思,那樣做,是出於嫉妒。

她爲這一發現而震驚得呆住了。

「阿鳳……我們……只不過與他開開玩笑吧了。」阿柏一邊用手抹去臉上的泥灰,怯怯地說道:「我們……我們沒有惡意的……」

「是啊……」另一個黑黑實實的小伙子也急不迭接口說道:「我們不過是想試一下他……聽說他的身手很高……我們想見識一下。」

其餘三個青年也異口同聲地說道:「是啊,是啊!」

「開玩笑?」鳳琴生氣地甩甩頭髮,「這樣開玩笑的麼?你們不覺得,那太過

份了麼？」狠狠地盯了五人一眼。

五個人立刻理虧地垂下頭。

鳳琴又掃了五人一眼，忽然說道：「算了，你們都回去吧，你們不准再爲難他了！」

阿柏五人，聽鳳琴這麼輕易就饒了他們，倒是意想不到，不由都愕了一下，繼之如聞大赦，慌不迭紛紛向鳳琴說道：「阿鳳，妳眞的放過我們？」

「阿鳳，我們不敢再——作弄他！」

「阿鳳，你……不會告訴大頭元他們吧？」

「快回去吧。」鳳琴透口氣道：「我不會說出去的！」

五人一聽，急不迭轉身欲向外走，但又猶豫地欲走不敢走，看着蕭原。

蕭原雖然很氣惱，但這五人既然是鄉中的青年，鳳琴又表示了不與他們計較，他自然只好忍下那口氣，不爲已甚，以免以後見面時像仇人，看到五人看着他，他馬上收起鎗，並展露出一絲友善的笑容來，朝他們點點頭。

阿柏五人這才敢急步向外走，但却沒有忘了也向蕭原點點頭。

待五人走出林外，蕭原才苦笑着對鳳琴道：「瞧他們看到妳時，像老鼠見了貓一樣，可以想到，妳在他們的心目中，是一個女神！」頓一下又說道：「由此，令我猜想到，他們之所以爲難我，與我過不去，可能是出於妒忌之心，好讓我在妳的面前出洋相，他們不但可以洩一口氣，說不定我因此而自慚形穢，馬上離去。那麽，他們又有希望了。」

鳳琴走到蕭原的身邊，偎在他的身上，柔柔地說道：「原，妳不會恨他們吧？也不會懷疑我對你的……」

蕭原一把摟住她，笑着說道：「怎會呢，古人不是有一句『愛屋及烏』的話麽？所謂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不會恨他們的。」略頓又說道：「妳知道麽，看到妳在他們的眼中，有如一個尊貴的女神，他們對你又愛慕又敬畏，我很高興我是個幸運兒，能夠得到妳的……」

「你！——」鳳琴伸手掩住蕭原的咀巴，不讓他說下去，那神態嬌柔中帶着一份嫵媚，看得蕭原心中一蕩，忍不住手臂一緊擁摟住她。

× × ×

兩人手拉住手，走下桃崗，已將剛才被捉弄的事情，拋到腦後。

此時，他們的心中，滿是情與愛，其餘的事情根本裝載不下。

陡地，兩人却被一陣隱隱傳來的鎗聲震得脚步一窒，扭頭循聲往桃崗的左邊方向望去。

桃崗的左邊，是一列邐迤的崗丘，林木蒼鬱，崗丘雖然不高，但却頗有氣勢，有如一條延展欲騰的蒼龍般。

兩人只看到那蒼莽的邐迤山林，靜寂的沒有什麽動靜，但耳中，仍然聽到隱隱傳來的幾下鎗聲。

蕭原對於鎗聲是特別敏感的，而他也馬上從那陣鎗聲中，聯想到，可能發生了什麽事情——極有可能是土匪打刧，對於這附近一帶的地方，他不大熟悉，看一眼神色有點驚疑的鳳琴，蕭原說道：「琴，山林那邊是什麽地方？」

「山林的後面是石屏鄉。」鳳琴皺皺眉頭。「會不會是土匪搶村？」

蕭原頷首道：「有可能，不過，妳聽一下，鎗聲似乎停了，可能是那些土匪被打跑了！」

鳳琴凝神靜聽一下，果然鎗聲沉寂，想一下，認爲蕭原說的有可能，因爲她知道，石屏鄉的自衞隊乃是全縣各鄉中實力最強的，不但人多鎗多，也悍勇善戰，若是土匪去搶村，那可說是找錯了地方，而從那鎗聲乍響便停，極有可能是被石屏鄉的自衞隊打跑了，不然，不會這麽快便鎗聲沉寂的！

「原，咱們快趕回去吧。」鳳琴担心自己那條鄉村可能也會有事，拉着蕭原便走。

鳳琴這種担憂可不是杞人憂天，以前曾試過，有股土匪在一條鄉村碰了硬釘子，却心有不甘，退走時，却去攻打另一條鄉村，結果，那條鄉村被洗刧了。

回到村中，只見村中的人一片緊張，自衞隊在村中的各要點防守着，所有的人都待在村中，那些青壯年人都手執鋤頭或是木槍，四處戒備着。

看到村中的鄉親已有防備，鳳琴與蕭原都放下心來，往家中走去。

張老先生一見兩人回來，舒口氣說道：「鳳琴，妳與阿原回來就好了，妳們跑到什麽地方去了，讓我担心，那些該殺的土匪，又出來作孽，但願石屏鄉沒有遭到災刧！」

蕭原接口安慰他道：「爺爺，鎗聲只響了一陣，便沉寂了，大概石屏鄉的自衞隊，打退了那股搶村的土匪。」

鳳琴左看右看不見乃弟漢明，不禁發急地問道：「爺爺，漢明呢？」

張老先生看到她那種緊張的樣子，不由笑道：「鳳琴，別緊張，乍聽到鎗聲，我便叫阿樹他們去將他找回來，他現在藏在書房的密室內。」

鳳琴聽祖父這樣一說，這才放下一顆心來。

「你與阿原到裏面歇歇吧。」張老先生說：「瞧你兩個走得滿身是汗的，去抹抹汗，舒服些。」

蕭原却說道：「爺爺，我正想到外面去走一下，看看有什麽地方可以帮得上忙的。」

鳳琴也道：「原，我陪你去，有我陪着，方便些。」

張老先生自從孫兒漢明被土匪綁架過一次後，有什麽風吹草動，都加倍小心提防，本來，他不想孫女與蕭原出去的，萬一土匪來搶村，那太危險了，但回心一想，若是村子出了事，他家又豈能倖免？所謂多一個人，多一份力量，何況，蕭原幹的又是離不開鎗，專與土匪作對的捕手生涯，自己的孫兒及孫女兒，還多得他仗義出手才脫險救回來的，自己的孫女兒雖然是女孩子，但却不輸男兒，自己實在無需担心，於是叮嚀兩人一句：「去吧，小心點啊。」

鳳琴一拉蕭原，邊往外走，邊說道：「爺爺，你放心，我們會小心的了，你還是到裏面去歇息一下吧。」

× × ×

結果，村子沒有遭到土匪的「光顧」，雖然白緊張了一場，但村子裏的人都鬆了口氣。

而趕去石屏鄉救援的十多個自衞隊的小伙子，也從石屏鄉趕返回來，據領頭的阿坤說，襲擊石屏鄉的，只是一伙流寇，人數不會超過五個人，遭遇到石屏鄉的自衞隊的截擊後，大概自知佔不到便宜，立刻鼠竄而去。

而附近各鄉在聽聞鎗聲後，都有派人趕去石屏鄉救援，原來，這附近各鄉，成立了一個聯防協議，那一鄉有事，其它各鄉便有義務派人馳援，自從聯防之後，各鄉皆沒有遭遇到土匪的攻打搶掠。大概那些土匪知道討不了便宜，那自然不會冒險來碰硬釘子了。

聽到走返回來的阿坤等人的說話，鄉中的人更加放心了，不過，沒有放鬆了防守，以免因爲一時的疏忽而有什麽閃失，那就遭殃了。

蕭原與鳳琴見沒有什麽，便立卽走回家。

這時候，正是黃昏日落時分，家家炊烟四起，忙着做晚飯，村中各處，又响起孩童的嬉玩聲，以及鷄鳴狗吠聲。

好一幅鄉村晚炊圖！

吃晚飯的時候，鄉村中又喧嘈起來，似乎出了什麽事。

忽然，一個叫阿漢的長工走入來，對張老先生說道：「伯公爺，村子裏的人都在說，阿柏與黑毛還有炳松，狗仔，大狗不知去了什麽地方，自午飯出了村後，這時候還未回來，不知是不是出了事。又或是遇上——那些土匪，何大嬸她們幾家人都急得不得了，村子裏也派了人去找尋他們。」

張老先生聽完後，皺着眉頭，放下碗筷，帶點担心地說道：「唉，但願他們沒有甚麽事。他們幾個都二十出頭了，不好好地帮家做工夫，却到外面去亂逛，眞不長進！」

鳳琴與蕭原聽阿漢說阿柏等五個人還未回來，似乎失了踪，兩人不由互相看了一眼，都有點担心。

「爺爺，我與阿原在午後，曾經在桃崗上看到炳松他們五個人。」鳳琴不安地蹙着眉尖，「他們都說回村的啊，這時候他們還未回來，有可能會出了事。」

鳳琴不敢將五人爲難作弄蕭原的事情說出來，因爲他答應過五人，不向別人說出來的。

張老先生說道：「聽妳這麽說，你們已經回來這麽久了，他們還未回來，九成九出了什麽事，鳳琴，妳快去何大嬸家看一下！」

鳳琴早就想出去看一下的了，當下忙站起來，看一眼蕭原，蕭原知道她的意思，也站起來，說道：「爺爺，我也去看一看。」

「爺爺，我也去！」漢明放下筷子，跳起身來。

張老先生沉下臉。「漢明，這是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家，湊什麽熱鬧，快坐下來吃飯。」

漢明鼓着腮，不甘不願地坐回下去，兩眼却看着姐姐。

鳳琴却故意不去看他，對祖父說了聲：「爺爺，你們先去吃飯吧。」與蕭原走出去。

來到何大嬸的家，只見屋前圍滿了人，兩人遙遙望去，只見人堆中，不但有自衞隊長志成，連鄉長也來了。

擠入人堆中，便見到何大嬸與另外四家的人都愁眉苦臉，憂急焦切在說着什麽，有兩個女人甚至咽泣着。

鳳琴是鄉中的一隻鳳凰，鄉中的人哪一個不認識她、喜歡她，不少人向她打招呼，但更多的人，都用詫異的目光瞧着蕭原。

「何大嬸，聽說阿柏他們這時候還未回來，是麽？」鳳琴擠到一個年約五十的婦人身前，開口說道。

那婦人正是阿柏的母親，見是鳳琴，忙說道：「阿鳳，是妳啊，阿柏他們不知跑到什麽地方去了。這時候還未回來，午後有土匪攻打石屏鄉，不知他們會不會——眞教人担心。」泫然欲泣。

「有派人去找他們麽？」鳳琴問。

「阿仔（阿柏的大哥）阿中他們十多個人出村去找他們去了，但願他們平安無事。」

「大嬸，六叔，在午後，我與阿原曾在桃崗上，遇到阿柏他們五個……」

鳳琴才說到這裏，便被何大嬸一把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臂，急切地打斷了她的話。「阿鳳，你在桃崗見過阿柏他們？」

那個被鳳琴稱做六叔的，正是鄉長，亦是鳳琴的族叔，也急急接口道：「阿鳳，阿柏他們在桃崗幹什麽？」

鳳琴看一眼蕭原，才說道：「我也不大清楚……他們拿着一張網子，大概是捕雀鳥吧——他們似乎要回去的了。」

「唉，正經活不幹，都二十出頭了，還像小孩子般貪玩！」何大叔——阿柏的父親責備地哼了一聲。

自衞隊長志成是個三十出頭，壯健穩重的人，插口說道：「聽阿鳳這麽說，他們早應該回到村子的了，却還沒回來……九成九……出了事？」

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一陣騷動及憂急的叫聲，特別是何大嬸那五家人，莫不臉色大變，驚呼慌叫出聲。

志成擺擺手，提高聲音說道：「靜一靜，這只是猜測，有可能由於他們貪玩，忘了回來也說不定，方才阿仔他們只是在村外胡亂去找他們，如今既然知道他們曾在桃崗上，馬上再派一批人到桃崗去找他們吧。」

鳳琴首先讚成。「志成哥，我與阿原去。」

鄉長六叔也贊成。「志成，就由你派人去找他們吧，說不定在桃崗上，找到他們。」

「志成，我也去。」何大叔愛子情切，五十多歲的人世，也不怕天黑路難走。

結果，由志成點了十個人，包括何大叔與鳳琴蕭原三人在內，點了火把，提了燈籠，自然，也帶了鎗及棍棒等，以防遇到什麽野獸或是意外。

× × ×

行近桃崗的時候，何大叔首先扯開喉

嚨叫了起來：「阿柏，炳松，你們在那裏啊——！」

叫聲在夜空中迴蕩着，有點怪異、悽涼的。

跟着，其他的人也紛紛一聲接一聲叫起來。「黑毛，黑毛——」

「大狗啊……你聽到麼？」

只有鳳琴與蕭原沒有叫喊，只是睜着雙眼，朝桃崗上掃視着。

桃崗上黑黝黝的，沉寂得教人心裏不舒服，彷彿在沉寂中，透着一種看不到的兇險般。

一行人邊叫喊着，邊走上了桃崗。

幸好人多胆壯，若是一個人在這黑黝黝沉寂寂的崗林中走着，就算是胆大如虁的人，恐怕也會心慌胆怯！

叫喊聲驚起了棲息在樹上的雀鳥，響起一陣陣「噗簌簌」的撲翅飛騰聲，火光映綽中，光影隱約處的桃樹，恍似張牙舞爪的鬼怪般，令人心底生寒。

「琴，怎麼妙然庵一點燈火也沒有，庵中的尼姑，不會這麼早便睡的啊！」蕭原忽然在鳳琴的耳邊說。

鳳琴馬上往妙然庵那邊望去，果然，那邊黑沉沉的，一點燈火也沒有，而這時候，不過是晚飯後，約七八點鐘左右，應該是庵中的尼姑做晚課的時候，應該還未睡的，也就是說，不應該烏燈黑火的。

她不禁心生思疑。「原，這裏有點古怪，我們去看一下！」

蕭原點點頭。低聲對鳳琴說道：「妳對他們說吧。」他不想喧賓奪主。

鳳琴於是高聲說道：「大頭蝦，我們先到妙然庵去看一下，說不定，庵中的師父有他們的消息也說不定。」

大頭蝦是村中的自衞隊員，這一伙人就由他領頭，他很自然的走在最前面，身上也揹了一支土製步鎗，聽聞鳳琴那樣說，停下來，轉身應道：「阿鳳，妳說得對，我們先到妙然庵去看一下。」

跟着，腳步一蹩，轉向妙然庵走去。

還未走近妙然庵，所有人都感到有點不對勁，因爲妙然庵那邊太沉寂了，連隱隱的木魚聲也聽不到，也不見一絲燈火。

走在前頭的大頭蝦（其實他的姓名叫蘇蝦，由於他長了顆比常人稍大的腦袋，所以，被諢稱爲大頭蝦），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腳步，扭轉頭說道：「怎麼庵內一點聲響也沒有？會不會……」下面半句「出了事」他認爲不吉祥，沒有說出來。

跟在他身後的何大叔也詫異地說道：「阿蝦，連燈火也不見，是有點不大對勁。」心頭一寒，打了個冷顫。

一行人來到妙然庵門前，就算是白痴，也看出情形不對。

在火把燈籠的映照下，庵門半掩半開，裏面的庵堂黑幽幽的，只有神案上有點熒熒的燈火，看不到一個尼姑。

「裏面的師父在麼？」有個叫二奀的小伙子心怯地張口朝庵內叫喊。

庵內一點聲息也沒有。

衆人相顧一眼，所有人的面色在影綽的火光照映下，都顯得有點怪異，大頭蝦是領頭的，挺挺胸，說道：「待我進去看看。」便大步往庵內走入去。

蕭原開聲阻止道：「蝦哥，這樣進去很危險的，萬一庵內匿伏了什麼人的話，還是讓我先進去吧？」

說着，不等大頭蝦是否同意，便一步搶在他的前面，伸手一推左邊那扇庵門，人却一閃身從右邊那扇門旁竄了入去。

在這些人之中，數他的經驗最豐富，身手也最了得，在不知庵內是否隱藏了危險的情形下，他是義不容辭，挺身冒險進入庵內察看。

鳳琴沒有阻止蕭原，反而一手扯住了大頭蝦，不過，她却低促地說了一聲：「小心！」

追踪匪徒　救出被擄者

蕭原在庵內沒有遇到什麼兇險，但却發現在庵堂後面的三間房中，分別有幾個庵中的尼姑被人綑綁了手脚，口中塞了一團布塊，動彈不得。

絕無疑問，庵中遭到匪賊光顧了。

最令蕭原難堪又憤怒的是，在最後兩個房間中的三個尼姑，竟然是赤身露體，躺在床上，暈厥過去。

他連忙走回最前的那個房間，替房內的兩個老尼姑鬆開手脚上的繩索，才認出，其中一個是庵中的主持妙清老師父，另一個的年紀比妙清還老，這大概就是她們倖免受辱的原因吧。

其實，在另兩個房間內的三個尼姑，年紀都不輕了，年紀最輕的一個也近四十了，污辱她們的人簡直不是人，是禽獸。

那兩個老尼姑聽蕭原說，另兩個房間內有三個尼姑赤身裸體躺在床上，一面連聲嘟唸：「罪孽，罪孽，喃嘸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一邊慌不迭往那兩個房間走去。

蕭原不便跟着去，疾步走向外面。

待到鳳琴與大頭蝦何大叔等人被蕭原招呼入庵內，那兩個老尼姑雖然還未救醒那三個尼姑，但却巳替她們蓋上衣被，主持妙清並巳走出庵堂，將燈火點燃了。

庵堂內一片光明，神龕上供奉的觀音大士像莊嚴肅穆，表面上，看不出庵內曾遭到匪刦。

但衆人都在蕭原招呼他們進入庵時，聽蕭原簡單地說知庵內遭到了匪刦，所以，他們都心頭沉重，又憤又怒。

這時，他們都暫時忘了他們是來找尋阿柏五人的，何大叔還咬着牙咒罵道：「連出家人清靜之地也不放過，簡直不是人，一定會遭到神譴佛責，不得好死！」

在庵室內看到主持妙清師太時，這位出家數十年，修爲深厚的出家人，臉上也現出又怒又悲的神色，可見她也動了嗔怒之心！

衆人之中，只有鳳琴一個是女的，所以，便由鳳琴與老師太說話。

「師太，是不是被土匪闖入庵中，刦走了財物？」

妙清師太唸了一聲佛號，點點頭，轉向蕭原說道：「這位施主，老尼很感謝施主到來，解救了老尼及庵中的弟子。」

蕭原忙說道：「師太，這是我們應做的，不用謝。」

「師太，可否告知我們，到底發出了什麼事？」蕭原問。

妙清師太登時顯得十分激動，眼中射出怒火來，張口欲說話，那個比她還老的師太正好走了出來，神色慌張地惶聲叫道：「主持，不好了，妙眞師太三個要尋死啊！」

妙清師太一聽，臉色驟變，驚急地說道：「苦婆，你說清楚點，妙眞她們爲什麼要死？」

那老尼活苦婆歇口氣，說道：「主持，我救醒妙眞她們後，她們哭着說，清白之身巳被那些土匪……沾污了。若是仍然偷生苟話，不但不配作一個出家人，也怕有辱菩薩神明，所以……她們要尋死！」

「這……」妙清白着一張臉，手足無措。「寃孽，寃孽……喃嘸阿彌陀佛，觀世音救苦救難菩薩……」急急地向後面走去。

那老師太也急急忙忙跟在妙清師太的後面。

鳳琴蕭原與衆人互相覷了一眼，何大叔等人都要跟到後面去看一下，蕭原却勸阻了他們。「何大叔，咱們男人進去，有點不大方便。」

鳳琴說道。「你們不方便，我進去看一下，看看可否帮得上忙。」邊說邊往後面走去。

看着鳳琴走入後面，何大叔搖頭嘆息道：「眞是作孽，不要說是出家清修之人，就是尋常婦道人家，遭到污辱，也會尋死啊，那些天殺的眞作孽啊，連出家人也不放過。」

大頭蝦一拳擊在自己的大腿上，咬牙切齒地說道：「要是我捉到那些禽獸，我先闖了他們！」

另一個叫樹棠的青年也大罵道：「何止閹，還要將他們遊街示衆，然後再浸豬籠！」

蕭原沒有說話，他在思忖着，刦掠了妙然庵的匪徒，會不會與阿柏等人的失踪有所關連。

約一刻鐘左右，妙清師太與鳳琴先後走出去，兩人的神色都很沉重。

妙清師太咀裏不斷地唸着佛號，何大叔急不及待地對鳳琴說道：「阿鳳，妙眞師太她們沒有什麼事吧？」

鳳琴搖搖頭說道：「暫時他們被妙清師太勸慰得不再尋死了。」一頓，憤憤然地哼了一聲，又說道：「妙眞師太她們的年紀也不輕了……眞是可憐，教她們怎樣做人，菩薩若是有靈，不會放過那些禽獸的！」

何大叔等人聽說妙眞師太三人不再尋死，才放下心來。蕭原却不想在這裏逗留太久，因爲他們是來找尋阿柏五人，故此，他急急向妙清師太說道：「師太，請你說一下那些土匪……」

不等蕭原將話說完，妙清師太巳悲憤難禁地截口說道：「那些禽獸共有五個人，其中兩個受了傷，他們是在老尼等吃完晚膳時，突然闖進庵來，兇神惡煞般，用鎗指嚇着老尼等人，跟着將老尼等人全部綑綁起來，在庵內大肆搜掠，然後在灶間弄吃的，本來，他們要離開的了，有一個缺唇的漢子却說……結果，妙眞她們便遭到……污辱……唉，莫非妙眞她們應有此刦？眞是作孽！」

何大叔大頭蝦等人聽了老師太的述說後，都咬牙切齒，顯得很憤怒，蕭原雖然對妙眞等三個尼姑的遭遇很同情，對那五個匪徒很憎恨，但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阿柏等五人，所以，他急忙對妙清師太說道：「師太，在未遭到匪徒刦掠之前；有沒有看到五個青年在附近出現，或是來到庵中？」

鳳琴接口補充說道：「師太，那五個青年都是我們鄉中的，他們在午後曾在庵後的桃林出現過，他們直到晚上還沒同村……恐怕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我們到這裏來找尋他們。」

「師太，其中一個是我的兒子，叫阿柏。」何大叔急急接上口。「我兒子壯健得有如一頭小牛犢般……」將與阿柏炳松、黑毛等五人的樣貌身材，一一向妙清師太描述出來。

妙清師太不等何大叔說完，巳急急說道：「與那伙土匪一起的兩個小伙子，很像你們說的其中兩個人！」

「師太，妳說其中有兩個與那伙土匪在一起？」大頭蝦不相信地疾聲說道：「他們怎會與那伙土匪在一起的！」

「是啊！」何大叔也接口說道：「他們都是品性馴良的青年，就拿我兒子阿柏來說，雖然貪玩好動，可從沒有偷過人家的東西，打架也很少的啊，怎會與那伙土匪……」

妙清師太知道他們誤會了她的意思，這也怪自己說得太急，因而說得不大清楚，當下忙加以解說道：「老尼說話不清楚，致令你們誤會了，老尼不是說他們與那伙土匪是一伙的，而是說，那兩個青年是被那伙土匪押入來的，當時，他們用樹枝做的担架，抬了一個受傷的土匪進庵，……後面還有兩個青年也抬着那個担架，似乎也是被迫的，老尼由於巳被一個土匪趕入房中，所以，看不清楚那抬着第二個担架的青年的樣貌。」

衆人聽妙清師太那麼說，才釋然，但隨即又變顏變色，慌急担心不巳，因爲據妙清師太所說，絕無疑問，阿柏等五人巳落在那伙土匪的手上！

何大叔驚急恐惶地說道：「這……阿柏他們怎會落在那伙土匪的手上的，這怎麼辦，說不定他們會被那伙土匪殺死的啊！」聲音帶哭。

大頭蝦與其他的人都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可是從未遭遇到這種事，誰也沒了主意，特別是想到，那伙土匪不知會不會殺了阿柏五人，這是極有可能的，他們不由打從心底寒出來，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鳳琴由於經歷過弟弟被擄的兇險遭遇，所以，比較有點見識，她忙安慰何大叔道：「大叔，別驚慌，聽老師太所說，那伙土匪只是脅迫阿柏他們抬那兩個受傷的土匪，暫時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阿鳳，話雖這麼說，那些土匪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惡人，他們不會輕易放掉阿柏他們的——阿柏他們這一次是死定了……」何大叔說着突然咽泣起來。

何大叔這一哭，弄得衆人都感到一陣難過，蕭原開口說道：「大叔，只要我們盡快找到那伙土匪，將阿柏他們救出來，

他們就不會有危險了，你別哭，還是想想辦法，怎樣才能盡快找到那伙土匪吧。」

鳳琴也接口附和。「大叔，原大哥說得是，目前最要緊是盡快找到那伙土匪，才有機會救出阿柏他們。」

何大叔抑住咽泣，不知所措地說道：

「阿鳳，我大字不識半籮筐，一生人只會下田種菜，殺雞宰狗還可以，要我想辦法去找尋那伙土匪，那還不是等於向盲公問路？」

大頭蝦是他們這一撥領頭的，在這種情形下，就算沒有主意，也要說兩句的。

「阿鳳，聽九根說，妳這位大哥是專門捕捉被縣裏，或是省城那些什麽的……通緝的匪徒的捕手，聽說九根被擄，是多得這位大哥……才安然從那伙土匪的手上解救了九根和妳，眼前這情形，說不得要這位大哥出頭拿主意，幫幫忙了。」

何大叔急忙轉向蕭原，拱手作揖，哀懇道：「這位……哥，求你大發慈悲，帮忙解救阿柏他們，求求你，你的大恩大德，我是不會忘記的！」幾乎要向蕭原跪倒下去。

鳳琴對蕭原道：「原，你就看在我的面上，想辦法從那伙土匪的手上，將阿柏他們救出來吧。」

蕭原忙道：「鳳琴，何大叔，這件事既然讓我遇上，說什麽我也不會袖手不管的，我會帮你們找到那伙土匪，救出阿柏他們。」

何大叔聽蕭原那麽說，迭聲千感恩萬多謝。

蕭原雙眉皺了一下，看了大頭蝦等人一眼，說道：「那伙土匪中有兩個人受了傷，要躺在担架上被阿柏他們抬着走，肯定走不快！」語聲一頓，看着妙清師太說道：「師太，妳知道那伙土匪是什麽時候離開的麽？」

妙清師太想了一下，說道：「他們是在傍晚闖進庵的，大約逗留了大半個時辰左右，我沒有看到他們離開，但却聽到他們呼喝抬担架叫快走的喝聲，知道他們離開。」

蕭原默默計算了一下，雙眼倏睜，說道：「照師太這麽說，他們離開到現在，相距大約一個鐘頭左右，他們走得再快，也走不出五里外，要是咱們立刻追下去，在兩個鐘頭內，一定可以追上他們！」

「原，你的意思是，立刻追下去？」鳳琴說道。

蕭原用力地點點頭。

「這位阿哥，那我們快追下去啊……」何大叔担心自己的兒子，恨不得脅生雙翅，飛一樣追下去。

蕭原又說道：「大叔，你年紀一把了，我知道你很憂慮阿柏……但天這麽黑，而我們又要加緊追趕下去，我怕你……而且，追上了土匪後，解救阿柏他們時，會很危險的，因此，你還是不要去吧。」

鳳琴也說道：「大叔，你若是跟着去，不但帮不上忙，可能還會拖慢了我們的追趕，所以，你還是趕回村子，告訴大媽他們知道，好讓他們不用老是懸掛憂心的，同時，也叫在村子附近找尋的人，不用再瞎找下去，好麽？」

何大叔想一想，感到自己若是跟着去，確是帮不上忙，反而有可能拖累了他們，因此，他雖然心切兒子阿柏的安危，還是同意不跟去。「阿鳳，我現在就回去好了。」

蕭原看一眼大頭蝦等人，說道：「你們去不去？」頓一下又說道：「我不說，你們也知道的吧？夤夜去追尋那伙土匪，解救阿柏他們，不但辛苦，也很危險，你們可以不去，我不會勉強你們。」

何大叔立時拿眼瞧着大頭蝦等人，正想說話，大頭蝦已豪氣地說道：「原……兄，你是外人尚且不怕危難，我們若是胆小怕死不去，那算什麽？我是說甚麽也要去的了！」

其他的人中，雖有兩三個胆怯，但聽了大頭蝦那樣說，俱都熱血上湧，胆氣大壯，紛紛說道：「我們都去了！」

蕭原却說道：「我只要四個人跟我去便成，天這麽黑，何大叔一個人趕回村子，我有點不放心，還有，妙然庵出了事，我們也應該派兩個人留下來，看顧一下，所以，我認為有兩個人陪何大叔回村，比較好。」

大頭蝦同意蕭原所說，雖然何大叔不同意，說是多一個人去追尋，總是好一點，他雖然不比年輕人，但走慣了夜路，不會有什麽事的，但結果，還是由大頭蝦派了兩個人，陪他回去。

本來，照蕭原的意思，是讓鳳琴留下來，照顧一下妙清師太她們，但鳳琴却不願意，要跟着他去，他拗不過她，只好留下另外兩個人在妙然庵照顧，並留下了一支鎗，以便應付意外。

安排妥當後，蕭原領頭，帶着鳳琴大頭蝦等四人，夤夜去追尋那伙土匪。

× × ×

蕭原很容易便找尋到那伙土匪沿路留下的踪跡，一路追踪下去。

大頭蝦等人目睹蕭原那高明神奇的追踪法，都不由打從心裏佩服不已。

因為在他們的眼中，在這麽黑的夜晚，四下裏都是黑黝黝的一片，根本看不出什麽來，但蕭原却能够從中找到那伙土匪留下的踪跡，在他們眼中看來，確是太神奇了。

其實，在蕭原的眼中看來，那伙土匪沿路留下的踪跡實在太明顯了，這可能是他們之中有人受了傷，要躺在担架上讓阿柏他們抬着走的緣故吧。

一路追踪下去，他們走得很快，大頭蝦忽然緊走幾步，追上蕭原，有點担憂地說道：「原兄……我們雖然是五個人，但却只有兩支鎗，追上了那伙土匪後，就憑這兩條鎗，只怕很難將阿柏自那伙土匪的手中救出來。」

蕭原側顧一眼大頭蝦，說道：「你說錯了，我們一共有三支鎗……」

「我只有揹着的這支步鎗，還有你身上的那支匣子鎗，其他的人都沒有啊，怎會有三支鎗的？」大頭蝦不等蕭原說下去，惑然地截斷了他的話。

鳳琴接口道：「阿蝦，你有所不知，他身上有兩支鎗。」

大頭蝦詫惑地上下打量着蕭原的身上。「阿鳳，他身上只揷着那支匣子鎗，我看不出他身上還有一支鎗啊。」

鳳琴抿咀一笑，你看不出一點也不出奇，你知道他另一支鎗收藏在身上的什麽地方？」

大頭蝦又上下打量着蕭原，搖搖頭道：「要是身上藏了一支鎗，不可能看不出來的啊！」

「他那另一支鎗藏在腿上，是一支比巴掌還小的勃朗寧手鎗，被褲管遮着，你自然看不出來。」鳳琴笑着指一下蕭原的左脚。

「原兄，眞的麽？」大頭蝦半信半疑地對蕭原說。

蕭原沒有說什麽，停下脚步，彎下身，將起左褲管，從小腿側取下一支小巧的手鎗來，在大頭蝦的眼前晃了晃，才遞給鳳琴。「你拿着用吧！」

接邊往前走，邊對大頭蝦說道：「我們有三支鎗，雖然那伙土匪是五個人，絕無疑問他們每人都有一支鎗，但別忙了，他們有兩個人受了傷，要躺在担架上讓人抬着走，那傷勢肯定不輕，因此，估計高一點，他們在武器上比我們佔優勢，但人數却不及我們，加上他們還要顧着阿柏他們會逃走，實際上，是我們佔了優勢，何況，我們在暗，他們在明，這又比我們吃虧，只要我們在追上他們時，不被他們發現，暗中向他們襲擊，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我敢說，我們是勝券在握，一定可以解救阿柏他們的！」

大頭蝦聽了蕭原這一番話，深覺有理，對蕭原更加欽佩，信心也增加了。「原兄，聽了你這番說話，我一百個放心了。你眞了不起，你說怎麽做便怎麽做，我們會聽你的。」

蕭原也不謙讓，拍拍大頭蝦的肩頭，說道：「只要我們行動一致，不亂來，我保證一定可以將阿柏他們自那伙土匪的手中救出來了！」

× ×

追踪了兩個鐘頭左右，蕭原掏出懷錶來看一下，差不多是晚上十二時了。

照他的估計，他們一路急追之下，應該追上了那伙土匪，那伙土匪說不定就在前面附近的一處地方歇宿，所以，他馬上小心留意起來，同時，也吩咐大頭蝦等人在行走時盡量不要弄出聲響來，以免被那伙土匪察覺。

根據他的估計，那伙土匪為免引起什麽人的注意，不大可能會在鄉村那些地方歇宿的，那是很危險的，而他們也不大可能夤夜逃竄，因為有兩個人受了傷，就算沒有受傷的人挺得住，那兩個受傷的，肯定吃不消，因此，極有可能找一處較為隱蔽的地方歇宿一夜。

他的猜測沒有錯，他們果然在一座小土崗的左邊崗脚下的一處水潭邊，發現了那伙土匪停留的踪跡。

但有一點是蕭原沒有猜想到的——也可說是在他的意料之外，那水潭的旁邊，錯落地有五六間以木頭及石塊搭建起來的屋子。

蕭原與鳳琴大頭蝦等人伏在崗腰上的一塊大石上，往下探望着，雖然那幾間屋子一點動靜也沒有，但蕭原却可以肯定，那伙土匪就歇宿在那幾間屋子內。

因為他發現，在屋子的附近，有幾個人在放哨。

那幾個人沒有帶鎗，也不隱蔽身形，只是木然地，就像孤魂野鬼，寂然地來回走動着。

他之所以看得這麽清楚，是因為月色很亮，清幽的銀輝下，附近的景物，雖然不是看得很清楚，但也可以看到，並能分辨出人物來。

看那幾個在放哨的人的那種木然的舉動，蕭原他們都感到，那幾個人不大像是土匪，令他們感到心中惑然。

「原兄，那幾個人的身上沒有鎗，看他們的舉動，一點也不機警，似乎不大像是那伙土匪……」大頭蝦也看出不對來，忍不住將心中的懷疑說出來。

另一個叫大慶的青年也接口悄聲道：「你們看一下，他們一共有六個人，妙清師太却說那伙土匪連受傷的，一共只有三個，他們怎然會忽多了幾個人來的。」

「莫非這裏是他們的老巢？又或是他們有接應，所以，忽然多了人？」另一個青年阿榮接口說。

「這不大可能，」鳳琴說道：「阿蝦也看出，那幾個人不大像土匪，而這裏又不是什麽隱秘的地方，那些土匪怎會選擇這種地方作他們的老巢，太易被人找到了！」一頓，接又說道：「要是他們有接應的人，換轉是你，會不會只用五個人去襲擊石屏鄉，那太危險！而且成功的機會不高，因此，依我看，那多出來的人，不大可能是那伙土匪來接應的同伙。」

大頭蝦與大慶都點頭，表示同意鳳琴的看法。

「那麽，那些到底是什麽人？」阿榮疑惑地問。

「下面那幾個放哨的人，不可能是土匪，九成九是居住在那幾間屋子內的人。」蕭原忽然說道。

他這麽說，是已看出了一點端倪來，他是根據他的經驗看出來的。

不等鳳琴他們問「為什麽」，他馬上加以說明：「你們看一下，他們根本不像是土匪，若是土匪，放哨的時候，不會這般呆笨地暴露自己的，更不會不拿鎗，依我看，他們是被那伙土匪雀巢鳩佔，被逼替那伙土匪放哨的！」

「那他們為什麽不逃走？甘心替他們放哨？」阿榮不加思索地說。

「蠢人，他們要是能够逃走，除非像你這麽又蠢又傻，才不逃走！」大慶罵道，但他又說不出，那幾個人為何不逃的原因來。

「他們一定有家小，被那伙土匪脅持了，所以，才不敢逃，」鳳琴說道：「原大哥，你說是嗎？」

蕭原正是這樣認為，以前，他在追捕土匪時，曾遭遇過這種情形不止一次，像這伙沒有人性的像伙，連妙然庵的中年尼姑也不放過，有什麽事他們是不敢幹出來的？

「我正是這麽想，」蕭原蹙着眉頭：「這有點棘手。」

大頭蝦着急地道：「我們一定要將阿柏他們救出來，不然，怎有面目回村見何大叔他們。」

「他媽的，那伙土匪眞絕，只怕我們

才摸近潭邊，便被發覺，那幾個人在有所顧忌之下，一定會發聲通知那些土匪，那我們便很難救人了。」大慶也憂慮地說。

「難道這麼眼睜睜的在這裏看着，却一點辦法也沒有，無從下手救人麼？」阿榮是個四肢發達，頭腦不大靈活的人，「我們可以偷偷摸下去，將那放哨的幾個人制服，然後潛進屋子……」

「廢話！」大頭蝦低斥道：「就算讓我們摸進屋內，始終會被他們發覺的，再說，那幾間屋子中，你知道那伙土匪睡在那一間屋子內麼？就算知道，他們拿那些大人小孩還有阿柏他們來作擋箭牌，我們難道不顧他們的生死，硬來麼？這是行不通的。」

阿榮被大頭蝦說得閉上咀巴，不敢再說話。

「原大哥，你認爲我們該怎辦？」鳳琴充滿希望地看着蕭原。

「原兄，我們之中，講到對付匪徒，要數你第一了，請你快想個辦法吧，我們都看你的了。」大頭蝦也說道。

蕭原早已想到了一個辦法，所以他馬上說道：「目前這情形，我們不能急，更不可在那伙土匪未離開時候行動，依我估計，他們不會待在這裏不走的，天亮後，必然會離開，那時，我們才偷偷跟踪追下去，然後，見機行事。」

鳳琴與大頭蝦四人聽蕭原說完，都由衷地點頭道好，大慶更是佩服地說道：「原大哥，你這個主意好極了，若是我們，根本不知道怎麼做才是。」

「唉，要等大半夜才天亮，我們難道就這樣眼巴巴看着，到天亮麼？」阿榮想也不想就說。

大頭蝦眼一睜，正想說話，蕭原已搶先說道：「我們有五個人，可以分兩班輪流睡覺，這樣，一來可以休息一下，二來，不怕被他們溜了也不知道。」

鳳琴馬上說道：「阿榮，你與大慶阿蝦先睡，我與……他守上半夜，到下半夜時，才叫醒你們，好麼？」

阿榮馬上說道：「好啊！」

× × ×

翌日，天色大亮了，那幾個在崗脚下潭邊放哨的漢子都困倦得直打瞌睡，但屋子內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原他們五人却已睜大眼，精神抖擻地注視着下面那幾間屋子的動靜。

正當他們感到有點不大耐煩時，那幾間屋子中的其中一間，終於有了動靜——響起一陣嬰孩的啼哭聲。

崗腰上的蕭原五人隱約可以聽到。

那幾個在打瞌睡的漢子似乎被那陣啼哭聲驚醒了，振作一下，都望向發出哭聲的那間屋子，其中有一個遲疑了一下，急急向那間屋子走去。

蕭原五人這時看清楚那幾個放哨的漢子，衣着與樣貌都很粗樸，膚色黝黑，絕不像是土匪。

跟着，那間屋子響起一陣喧聲聲與喝罵聲，忽然，門一開，當先走出一個手上執着鎗的漢子來，跟着，推推擠擠地，走出一羣人來。

——那羣人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那些大人一個個臉色憔悴驚恐，有兩三個婦女衣服淩亂，臉上還有淚痕，那些孩童都緊緊地依偎在大人的身邊，年幼的，則哭喊着，總之，一下子變得「熱鬧」起來。

在那羣人的後面，又走出一個握鎗的傢伙來，呼喝着，挺威風的。

當先走出來的那個傢伙一眼看到那個漢子自潭邊走過來，馬上瞪起雙眼，厲聲喝道：「喂，你走過來幹麼，站住。」

那漢子憤怒地說道：「天已大亮，不用放哨了，我聽到孩子哭，走來看一下，不成麼？」

「不成！」那傢伙吼喝着揮動手上的駁殼鎗，「你別走過來，我一鎗打死你的孩子！」

那漢子渾身顫抖了一下，不甘心地停下來。

崗腰上的蕭原五人自看到屋內接連走出一羣人來，都不由興奮起來，睜大眼瞬也不瞬地望着那些人。

「哈，我們沒有白費心機，也沒有猜錯，那伙土匪果然在下面的屋子內歇宿。」阿榮高興地低聲嚷叫着，幾乎忘形地大叫起來，幸得旁邊的大慶手快，一把捂住了他的咀巴。

「嗯，他們果然脅持了那戶人家的婦女小孩及老人，要是我們昨晚貿然摸下去，企圖將阿柏他們救出來，一定不能成功，並讓他們驚覺到我們追了上來，慌不迭逃得遠遠的，又要費一番功夫，去追踪他們。」大頭蝦捏着拳頭低聲說道：「待他們一離開，就有他們好看的！」

鳳琴心急地說道：「怎麼不見阿柏，黑毛他們出來！」

蕭原接口說道：「看，抬着担架出來的，不就是阿柏他們麼？」

鳳琴等人忙睜眼望去，果然看到有兩副担架從屋內抬出來，兩副担架的後面，跟着一個拿鎗的土匪。

鳳琴及大頭蝦四人馬上便認出，抬担架的四個人，正是阿柏、黑毛、炳松與大狗。

「是阿柏他們啊！」大榮忽然詫急地低聲叫道：「怎麼不見了狗仔？」

「是啊，狗仔怎會不處阿柏他們在一起的？」阿榮也奇怪地說道。

蕭原沒有說什麼，因爲他的心中忽然出生一絲不祥的感覺來。

「狗仔他會不會……」鳳琴也想到了，說出口，又感到不吉利，急忙噎住了。

阿榮却替她說了出來。「狗仔一定出了事，說不定……」

「你不說話，不會說你是啞巴的！」大慶喝止了阿榮的說話。

一時間，各人的心頭都像壓了一塊大石般，沉沉的。

而下面的情形又有了變化。

那三個土匪呼喝着，要那些婦女到灶房去弄飯給他們吃，還要做一些乾糧，要快。

那幾個漢子眼巴巴看着那三個土匪在作威作福，但由於妻兒父母在對方的脅制下，加上赤手空拳，只好忍住怒氣，不敢發作。

「他們還不走，攪什麼鬼？」大頭蝦嘟噥一句，顯得有點不耐煩。

蕭原忙說道：「別急，他們一定會走的，沉着點，若是讓他們發覺了我們，那就功虧一簣了。」

阿榮又想說話，却被大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制止他說話。

終於，那幾個婦女弄好了早飯，端出來給那五個土匪吃。

看到那五個土匪在先後吃着飯，蕭原五人都忽然感到一陣肚餓，阿榮還骨地吞下一口口水。

昨晚追踪了一個時辰有多，雖然輪流睡了兩三個鐘頭，精神還好，但肚子實在餓了，在未看到那五個土匪吃早飯時，還不覺得，那是因爲他們都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五個土匪的身上，及至看到他們吃飯，自不免勾起了飢腸。

「他媽的，他們爲什麼不給阿柏他們吃？」阿榮「骨」地又吞了口口水，「他們吃？」阿榮「骨」地又吞了口口水，「他們簡直不將阿柏他們當人。」

但是他話口未完，一個土匪已喝叫那些婦女拿早飯給阿柏黑毛四人吃，阿榮看着，不禁張開了咀巴，咀角流出一絲口涎來。

足足又等了一個鐘頭左右，那三名土匪才押着抬担架的阿柏四人，帶着乾糧，將那幾個漢子鎖在一間屋子內，才揚長離去。

蕭原鳳琴五人看着，終於透了口氣。

阿榮立刻便要跟着追趕下去，但却被大頭蝦一把拉住了。「阿榮，你這麼急着追下去，很容易會被那些土匪發現的，還是聽聽原兄怎麼說，才追下去不遲。」

大慶接口道：「對！阿榮，你就是冒失，早知道讓你留在妙然庵內，陪妙清師太她們！」

阿榮被兩人說得低下頭來，嘀咕一句：「我不過心急想救回阿柏，他們以後我會聽你們的便是。」

鳳琴看着蕭原，說道：「原哥，我們現在怎辦？」

蕭原看着那伙土匪走去的方向，說道：「我們昨晚趕了不少路，相信大家早已餓了，我們若是餓着肚子追下去，很可能會在路上找不到吃的，那樣，會影響我們的精力，說不定因此而鬥不過那伙土匪，那不但救不了阿柏他們，反而會害了他們，所以，我想派一個人下去那邊向那些人家弄些吃的，而其餘的立刻追下去，沿路留下記號，讓他追上來，這樣，不但可以弄到吃的，也不會讓那伙土匪溜脫，你們認爲怎樣？」

大頭蝦與大慶都點頭表示贊同，阿榮着急地問道：「誰到下面去弄吃的。」

大慶笑罵道：「你這麼着緊，就讓你去吧！」

鳳琴却道：「大慶，他沒有你那麼細心機靈，還是由你去吧，萬一他弄到吃的，却找不到我們留下的記號追上來，那就糟了。」

蕭原也道：「大慶，你去吧。」

大慶點頭道：「好，我去。」

蕭原於是告訴大慶，他們會在路邊的當眼處，留下一個箭咀形的記號，箭頭尖角所指的方向，就是他們追下去的方向。

大慶記住了，便向崗下走去。

蕭原四人繞過山腰那邊走下去，這樣，快捷很多，朝着那伙土匪走去的方向追下去。

× × ×

蕭原他們追上一座土崗頂上的時候，已經老遠地望到前面有一行人正在繞過一處山脚，最顯眼的是那行人中走在中間的兩副担架，不用說，那一行人正是他們要追踪對付的土匪，抬担架的四個人，自然是阿柏黑毛等四人了。

看着那伙土匪轉過了山脚的彎後，蕭原才示意大頭蝦他們放慢速度追下去。

因爲若是照原先的速度追下去，那麼，不出兩刻鐘，便會追上那伙土匪，蕭原不想這麼快便追上去，想等到他們歇下來，吃乾糧的時候，才出奇不意地襲擊對方，那樣比較容易解救阿柏他們！

在他們歇息吃乾糧的時候，自然會鬆懈下來，戒備也不那麼嚴，那就有機會下手解救阿柏他們。

在追到那座山脚拐彎處時，阿慶終於追上他們，手上提着一個大竹籃。

蕭原吩咐大頭蝦他們停下來等大慶，自己則從山脚往上攀，登上山腰後，再繞到右邊，立刻便望到那伙土匪一行正走上一座很矮小的土丘上。

他直看到那一行人走上長滿了野松的上丘，才走下山脚。

鳳琴大頭蝦阿榮他們已坐在山脚下的一些石塊上，在吃着飯。

大慶正在仰頭往上望，看到他走下來，馬上說道：「原大哥，看到那伙土匪了麼？」

蕭原吐口氣說道：「看到，他們已走上這座山後不遠的一座小土丘上，離這裏不到半里遠。」一頓又說道：「你跑得好快啊，這麼快便追上我們了。」

大慶說道：「原大哥，你餓了，坐下來吃些飯，然後快快地追上去！」

蕭原點點頭，正想走到放在地上，載着稀飯鹹菜頭的竹籃前，鳳琴已盛了碗飯，挾了些咸菜頭在碗內，遞給走過來的蕭原。

蕭原接過，投以感激的一瞥，在一塊石上坐下來，大口大口地吃起來。

在吃着的時候，大慶說道：「他媽的，那幾個傢伙若是讓我捉到他們，我一定要狠狠地揍他們一頓不可，揍得他們像狗一樣趴在我的脚下求饒。我也不會放過他們。」

鳳琴抬頭道：「大慶，你這麼怒憤，一副恨不得吃了他們的樣子，是不是他們在那幾戶人家那裏又幹了甚麼傷天害理的事？」

「呸！他們是禽獸，比狗也不如！」大慶咬着牙，一張臉因爲氣怒而脹紅。「他們昨晚又糟塌了那幾位大哥的妻子！」一拳擂在石上。

蕭原鳳琴等聽了大慶的說話，都沒有心情再吃下去，心中一陣難過，對那幾個土匪的獸行，也更加痛恨！

「若是讓我找到他們，我要先閹了他們！」阿榮怒罵出聲，話一出口，他才醒覺到鳳琴是女孩子，那有點不雅，難爲情地低下頭來。

鳳琴聽了阿榮那句話，雖然假裝沒有

聽到，將臉別轉，但臉上却一陣發熱，有點躁羞。

大頭蝦曲指賞了阿榮一個爆栗，罵道：「你就是會放屁，而且不理會有甚麽人在，便亂放！」

蕭原笑笑說道：「阿蝦，算了。他也是一時氣憤，不齒那幾個土匪禽獸行爲，才會說出那句話來的。」看了四人一眼，又說道：「大家吃飽了沒有，吃飽了，我們立刻追下去，只要捉到他們，就有機會替那些被他們害過的人報仇！」

各人雖然還未吃飽，却沒有心情再吃，蕭原却說道：「我知道你們的心情都很難過，但飯還是要吃飽的，那樣，才有精神氣力追上他們，從那些土匪的手中救出阿柏他們並擒住他們，讓他們受到應得的懲罰！」

大頭蝦阿慶及阿榮聽他那樣說，便又勉強自己再吃，但已「食不知味」。

待各人吃飽後，蕭原便領先向前追趕下去。

× × ×

中午時份的日頭火辣辣地直射下來，連空氣也彷彿被烤熱了，悶熱得幾乎敎人窒息。

盛暑天氣，難怪這般酷熱。

原來，這時候已是七月暑天。

蕭原與鳳琴，大頭蝦，大慶，阿榮四人分成了三撥，就匿伏在一條溪流邊的兩邊。

那條溪流就在一處山脚下的矮松林旁邊，樹蔭水凉，揀在這裏歇脚，確是風凉水冷，暑熱全消。

特別是那一陣陣的清風從松林那邊吹過來，令人遍體生凉，精神爽利。

蕭原一幫人匿伏在水溪的右邊，那裏是一片亂石遍佈的地方，他匿伏在一塊石後的草叢內，由於那塊石頭擋住了從溪那邊吹來的凉風，加上那些草叢只有膝高，又不是很密，所以，悶熱得他渾身是汗，很不好受，但他必須忍耐下去，等待最好的時機才下手。

鳳琴則與大慶一樣，匿伏在溪那邊的矮松林邊沿，與蕭原隔溪相對，互相呼應，形成夾擊之勢。

而大頭蝦則與阿榮藏匿在松林內，正在忙碌地將松枝扎成一把把。

從石後，透過那些草叢的縫隙，可以看到散坐在水溪對岸的幾個人。

成三角形分別坐在溪邊的石上，手上握鎗戒備的，是那三個沒有受傷的土匪，三角形的當中，就是那兩副担架以及受了傷，躺在上面的匪徒，他們的手上也握着鎗，指嚇着背靠背，坐在担架旁的阿柏與黑毛等四人。

瞧那伙土匪戒備的情形，可見他們一點也沒有放鬆大意，若有什麽風吹草動，他們不但立時發覺，阿柏等四人也休想打主意逃脫得了。

在吃乾糧的時候，他們也是輪流吃的，可知他們是如何小心謹慎了。

吃完乾糧了，終於，那一個坐在溪邊石塊上的匪徒再也忍不住，朝另兩個匪徒打了個手勢，便一跳跳落溪中，併合起雙手，捧了一捧水喝了兩口，然後便掬水洗起臉來。

那溪流很淺，只有腿肚深，溪水清碧，看着也讓人有一種清凉的感覺。

山溪也不很闊，大約只有四五尺寬，若是急跑之下，可以一跳而過。

那個土匪跳下溪水中洗臉，就等於那個三角形打開了一個缺口，這應該是一個最好的機會，而他們要等的，也是這個機會。

蕭原已瞄準了那個似乎很暢快地在脫下衣衫，浸濕了在洗着身子的土匪，只要松林內的大頭蝦與阿榮發出訊號，他便立刻一鎗撂倒那個傢伙，不讓他將那個缺口攏起來！

但松林內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原焦急不已，本來就已經煥熱得在不斷淌着汗水的了，這一急，額頭上更是暴沁出豆般大的汗珠來。

眼看着那個傢伙已抹完身子，邊擰乾那件布衫，便抬起頭來，朝岸上呼叫道：「嗨，凉快死了……」

陡地，從松林中，接連飛出兩團冒着烟的松把，飛落在担架的旁邊——三角形的當中。

緊接着又是兩個着火冒烟的松把飛落在附近。

松把一落地，有三個熄滅了，但却冒騰起大股的濃烟來，緊接着是一聲呼叫：「阿柏，你們快散開來，衝向山溪的對面啊！」

呼叫聲中，响起一聲清脆的鎗聲，那個神色驟變，正欲跳上溪岸的匪徒應聲發出「呃」的一聲悶叫，身子向上一仰，猛地摔倒下去，溪水霎時泛流起一絲絲一縷縷的猩紅來。

那一下鎗聲，是蕭原發出的，跟着，他向另一個匪徒接連射擊了兩鎗。

隨即，松林邊沿那裏也响起了兩下鎗聲。

那是藏匿在那裏的鳳琴與大慶發射的，目標是那個坐在靠近他們那邊的那個匪徒。

而那些火把，正是藏在林內的大頭蝦與阿榮擲出來的。

剎時之間，溪邊那一塊地方烟騰火冒，鎗聲大發，好不熱鬧！

阿柏四人在呼叫聲一响起的剎那，便聽出那是大頭蝦的叫聲，他們乘那幾個土匪吃驚慌亂的剎那，霍地一下子從地上跳起來，却不是衝落溪中，以躲避鎗彈，却撲向那兩個受傷的匪徒。

大概他們恨透了這幾個土匪！

那兩個受傷的匪徒慌忙開鎗，但由於慌亂，加上又被飄散的濃烟遮蔽了視綫，所以，他們也不知射不射中阿柏四人，總之，他們沒有機會放第二鎗，便被阿柏他們猛撲落身上。

靠邊松林那邊的那個土匪在驚覺到不妙的剎那，便被蕭原接連兩鎗射擊得一個歪側，從石上翻倒下去，而另一個，也被伏在林子邊沿的大慶與鳳琴擊倒！

蕭原馬上從伏着的地方竄跳起來，但一顆子彈「嘯」地從他的頭上掠過，嚇得他慌不迭搶撲落地上。

跟着又是一下鎗聲，子彈從他身上掠過，他馬上便發現，那兩鎗是那個被他從石上射擊得翻跌下去的匪徒發射的，大概

，那匪徒只是受了傷，又或是根本沒有受傷。

他立刻朝那塊石頭開了兩鎗。

那兩鎗自然射不中那個躲藏在石後的匪徒，蕭原只是想壓制住對方，好讓阿柏他們四人能够順利衝過山溪這邊來。

而被大慶鳳琴那兩鎗擊倒的那個匪徒，似乎也只受了傷，還與鳳琴兩人在駁火射擊。

而担架附近已被騰冒起來的白烟籠罩了，只能够隱約看到阿柏四人正與担架上的兩個匪徒纏在一起，忽然，响起了兩聲慘厲的叫聲，跟着，便响起鎗聲。

原來，阿柏四人已狠狠地擊暈了那兩個受傷的土匪，奪過他們的鎗，分別向左右兩邊的那兩個匪徒射擊。

這一連串的經過，說起來似乎很長，其實，是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發生的。

腹背受敵之下，右邊那個正與鳳琴大慶兩人駁火射擊的匪徒馬上吃了虧，慘叫一聲，停止了射擊，大概被從側那面阿柏他們射來的一鎗擊中了。

左邊靠近松林那邊的那個匪徒由於不是腹背受敵（大頭蝦他們沒有鎗），所以沒有吃虧，因爲他是躲匿在背側向着松林那邊的，其餘的三面有那塊石替他遮擋着，所以，蕭原與阿柏他們從那兩面向他射擊，根本威脅不到他。

不過，他的情形也很不妙，因爲只剩下了他一個人，他若是死守下去，始終會被射殺或是被擒，絕難倖免。

如今他唯一的生路就是逃。

而他也看出了形勢險惡，對他極之不利，因此，他决定「溜」爲上策。

而唯一可以逃竄的去路，就只有側後的那片松林是比較安全的，雖然他知道林內有人，但他也知道，林內的人沒有鎗，否則，早已向他開鎗射擊，他不會這麽幸運，還能够負傷頑抗了。

林內雖然有人，但是他手上有鎗，所以，他不用怕，這是他决定逃入林內的原因。

猛地探臂胡亂地開了幾鎗，隨即便一個轉身，竄衝向林子！

在衝向林子的霎那，他不忘向林內盲目地開了兩鎗。

他不是想射中什麽人，只是藉此想嚇阻林內的人，使他們不敢去阻截他，躲避開去。

他這一着果然奏效，匿在林內的大頭蝦與阿榮手無寸鐵，就算他兩手上有刀，也抵擋不了那麽犀利的鎗彈，兩人本來確是想將那個傢伙截下來的，但窺看到那傢伙胡亂向林內開鎗，這可不是逞強便可以將之截下來的，所以，兩人不敢亂來，匿在林中不敢動。

那傢伙的腿上顯然受了傷，身形跌跌撞撞的，也正因爲他的身形不穩定，所以，蕭原與大慶他們接連向他開鎗，都射不中他！

但却有兩鎗險險地從他的身邊掠過，嚇得他仆在地上，連滾帶跳地，竄入了林中。

蕭原恐怕躲在林內的大頭蝦與阿榮逞強攔截那個匪徒，所以，急急躍過山溪，追過去。

伏在林沿的大慶與鳳琴也衝了出來，阿柏他們則在烟霧中揮動着手臂，大聲叫道：「大頭蝦，阿鳳，是你們來救我們啊！我們沒有事啊——」聲音中透着一股興奮。

大頭蝦也高興地叫道：「阿柏，炳松，你們沒有事就好了！」

× × ×

能够將阿柏他們四人安然救出來，總算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雖然不能完全「留下」那五個土匪，讓逃入林內的那個傢伙逃了。

最值得慶幸的是，阿柏黑毛四人都沒有受到什麽大的損傷，只有炳松在撲向其中一個受傷的匪徒時，被那個傢伙開鎗射擊的子彈擦傷了左臂膊上的皮肉，而他們在與那兩個匪徒搏鬥時，都受了一點皮外傷。

但那兩個受傷的匪徒都死在他們的拳頭下。

他們實在太憎恨這幾個土匪了，從他們被捉，狗仔被殺那時起，他們就恨不得有機會殺死他們，替狗仔報仇！

結果，經過一番檢看，發覺「留下來」的四個土匪都死了，只有那個逃入林內的傢伙倖逃一命。

那四個土匪都死了，自然省却不少麻煩，免得又要抬他們回去，事實上，他們也是死不足惜，不過，却無法從他們的身上，查出他們是什麽來路，是否只是一股流寇，再沒有同伙。

因爲唯一沒有死的那個傢伙，被他逃了，不然，就可以從他的口中，查問出他們的來歷。

蕭原本來想將那個傢伙追捕到或是射殺的，因爲他深知若是讓那傢伙走脫了，說不定會遭到那傢伙的報復，以前他就曾試過不止一次，雖然僥倖沒有被暗算喪命，但也很驚險，因爲那是防不勝防的。

蕭原之所以不追下去，是因爲他追入林中的剎那，被那傢伙一記冷鎗幾乎射中右大腿，擦破了皮肉，火辣辣般劇痛，追入來的鳳琴看到他右大腿側流血，又驚又心痛，忙拉住他，一邊替他包扎止血，一邊又阻他不要追下去了，他不忍拂逆鳳琴的好意，所以才沒有追下去。

坐在溪邊的幾塊石頭上，阿榮逼不及待地問道：「黑毛，怎麽只有你們四人，狗仔呢？」

黑毛、阿柏、炳松、大狗四人本來還閃現着興奮的笑意的，一聽阿榮的話，四人登時神色一黯，顯得悲沉起來。

好一會，黑毛才沉哀地說道：「狗仔……他死了……」

「他怎會死的？」大慶驚急地疾聲說道。「是不是那些土匪殺死他的？」

黑毛沉重地點點頭。「當時我們忽然遇上那些土匪，驚慌之下，撒腿便走，那幾個土匪喝叫我們不要跑，跟着便向我們開鎗，狗仔忽然叫了一聲，一頭跌倒在地上，滾了幾滾，便不動了，當時炳松就在他的身邊，我們都嚇呆了，不敢再跑了……後來有一個土匪跑上去踢了狗仔幾脚，再蹲下來看了一下，說他死了！」

一時間，所有人都心頭沉沉地，默然閉上了咀巴。

好一會，阿柏才握着拳頭，咬牙說道：「他們殺死了狗仔，我們雖然都很驚怕，但心中却恨死了他們……我們殺了那兩個受傷的土匪，也算替狗仔報了仇！」

「你們是在什麼地方遇上那伙土匪的？」鳳琴問。

「我們離開……桃林後，本來想回村的了。」阿柏不好意思地看了蕭原與鳳琴一眼，說下去道：「大狗提議到鷄公山去捕野兎子及山鷄……正在興高彩烈的時候，前面山脚下的石屏鄉忽然响起一陣鎗聲，當時我們都很驚怕，想到可能是土匪搶村，但又好奇地想看一下，是不是土匪搶村，駁火射擊的情形是怎樣的……結果，我們不但沒有走，反而走下鷄公山，向石屏鄉那邊走去，那知道才走到山脚下，便遇上那伙土匪從前面的山脚上轉了過來……我們後悔已來不及，結果，被他們捉住了。」

「哼，要不是他們有兩個受了傷，要我們替他們抬担架，只怕他們不會放過我們！」大狗怒憤地說道：「他們兇惡得有如惡虎般，簡直沒有人性！」

「他們是不是搶刦了妙然庵了？」蕭原問。

「是啊！」炳松說：「他們想找個地方替那兩個受傷的傢伙敷治一下傷口，也想躲避一下，便去妙然庵……聽那三個沒有受傷的傢伙在離開妙然庵後互相誇耀自己……」說到這裏，有點顧忌地看了一眼鳳琴，才說下去。「他們居然連妙眞師太她們也……虧他們還說得出口，連禽獸也不如！」雖然鳳琴別轉頭不看他，他還是說不出口來。

「可惜讓那個頭髮斑白的傢伙逃脫了，要不，非好好地整治他一頓不可，然後再押他遊鄉，讓他替狗仔墊屍底！」阿榮不甘心地說。

大頭蝦看一下天色，看着蕭原說道：「原兄，這幾條屍體怎樣處置？是埋了，還是抬回去？」

蕭原想了一下，說道：「抬回去太麻煩了，我們還是趕回水潭邊的那幾戶人家那裏，叫他們派人來將這幾條屍體抬回去，然後派人到最近的鎭鄉所去報訊，聽說這一帶幾個縣有一條新規例，凡是捉到一個土匪，或是殺死一個土匪，縣府皆有五個大洋的獎賞，他們昨晚吃了那伙土匪的苦頭，就讓他們也從這四條屍體的身上，得回一些好處也好啊。」

大頭蝦與大慶表示贊同，那就解決了怎樣處置這四條屍體的問題。

大慶並對阿柏他們說道：「你們這一次得救，死裏逃生，全靠原大哥帶我們一路追踪下來，並出主意怎樣動手救你們，若是沒有他，單憑我與大慶阿榮，不要說救你們了，只怕連怎樣找尋踪跡追下去，也不知從那裏下手！」一頓，說下去道：「所以，原兄可說是你們的大恩人！」

阿柏四人聽了大頭蝦的話，又感激又尷尬，蕭原看到他們難爲情的樣子，正想說話，黑毛已站起來，慚愧地對他說道：「原……大哥，你救了我們，我們都很感激，希望你不要怪我們！」

炳松、大狗、阿柏三人忙亦站起來，愧然地異口同聲說道：「是啊，我們都很後悔在桃山……」

蕭原不等他們說下去，便截斷了他們的說話，擺擺手，帶笑說道：「別說了，事情經已過去了，我也早已忘記了，你們別放在心上就好了。」

大頭蝦與大慶，阿榮都不明白黑毛他們說的「希望你不要怪我們」，「我們都很後悔在桃山……」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都疑惑地看着蕭原阿柏他們，阿榮是個急燥鬼，忍不住嚷叫道：「黑毛，你們與原大哥說的是什麼謎語，怎麼我聽不懂的啊？」

鳳琴接口說道：「阿榮，他們說的是一件小事，總之與你無關的。」抬眼看一下天色，接說道：「我們再不走，只怕天黑的時候，也走不到水潭那幾戶人家那裏，不但要在荒野露宿，也要捱肚餓！」

經鳳琴這麼一說，他們都不敢再逗留下去，紛紛站起來，往來路走回去。

×　×　×

回到鄉中，何大叔那四戶人家見自己的兒子安然回來都歡天喜地，但狗仔的家人聽說他已被土匪打死了，悲痛難忍，哭泣起來。

由於蕭原他們急着趕回村子報平安，免得村中的人焦慮懸掛，所以，他們沒有到鷄公山脚下，將狗仔的屍體抬回來，鄉裏只好派人跟着黑毛，趕去將狗仔的屍體抬回來。

而鄉中的人聽了大頭蝦大慶等人的敍述，知道這一次炳松等四人能够安然自那伙土匪的手中逃得一命，主要是靠蕭原帶着他們追踪找到那伙土匪，並想出一個好主意，才能够自那伙土匪的手中救出阿柏四人來，鄉中的人頓時對蕭原另眼相看，感激稱謝，就連鄉長六叔，也對他又贊又謝，何大叔等四戶人家，更是對他感恩戴德。

一時之間，蕭原在鄉人的眼中，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那些年輕人更視他爲一個大英雄，對他欽敬不已。

看到自己的心上人受到鄉中人的欽敬，鳳琴開心不已，對他更加又敬又愛。

蕭原在鳳琴的家中又住了兩日，雖然他很不想離開鳳琴，但他不能這麼住下去的啊，那是會惹人非議的，而且，他也放不下要做的事情，畢竟，他是要吃飯的，那便要繼續幹下去，因此，這一日他向鳳琴表示要離去。

鳳琴自然捨不得他這麼快便離去，愛戀中的男女，特別是女的，總是希望能够與相愛的人相對在一起的。

但他也知道蕭原幹的是什麼，總不能這樣與她長久在一起的，她更明白到，男人有他們的事業，若是一個不重視事業的男人，那就是沒有志氣，這種男人，根本不可取，因此，她雖然依依不捨，却沒有挽留他，只是叮囑他，一有空便快些來看她。

蕭原對於鳳琴的識得「大體」，很高與，慶幸自己找到這麼一個可愛的女子。

鳳琴的祖父與弟弟漢明，都捨不得蕭原那麼快便走，都想留他多住幾日，經鳳琴替他說話，兩人才不再堅持。

吃過午飯後，鳳琴說什麼也要送他到村口外，蕭原實在也有點不捨，便由她。



蕭原與老九在品香小飯店喝個不亦樂乎。

默默地走到村口外，蕭原停下來，轉身執住鳳琴的雙手，深情地說道：「琴，回去吧。」

鳳琴不捨地瞧着他，戀戀地說道：「你要小心啊，你應允過我，有空便盡快來看我的！」

「一定！」蕭原拍拍她的手。「你自己也要小心啊！」一頓，接說道：「我走了，妳也回去吧。」搖搖手，才放開，邊轉身，邊深深地瞧着她。

鳳琴有點悵然若失地說道：「原，小心啊，我盼着你來看我。」

蕭原對她擺擺手，忍下心，轉身大踏步向前面走去。

鳳琴依依不捨地也向他擺着手，直到蕭原走出了老遠，仍痴痴地站在那裏。

蕭原強忍着沒有回頭去看一眼，直到走出里許路，才大大地吐了口氣。

一路急趕之下，他很快便趕到十里外的官塘鎭，從官塘鎭往縣城，大約二十里路左右，本來，他是想趕到縣城去，看望一下辛福來的（辛福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曾在他認識鳳琴及解救她姐弟的行動中，帮了蕭原不少忙，有關這一段，可閱拙作「戰火情緣」便知分曉），但他想一下，決定還是先趕回南寧，待下一次來看望鳳琴時，才與鳳琴一起去看望他，這樣，比較熱鬧一點。

在官塘鎭恰好遇上一輛運載一批土產到廣西柳州的馬車，他與那個趕車的談妥了價錢，便搭順風車到柳州，再從柳州回南寧。

這樣，總比走路來得舒服。

二日後，馬車已來到距柳州還有百里左右的白田鎭。

這一路之上，蕭原與那位趕車的混熟了，倒也不悶，可以與趕車的東拉西扯，海闊天空地談說一番。

兩個人都是見多識廣的人，談說得甚是投契，蕭原很高興搭上這輛馬車。

碰巧，這位趕車的老九是個喝得兩杯的人，在午晚歇晌投宿的時候，蕭原便請他喝兩杯，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這兩天下來，蕭原與老九簡直成了老朋友。

將馬車趕入官塘鎭口，停在鎭口頭那家叫老順安的旅店前，雖然這時候才不過是黃昏時分，還有個多時辰才天黑，但老九知道若是再走下去，走到天黑也走不到縣城，原來，從官塘鎭走下去，到縣城這條路，足有二十多里路，沿路沒有墟鎭，所以，就算是急着趕路的人，在黃昏時才到達官塘鎭，都只好在這裏過夜，待明天一早才上路。

也因此，這官塘鎭相當熱鬧，那兩條成丁字形的大街上，都是店舖與旅店。

老九經常在這條路上走動，每一次經過官塘鎭，若是要歇宿一夜的話，總是到這家老順安旅店的，光顧得多，自然成爲熟客，他才走進旅店內，那些「坐櫃」的及伙計，都像老朋友一樣招呼他，就連蕭原也感覺到一份親切感。

開了兩個房間，到澡房去洗了個澡，換上一套乾淨的衫褲後，蕭原摸出懷表看一下，經已是五時多六時了，外面的天色雖然還未黑，但天邊的晚霞，已黯淡多了，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蕭原在三四年前，曾來過這裏一次，但由於有急事在身，只在鎭上的一家飯店吃了一頓飯，便又匆匆地趕路了，所以，對鎭上的情形不熟悉，而老九來過這裏不下十次，可說是識途老馬，那自然由他帶領蕭原到鎭上去逛逛，吃晚飯了。

凡是好飲兩杯的人，對於食這方面，大多都比較注重的，老九正是這種人。

所以，他帶蕭原到鎭上一家叫品香的小飯店去。

這家小飯店地方不大，而且是在大街裏頭的一條小巷內，看上去毫不起眼，但却食客盈座，若不是他倆走進去時，恰好門口那張枱子的食客剛好結賬離去，他們還找不到座位。

坐下後，不等蕭原說話，老九便像看透了他的疑惑般，對他說道：「老弟，別看這家店子小，你若是懂吃懂喝的話，我

敢向你保證，這裏是鎭上酒菜味道最好的！等一會你嚐試過了，保你讚不絕口！」

一頓，又說道：「我也還是在上兩次來時，才被一位朋友指點到這裏來吃的，吃過之後，那簡直是美味！而且價錢便宜，你瞧一下，若是沒有兩手，怎會有這麽多人來光顧！」

蕭原看一下，小小的店堂內，不過十張八張枱子，却是坐無虛席，看那些人都吃喝得津津有味的樣子，他本來有點疑惑老九怎會帶他來這種地方，大概是貪便宜吧？却開始相信他說的是眞的。

一個小伙子上前問他們要吃些什麽，老九也不徵求蕭原的意見，便說道：「來半隻鹵水骨香鴨，一碟炒上雜，再來一個欖仁肉丁，先來一斤玉冰燒。」

待那個小伙子走開後，他才向蕭原說道：「老弟，鹵水骨香鴨，是這家店子的拿手好菜，不但味道甘美，連那些鴨骨，也是甘香的。」

一頓又說道：「還有，那玉冰燒酒乃是他們自釀的，倒一杯酒，不用喝，單是那種醇冽的酒香，便已醉人！」「骨」地一聲，吞下一口口水。

一會，便陸續送上他們要的酒菜來，那酒，果然如老九所說，才倒在杯子內，便嗅到一陣醇冽的酒香，喝一口，醇醇的，蕭原不得不承認，那是他喝過的玉冰燒中最好的一種，可以用極品來形容。

至於那半隻骨香鴨，老九也沒有吹牛，不但味道甘美，確是連骨頭也是甘香的，令人忍不住連骨頭也要咀嚼一下，他可是第一次吃這種泡製特別的鴨子。

其餘的兩道菜，也很可，總之，味道與火候都够，結果，他們共喝了兩斤玉冰燒，再要多半隻骨香鴨。

這一頓，蕭原吃得愜意極了，說得上是酒足菜飽——他們只喝酒吃菜，沒有吃飯。

「怎麽樣？滿意吧？」老九打了個酒噎，得意地笑說道。

「何止滿意，簡直是超水準，令我有意外的驚喜。」蕭原滿意地說：「難怪他們生意這麽好，簡直比南寧第一流酒樓的菜式還要好味道。」

「老弟，你今晚喝多了，不會醉吧？」老九一口將杯中剩下的酒喝光，舔舔咀唇，似乎意猶未盡。

蕭原確是有了三四分酒意，却還不致會醉，他雖然酒量不大，但一兩斤酒，還是可以喝的。

對於喝酒，他不但有自知之明，也能够節制，絕不爭強好勝，所以，他很少喝醉，起碼，自他出道之後，他便沒有喝醉過。

幹他們這一行的，隨時會遇上兇險，喝醉酒，那對自己絕對有害無益，等於拿自己的生命來開玩笑，所以，他在追捕匪徒時，很少喝酒，就算喝，也不超過半斤，這是他的原則。

今晚，他所以喝了那麽多酒——大約有一斤左右，還是第一次，這因爲他「賦閒」着，沒有正經事幹，可以放縱一點，加上酒香醇，菜味美，心情又好，不知不覺中，便喝多了。

看一眼枱上的空瓶剩菜，蕭原看穿老九還想喝，剛才那麽說，正是激將法，所以，他笑笑說道：「老九哥，我還未醉，也知道你意猶未盡，不過，明天我們還要趕路，算了吧，待到了柳州，你交卸了貨物後，我一定與你喝個痛快的！」

老九一聽，立時瞪大眼，認眞地說道：「老弟，眞的？」

「當然！」

「好！」老九一手拍擊在蕭原的手掌上。「哈哈，到時我要與你比比酒量，看那一個先醉！」

「走吧，時候也不早了，我還想到鎭上逛一下。」蕭原站起身來，招手叫來那個伙計結賬。

老九爭着要給錢，却爭不過蕭原。

離開那家飯店，蕭原與老九在大街上閒逛着。

但這時候鎭上的店舖已紛紛關門，這自然頗爲掃興，結果，走了一會，便同旅店去睡覺。

迭遭暗算　悍匪誓報復

翌日大清早，蕭原與老九吃過早點，便將馬車趕出鎭口，起程趕路。

七月暑天，只有早上一段時間及黃昏日落時，比較涼爽，其餘的時間，日頭烤晒下，酷熱得你就是坐在車上不動，也會流汗。

所以，他們這兩三日都是大清早趕路，未到晌午，便歇下來吃午飯，歇一段頗長的時間，才又趕路。

馬車不快不慢地走着，這一段路比較平坦，風雖然很徐緩，但却清涼，雖然昨晚喝多了一點酒，但經過一夜酣睡，兩人都感到精神爽利，大清早趕路，確是比在午後趕路，來得舒服。

「老弟，要不是急着將貨物送到柳州，我眞想在鎭上多待一天，在那家小飯店再要兩斤玉冰燒，吃一隻骨香鴨，這麽好的酒菜，可不是經常可以吃到的。」老九懷念地咂着咀巴說，顯出一副饞相來。

蕭原也有同感。「老九哥，那確是難得一嚐的好酒菜，憑他們的手藝，應該大有作爲的啊，怎麽還比不上大街上那幾家地方闊敞的飯店？」他替那家飯店的老闆與師傅不平起來。

「老弟，世上的事，多的是不如人意的事。」老九似乎深有感觸。「他們能够開那爿店子，生意又那麽好，也算不錯的了。」

「老九哥，我相信憑着他們的手藝，不出幾年，生意一定會越做越大的。」蕭原確實很欣賞那家小酒店的酒菜，所以，心裏總希望那家小飯店會越開越大。「南寧城最有名氣的南園飯店，那位老闆還不是憑一味拿手的貴妃鷄起家的麽？我覺得那家飯店的骨香鴨，與南園飯店的貴妃鷄不遑多讓！」

「老弟，人比人，氣死人啊！」老九嘆口氣說道：「人，有時候是要講運氣際遇的。你若是時乖運蹇，就算你有王佐之才，還不是落魄街頭？所以，人與人，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蕭原料不到老九一個趕車的，能够說出這種頗有「見地」、似乎也有點哲理的

話來，不禁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忽有所覺地說道：「老九哥，你以前一定不是趕車的，而且，出身也不錯。」

老九輕輕揮動的鞭子陡然一停，扭頭訝異地看了蕭原一眼，說道：「老弟，你怎會忽然那樣說的？我不是一個趕車的，是什麽？」

蕭原笑笑道：「老九哥，我是從你說那番話時，滿有感觸的，看出來的！你一定是有感而發的。」

「老弟，你好犀利的目光！」老九讚一聲，跟着嘆口氣說道：「信不信由你，我雖然說不上是飽讀詩書，但也讀過幾年洋學堂，懂說兩句洋話，但……唉，不提也吧，總之，我現在就是一個趕車的！」

蕭原聽他欲言又止的，知道他一定有難言之隱，又或是對自己的坎坷遭遇不願多提，不由對他生出同情心來，正想說話安慰他幾句，老九又已吁了口氣，說道：「老弟，你聽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句話吧，我雖然失去了很多，但現在不是很好麽？自由自在的，走南闖北，見識到許多人見識不到的事物，開始的時候，有點吃不消，但現在我已經習慣了，覺得這種生活很好，不用憂這樣，顧那樣，無牽無掛的，快樂得很，正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若是我還是從前那樣，雖然很安樂，但又怎能够像現在這樣，無覊無絆的，走南闖北，說不定，會被那些世俗利慾之事，煩死了！」

蕭原聽了他這番豁達的話，對他又多了一份敬意與認識，更加確信，他以前不會是一個平凡的人。「老九哥」難得你這麽看得開，令人佩服。」

「老弟，你太看得起我了。」老九苦笑一聲說道：「不怕對你說，我在……初趕車時，幾乎看不開，想自殺……後來，慢慢的，我習慣了，走的地方多，看的也多，不是有很多人，比我的境遇還差麽？我才豁然想開了，覺得自己能够擁有一輛馬車，只要自己不怕吃苦，兩餐可說無憂，那比很多人好多了，於是我便慢慢地放開懷抱，追尋樂趣。」

蕭原聽得大是感佩。「老九哥，單是你這種拿得起，放得下，隨遇而安的襟懷，很多人就不及你了。」

「老弟，你別盡往我臉上貼金。」老九扭頭深望了蕭原一眼。「我看出你不是一個普通人，有過人之處。」

蕭原笑道：「老九哥，你太過獎了，我自己倒覺得，與那些普通人沒有什麽分別。」

「老弟，別謙了。」老九搖搖頭說道。「這幾日的相處，我已看出你爲人精明，處事冷靜有分寸，而且很會節制。」看到蕭原想說話，他擺擺手阻止蕭原說話。「你不用分辯了，單從你昨晚喝酒，你明明還可以再喝的，却能够節制自己，這就不簡單，就像我，好酒當前，就抑制不了自己，忍不住想痛飲一頓，相信好多好酒的人，面對好酒，也忍不住要痛飲一頓，很難抑制得住。」

一頓，他又接說道：「老弟，我還看出，你身上帶着鎗！」

蕭原一聽，不禁有點驚奇，但他沒有表露出來，笑笑說道：「你既然知道我身上帶着鎗，還讓我乘坐你的馬車，你不怕我是心懷不軌的人麽？」

「起初，我確是有點驚疑。」老九說道：「不怕對你說，這些年來，我走了不少地方，見識過各種各樣的人，因此，我敢說，我這雙眼識得看人，我看出你不是一個惡人，所以，我才沒有在第二天的早上，撇下你便走。再說，我身無長物，怕些什麽，大不了將車上的貨物刼去，但那值不了幾個錢，若你是壞人，相信也不會打我這一車貨物的主意吧？」

蕭原說道：「你說說看，我會是那一種人？」

老九又扭頭仔細地看了他兩眼，才說道：「瞧你一點架子也沒有，說話也不帶一點官腔或是流氣，你不會是當官的或是當兵的，而你臉上透着一股正氣，也不會是那些惡人土匪，你眉宇間隱透一股英氣，你應該是個有所作爲的人，……照我猜測，你可能是那種靠鎗找生活，但却不是幹壞事，經常要冒險的那種人，是麽？」

老九雖然沒有正確地說出他是幹什麽的，但也可算說中了，所以，蕭原不禁佩服他觀察人的目光，正想說話，老九又說道：「我說漏了一點，你在那一行中，應該是一個有點名氣的人。」

最後這句話，可就叫蕭原感到詫奇了，因爲這可說是說中了，蕭原在捕手這一行中，確是名氣响亮，在道上贏得一個「海角天涯」的外號，老九居然能够從他的「相」上看出來，那就有點玄奇了。

「老九哥，你的『相人』術眞高明，只不過你太誇獎我了。」蕭原笑着說：「我根本一點名氣也沒有。」

「老弟，你太謙了。」老九說道：「我不會看走眼的。」

一頓，看着蕭原，坦誠地說道：「老弟，若不介意，可以告訴我，是幹什麽的麽？」

蕭原爽快地說道：「我一無所長，所以，只好幹那種靠緝拿被追緝的匪徒，領取賞金的追捕手這種行業。」

老九肅然起敬道：「老弟，眞是失敬了，你雖然有點菲薄自己，但我却知道，幹你們這一行的，其實是協助官府，補官府能力之不及，將那些罪大惡極的罪犯繩之於法，那是一種很冒險的職業，簡直是拿命來換取那些賞金，對於幹你們這一行的，我是衷心敬佩，與你相比，我可說是一個廢物！」

蕭原又謙說道：「老九哥，你太誇讚我，而菲薄自己了。」

老九笑說道：「老弟，不管怎樣，能够認識你，我很高興。」

蕭原也說道：「我也是。」

× × ×

馬車忽然慢下來，蕭原往前望一眼，才知道馬車正在爬上一個不很斜、但却很長的山坡。

蕭原立刻從車上跳下來，以減輕板車的重量，那兩匹馬拉起來，也不會那樣吃力。

老九也跳下車來，輕輕地揮動鞭子，兩匹馬的速度立刻快了一點。

對於那兩匹馬，老九視之如親人一樣，愛之護之，連蕭原也看得出來。

直到馬車走上了坡上，老九像是生怕累壞了那兩匹馬，喝停下來，讓那兩匹馬兒喘口氣，他與蕭原也掏出布巾來，抹一下臉上身上的汗水。

今天的天氣很熱。

歇了一會，兩人坐同車上，老九輕輕呼喝一聲，兩匹馬便邁開脚步，拉着車子往坡下走去。

由於是往坡下走，所以，馬車輕快地走着，老九恐怕車子越走越快，難以控制，所以，輕輕勒着韁繩，同時微微扳住煞掣，那就不會發生危險。

馬車轆轆地走下十丈左右，陡地，那匹轅馬悲嘶一聲，發了狂般往前狂奔。

前面的那匹馬被那匹轅馬一撞一踢，負痛之下，也嘶鳴一聲，跟着發足狂奔起來。

老九與蕭原冷不防之下，被震彈得幾乎從車上翻滾下去，慌忙抓住車子。

而老九由於被往下狂衝的馬車震得幾乎坐不住從車上翻跌下去，只顧抓緊車子，那自然便鬆開了韁繩與煞掣，馬匹與車子在沒有控制之下，加上又是往坡下衝去，一時間，馬與車都飛一樣往下衝去，就算那兩匹馬想停下來也不可能，更加無法可以煞停馬車。

馬車越衝越快，車子也跳彈震盪得很厲害，車上的貨物也搖搖欲散，蕭原與老九都不敢動一下，死死地抓住車子，因爲若是抓不牢，被拋下去，有可能會被車子輾過或是撞中，那就不堪設想，就算跌在地上，在這樣快速的情形下，很可能會跌死的，所以，兩人只好死死地抓住車子，盡管很驚怕，但却無法控制了馬車。

兩人耳中只聽到轟轟隆隆的車輪聲以及「呼呼」的風聲，眼中看到的，是飛一樣，令人目眩的往後飛掠的景物，幸好這時候坡道上沒有其他的人，不然，肯定會釀出慘劇來。

但這時候車上的老九與蕭原，可就兇險萬分了。

因爲萬一那兩匹馬急拐不及，那是很容易會直衝出坡道外，衝跌下坡崖，那時，就不敢想像了。

總之，兩人是兇險異常。

因此，兩人若想脫險，唯一可行的辦法是設法煞停馬車，但那是不可能的，又或是跳下車去！

馬車順着坡道急速地拐了個彎，馬車一個傾側，險乎翻倒，老九蕭原都出了一身冷汗。

忽然，坡下出現了一輛馬車，正在往上走，老九與蕭原瞥見之下，驚急得放聲嘶叫起來：「嗨——？下面的車子快避開啊——」

下面那輛馬車上趕車的漢子也看到坡上有輛馬車直衝下來，嚇得他大驚失色，也顧不了危險，慌急地吆喝着，將馬車趕下不太高的的坡崖下。

豈料，那匹馬不知是受了驚或是使性子，就是不肯往崖坡下走，踢着蹄子，就是不肯走了。

那趕車的漢子急得什麽也似的，使盡了氣力去拉韁，却怎也拉不動。

老九那馬車有如行電閃電般直衝下來，眼看着就要衝到那輛馬車前，撞上去，急得兩人嘶聲呼叫那漢子快跳下坡崖避開，但那漢子似乎視那輛馬車是命根子，毫不理會兩人的呼叫，仍在一個勁地，想將馬車拉下坡崖。

蕭原與老九都驚急得恨不得長出一隻又長又大的手來，可以將那漢子與馬車一巴掌推撥下坡崖，但這是不可能的，只要兩下裏一撞上，只怕人與馬皆無可倖免，來個車馬人俱毀去！

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蕭原當機立斷，只有犧牲馬車或許可能保存自己與老九，那刹間他以閃電般的速度將身上的匣子鎗拔出來，口裏疾喝：「老九哥，準備跳車！」「砰砰」兩鎗，射向那兩匹馬的腿上。

那兩匹狂奔的馬中彈之下，立時悲鳴着，陡然踣倒在地。

蕭原也就在那刹那疾喝一聲：「跳！」單手一撐身子一翻，自車邊翻跳出去。

老九也自車前斜翻滾出去！

那輛板車陡然向前翻起來，「砰嘭」一聲，翻轉着倒跌下去，壓在那兩匹馬的身上，那兩匹馬發出一陣慘嘶聲。

那個趕車的大漢瞪大一雙眼，看到那種驚心動魄的景像一呆了，而對方的那一匹馬却驚嚇得嘶鳴着，蹦跳了幾下，忽然像發了狂般，往坡崖下衝去。

那個漢子這才如夢初醒，慌忙閃跳開去，那馬像是發了狂般，自他的身邊狂奔下坡崖，他發急地大叫一聲，追下去。

說起上來，剛才的情形眞是險到了極，老九那輛陡然向前翻下去的馬車，距那漢子的那輛馬車只有丈許距離左右，若不是蕭原當機立斷，行險着，兩輛馬車撞上的話，那就不堪設想了。

這總算避免了一場慘禍的發生。

只是，蕭原與老九就慘了。

蕭原自車上翻跳下去，由於衝勢很急，所以，他翻跌落地時，跌得雖然不很重，但却急速地翻滾了很遠，滾撞在坡壁上，才停下來，身上及手脚皆被擦損了幾處，慶幸的是，沒有跌斷手脚。

這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老九就比他傷得重了，他從路面上滾跌下坡崖下，身上滿是損傷，連頭上也破了一處，鮮血直流，最重要的是左手跌斷了，不過，總算檢回了一條命。

蕭原只覺得渾身疼痛，掙扎着站起來，蹣跚着走向坡崖那邊的路邊，看一下老九到底怎樣了。

恰好老九哼哼卿卿地從坡崖下的地上爬起來，那樣子，簡直不忍卒睹，蕭原一邊忍着痛往下走去，一面關切地叫道：「老九哥，你怎樣了？」

老九呻吟一聲，却不理會自己身上的傷，却發急地叫道：「老……弟，我那輛馬車怎樣了？」

蕭原心中一陣難過，那輛馬車可說是老九賴以爲生的工具，而那兩匹馬，更是像他的親人一樣，難怪他這麽關切那輛馬車了。

「老九哥，你那輛馬車——」蕭原不忍直說出來，轉口說道：「赫，你頭上流血，快別動，待我替你先止了血，包扎好，才理會馬車吧！」

老九却不理會蕭原的話，邊掙扎着往坡上爬去，邊說道：「不，我要去看看我的馬車。」

蕭原在心中嘆了口氣，拉住老九說道：「老九哥，不用看了，那輛……馬車，大概毀壞了。」

「什麽？」老九用力想掙開蕭原的手，神情像發生了瘋一樣掙扎着往上爬，「放開我，我要上去看看我的馬車。」

蕭原看到他那種着急的的樣子，只好扶他上去。

才爬上坡崖上，老九一眼看到那輛破損的板車壓在那兩匹奄奄一息，却仍然在掙扎着，發出痛苦的嘶鳴聲的馬兒，神色慘變，狂呼一聲，掙開了蕭原的手，飛一樣撲向那兩匹馬兒。

蕭原看到他那種悲傷的樣子，心中也一陣難過。

老九撲奔到那匹馬兒前，愛惜地抱抱這匹馬又摟摟那匹，口裏不知呢喃些什麽，眞情流露，那兩匹垂死的馬，彷彿認出了主人，一邊發出悲鳴，一邊湊過去，挨擦着老九的身子。

蕭原在一旁看着，感動得幾乎流出淚來。

× × ×

好不容易才勸止了老九，並替他將頭上的傷口用帶備在身的止血傷藥敷上包扎好，再替他將跌斷的左手也敷上藥，包扎好，用布帶吊起來，吁口氣，站起來，蕭原這才感覺到，身上那些被擦損的地方，經已不再流血，但却痛得有如刀割火灼一般。

望一眼散落在地上的貨物一眼，蕭原也不知道如何收拾才好，忽然，他思疑地向坐在路邊、有點痴呆的老九說道：「老哥，你那兩匹馬兒以前曾試過突然發狂的麽？」

老九翻翻眼，緩緩地搖搖頭，聲音空空洞洞地說道：「沒有，這兩匹馬兒我養了有五六年，被我調教得很溫馴，也很聽我的話，從沒有突然發狂的。」

蕭原「嗯」了一聲，走到板車前，仔細地看了一遍，驀地，他雙眼一睜，霍地俯低身子，定定地看着前車軸上面，車底板上的一樣事物。

那事物形狀有如一張弓弩般，被釘在底板的一條橫木上，貼着底板，弓弩上那簡單的彈簧機括上，縛了一條約拇指粗細的麻繩，另一頭已經斷了，而車輛上還留了一些繩絲，絕無疑問，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機關裝設，那條斷了的麻繩，原本是縛在那根輪軸上，但却不是縛得很緊，是以拉緊那弓弩的機括，不讓那支箭射出去，直到那不停轉動的輪軸將那根麻繩磨斷，那拉緊的機括一鬆，弓弩上的箭便射了出去了——

蕭原立刻兩步走到那兩匹快要嚥氣的馬兒前，察看起來。

立刻，他便發現那匹轅馬的大腿上，插着一支不很長的竹製弩箭，只露出一小半來。

至此，事情已經很明白了，是有人暗中裝設了那張弓弩在車板底下，暗算他與老九。

那裝設這弓弩的人，不但心思精細，也很惡毒。

蕭原又驚又怒，回想起剛才驚險萬狀，千鈞一髮的那一刹那，手心又冒出冷汗來。

「到底那裝設這陷阱的人，是針對我還是針對老九哥呢？」蕭原不禁在心中思忖着。

馬上，他便幾乎肯定地認爲，九成九是對付他的。

因爲幹他們這一行的，乃是專門對付惡人，自然會惹不下少仇家，以前就曾試過幾次遭遇到被他擒殺的匪徒中的親友的暗算襲擊，幾乎喪命，這一次若是那些人的所爲，絕不出奇。

反之，老九哥只是一個趕車，替人運載貨物謀生的人斷不可能會結下什麽仇家，更不會有人無端端向他下毒手，所以，針對老九的機會很微。

蕭原不由用力揑緊拳頭，心中對老九也生出一股歉疚之意來。

因爲，他若不搭上老九這輛馬車，老九就不會遭遇到這次禍變，仍然快快樂樂地趕着他的馬車到柳州，如今却馬亡車毀，人也差點喪命。

脚步沉重地走到老九身前，蕭原咬着牙說道：「老九哥，這不是意外，是有人在車底下做了一些手脚，才會發生這次禍變的！」

老九一聽，神情震動了一下，霍地從地上站起來，但却牽動了身上的傷口，痛得他渾身「哆嗦」了一下，晃了晃，似要跌倒，蕭原眼快手快，忙一把扶住他。

喘了口氣，老九嘶啞着聲音叫道：「是誰與我過不去要這樣對付我，我與他拚命。」

蕭原忙說道：「老九哥，別激動，我答應你，不管是誰幹的，我都會替你將那人揪出來。」

「老弟，馬車被做了什麽手脚？」老九邊說邊跌跌衝衝地向馬車走去，臉上一片激憤。

「被人在車底裝了一張弓弩。」蕭原邊扶着他走過去，邊詳細地向他解說發生「意外」的原因。

老九站在車前，看着那張裝在車板底的弓弩，一雙拳緊緊握着，一個身子簌簌顫抖着。「爲什麽要這樣害我，爲什麽？」喃喃地嗡動着咀唇。

蕭原緩緩說道：「老九哥，你想一下，有沒有開罪了什麽惡人？」

老九雙眼定定地想了一會，搖搖頭說道：「沒有，我一向都很小心謹愼，也很忍讓，這些年來，由於走的地方多，見識也多，什麽樣的人沒有見過，深知若不小心謹愼及凡事忍讓，吃虧的只會是自己，甚至寸步難行，因此，這些年來，遇上了什麽事情，我總是忍讓，絕不開罪人，我實在想不出開罪了什麽人，用這種手段來害我！」

蕭原聽他那樣說，更加確定，這一次的「意外」，主要是針對他的，從老九的說話中，體味到，就算是趕車生涯，在這個有強權，沒有公理的世界，也是不易討生活的，若是惹上了什麽惡人，那確是寸步難行。

一時間，他感到實在對不起老九，也更加憎恨那個在馬車底做手脚想害他的傢

伙。

那傢伙不該連老九也害了，而且害得那麼慘！

本來，他先前就想盡力帮忙老九重新擁有一輛馬車，讓他可以繼續謀生，這時，他可是責無旁貸，好好地補償他不可。

「老九哥，是我害了你！」蕭原歉疚地拍拍老九的肩頭。

老了怔了一下，不解地看着蕭原，說道：「老弟，你怎麼這樣說，這不關你的事啊！」

蕭原嘆口氣，說道：「老九哥，那在馬車底做手脚的人，是要害我，我坐在你的馬車上……豈不是我害了你嗎？」

老九却不同意他的說話。「老弟，我不同意你這樣說，應該說，我是遭受到池魚之殃，那根本不該怪你，你不用對我心存內疚，更不要想着是你害了我，這個念頭，就算你不搭我這輛車，乘搭另一輛，遭遇仍然一樣，那要害你的人，不會因為你不是坐我這輛馬車而心生慈悲，不下手害你！」

「老九哥，總之，事因我起，我還是要說一聲：對不起！」蕭原誠懇地說。

「老弟，你再這樣說，就是瞧不起我，認爲我不配作你的朋友！」老九沉下臉來。

蕭原一陣激動，一把握住老九的手，用力搖了搖。「老九哥，打從我坐上你這輛馬車起，我就將你視作朋友！你是一個難得的朋友！」

老九也用力握住蕭原的手，激動地道：「老弟，我很高興，很高興有你這個朋友！」一頓，又沉下臉，說道：「以後，我不想再聽到你說：對不起，又或是：是我害了你，這些話！」

不等蕭原說話，又長長地吐了口氣，微微仰起臉，豁達地說道：「以前那麼大的變故我也抵受得了，如今只不過失去了一輛馬車，算得了什麼？那倒好，連一點點的牽掛也沒有了，豈不是更加自由自在？哈哈，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忽然，一陣車聲轔轔傳來，兩人忙循聲望去，原來是那個去追驚走的馬車那個漢子，趕着馬車走回來，蕭原看一眼散落在地上的貨物，便對老九說道：「老九哥，何不請那位大哥裝載掉落在地上的貨物呢？」

「也好。」老九點頭，但隨即看着蕭原，說道：「載到那裏？」

蕭原說道：「我想轉回官塘鎮，馬車肯定是在那裏被人做了手脚的，我要回鎮上去查一下，而你也需要治療一下身上的損傷，特別是斷了的左手，還有，在官塘鎮，也可以替你弄到一輛馬車，你還要將這批貨物運去柳州的啊！」

老九頷首道：「你說得對，我們轉回官塘鎮！」

結果，蕭原給了那個趕車的漢子二塊大洋，將地上的那些貨物運回官塘鎮。

碰巧，那輛馬車是空車，那漢子樂得賺兩個大洋，一口答應了。

至於那輛破損的板車及已咽了氣的兩匹馬，老九也托那漢子回頭來將之載回去，他想埋了那兩匹馬。

×　×　×

蕭原與老九仍然住在老安順旅店，那些伙計與坐櫃的，看到他倆一身損傷，衣衫破爛的樣子，驚詫地詢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蕭原却簡單地對那幾個坐櫃的及伙計說，兩匹馬忽然發狂，拉着車子狂奔，結果摔翻了車子，馬死車毀，他們僥倖只受了損傷，只好轉回來。那幾個伙計聽說他們發生了意外，都很同情，很熱心地去請了一個專醫跌打損傷的醫師回來，替兩人治理。

而車上的貨物，也替老九卸下來，代爲搬到一間房內，存放起來。

經過那醫師的療治後，再換了一套乾淨的衣服，蕭原與老九都感覺到好了很多，起碼，身上那些損傷的地方，沒有那麼痛了。

這時候，已經是午後了。

兩人只在早上吃了點東西，經過這一番折騰，都感到很餓，便走出旅店，去吃飯。

兩人很自然的，又走到那家開在巷口頭的品香小飯店去。

由於已是飯市將過時候，所以，店堂內只剩下寥寥兩三個客人。

但店家仍然很熱切地招呼他們坐下來，只是這一點，就令人很受用。

結果，他們又喝了兩斤玉冰燒，吃了半隻骨香鴨，外加兩個炒菜，還有兩碗米飯。

離開了那家飯店，蕭原對老九說想在鎮上到處走走，順便找人打探一下鎮上有什麼人擅於製造那種弓弩的，請他先回旅店休息一下。老九本來想跟着去的，但轉念一想，自己斷了一隻手，萬一遇上什麼事故時，行動不便，豈不是替蕭原增加麻煩？於是改變主意，對蕭原說了一聲：「凡事小心。」便獨自走回旅店。

蕭原待老九離開之後，才向大街上走去。

他向一個雜貨舖的老闆打聽鎮上有沒有騾馬行，那老板指點他到鎮西頭，那裏有一家南北騾馬行。

蕭原謝了那老闆，便向鎮西頭走去。

原來，他想買回一輛馬車給老九，若是這時候對他說又恐他不接受，所以，決定瞞着他，待買了馬車後，才趕到他的面前，那時，他不接受也不能，總不成，要他改行去趕車啊！

鎮西頭果然有一家南北騾馬行，對於馬匹，蕭原也略有認識，他看遍了騾馬行木柵欄內圈着的馬匹，沒有一匹合心意的，便對那老闆說道：「這些我都看不上眼，什麼時候才有另一批馬匹趕來？」

那老闆看一眼蕭原。「你眞的要買馬匹麼？」

蕭原認眞地點了點頭，道：「當然是眞的。」

那老闆又看了蕭原一眼，說道：「後天來吧。」

蕭原嗯了一聲，跟着問道：「老闆，請問鎮上什麼地方有馬拉的板車賣或是製造的？」

那老闆指一下騾馬行後面，說道：「那邊有三間造車子的店子，什麼車子也有，也可以訂造。」

蕭原謝了一聲，便朝騾馬行向後面走

去。

那裏果然有三間賣車子的店舖，三間一列並排，門口停放了大小不一，各式各樣的板車與手推車，蕭原在那三間店舖前看了一遍，結果看中了當中那家店舖門外的一輛膠轆大板車，便走進去與那老闆交易起來。

結果，他以三十塊大洋，買下了那輛板車，却要那老闆替他裝備成用兩匹馬拉的車子，那老闆當然滿口答應，不過要多加八塊大洋。

蕭原很爽快，交了十塊大洋訂金，聲明後天或是大後天來取，那老闆一口答應下來。

做成了生意，那老闆滿心高興，對蕭原也更加客氣，邀他到店內坐下來，喝杯茶才走。

那時候開店舖做生意，大多都在店內擺放几椅，並置有茶水，招待那些來買東西的客人，這是那些做生意拉客的一種手段。

蕭原正想請敎他一件事情，便順水推舟，走入店內，在椅子上坐下來。

那老闆叫一個小伙計端上茶，客氣地說道：「老闆，請喝茶。」

蕭原呷了一口茶，對那老闆說道：「老闆，請問你們這裏有沒有專門製造弓弩之類的物品的？」

那老闆懷疑他瞧了蕭原一眼，欲言又止的，蕭原笑道：「老闆，是這樣的，我有一位弟弟，很喜歡舞拳弄棍的，特別喜歡玩那些弓弩，他不知從那裏聽說，這鎮上有一種用竹造的弓弩，很特別，他想弄一張回去玩一下，恰好我來買車子，他便央我順便買一張回去……」苦笑一聲，搖搖頭，顯出無奈的神色，說道：「我那個弟弟被我祖父寵壞了，我拗不過他，只好答應他下……唉，我是第一次到貴鎮，在大街上走了一趟，却看不到有賣弩箭的店舖，所以，才請問一聲。」

那老闆聽了他的解釋，似乎解了疑，陪着笑臉，說道：「老闆，鎮上根本就沒有專門製造弓弩的店舖，不過，據我所知，有一個住在距這裏不遠的一片菜園子內的老人，擅於製造弓弩，捕獸夾的，那老人以前是一個打獵的，這幾年，人老了，才買了兩畝田地，改行種菜。」

蕭原聳聳肩，說道：「旣然鎮上沒有那種店子，我回去就好交待了，說眞的，我就是看不慣我那個弟弟，都十八二十歲了，還不務正業……但祖父寵他，拿他沒有辦法。老闆，謝謝你。」站起身來，朝那老闆拱拱手，便往店外走去。

那老闆忙亦站起來，連說：「別客氣，再坐一會啊。」

見蕭原已向店外走，便也拱拱手，往外相送。「老闆，請多多光顧，慢走啊！」一直將蕭原送出店外。

×　×　×

蕭原沒有立刻去找那個老獵人，一逕往旅店走去。

回到旅店，他却沒有返回房中，却往旅店左側的小院子走去。

那個小偏院很簡陋，那堵圍牆參差不齊，只有半人高，靠屋牆這邊，用茅草搭了一個長長的棚子，那就是用來拴牲口以及放車輛的地方，牆角那邊有一間棚屋，用來放草料，蕭原走入院內時，正好看到那個負責打理牲口的伙計捧着一把乾草去餵牲口。

蕭原跟着他走到牲口棚前，待他將乾草放在一頭騾子的脚下，才搭訕地說道：「兄弟，這裏只是你一個人打理麼？」

那伙計點了點頭，有點思疑地打量着蕭原。「你……」

蕭原不等他說下去，便截道：「你認識今早才將車子趕走的老九哥麼？」

那伙計點點頭。

「我就是老九哥的朋友，與他一起來，一起走的。」蕭原說：「你有沒有聽說，老九哥的馬車在十里外的長坂坡出了事嗎？」

「有！」那伙計同情地說道：「聽說車毀馬亡，老九哥渾身損傷，連左手也跌斷了，我還想今晚料理了牲口後，便去看望他。」

蕭原掀開衣衫，苦笑道：「你看看，我也損傷了很多處，我與老九哥這一次僥倖不死，眞是命大。」

「老九哥也趕了好些年馬車，從沒聽他出過事，這一次怎會忽然出事的？」那伙計好奇地問。

「唉，那兩匹馬忽然發狂……」蕭原簡略地將事發的經過說了一遍，却隱瞞了馬車被人做了手脚這一點沒有說出來，他倒不是存心隱瞞的，他之所以不說出來的，是想從那伙計的口中，探問出一些綫索來。

而他也不排除可能是那個伙計做的手脚。

因爲說到方便，那伙計是最方便下手的了，這裏只是他一個人打理。

若說到動機，他與老九無仇無怨，當然不會無緣無故害他，但却有可能他收了什麼人的錢，因此做手脚。

「這眞是想不到啊！」那伙計難以置信地說道：「由昨晚到今早，那兩匹馬都是好好的，很安靜，沒有一點暴燥的樣子，怎會忽然發狂的。」

「我與老九哥也不明白。」蕭原說道：「你昨晚與今早餵什麼料給老九的兩匹馬吃？」

「乾草與豆渣！」伙計想也不想便說，陡地眼一睜，生氣地看着蕭原。「是不是懷疑我做了什麼手脚吧？」

蕭原定定地注視了他一會，看不出他有心虛或是假裝的樣子，說道：「別急，我不是那意思，我不過想查一下，那兩匹馬忽然發狂的原因，你料理了那麼多年牲口，相信你也知道，牲口若是吃錯了什麼，是會發狂的。」

「我當然知道。」那伙計說道：「我敢以人頭担保，我只是給老九哥的馬匹吃草棚內的乾草與豆渣，別的牲口也是吃那些，都沒有事啊！」一頓，又激動地說道：「我與老九哥因爲談得來，也說得上是朋友，還與他喝過兩次酒，像他這麼一個大好人，我爲什麼要叛他？我雖然沒出息，却從沒有幹過傷天害理的事情。」

蕭原舒了口氣，說道：「兄弟，我不是懷疑你，我只是想查出馬匹發狂的原因。」一頓，接問道：「你想一下，昨晚到

今早，有沒有什麽人接近老九哥的馬匹或是車子？」

「沒有啊！」那伙計想也不想便說，「這裏這麽髒，一陣騷臭味，平時，沒有什麽事，誰也不走進來，昨天到今早，就只有我一個人接近過馬匹。」

蕭原聽他說得那麽肯定，想一下，沒有什麽好問的了，便欲離開，才轉身，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又轉回身子，對那伙計說道：「你是不是在這院子內睡的？」

那伙計一指那間堆放草料的棚屋。「我就睡在那間棚屋內。」

蕭原看着那伙計。

「那你昨晚有沒有聽到什麽聲響？」

那伙計想了一下，才遲疑地說道：「好像聽到幾下『托托』之聲，還有兩聲馬嘶聲，當時我迷迷糊糊的，不知是不是在做夢，之後，什麽也聽不到，我也睡過去了。」

蕭原沒有再問什麽，說了聲：「謝謝。」便轉身走出院子，才走了兩步，忽然停下來，扭轉身，叫住那正想走向棚屋的伙計。「阻了你餵牲口，對不起，這塊大洋給你拿去買酒。」從身上摸出一塊大洋，遞給那伙計。

那伙計却沒有走過來，推却道：「不，我不要，你還是拿來付房租，又或是付藥費吧。你們遭了意外，已够慘了，吃住什麽也需要用錢，還是留着吧。」說完，逕自向棚屋走去。

蕭原忽然給他一塊大洋，有一半是想試探一下，他是不是一個貪便宜的人，若是，那就值得懷疑，如今看到他拒不收受，不但打消了對他的懷疑，對他的爲人，也不由肅然起敬，急追上去，硬是將那個大洋塞在他的手中，不等他塞回給他，便急急走出院子。

一直以來，他最敬重的就是那些誠實而又有骨氣的人。

× × ×

「老弟，你查到了什麽？」老九一見蕭原推開房門走進來，便從床上撐起身，急切地問。

蕭原反手將房門掩上，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舒口氣才扼要地將他查問那個打理牲口的伙計，以及打聽到有一個老獵人專製弓弩捕獸夾的經過，對老九說了一遍，却瞞住了到車店買車子的事。

老九聽完後，說道：「打理牲口的長安是個老實人，我與他很談得來，他這個人是不會害人的，更加不會害我，我敢担保！」

蕭原點頭道：「老九哥，我也相信他不會害人。」

「老弟，那你在長安口中，不是查探不到什麽？」

「這倒不然。」蕭原看着老九說道：「老九哥，那個……長安不是說他在半夜時，迷迷糊糊的，似乎聽到幾下『托托』的搥擊聲麽？我猜，那幾下搥擊聲有可能正是那個傢伙在將那張弓弩裝在馬車底下發出的聲音！」

「對！」老九拍一下大腿，却拍在一處傷口上，痛得他挺了挺腰，「雪雪」呼痛。「九成九是那樣！」

「老九哥，雖然不能因此而查出做手脚的是什麽人，但却證實了，昨晚有人在那輛馬車底做手脚！」

「嗯。」老九點點頭，「老弟，既然你打聽到那個老獵人，爲什麽不去向他詢問一下？」

「明天才去也不遲。」蕭原說道：「說不定，那個想害我的傢伙見一計不成，心急之下，又施一計，那我們就有可能查出那傢伙到底是誰，那豈不是省了很多功夫？」

其實，蕭原是想在後天配好那輛馬車，送給老九，勸他馬上將那些貨物載運到柳州，待他離開了此地，才展開行動。

因爲他實在不想老九再捲入這個漩渦中，害了他。

「老弟，可惜我文又不能，武又不得，又斷了左手，更加帮不上你的忙，不過，待我這隻手稍爲好些，說什麽我也要帮你找出那個陰毒的傢伙來！」老九晃晃右拳說。

蕭原却說道：「老九哥，這件事，由我來辦便成了，你還是安心養傷吧。」

「老弟，那傢伙一計不成，可能又會施第二計，你還是小心一點好啊！」老九關切地對蕭原說。

「我會小心的！」蕭原朝老九一笑，「我還不想死得那麽早，更想將那傢伙揪出來！」

「老弟，今晚還去不去品香喝玉冰燒，吃骨香鴨？」老九忽然說。

蕭原一拍大腿，笑着說道：「當然去啊！」

× × ×

蕭原睡到半夜的時候，忽然驚醒了過來。

他是被一陣似是流水般的聲音所驚醒的。

他沒有立即起床，只是側着身子，凝神傾聽着。

因爲他不敢確定，是不是在睡夢中的一種幻覺，所以，他要靜聽一下，以確定他在睡覺中聽到的，是不是眞的。

傾聽之下，果然聽到一陣輕微的聲音，像是有水從牆上流下來，他又像有什麽蛇虫在牆上蜒爬時發出的「悉索」聲，其中似又有一兩下滴嗒聲，在靜夜中聽來，有點怪異。

再傾聽一下，發覺那怪怪的聲音是從床脚那邊的牆角響起的。

又傾聽了一會，蕭原再也忍不住，決定起身下床去看一下，究竟是什麽東西，發出那種令人汗毛倒豎的怪聲來的。

撩起帳子，輕悄悄地下了床，蕭原沒有忘記將放在枕邊的槍拿在手中，赤着脚，毫無聲息地走到床脚那邊。

自從確定了昨日在長坂坡的意外是有人在馬車底做了手脚後，他便一直加了小心，睡覺時也很驚醒，以提防那個想害他的人，會在他睡着後，偷偷向他下手暗算，牆角那怪聲，說不定就是那傢伙正在做手脚暗算他，所以，他小心提防着。

才走到床脚那邊，那種怪聲更清楚，並且，隱隱聽到一陣火油般的異味，蕭原心頭跳動了一下，用力再嗅了嗅，果然是火油的異味，凝目往牆角望過去，房中雖然黑暗，但也不至黑到伸手不見五指，隱

隱地，他看到牆角上，有一條水痕般的物事，自上面流下來，目光順着那道流下來的水痕往下看，赫然發覺那水痕已流到地上，正沾着牆脚流向床下。

跟着，他已經看出，那不是水，而是可以燃燒的火水！

他心頭又劇跳了一下，絕無疑問，這從牆角上流下來的火水，是有人從屋頂上悄悄地倒下來的。

換言之，有人想乘他在睡着時，放火燒死他！

而這種方法，很陰毒！

蕭原雖然心驚怒憤，但却沒有慌亂，他決定偷偷地走出房外，去兜截住那個陰毒的傢伙。

但就在這刹那，一團約有嬰兒拳頭般大小的火團，從上面「噗」地一聲墜跌下來，落在地上的火水上，立刻「蓬」地一聲，燃燒起來，火舌延伸之下，霎時火光熊熊，燃向床帳與蕭原！

蕭原見火勢兇猛，立刻改變了主意，決定先救火，以免釀成火災，波及旅店內的其他人，特別是睡在隔壁的老九。

不過，他在大聲呼叫：「失火啊，快起來救火啊！」的那一刹那，揚起握鎗的右手，朝那墜下火團來的瓦面上，開了一鎗！

隨即，他便聽到屋後似乎有重物跌墜的聲音響起。

跟着，他便拿起床上的一條被單，撲打起來。

呼叫聲與鎗聲立刻驚醒了旅店內的所有人，第一個衝入他房內的是老九，一眼看到房內起火，蕭原正在撲打，他也顧不了斷了一隻左手，也抓起一件衣服，撲打起來。

跟着，紛紛有人擁進來，提桶捧盆的，領頭衝進來的一個不管三七二十一，將提着的那桶水傾潑向起火的地方。

豈料，火勢只是稍弱了一下，隨即便又熊熊地捲冒起來，而且有如火蛇一般四下流竄蔓延，火勢更盛，另一個還想將手上的那盆水傾潑下去，蕭原疾忙喝止了他，急喝道：「別潑水，那是火水，用水是救不熄的，快去取些泥沙來，才能够將火壓熄！」

老九也大叫道：「將衣物浸濕了，也可以將火撲熄！」

哄的一聲，有人急奔出去取泥沙，有人脫下身上的衣衫，在水中浸濕了，提起來撲打那些火頭，蕭原那張單被早已被火燒着了，忙亦往桶內一浸，提起來又去撲打那些火頭！

結果，擾攘了大半個鐘頭，總算將火熄滅。

也幸好蕭原及時發覺，才沒有釀成火災，只是燒毀了一張帳子，大半張床，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事後，旅店老闆當然要查究怎會起火的，蕭原只好將他看到的說出來。

那就是說，有人故意放火。

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那老闆立刻派了一名伙計到鎭上保安隊去報訊。

結果，保安隊上派了兩個人來，循例查問一番，這麽擾擾攘攘的，待到旅店又靜下來的時候，天已快亮了。

本來，那老闆是要另給一個房間讓蕭原睡的，但蕭原却不要，只要老闆吩咐伙計在老九的房中再安一張板床就成了，他要與老九睡一個房間。

他這樣做，是不放心老九，怕他也出了什麽意外，他恐怕那個放火的傢伙惱怒之下，會向老九下手，所以，他決定陪老九睡。

躺在床上，兩人都一點睡意也沒有，睜着眼，望着帳頂。

「老弟，那放火的傢伙，一定是在馬車底做手脚的那個人！」老九咬着牙說：「他怎麽想得出這樣惡毒的殺人方法？」

「應該是同一個人。」蕭原定定地望着帳頂。「可惜不知道我開的那一鎗，射不射中他！」

蕭原在救熄火後，曾到屋後去查看，發覺地上倒放着一張梯子，地上却沒有血漬。顯然那個放火的人，是利用那張梯子爬上屋頂上，輕輕地移開一塊瓦，將火水沿牆角倒下去的。

「哼！」老九說道：「不管射不射中他，也嚇得他胆喪魂飛！」

一頓，又說道：「老弟，你猜想到，那會是什麽人，要殺你麽？」

「想不到。」蕭原吁口氣道：「這些年來，被我捕捉殺死的匪徒，也有二三十個，其中說不定有人已從獄中逃出來，他們有可能會向我報復，被我殺死的匪徒的親友，說不定也會找我報仇，這兩種人，不在少數，我實在想不出，會是那一個，何況，可能是我不認識的呢！」

他口裏雖然這樣說，實則，他心中已想到了一個人。

× × ×

接連兩日，都沒有事故發生，蕭原認爲，極有可能是他開的那一鎗，擊傷了那個放火的傢伙，可能行動不便，所以沒有向他採取行動。

沒有事故發生當然比有事故發生好，因爲不是每一次都能倖免的，而他最担心的是老九，這兩天沒有事故發生，正合他所望。

因爲只要送走了老九，他就不用有所顧忌，可以全力追查那個傢伙。

天才亮，他便悄然起床，沒有驚動仍在睡覺的老九，走出了旅店。

今日是他到騾馬行去挑選馬匹的日子，他也想早早地送走老九，也想早一些去挑選兩匹好馬，所以，他這麽早便到騾馬行。

到了那家南北騾馬行，這麽早，便已擠了一大堆人，蕭原忙找到那個姓朱的老闆，在他的陪同下，擠入人堆中，走進那圈着牲口的圍欄內，挑選馬匹。

看了一遍，他選中了兩匹馬，經過討價還價，結果成交，付了錢，他便牽着那兩匹馬到騾馬行後面的那家車店。

那車店也開門做生意了，而且，有不少人在看車，他找到那位老闆，看過他買下的那輛板車，已依照他的要求改裝好，於是付了餘欵，在車行的伙計帮忙下，將那兩匹馬套好，便坐在前面的車座上，趕着馬車往旅店走去。

趕着車子，他感到很愜意，想到當老九乍然看到這輛挺「氣派」的馬車，那種

驚訝的樣子，他不由開心地笑起來。

將馬車停在旅店前面，拴好，便走入旅店內，一走入房中，恰好老九已起床洗好臉，正在奇怪他這麼早便起床外出，一眼看到他進來，劈頭就說道：「老弟，大清早便起床外出，有事麼？」

蕭原樂哈哈地說道：「是有點事。老九哥，我帶你去看一樣東西，包保你喜歡。」一把拉住老九便往外走。

老九被他弄得莫明其妙的一邊走邊說道：「老弟，你弄什麼玄虛？你不會是拉我去看一個大閨女吧？」

蕭原笑說道：「你看到後，一定高興得跳起來。」

說着，已走到旅店外面，蕭原伸手一指那輛馬車，得意說道：「老九哥，你看清楚，這輛馬車漂亮不？够氣派吧？」

老九睜着雙眼，打量那輛馬車，嘖嘖稱讚。「好漂亮，够氣派。特別是兩匹馬兒，够神氣，毛色好，這輛馬車是誰的？」忽然神色一黯，大概是由此而聯想到自己那輛毀了的馬車。

蕭原一拍他的肩頭。「老九哥，是你的！」

「我的？ 老九聞言愕然瞧着蕭原，看到他一臉是笑，却不像是開玩笑的樣子，忽然，他一把抓住蕭原的手，激動地說道：「老弟，你買來送給我的！」

蕭原拍拍他的臂膀，笑說道：「是我賠償你的。」

「不，我不能接受。」老九忽然放開蕭原，認眞地說道：「我那輛馬車又不是你毀壞的，怎能要你賠償！」

蕭原忙說道：「老九哥，馬車雖然不是我毀壞的，却因我而毀的，你若不接受，我永遠也不心安！」

「不！總之我不能接受！」老九固執地說：「老弟，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但我若是接受了，我也不心安，也不配與你做朋友了！」掉頭便走向旅店。

蕭原急忙一把拉住他，誠懇地說道：「老九哥，我們是不是朋友？」

老九疑惑地瞧着蕭原，一口答道：「當然是！」

「那麼，你應該聽說過，『爲朋友兩脅插刀』，『朋友有通財之義』這兩句話吧？」

「當然聽過！」老九脫口說道。忽然他省覺到蕭原那麼問他的用意，又急忙說道：「總之我不接受！」

蕭原定定地瞧着他，一字一句地說道：「老九哥，既然你也認爲朋友有通財之義，你若不接受這輛馬車，便是看不起我，不將我當作朋友！」他說得很認眞。

老九頓時吶吶着，無言以對。

蕭原臉色稍緩，拍拍他的肩頭，說道：「老九哥，你一定要接受，說不定，日後我不幹追捕手這一行後，無以維生，投靠你，要你帮忙，也說不定！」

「老弟，別說這些話！」老九感動地說道：「你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你前程遠大，日後你若是有什麼要我帮忙的，赴湯蹈火，不敢辭！」

「那麼，你是接受這輛馬車了？」蕭原高興地說。

「好朋友，好兄弟送的，我怎敢再推拒？」老九爽快地說道：「只是，受之有愧！」

「老九哥，你又說這種話了？」蕭原故意裝出不悅的樣子。

「老弟，就當我沒有說過吧。」老九忙說。

蕭原再也裝不下去，笑起來。

老九搥了蕭原一拳，也笑起來。跟着便轉身去看那兩匹挺够神氣的馬兒，臉上眼中，流露出一股欣悅的神采來。

他確是很喜歡這輛馬車。

而馬車，也可說是他唯一謀生之道。

瞧着老九那種「愛不釋手」的欣悅神情，蕭原開心極了。「老九哥，趕車到鎭外走一趟啊！」

老九高興地說一聲：「好！」便跳上了馬車。「老弟，你也坐上來啊！」

蕭原笑應一聲「好」，解了轠繩，遞給老九，一聳身，跳上了車。

待蕭原坐穩，老九便一抖轠繩，「駕」地輕叱一聲，兩匹馬兒昂了昂頭，輕嘶一聲，邁動四蹄，車輪一轉，向前馳去。

出到鎭外，老九便呼喝一聲，兩匹馬兒洒開四蹄，車子平穩輕快地向前馳去。

「滿意？」蕭原問。

「滿意極了！」老九開心得咧開咀。

「比我那輛破車好得多了！」

「老九哥，你那批貨不是趕着要運到柳州的麼？」蕭原問。

「是啊……」

「既是是趕着的，那就馬上回去裝載那批貨物，起程趕路吧。」

「老弟，你不是要找出那個想殺害你的傢伙麼？」

「是！」蕭原說道：「老九哥，你起程將貨物運往柳州去，我留下來揪出那個傢伙！」

「這怎麼成？」老九叫起來。「我怎能撇下你，讓你一個人在這裏冒險？我還是人麼？」

「老九哥，你聽我說。」蕭原懇切地說道：「這件事本來就不關你的事，我知道你是不放心，想帮我的忙，但這不是你可以帮得了的，你若是留下來，說不定你遭到了什麼意外，我怎對得起你？豈不是敎我終生不安？你放心吧，像這種事情，我遭遇過不止一次，都應付得了，這一次，我一樣能够應付，我會小心的，只要你平安起程趕去柳州，就是帮我的忙，你明白麼？」

老九默然了一下，才說道：「我明白。老弟，我馬上走！」一頓又說道：「不過，你要答應我，抓到那個傢伙後，到柳州去找我，我在柳州菜市街的通泰雜貨行等你！」

「一定！」蕭原欠欠身子，伸手拍一下老九的肩膊。「到時，我們再喝個痛快的！」

「好啊！」老九叫道。勒轉馬車，馳回鎭上。

× × ×

吃過午飯，送走了老九，蕭原總算放下心頭一份顧慮。

沒有了顧慮，也就是他展開行動的時候了。

採取主動，總比被動好。

他決定馬上去找那個擅製窩弓捕獸夾的老獵人。

窮追不捨　終除心頭患

那個正在挑水澆菜的老人，一眼看到蕭原走入菜園子，便停下來打量着蕭原。

蕭原忙朝那看上去似很健壯的老人友善地笑笑，走過去。「老伯。」他尊敬地稱呼一聲。

那老人放下水桶，看着走過來的蕭原。「你找我？有事麼？」

蕭原點點頭。「我找老伯你，確是有點事。」

「什麼事？」老人緊接問。

「老伯，我叫蕭原。 蕭原先自我介紹。

「蕭原。 老人凝目說了一遍，眼中露出思疑之色。「你找我有什麼事？」

「老伯，是這樣的。 蕭原說道：「聽說你擅於製造窩弓捕獸夾那些捕獸的器具，所以，我特別來請敎你老人家，未知是否可以指敎一二？」

「你對那些東西有興趣？」老人的神色和緩下來。

看來，他對於自己以前的打獵生涯，還很懷念。

蕭原點點頭。「有興趣極了。」蕭原這句話可不是敷衍那老人，他確是對捕野獸的技巧與器具甚有興趣，因爲像他這種經常有可能爲了追捕一個通緝犯，而要在山野林中走動的人來說，那是用得上的，不但可以用之捕獵野獸充飢，也可以利用來裝設陷阱，捕捉匪徒，總之，能够學多一些東西，對自己是有利無害的。

老人似乎很喜歡蕭原那種謙虛的態度，拍拍手道：「來，我們到屋裏坐下再說，正好我也想歇一下。」

蕭原自是求之不得，高興地跟着老人向屋子走去。

在堂屋中坐下來，老人還斟了一杯茶給蕭原，自己則從門邊牆角取過那支足有手臂粗的竹製水烟筒，裝好烟，燃着「呼嚕呼嚕」地吸了兩口，然後抬起頭，噴出一口烟來，才說道：「蕭……老弟，不是我誇口，早五六年，我還滿山跑，每一次總能捕獵到不少野獸……唉……要不是這幾年腰有點酸痛，腿也有點軟，我才不改行種菜呢！」

蕭原很明白老人的心境，俗謂：老人說當年，這是一般老人的通病，因爲他們大都緬懷過去，特別是有過光輝燦爛過去的。

「老伯，你的身體還很壯健呀。」蕭原恭維一句。而事實上老人的身體也很壯健。「很多後生小子也不及你。」

老人呵呵笑道：「老了，老了。」但眼中的神采，却比後生小子還要燦亮。

「老伯，你當年一定是一個很出色的獵人。」

「哪裏，哪裏。」老人口裏謙着，但還是禁不住自豪地說道：「想當年，我曾經獨力獵殺過一頭猛虎，嘿嘿，幾十年來，這附近的獵人，從沒有人能够獨力獵殺過猛虎的，野猪倒有！」

「老伯，你眞是了不起。」蕭原誇讚一句，言歸正傳。「老伯，你可以製造這種弓弩麼？」從身上取出那張自馬車底拆下來的竹製弓弩，遞給老人。

老人一眼看到那張比普通的弓小得多的弓弩，呵呵笑道：「老弟，你是怎麼得來的？」

蕭原不便實說，只好說道：「是從一個朋友那裏得來的。」

老人接過弓弩，仔細地端詳了一眼，說道：「是不是阿德？」

蕭原的心頭劇烈地跳動了一下，含糊地答道：「嗯，是啊！」跟着急急地問道：「老伯，你怎會認出這張弓弩是阿德送給我的？」

老人呵呵笑着，自得地說道：「因爲這張弓弩是我造的，大約在半個月前，他央我送給他的，我怎會不認得！」

這可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這麼輕易便打聽到一條可供追查的綫索，確是出乎意料之外。

蕭原心中暗喜，正想說話，那老人又說道：「老弟，阿德還有沒有經常去賭？唉，他就是不長進，好逸惡勞，終日遊手好閒，每一次說他，他都唯唯諾諾的，但轉過身，便又故態復萌，老弟，我看你不像是阿德那種人，你既然是他的朋友，有機會就勸勸他吧。」

蕭原只好順着老人的口氣，連聲說道：「老伯，見到他，我會勸勸他的。」

本來，他還想向老人打探一下，阿德是什麼樣子，住在那裏的，但聽老人那麼說——將他當作是阿德的朋友，他若是向老人詢問，那豈不是露出馬脚，又要費番功夫去解釋？所以，他只好再想辦法去打聽了。

而他心中已有了一個辦法。

老人曾說過阿德好賭，那麼，只要到賭場去打聽一下，便不難打聽到。

「老弟，你是不是想要我替你造幾張這種弓弩？」老人將手上的弓弩遞還給蕭原。

蕭原只好順水推舟，點了點頭，說道：「是，不知老伯你答允嗎？我會給錢你的。」

老人吸了口烟，才說道：「用不着，你要造多少張？」

「十張吧。」蕭原隨口說：「什麼時候可以造成？」

「三日後吧。」老人想一下說。

「老伯，那就麻煩你了。」蕭原隨即站起身來。「我來取的時候，才給錢，好麼？」

老人也站起來，「老弟，幾張弓弩，花不了多少功夫，什麼錢不錢的。」

蕭原口裏說：「一定要的，一定要的！」辭別那老人走出了菜園子。

× × ×

那菜園子離鎭上有一段路，蕭原走在路上，暗中一直小心提防着。

因爲說不定那個傢伙會在這條路上伏擊他的。

快走到鎭上的時候，路左邊的菜地內，忽然响起一聲尖叫。

而蕭原當時已經走到一株大樹下，聞聲之下，自然忍不住扭頭往菜地那邊望過去。

樹上「刷」地一聲，似乎有什麼東西墮下來。

蕭原雖然扭頭往菜地那邊望過去，實則，他已經心生警覺，留意着附近的動靜，所以，樹上的一下聲响，他馬上便察覺到了，而且，反應也好快，根本不抬頭往樹上張望一眼，身形一歪，斜竄向樹幹那邊。

但他馬上便發覺到，自己太過敏感了。樹上根本沒有什麼事物擊墮下來（在他的猜想中，可能是一張網子，又或者是一個繩圈）。

他在望向樹脚那邊時，聽到了一下振翅聲。

他不用着，也知道是一隻雀鳥。

扭頭一瞥之下，果然沒錯，是一隻貓頭鷹，大概是被菜地內响起的那一聲尖叫驚飛起來，翅膀擦着了樹梢，所以發出那一下「刷」的一聲。

蕭原不禁自嘲地苦笑一聲，往菜地那邊望去，只見兩隻豬崽正在菜地中追逐着，大概是一隻豬崽在嬉遊中，咬了另一隻豬崽一口，負痛之下，發出那一下尖叫聲來。

這一次，眞是「杯弓蛇影」。

搖搖頭，蕭原繼續向鎭上走去。

「砰」地一聲，蕭原驟覺頭側被一道炙熱的氣流擦掠過，火辣辣般灼痛，他沒有伸手去摸一下，而是有如一頭被箭矢射中的兔子般，一頭竄撲在地上！

絕無疑問，是有人向他開鎗射擊，鎗彈擦着他的頭側掠過，若是那顆子彈偏過小小，他已中彈身亡。

蕭原心中砰砰直跳，剛才那一霎，簡直是從鬼門關前打個轉回來！不知是那個襲擊他的人鎗法不甚準確，還是他命大，總之，他避過了一刧。

他在撲在地上的刹聲，經已將身上的鎗拔了出來，一個翻滾，便滾落路邊的菜地上，目光四下搜視着，却發現不到那個放冷鎗的人。

倒是鎭上的人聽聞鎗聲後，雖然驚怕，但却有人向這邊奔來，看發生了什麼事，人聲喧嚷的。

那一下鎗聲之後，便沒有鎗聲再响起，蕭原雖然恨透了那個放鎗的人，但也佩服此人的冷靜與忍耐力，開了一鎗之後，便又忍隱着，不會盲目開鎗，以至被他發現其隱匿的所在！

剛才的一下鎗聲，由於是冷不防，而蕭原又在震驚之下，根本就沒有及時往鎗响的方向望去，因此，他只聽出鎗聲响起的方向，是菜田那邊，根本看不到襲擊他的人！

鎭上的人既然被驚動了，那麽，保安隊也必然被驚動，遲早會趕來查看，那是他們的職責，蕭原雖然沒有幹什麽見不得人的勾當，而且還受到襲擊，但肯定會受到保安隊的查問，免不了一番痲煩，若不想痲煩，那最好是快快溜走，於是，他弓着身在菜田中竄溜向菜園子另一邊。

× × ×

蕭原在天黑的時候，才溜回鎭上。

爲了不至太碍眼，他只在擦傷的頭側敷上止血的傷藥，幸好只是被子彈擦去了一撮頭髮及一小塊頭皮，傷得不算重，他再到藥店去買了一塊刀傷膏藥，貼在那傷口上，這樣，就算有人問起，也可以說是那裏生了一顆火疔瘡，那就不至引起別人的好奇。

三番受襲，雖然都僥倖逃過大難，但若是再受到襲擊，說不定便不會那麽福大命大，躲得過了，所以，蕭原決定加緊步驟採取行動，盡快將那個襲擊他的傢伙找出來。

他認爲，三次遭受到的意外，暗算，襲擊，都是同一個人做的。

而他也認爲，那個想殺死他的傢伙，是一個很難對付，極之扎手的人物。

因爲他直到現在，仍未查出那個傢伙的一絲踪跡綫索。

雖然他很肚餓，他却沒有心情吃，胡亂地在一家飯店內吃了兩碗飯，向一個伙計打聽鎭上那裏有賭場，便一逕往賭場走去。

在那間賭場內這裏賭兩手，那裏下一注，很快，他便結識了一個流裏流氣的賭徒，略施恩惠，便找了個藉口，便從那個賭徒的口中，打聽出那個阿德的住處，以及他的樣貌特徵。

原來，那一個賭徒恰好是阿德的豬朋狗友，經常與別的地痞在鎭上到處逛蕩胡混。

蕭原立刻離開了賭場，往阿德的家走去。

若是在阿德的屋子裏找到他最好，不然，蕭原也準備待在他的家中等他回來，那總好過到處亂跑，阿德就算是夜遊神，總有回家的時候，他也要睡覺的。

阿德住的屋子倒也不錯，是一間不大不小的磚屋，一點也不破敗，蕭原從一個賭徒的口中，知道阿德的父母都巳亡故，一個妹妹也嫁了，就只有他一個人住在父母遺留下來的那間屋子內。

蕭原找到阿德的屋子，只見屋門緊閉，沒有一絲燈光從屋內透出來，黑沉沉的，恍似一座墳墓。

蕭原站在屋前左右張望一眼，隣近的人家都巳關門閉戶，黑燈瞎火的，都睡了，原來，這時候巳經是深夜。

蕭原猜想阿德不會在屋內，但屋門雖然關着，却是沒有上鎖的，這應該表示阿德在屋內才對，但像阿德這樣不務正業的二流子，就算父母遺下不少錢財，俗謂坐吃山崩，何況還嗜賭，那可是個無底洞，有多少人就是因爲賭，以至弄到家破人亡，淪爲乞丐，阿德雖然沒有連屋子也輸掉，相信也不會有什麽值錢的財物，那麽鎖不鎖門，又有什麽關係，他不鎖門便出去，一點也不出奇。

蕭原看到附近沒有人，便試着伸手去輕輕推一下那兩扇門：「吱」地一下輕响，那兩扇門居然被他推開來，原來是虛掩上的。

他左右張望一眼，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一閃身，便閃進門內，反手將門關上。

門内是一個小天井，之後才是正屋，蕭原打量一眼，正屋的門是虛掩着的，黑沉沉的，聽不到一絲聲响。

但他仍然不敢大意，目前，他可說是步步危機，隨時隨地都有可能遭遇到襲擊

，所以，他在閃進門內的刹那，巳將身上的匣子鎗抽了出來。

伸手輕輕地推開正屋虛掩着的一扇門，雖然發出聽來像是很刺耳的「吱呀」聲，但屋内仍然沒有一點動靜。

他一側身閃入屋內，目光一瞥之下，發覺到屋內的「廳堂」部份，面積頗大，但却空蕩蕩的，只有三五張椅子，一張高几，正面靠牆擺放了一張桌子與兩張椅子，其上放了一個瓦茶壺，一隻碗，還有一盞油燈。

看清楚屋內的擺設，蕭原不禁搖搖頭，怪不得屋子內沒有人，也不上鎖了，因爲根本就沒有什麼可以給人偷的，連那幾張椅子也有兩三張是斷了一脚或是沒了靠背的，大概是給阿德拆下來當柴燒了。

「廳堂」的兩邊是左右廂房，正面是正房，蕭原雖然以爲阿德不會在屋內，但仍然沒有先點亮那盞油燈，先到左右廂房去瞧一下，左邊那間空空如也，右邊那間倒有一張板床，却只有一張床板，還有一些瓦罐瓦埕。

他再到正房去瞧一下，却赫然發現床上躺了一個人！

他不禁微微吃了一驚，手上的鎗立刻對準了床上的人，一步標到床前，左手壓在那人的身上，右手的鎗抵在他的額上，低喝道：「你是阿德？」

床上那人在蕭原的鎗咀抵在他額頭的刹那，咀裏含糊地「咕噥」一聲：「唔……攪什麼啊……」伸手去撥鎗。

蕭原手一抬，鎗咀戳在他的身背上，那人才像是被黃蜂螫了一口般，整個人震了一下，張開眼來，映入眼簾的是蕭原那張沉狠的臉孔，不禁悚然睜大眼，就像見了鬼怪般，張口驚叫出聲：「你……什麽人……鬼……」

蕭原一手捂住他的咀巴，疾聲道：「別叫，知道麽？」烏黑的鎗咀在他的眼前晃了一下，那人的雙眼又瞪大了，驚恐地望着那彷似死亡深淵的鎗咀。

蕭原這才放開接住他咀巴的手掌，低喝道：「你就是阿德？」

那人點點頭，咀唇嗡動一下，欲說却沒有聲音，大概省起了蕭原不准他說話的警告，將到口的話聲咽住。

「你怎麽沒有出去？」蕭原厲聲道：「這個時候，你應該在賭場的啊！」

阿德只是恐懼地看着那抵在他眼前的鎗咀，不敢說話。

蕭原這才省覺，喝道：「我要你說，便快說！」

阿德這才顫着聲說道：「我……賭了一夜一日……輸光了……也困……睜不開……眼來只好……睡……覺……」

「嗯……」蕭原重重地「嗯」了一聲，「你想死！還是想活！」那鎗咀戳在他的眉心上。

阿德彷似被電殛般劇震了一下，翻着眼，恐懼地抖着咀唇說道：「……活，想……活……」

蕭原這才將鎗放開，但却冷峻地說道：「若想活，我問你什麽，你便老老實實地回答，知道麽？」

「知……道。」阿德虛脫般，大大地喘了口氣。

蕭原逼視着阿德，沉狠地說道：「你爲什麽要害我？」

阿德的雙眼又大了，急巴巴地說道：「我……害你？我都……不知你是誰……怎會害你。」

蕭原一字字說道：「別裝羊了，這張弓弩，你敢說，不是你的麽？」陡地從身上取出那張弓弩，遞到阿德的眼前。

阿德直看着那張弓弩，囁嚅地說道：「我……看不清楚，認不出……」

「他媽的，你是不是要我給你點苦頭才肯老老實實地說？」蕭原裝出兇狠的樣子，「菜園子的那個老伯，也認出這是他送給你的那張弓弩！」

「是……我認出……是我的……」阿德終於說。

「那你還說沒有去害我？」蕭原厲聲說。

「確實不是啊，」阿德情急地叫起來：「四五日前，我將它送給了另外一個朋友。」

「眞的？」蕭原逼問。

「眞的！」阿德一口咬定。

「送了給誰？」

「送給……我不是說，送給一個朋友了麽？」

「我是說，那個人姓甚名誰！」蕭原眞想一拳將阿德的咀巴打歪。

「他……」阿德遲疑着，但當他接觸到蕭原那雙兇狠的目光時，不禁陡地打了個冷戰，說道：「他姓梁，名叫丘生。」

「他是不是鎭上的人？」

「不是。」

「你怎會認識他的！」

「是在賭場認識的。」

「他一定給了你一些好處吧？」

阿德沒有說話，但從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他是承認了，只是不好意思說出口來。

「他還在鎭上吧？」

「——在。」

「什麽地方可以找到他。」

「……」阿德又不說話了。

蕭原咬着牙，戳在阿德眉心上的鎗咀用力一壓，厲聲道：「說！」

阿德被戳得吡牙咧咀的，吸口氣，慌不迭說道：「可能在鎭南頭外的那座天官廟後面的那間屋子可以找到他。」

「他不是住在那裏的麽？」

「是……不過，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在這兩天不再住在那裏？」

「你昨日有沒有看見他？」

「有。」

「在什麽地方？什麽時候？」

「天快亮的時候，在符老大開的賭場內。」

「你有沒有發覺，他身上有什麽不對嗎？」

「這……我沒有留意到。」

「你有留意到，他是什麽時候離開的麽？」

「我……當時賭得——昏天黑地的，沒有留意他是什麽時候離開的。」

「好，你現在帶我們到那間屋子找他！」蕭原一把將他揪起來。

「這……」阿德畏縮着：「求求你，

──我不想去。」

「你到底去不去！」蕭原將鎗咀戳在他的咀巴上。

阿德渾身顫抖了一下，慌恐地說道：

「去，我去。」

「那屋子是不是只住了他一個人？」

「我不大清楚，好像是吧！」

「穿上鞋子快走！」蕭原一把將他揪下床。

阿德急急穿上鞋子，抓起一件外衣穿上，蕭原便押着他，往外走。

× × ×

街上靜悄悄的，在走出屋外的時候，蕭原已悄聲警告阿德，若是出什麽花樣，想溜脫又或是驚動了什麽人，他是自尋死路，他會毫不留情，一鎗打死他，並且將機頭扳開，以示他不是虛言恫嚇。

鎮上沉靜，彷彿睡着了般，沿路都沒有看到一個人影，阿德似乎被蕭原的警告震住了，乖乖地走着。

終於走到天官廟前。

在一棵大樹前，蕭原將阿德拉住，低聲說道：「聽着，等一會你去拍門，若是那個梁丘生在屋內，你便抓抓頭，然後對他說，想找他借幾塊錢去翻本，盡快離開，你若是暗中向他報訊，除非你活膩了，想死。」

阿德身子抖了一下，慌不迭說道：「怎會，我還想活下去……是不是我照你的話去做，你便放過我了。」

「當然，」蕭原語聲稍緩，「我還會給你一點好處。」

阿德的眼中立時發出光來。

「現在去找他！」蕭原一推阿德。

從廟側走到廟後，大約在十丈開外，果然有一間孤零零的屋子，附近還有幾棵樹。

其中一棵樹斜對着大門，距屋子約七八尺。

蕭原在廟後牆角前，將阿德帶住，眼中射出兩道銳利的目光，仔細地掃視打量起屋子附近一帶的形勢。

那間屋子有如一座墳墓般沉寂，那幾株樹也紋風不動，今晚連一絲風也沒有，這倒是有利於蕭原的行動。

因爲若有什麽風吹草動，很易就可以察覺。

蕭原確定了附近的樹上不可能有人，才輕輕地推了阿德一下，押着他往屋子走去。

走到斜對着屋子大門的那棵樹前，蕭原拿鎗戳一下阿德的背脊，沒有說什麽，示意他繼續走向屋子大門。

他則一閃身，匿藏在樹後探出半邊臉來，窺視着阿德的舉動。

從樹側向前窺視，正好可以看到屋子前面的情形，若是發生什麽事情，都逃不過他的雙眼。

他很滿意這個位置，同時也留意着附近的動靜。

× × ×

阿德一步步地向屋子走去，終於走到大門前。

停下來，他左右張望了一眼，躊躇了一會，才舉手去拍門。

「砰砰砰」，匿在樹後的蕭原也聽得那幾下敲門聲。

屋內似乎有响動，蕭原却聽不到，只見阿德又向門上拍去，同時口裏催促道：

「梁先生，我是阿德啊！」

拍門聲與叫聲在靜夜中聽來，格外响亮。

蕭原屏息着，眨也不眨地注視着大門前的動靜。

「梁先生，開門啊！」阿德仍不耐煩地呼叫着。

跟着，那扇大門便「呀」地一聲，拉開來，人隨聲現。「阿德麽？三更半夜的，有什麽事？」從拉開的兩扇門中，現出一個人影來。

蕭原只能够看到那個人影的輪廓，無法看清楚那人的樣貌。

不過，從阿德的語聲聽來，屋內那人似乎就是梁丘生了。

對於屋內那人的身份，必需要弄清楚，所以，蕭原不但緊緊地注視着大門前的情形，也凝神聽着。

「丘生兄，我……想向你借點錢……去……翻本。」阿德吶吶地說。

「他媽的！」那人顯然就是梁丘生。張口便說了句粗話，似乎很不滿意阿德三更半夜來找他。「我又不是開善堂錢莊的，你輸光了，關我什麽事？我以前看在朋友的份上，也帮了你兩次，要是你每一次輸光了，都來找我『帮忙』，你以爲我有一座錢山麽？」

由於那人說得很大聲，所以，匿在樹後的蕭原也聽得很清楚，從阿德與那人的對答，絕無疑問，那人就是他要找的梁丘生，也就是那個三番四次要殺害他的傢伙了。

蕭原心中一陣興奮，幾乎忍不住從樹後衝出去，一把將那個傢伙制住，看看他到底是一個怎麽樣的人，是否與他想像中的人同是一人。

不過，他抑止住自己。

必需要讓阿德離開，才能採取行動，不然，若是讓那人抓住阿德來作「擋箭牌」，他怎可能不理會阿德的生死，那就有可能功虧一簣，被他溜逃了。

只怕再想找到這個梁丘生，又不知要費多少功夫了。

「梁先生……求求你……你再帮忙我這一次，我發誓……這是最後一次。」阿德哀求着，這倒是賭徒的本色。

蕭原聽着，心急得恨不得伸手一把將阿德拉走。

所謂「仇人見面，份外眼紅」！蕭原現在就是這種心情。

「走吧。」梁丘生不耐煩地揮揮手。「要借錢，明天再來吧！」便要關門。

阿德似乎還想賴着不走，嘴裏嘟喃着，不知說什麽話，蕭原隱隱聽到，却聽不清楚，梁丘生却不再理會阿德，退後一步便關門。

蕭原忽然想咳，在這個緊要關頭，若嗆咳出聲來，被梁丘生聽到，那不但功虧一簣，更會害了阿德，但喉頭癢癢的，就是忍不住，他疾忙彎下腰來，用左手的衣袖緊緊地捂住嘴巴！

「砰──」一下鎗聲乍然响起，震破了沉寂的夜空，份外震人心弦！

蕭原陡覺左肩頭被一條炙熱的鐵條猛地撞了一般，左肩頭撞在樹幹上，隨即一陣刀刺般的劇痛！

蕭原心頭震撼，順勢仆倒下去。

在中鎗的一刹那，他已知道自己踩落了一個陷阱中，他雖然又驚又怒，但却沒有亂了方寸，決定來個將計就計，扳囘劣勢。

大概一個人的生死，冥冥中自有安排的吧，剛才，他若不是忽然喉癢想咳，而彎下腰用衣袖捂住嘴巴，只怕那一鎗就不是射擊在他的左肩頭上，而是射在他的背心上！你說，這是不是巧妙得令人感到，在那生死一髮之間，冥冥中自有主宰。

大概，他命不該絕吧。

蕭原在順勢仆倒下去的刹那，恰好瞥到阿德一步竄入屋內，兩扇大門隨即「嘭」地一聲關上。

那刹那，蕭原恍然明白，阿德是串同了那個想殺害他的人──大概就是那個梁丘生，誘他踩下他們佈好的陷阱中，幸好，他大概命不該絕，又逃過了一次大難！

蕭原雖然對阿德恨之入骨，但也佩服他「演戲」時的那份逼眞，就連他也瞧不出，他是在「做戲」！

他也從鎗聲响起的方向，以及自背後射入他左肩頭的子彈這兩點，判斷出放冷鎗暗算他的人，是從天官廟那邊向他開鎗射擊的。

當他想到，他自匿在樹後起，便巳暴露在那個放冷鎗的傢伙的監視之下，要是那傢伙早那麼一點點開鎗，他就絕對活不了！全身不由冷汗直標！

× × ×

那一下鎗聲引起了一陣狗吠聲，鎮上的人似乎也被驚動了，蕭原本來還想再裝下去的，但轉念一想，那個開鎗的傢伙在鎮上的人被驚動，遲早有人或是保安隊會來查看發生了什麽事的情形下，肯定不會蠢到還現身出來，走過來察看他是否眞的死了，肯定急不迭溜遁躲藏，他立刻一個滾身，咬牙忍着肩頭上的劇痛，跳起身來，往天官廟衝過去。

他的猜測果然沒有錯，就在他從地上竄跳起來的刹那，一眼便瞥到從天官廟的左側牆角閃竄出一條人影來，往鎮外頭急竄，他一抬手，朝那條人影開了一鎗。

那人影應聲疾撲在地上，連翻帶滾，猛地竄跳起來，弓着身子，繼續向鎮外頭奔去。

蕭原自然不肯放過那條人影，拔脚狂追，揚手又向那條人影開了一鎗。

那人影這一次却毫不理會，繼續向前狂奔。

蕭原左肩頭上的傷口仍在流着血，因爲奔跑的關係，劇痛得幾乎不能忍受，但蕭原却强忍着，毫不放鬆地追下去！

「砰」的一聲，那條人影忽然扭身探臂，還了一鎗。

那一鎗根本沒有威脅性，大概那人只是想嚇阻一下蕭原，但蕭原根本就不理會，有如一頭猛虎般，緊追下去。

追出了鎮外，蕭原發覺自己追近了一些，也依稀看到，前面那有如喪家狗般在竄奔的傢伙，左脚似乎有點拐，這大概就是他怎會輕易便追近一些的原因吧。

忽然，那條人影竄到左前側的一棵樹後，「砰砰砰」一連向蕭原開了三四鎗。

子彈在蕭原的頭上身邊嘯然掠過，幾乎擊中蕭原，但蕭原似乎不怕死，仍然弓着身子，猛衝前去，陡地，却猝然竄撲到一棵樹後。

「砰砰」兩聲，那人又開了兩鎗，大概是瞄準了才放的，但蕭原巳竄撲到樹後，所以，他可說是浪費子彈！

蕭原來不及喘口氣，也向那人匿着的那棵樹開了兩鎗。

子彈擦擊在樹側上，嗤嗤作响，樹皮翻脫。

那人似乎被震住了，匿在樹後，不敢貿然探身開鎗。

蕭原大口地喘了幾口氣，一邊窺探着那人的動靜，一邊急急從身上掏出帶備的止血鎮痛的刀傷藥，敷在左肩頭的傷口上，以免傷口繼續流血，因而支持不住。

那種刀傷藥乃是他依照教他武術的一個師傅傳授的秘方配製的，功效顯著，雖然不至神奇到一敷下去便痊癒，但確是藥到止血兼止痛，不少次，蕭原在追捕匪徒的行動中，受了傷，就是全靠這種刀傷藥治愈的。

而他左肩頭上的傷口，只是被子彈在肩頭上擦出一道血槽來，雖然說不上輕，但也不重，不然，要是子彈在他的肩頭上射出一個對穿的血洞來，他早巳支持不了，不可能追到這裏來。

那傢伙匿在樹後，一直不敢動一下，似乎要與蕭原僵持下去，蕭原在敷好藥後，劇痛稍減，便打算自樹後竄出去，掩逼過去。

正當他欲從樹後斜竄向右前側約丈許處的一塊石後時，那人却忽然向他開了三鎗。

那三鎗有兩顆子彈射在樹幹上，「砰砰」疾响，另一顆子彈從樹側擦掠過，幾乎擦傷了蕭原的右臂，嚇得蕭原急忙緊貼在樹後，不敢稍露身體。

「噗噗」，又是兩鎗射擊在樹身上，蕭原在那刹那驟然探出右臂，也向那邊開了兩鎗。

隨即，他便瞥到，那人巳自樹後向前竄奔出去。

他疾忙探出半邊身子，抬鎗瞄準了，開了一槍。

徑那傢伙應聲身形趔趄了一下，似乎被擊中了，但却仍然向前竄奔。

蕭原邊從樹側衝前去，一邊又開了一鎗。

那人扭身還了一鎗。

就這麽追追逐逐的，也不知追出了多遠，追到什麽地方，總之，離開鎮上巳很遠了，蕭原只知道那一片荒野地，忽然，那傢伙又竄到一個土堆後，蕭原急忙閃躲在一棵樹後，躲避那人的射擊。

那傢伙果然向蕭原開了兩鎗。

蕭原却巳閃到樹後，那兩鎗自然是射空了。

蕭原閃躲到樹後，馬上坐倒在樹脚下，喘起氣來。

他感到渾身痠軟，氣促力衰，這大概是受了傷，流了不少血的關係，不過，追了很長的一段路，也是原因之一，就算是

一個正常健壯的人，像他這麼追了很長的一段路，相信也會感到疲累氣促的。

他相信那個被他窮追的傢伙，情形也與他差不多。

換言之，雙方都追逐不下去了。

但蕭原也不可能再追近過去，就算他還有氣力的話，這因爲雙方的手上都有鎗，那是距離很遠也可以射殺人的，只要雙方都不露暴身體，那就誰也奈何不了誰。

暫時，又成了僵持之局。

待氣息漸漸平復之後，蕭原張口叫道：「喂，你逃不了的！」

那傢伙居然馬上回應道：「你也無法捉到我！」

「那我們就這樣僵下去吧，看看誰的忍耐力强！」蕭原冷笑一聲。

「姓蕭的，你受了傷，我不信你支持得了多久，嘿嘿，你嚇唬不了我的，咱們等着瞧吧！」

蕭原叫道：「梁丘生，這是不是你的眞姓名，又或是胡亂揑造出來的？」

「阿德既然給我改了那個姓名，那你就叫我梁丘生吧。」

「我若是沒有猜錯，你應該就是那伙襲擊石屏鄉不遂，繼而刦掠妙然庵，最後終於被我追上……其中四個死了，一個受了傷，終於逃了的那個匪徒！」

「赫，赫！」那傢伙乾笑兩聲。「是又怎麼樣？你奈何得了我麼？」

「在馬車底做手脚，裝上弓弩，半夜在老順安旅店放火，還有在菜園子外，近鎮上那地方放冷鎗的，都是你幹的了？」

蕭原雖然早已猜到是他幹的，但仍然想證實一下。

「你既然都猜到了，那還問什麼？」那人恨恨地說：「三次都殺你不死，算你命大！」

「你殺我，是想報復？」

「當然！」那人憤怒地叫起來。「你殺了我四個弟兄，我一定要殺你，替他們報仇！」

「你一直暗中跟踪我？」

「你以爲我逃脫了，便好像喪家狗那樣，夾着尾巴逃遁了麼？」那人厲聲叫道。「我若不是一直暗中跟踪着你，又怎會在這裏向你下手？」

「朋友！聽着！」蕭原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你三次皆殺不死我，是你氣數已盡，我不會再讓你有機會殺我的了！」

那人沉默了一會，才開聲說道：「別盡吹牛皮，我現在距離你不到二十丈，有本事的，你就上前來殺了我，或是將我捉住！」

蕭原冷笑道：「你聽着，我一定會殺死你，或是捉住你的！」

「來吧，我想看看你怎樣殺我或是捉我！」那人狂笑起來。

蕭原就在那傢伙說話時，猛地從樹後竄出來，向斜前方的一棵樹前衝去。

到那傢伙驚覺開鎗的時候，蕭原已衝到那棵樹前，躲匿在樹幹下，那幾鎗就像放鞭炮歡迎他已成功衝到那棵樹下一樣，對他一點威脅也沒有。

那傢伙似乎着了慌，狂亂地向那棵樹開鎗射擊。

有那棵樹替他擋住那些激射過來的子彈，雖然不會傷害到蕭原，但也迫得蕭原動彈不得，緊貼在樹幹上。

忽然，鎗聲驟停，蕭原恐防那傢伙乘這一刹那溜遁，疾忙自樹側探出些許，欲向土堆那邊窺望，豈料，他的頭臉才探出去，砰的一聲，那人向他開了一鎗。

幸好蕭原有所提防，眼角瞥到土堆那邊有一點火光閃吐的刹那，疾忙往回縮，嗤的一下擦掠聲，子彈就擦着樹皮自他的頭側掠過，他還感到，耍的炙熱，可知，那顆子彈離他的臉頰多近掠射過。

蕭原吸口氣，驚出一身冷汗來。

他不敢再冒險探出頭去窺視，以免成了那傢伙的鎗靶。

他並不是每一次都可以閃避得那麼及時與疾快的，只要有一次慢了那麼一點點，他就是一個死人！

盡管他很顧慮那傢伙會乘機偷偷溜遁，但也只好乾着急，不敢再貿然冒險。

不過，他馬上便想到了一個查察那傢伙有沒有溜走的方法。「喂，你的鎗法怎麼總是差那麼一點點，射不中我？若是換了我，你早已腦袋開了個洞，咽了氣！」

這一個方法果然有效，土堆之後立刻響起那人的聲音：「蕭原，既然你說我的鎗法不準，何不再探出頭來，讓我再射一鎗？」

「喂，你是怎樣查出我的身份姓名的？」蕭原故意拿話逗他。

「你的姓名，我是偷聽到的。」那人得意地說：「你的大名，我早已聽聞了，鼎鼎大名的名追捕手，海角天涯蕭原，若是沒有聽聞的，那就不用出來混了！知道你就是蕭原，自然知道你的身份！」

「喂，你太誇讚我了。」蕭原沒話找話說：「我眞的那麼出名麼？」

「別謙了。」那傢伙冷笑一聲。「別人懼你，我可不怕你！不然，我也不會三番兩次向你下手。」

忽然，蕭原發覺那人說的話聲一次比一次細小一點，要是不加注意的話，那根本發覺不到，他也是驀然發覺到的。

「好狡猾的傢伙！」他心中立刻罵了一句。「居然來個金蟬脫殼之計！」

盡管他已想到，那個傢伙利用類似金蟬脫殼那樣的「聲遁」之法，悄悄地每溜一段，便加大一點聲音說話，令到他以爲仍在土堆後開口說話，這樣一段一段地往後溜，相信已溜出了很遠——他就是忽然發覺那傢伙的話聲低弱了很多，才發覺到他使用了「聲遁」之法，不過，他仍然不敢貿然自樹後衝出去，因爲他已領教過對方的奸猾陰毒，說不定，他是故意弄成那樣，誘他上當——自樹後衝出去，好讓他瞄準了，一鎗將他擊斃！

不過，眼前的情勢，也不容他過份小心謹愼，萬一那傢伙眞的使用「聲遁」之法，他若不冒險弄個清楚，那就會讓對方溜遁得更遠了。

咬咬牙，他的身子往右邊晃了晃，人却從左邊衝出去，同時朝土堆那邊掃射了五六鎗。

子彈射擊在土堆上，發出「噗噗」的疾响聲，但那人却沒有開鎗還擊，阻止他衝過去。

但蕭原仍然不敢一直衝過去，以免中

了那傢伙的奸計——故意忍隱着，做成他已溜遁了的樣子，實則，他一直匿伏在土堆後，待他衝到近前，才驀然開鎗向他射擊，那就萬無一失！他左竄右閃的，迂迴地衝向那土堆。

結果，他衝到與土堆平行，左邊的一棵樹後，終於弄清楚，那傢伙確是溜了——土堆後連鬼影也沒有。

這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所以，他沒有懊悔自己太過小心謹愼，以致讓那傢伙有更多的時間逃得更遠。

因爲他自信，那傢伙既已現了踪跡，那麼，不管他逃得多麼遠，也逃不出他的追捕的，否則，他就不會給追上的人稱爲海角天涯」。

——海角天涯的意思，就是無論他要追捕的匪徒逃到什麼地方——海之涯，天之角，一樣逃不過他的追捕！

更何況，那傢伙根本逃得不算遠。

就算是飛毛腿，在那十句話不到的時間內，也不可能逃出一里外！

蕭原沒有立刻追下去，而是走到土堆後蹲下來，查看一下地上的彈殼有多少，以估計那傢伙的身上，還有多少子彈。

結果，除了發現地上有二十多顆彈殼外，更發現地上有一小灘血漬，這證明了那傢伙的身上受了傷。將那傢伙在向他開第一鎗起，到一路上斷續向他開鎗，加上這地上的二十多顆彈殼計算一下，那傢伙起碼射了兩匣子彈，而通常一個人最多在身上帶幾十顆子彈，就算他帶了六十顆子彈吧，那麼，他最多只剩下二十顆子彈左右。

能夠知道要追捕的人身上有多少顆子彈，對於他來說，是極之有利的，因爲他可以一直計算對方還剩下多少子彈，直至計算到對方已空無一彈，那就可以毫無顧忌地擒捕對方。

蕭原坐下來，再在傷口上敷了點刀傷藥，又撕下一小截褲管，撕開成布條，草草將肩上的傷口包紮起來，才起身朝前面追下去。

× × ×

蕭原隨着踪跡，追到一座山頭上。

這時候，日頭已升起了老高，蕭原在一塊石上坐下來，歇息一下。

追逐了一整夜，加上又受了傷，流了血，就算是鐵打的人，也捱不住。

蕭原確是感到又餓又累，而且，有點昏眩，所以，他才坐下來歇一下。

他相信那傢伙也與他一樣，一定感到又餓又累，就算勉强支撐着逃走，也走不快。

那麼，他就算歇息一會，也不會被他逃得太遠的，何況，當他恢復了體力後，追趕的速度加快，那一樣可以彌補歇息時躭擱了的時間，並且可以加快追上去。

說起來，他比那傢伙是佔了優勢的，起碼，他不用時刻顧慮被人追上來，那種壓力，不但可以加重一個人的精神負担，令到他杯弓蛇影，時刻提心吊胆的，還會令到他精神崩潰，特別容易筋疲力盡，那就不可能逃得快，只怕會越逃越慢。

光是歇息一下，不能恢復體力的，必需要吃點東西，塡飽肚子，那樣才能補充體力，但眼前荒山野嶺的，根本看不到有人家，也就無從弄到食物。

蕭原忽然想起，他身上帶着那張弓弩，正好用得上，於是，他取出來，用樹枝削了幾枝弩箭，以之射獵小野獸。

結果，他射獵到一隻兔子，一隻松鼠，還有一隻山鷄，於是生起一堆火，將那三隻獵物弄乾淨，在火上烤起來。

吃下那三隻野味之後，蕭原感到很飽，也感到一陣睏倦。

於是，他乾脆躺下來，小睡片刻。

盡管很睏，蕭原却不會一頭睡死過去，大約酣睡了一個小時左右，他便霍然醒過來。

雖然只睡了一個小時左右，蕭原却感到精力充沛，深深地吸了幾口氣，便跳起身來，往山下走去。

這時候，太陽已快爬上中天了。

天氣雖然悶熱，但山野之中，山風習習，倒也不覺得怎樣悶熱。

蕭原追到一座山脚下。

這座山雖然不大高，却很陡，而且，樹少草稀，岩石突兀，原來，這是一座風化了的石山。

蕭原仰頭張望一下山上的形勢；雖然很陡，由於山上岩石突兀，倒也不難攀登，不過要多花些氣力吧了。

他打量了一下，終於選擇了一處突岩較多的地方向上攀登。

突岩多的地方，攀登起來，雖然要花多些力氣，但却比較容易攀登，也沒有那麼危險，因爲攀抓蹬踏的地方多，也就不會那麼容易滑跌下去。

手脚並用的，很快，他已快爬到半山腰。

就在他攀上一塊突出的岩石上的時候，山頂上忽然响起那個「梁丘生」的大叫聲：「蕭原，我就在上面啊！你不是要上來捉我麼？快爬上來吧！」跟着是一陣狂笑聲。

蕭原沒有往上望，而是疾快地攀貼在山壁上，這樣，就算山頂上的「梁丘生」向他射擊，由於岩石突兀，那是很難射中他的。

「蕭原，上來啊，快上來啊！」「梁丘生」在上面大叫。

蕭原這才仰頭上望，隱約望到山頂上，站着一個人。

那自然就是「梁丘生」了。

同樣的，蕭原在下面也很難開鎗射得中「梁丘生」。

那是因爲角度與山坡上突岩遍佈的關係，除非子彈可以曲折往上射，不然，根本不可能直射上去，只會射中其中的一塊突岩。

「蕭原，你看過說岳全傳這本書沒有？」「梁丘生」向下大叫。

不等蕭原答話，又叫道：「你一定看過那個什麼搶挑鐵滑車那一回吧？」

他大概不想聽蕭原的回答，自管自又叫道：「蕭原，我今日也教你見識一下滾雷石的厲害，看看你是否有三頭六臂，抵擋得了。」

說完，他便忽然向後一縮，不見了。

蕭原在聽到「梁丘生」最後那句話時，已警覺到是怎麼回事，雖然心頭驚駭，但却沒有慌亂失措，兩道目光迅快地掃視

着。

驟然間，一陣滾雷般的「隆隆」聲自山頂上响起，起初，還不太急，隨即，便有如萬馬奔騰般，山撼地震，聲如滾雷震响。

蕭原急忙抬頭往上望去，眞是不望猶自可，這一望，不由魄散魂飛，只見數十塊大小不一的石頭，自山上滾瀉下來！

而最可怕的就是，這山上皆是風化岩，當然不比一般的岩石堅實，那些石頭滾瀉下來，墜擊滾撞在那些突岩上，那力道何等之大，稍爲「鬆化」一點的岩石，都被撞擊得崩蹋裂墜下去，那情形就像雪崩一樣，越往下，滾瀉的石頭就越多，那種聲勢，胆小一點的，定會被嚇死！

眼看着那勢如滾雷般的亂石即將滾擊下來，蕭原若是再遲疑，就會被那些疾滾下來的石頭擊中，就算不至擊成肉醬，也非喪命不可！

可是，蕭原由於是站在一塊突石上，根本避無可避，除非他會飛。

千鈞一髮之間，蕭原聳身一躍，自那塊突岩上躍撲出去，險險抓住距那塊岩石約七八尺外，比他站着的那塊突岩稍低的一棵野樹。

「喀勒」一聲，那樹椏承受不了那抓墜之力，向下撕裂，蕭原一個身子也向下急墜。

天崩地裂一樣，那些勢不可擋，急驟滾瀉下來的石頭在那霎間，在他的身邊頭上滾瀉而下，那一瞬間，蕭原感到一陣窒息的感覺，彷彿失去了生命一樣。

來得快，去得也快，只不過霎間，他便從窒息中恢復過來，也才覓，自己還活着。

而救了他一命的，是頭頂上約三尺左右高的一塊巨大的突岩，替他擋住了從上面滾瀉下來的石頭，不過，那塊巨岩的邊沿，也被撞擊得有幾處崩碎墮下，却幸好沒有擊在他的身上，不然，他可能仍然逃不過厄難。

他扭頭看一眼剛才站立的那塊突岩，赫然發現，那塊突岩被滾擊下來的石頭擊蹋了一半，他剛才若是仍站在那上面，就算僥倖沒有被石頭擊中，也會隨同那被擊蹋的半截岩石摔墜下去，雖不至粉身碎骨，也會血肉模糊，一命嗚呼。

剛才，在那生死一髮的霎間，他不得不拿自己的生命來作賭注，他賭贏了，撿回一條命！

他若是抓不住那棵長在岩隙中的野樹，他就輸了。

而若是那棵野樹承受不了他的扯墜之力，被連根扯脫又或是樹椏斷折，他一樣活不了。

其實，他這時候還未算脫險危險，雖然那棵野樹沒有裂斷，但一時之間，他也沒有辦法可以脚踏「實地」，就那麼虛懸着，上不上，下不下的。

剛才，他在生死關頭，在撲向那棵樹時，已忘了自己的肩頭上受了傷，直到他伸手扯住樹枝，扯裂了那條椏枝，全身的重量就靠雙手抓住枝椏來承担着，他才突然感到左肩頭上的傷口有如被抓裂般劇痛難當，幾乎無力抓住樹椏，緊咬牙關忍受着，但額上已暴沁出黃豆般大的汗珠來！

必需盡快地站在穩固的山石上，不然，就算那棵樹不會被抓斷，他也終會力歇而支持不下去，抓不住那些樹枝而摔跌下去！

他只好又將自己的生命作一次賭博！

他試着輕輕地盪了一下，那裂開的樹枝「勒勒」作响，但却仍然保持原狀，蕭原仰起頭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那顆樹的情形，緊張得一顆心提到了口腔，額上的汗涔涔流下。

跟着，他又稍爲用力盪扯了一下，那裂開的樹椏口這一次仍是勒勒作响，裂口扯開了一些。

猛地一咬牙，他這一次全力斜斜地晃蕩一下，那樹椏口似乎承受不了這麼大的搖盪產生的牽扯力，「勒勒」地大响了一下。

蕭原的左脚在那刹那恰好碰在山壁上一塊稍爲突出的岩石上，他立時用力一蹬，身子立刻有如盪韆鞦般，斜斜地盪了出去！

身子才盪出去，他便鬆開了抓住那棵野樹的雙手，一個身子頓時向下盪墜。

「噗」地一聲，他的雙脚首先碰觸到一塊在那棵野樹的斜下方，大約丈許高下，突出的一塊巨大的岩上，雙脚一曲，身子隨即墜跌下去，手一抓，險險抓住一棵長在那塊巨岩隙縫內的野樹，止住了因那盪墜之力而產生的衝跌之力！

他若是抓不住那棵樹，便有可能滾跌出那塊岩石外面，一樣不能倖免，幸好又賭贏了。

那情形，驚險極了，那不但考驗一個人的胆量，也考驗身手與眼力，他若是拿捏得不夠準確，早一點或是遲一點鬆開手，那就一定會從那巨岩的前面盪墜下去，落不到那塊巨岩上；二是他會盪墜過那塊巨岩，落空墜掉下去，那同樣難有生望。

躺在那塊巨岩上，蕭原虛脫了般，只覺渾身發軟，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這一次，他確是從鬼門關前，轉了回來。

×　×　×

蕭原發誓，若不捉到或是殺死那個「梁丘生」，他絕不罷休。

他一直窮追着「梁丘生」，一點也不放鬆。

而他也不得不佩服「梁丘生」的持久力與奸猾。

因爲他已經窮追了「梁丘生」兩天兩夜。

其間，「梁丘生」爲了擺脫他的追捕，施展了五六種狡計，企圖將他引入歧途，又或是令他找不到他的踪跡，爲了能夠殺死蕭原，他除了那一次的「滾雷石」外，還使出火攻，蕭原幾乎被困在火海中，活生生被燒死。

但蕭原可不是一般的捕手，他就像一個經驗豐富的「獵手」，對於應付各種各樣的「狡獸」與「惡獸」，都有豐富的經驗，所以，他都能一一應付過去。

絕無疑問，那個「梁丘生」是他開始捕手生涯以來，所遇到的一個最棘手，最奸狡陰毒的匪徒中的其中一個！

就拿他那一次在那座山上遭遇到「滾雷石」的遭遇來說，那一次的經歷，不但

令他刻骨難忘，魄動心驚，也是他歷來所遭遇到的最兇險，恍似死過翻生的一次！

事實上，他在脫險之後，確實有一種死過翻生的感覺。

×　×　×

這已經是第二日接近黃昏的時份。

一直不停地追踪着那個「梁丘生」的蕭原，在返到一處野竹林前的時候，忽然生出一種强烈的感覺——追到了他——「梁丘生」！

這時，他本來已很疲累，却因爲那種强烈的感覺而精神一振，疲累也因此而稍減。

他馬上提高了警覺，小心翼翼地握着那支匣子鎗，循着踪跡，走入竹林內。

那竹林很疏落，但那些竹子都很粗壯，比手臂還要粗壯，而且高高地向上挺拔，彷彿要直插雲霄一般。

這竹林分佈的地方，仍是一片土丘地帶，連綿伸展，恍似無窮無盡一樣。

深入竹林不遠，蕭原忽然脚步一停，雙眼陡睜，警惕地望向前面約十多丈遠，歪靠在一棵竹子上的一個人。

那個人衣衫破爛，一頭蓬亂的頭髮一片斑白，右脚上用撕下的褲管包扎住，還染了血漬，那張臉又髒又黑，下巴及咀唇上長滿了兩三分長的鬍渣子，那雙眼是閉着的，腦袋歪垂着，看上去，不知是死了，還是暈倒過去。

而在他垂下的右手邊，還有一支駁殼鎗。

蕭原雖然一直沒有看到那個「梁丘生」的「眞面目」，但當他看到那人的一頭斑白的頭髮，他便認出，前面那個看似暈了過去的人，就是「梁丘生」——他一直窮追不捨的那個傢伙！

蕭原雖然心中暗喜，却沒有貿然地立刻直走前去，因爲他沒有忘記，眼前這個傢伙，乃是一個奸狡如狐，惡毒如蛇蠍猛虎的人！

他一向都是小心謹慎的人，不然，他也活不到現在。

若說那個「梁丘生」眞的暈了過去，那是一點也不出奇的，一個人被日夜窮追着，又餓又累又睏，加上無時無刻都在恐懼着會被追上，那種無形的壓力，就算是一個原本强壯如牛的人，也抵受支持不了，何況，還受了傷！暈倒過去，那是一點也不驚奇的！

就拿蕭原來說吧，他沒有那種恐懼與壓力，不也一樣疲累得快支持不下去麼？

但就算那人——「梁丘生」眞的是暈倒過去，他在未弄清楚前，不會貿然走前去。

因爲他已領教過「梁丘生」花樣多多的手段。

對於這個人，當然是小心一點好。

當然，蕭原若是爲求安全，大可以一鎗擊殺他，蕭原却不想這麼樣殺死他，蕭原從來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才殺人的，能夠捉到活的，總比殺死好，因爲蕭原還有話要問他。

死人，既然不會說話，那自然不可能從他的口中，問出什麼來。

「不管他是不是眞的暈倒過去，我也當他不是暈倒來看待。」蕭原在心中暗自嘀咕一句，便立刻採取行動。

他繞着那個傢伙——「梁丘生」歪靠着的那棵竹樹走了一個圈子，看清楚了四周圍的地形後，他決定從那人的背後掩近那叢竹樹。

若是在前面掩過去，那不但很危險，可能會被那人快那麼一點開鎗向他射擊，而且，若是那傢伙要什麼花樣的話，也最有可能在身前設下陷阱，所以，他決定從後面掩過去。

但是當他縱到那人的背後，悄悄地向前掩進了不到一丈的時候，忽然停下來，想了一下，改變了主意，還是由前面掩過去。

他之所以忽然改變主意，是他驟然想到，像「梁丘生」這種奸狡如狐的傢伙，决不能以常理來測度，所謂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說不定，他的背後那邊才裝設了陷阱，反而前面「無阻無擋」。

但也有可能，他是依照「常理」來設陷暗算他的，那……

這確是很難判斷的事情。

因爲「梁丘生」若是假裝暈倒過去，目的是誘他走近去捉拿他，那麼，他如此冒險，裝設的陷阱一定是很厲害，是他絕對無法躲避得了的，那麼，就要更加小心判斷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他若是判斷錯誤，那他就有可能永世不得超生！

一時間，他躊躇難决。

忽然，他神色一動，想到了一個好主意。

——用火攻！

那不但不用冒太大的危險，而且，也可以查出「梁丘生」是否裝暈。

因爲若是有一團火拋落在你的身邊，你就是裝得很像，也會被「迫」露出「原形」的！

蕭原想到就做，立刻悄悄地退回去，在地上找了一大把乾枯的竹葉及竹枝，扎成一團，然後，拿出一盒洋火來，「刷」地「劃」着了火，將那一大團竹葉點着，然後覷準了，揮手將之拋向「梁丘生」。

那團火準確地落地「梁丘生」的脚旁地上，閃閃吐吐的火舌似熄還燃，終於，火焰閃跳地燃燒起來。

那個「梁丘生」就在火團「呼呼」地燃燒起來，閃吐的火舌快要燃着他褲管的刹那，陡地身子向另一側滑倒下去。

驟變就在他滑倒下去的刹那，猝然發生！

就在「梁丘生」滑倒下去的刹那，那叢竹樹驟然四分五裂，朝左右後三個方向倒折下去，歷勒嘩啦聲中，那幾根倒折的竹樹分別壓撞在那三面的幾叢竹樹上，那幾叢竹樹交疊向「裏」——那個「梁丘生」身後的地上壓倒下去，那種聲勢，雖不及「滾雷石」，但也頗驚人，那些倒折的竹樹，有如一面網子般壓下去，在那範圍內若是有人，那肯定會被交疊倒下的竹樹「網」壓住！根本走避不脫！

蕭原看着這一下驚人的驟變，不禁爲之咋舌，對那傢伙佈置下的這一個「竹網」陷阱，不得不暗讚那傢伙佈置之巧妙，心思之靈活。

絕無疑問，那傢伙在滑倒下去的刹那

，就是觸發「機關」的一下動作，而他必須在事前將那三面的幾叢竹樹弄到一碰便斷，而且，那些竹樹倒折的方向都是向着一「點」交疊倒壓下去，那才能夠將在那個範圍內的人「網」壓着，這就非要動心思，精巧地將那些竹樹向外的另一大半弄斷，那樣，那些竹樹才會向「裏」倒折，而那幾根用以「觸發機關」的幾根竹子！倒折的方向及角度必須恰到好處，才能「準確」地倒撞向那幾叢竹樹，這麼精巧的佈置，不是隨便什麼人也可以做到的，起碼，蕭原就認爲自己做不到。

而蕭原若是從左右後三面向那像伙掩過去，那麼，他這時肯定會被那些倒壓下去的竹樹壓着，就算死不了，也逃不過「梁丘生」的毒手。

蕭原回過神來時，「梁丘生」已竄奔出三四丈遠，扭身向蕭原掃了四五鎗！

蕭原急不迭伏在地上，子彈射擊在他腦袋前面的那叢竹樹上，其中一顆子彈在他的頭上掠過，擦焦了他一綹頭髮，嚇得他緊伏在地上，不敢抬起頭。

不過，他仍然抬起鎗咀，朝急竄向竹林深處的像伙開了三鎗。

可惜，由於那些錯雜的竹樹叢阻擋了他的視綫，所以沒有一鎗射中那個像伙。

蕭原也不管射不射中，但求造成驚嚇的效果，又向那像伙開了兩鎗，飛快地向前奔跑，追着那像伙！

一時之間，竹樹林內，鎗聲斷斷續續地响着。

蕭原一直暗中數着那像伙開了多少鎗，計算他還剩多少子彈。

而他所以邊追着那像伙，邊開鎗，就是要「逗」那像伙開鎗還擊，耗費子彈。

×　×　×

不知不覺，追出了竹林。這時候，紅日西墜，蕭原雖然歇盡全力往前追，却始終無法追近那像伙，原來，他已力衰氣促，雙脚像縛了兩塊鉛般，幾乎跑不動。

那像伙的情形與蕭原差不多。

蕭原向那像伙開幾鎗，都射不中他。

那像伙不甘示弱地，還擊了兩鎗，同樣射不中。

忽然，前面有一片很疏落的樹林子。

那像伙一頭竄了進去。

蕭原追了進去。

本來，那是很危險的，有可能遭到「梁丘生」的截擊，但蕭原却不怕，因爲他在追入林中的刹那，已暗中加了小心，他自信應付得了。

在這接近「攤牌」的時刻，誰的意志力夠堅毅，誰就是勝利者。

事實上，蕭原累得幾乎連握槍的氣力也沒有，他沒有信心射擊得準確，所以，他不想浪費子彈。

他才追入樹林，便看到「梁丘生」已從另一面奔了出去，本來，他很想靠在樹上喘息一陣的，但他强忍住了，只是抓住樹幹，略爲停下來喘了幾口氣，便又追了出去。

終於，在一座土崗脚下，「梁丘生」再也跑不動，半跪地在一棵樹脚上，扯風箱一樣急促地喘着氣，看着蕭原追上來，臉上眼中，露出絕望兇毒的神色。

蕭原奔到距「梁丘生」約五六丈的外一棵樹下，也幾乎力竭，整個人靠在樹上，恨不得一頭躺倒下去，攤開手脚，好好地歇息一番。

這時候，太陽已沉墜在西天邊的山頭上，原本燦爛的雲霞逐漸黯淡下來，天空中瀰漫着一層薄薄的暮靄。

兩人喘息了好一會，氣息才漸漸平緩，力氣也稍復。

兩人一直緊緊地互相注視着。

又過了一會，「梁丘生」開口嘶啞地叫道：「蕭原，你是我所遇上的最厲害的一個對手！早知你這麼死纏緊追的，我眞後悔惹上你！」

「你也是我所追捕的匪徒中，最奸狡陰毒的一個！」蕭原的聲音也是沙啞的。

「姓蕭的，我是服了你，也怕了你！」「梁丘生」叫道。「我不想與你再玩貓捉老鼠這個遊戲，但是我也不會束手就擒的……」

「你想怎樣？」蕭原叫道：「你已逃不了！」

「我雖然逃不了，你也不能上前來輕易抓住我，我不會束手就擒的……」

「你到底想怎樣？」

「我知道你不會放我走的！」「梁丘生」眼中閃泛着垂死掙扎的光芒。「我們來個決鬥，看誰倒在誰的鎗下，以結束這一次的遊戲，好麼？」

「好！」蕭原想也不想就答：「這很公平！」一頓又叫道：「你可以說出你的眞姓名麼？」

「梁丘生」遲疑了一下，才叫道：「讓你知道我的眞姓名又何妨？反正，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那已無關緊要了！」隨即使將他的姓名說出來。「聽着，我叫丘貴生，因爲我長了一頭斑白的頭髮，所以，外號白頭狐！」

白頭狐丘貴生！

他確是有如一頭狐般狡猾。

「白頭狐，我們决鬥吧！」蕭原道。

「好！」丘貴生慢慢地站起來。

蕭原也從樹下走出兩步。

×　×　×

兩個人互相對視看，都站得不大穩，身子微微地搖晃着，握鎗的手垂下來，但却握得很緊。

看來，兩人都將力氣集中在握鎗的右手上。

兩人對視了不知多久，忽然，兩人的肩頭悚動了一下，幾乎是不分先後地抬臂朝對方開鎗。

「砰砰」兩下鎗聲聽來就像一下般，在荒野中迴响着。

蕭原與丘貴生都同時倒了下去。

不過，蕭原很快便撑起身來。

他根本沒有中鎗，只是在開了那一鎗後，雙脚一陣發軟，再也站不住，跌倒下去。而他開的那一鎗，擊中了丘貴生。

他比丘貴生快了那麼一點點，所以，死的是丘貴生，而他在中彈的刹那開的那一鎗，也就射不中蕭原。

看到丘貴生像是一條死狗那樣躺倒在地上，蕭原虛脫地躺倒回地上，攤開着手脚！

——他終於可以好好地歇息個夠！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七　　徐玉珊・編繪

藕塘關（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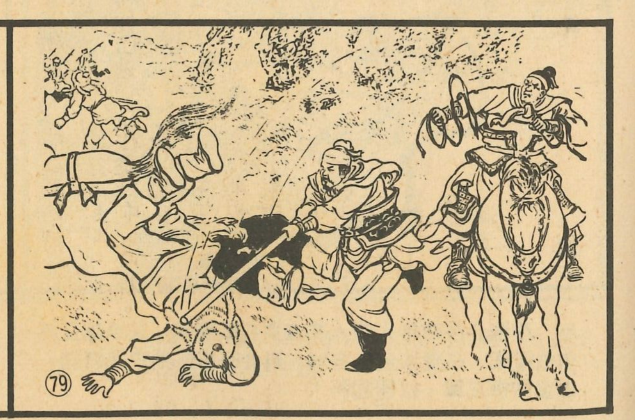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77　一聲炮响，宋軍從四面八方殺來，金兵擋不住，向前一擁，全部跌入陷坑，金營立刻大亂，金兵死傷無數。金兵掘下的陷坑，倒把自己陷在裏面。



78　粘罕帶着一支人馬，拚命殺出重圍，奪路逃走。



79　再說兩名番將押解吉青，下了土山，走到官塘，被張立遇見。張立見是宋將被擒，就上前打死番將，放了吉青。



80　吉青奪了一條狼牙棒，搶了一匹馬，也去追擊金兵。張立見他去追，只得一人向前走去。



81　却說金兵正在奔逃，忽然迎面一支人馬，從山上殺來。原來是猿鶴山的四位英雄諸葛英、公孫郎、劉國紳、陳君佑，在此佔山結寨。聽說金兵經過，一齊殺山。



82　他們一陣衝殺，就把金兵收拾了個乾淨。這時後面吉青追來，四個人誤認他是番將，截住吉青就打。



83　張立走到山下，看見吉青打不過四人，不問青紅皂白，大叫一聲，上來助戰。六個人分成兩處，殺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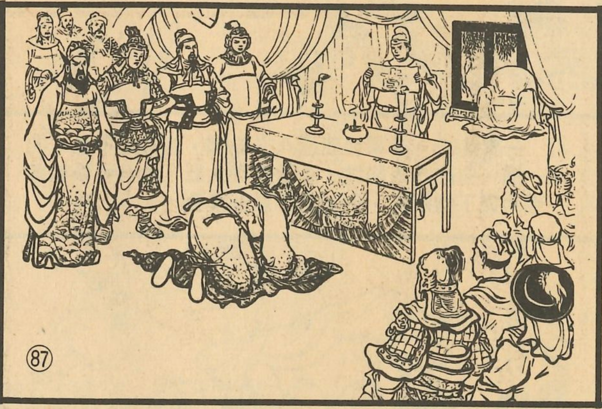
84　粘罕被宋兵殺敗，也往這條路逃來，逃到猿鶴山下，看見前面有兵攔路，後面追兵又到，只得拋下戰馬，爬山越嶺，倉惶逃命。



85　岳飛到了猿鶴山下，見吉青等六人混戰，急忙催馬上前喝住，問諸葛英爲什麼攔阻宋軍人馬，放走了番兵。



86　諸葛英等四人見了旗號，知道是岳飛來了，因爲久慕岳飛抗金的威名，情願投效軍中，張立說明前情，岳飛大喜，把他們都收在帳下，當下連同山上的人馬，並成一隊回關。



87　回至耦塘關，岳飛和新投軍的幾位英雄結拜爲弟兄，正在論功行賞，慶賀勝利之時，朝中有又旨，叫岳飛去征討汝南叛將曹成、曹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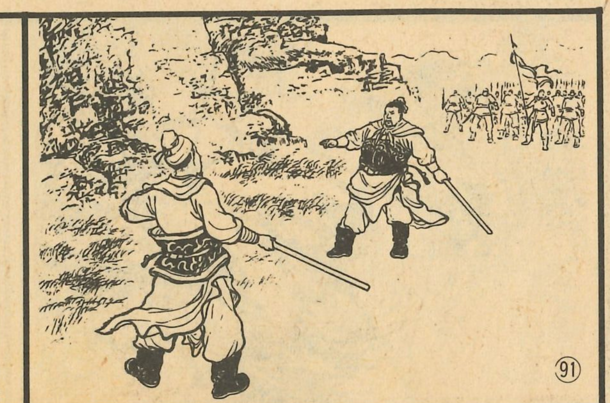


88　岳飛命牛皋帶人領人馬去攻打茶陵關，又命謝昆再去催糧草。岳飛和金節告別，叫金節好好把守耦塘關，然後帶領三軍，拔寨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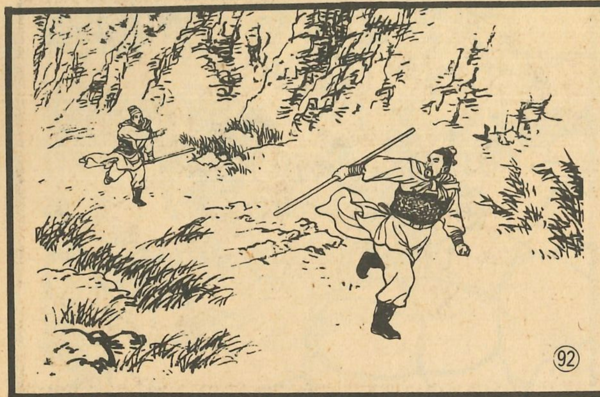
89　牛皋剛到茶陵關，關裏便闖出一員步將，舞動一條鐵棍，來戰牛皋。牛皋見這個大漢生得黑粗高大，很像自已，不覺起了愛慕之意。兩個人戰了一回，天色已晚，各自收兵。



90　第二天，岳飛兵到。牛皋將自己遇到的那步將的情形稟告岳飛。張立在旁聽了說道："這個人好像我的兄弟，待我出陣去會他一會。"



91　張立到關前討戰，那員步將果然出來接戰。張立仔細一看，眞是他的兄弟張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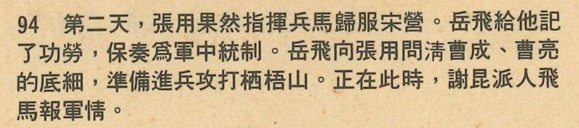


92　張立故意喝叫：你不必問我的姓名，快來着打。一面說，一面衝上前去。張用心裏明白，戰了幾個回合，落荒而走。張立隨後追來。



93　到了一個靜處，兄弟二人敘說分別以後的經歷。原來張用無處可去，投了曹成，現任茶陵關總兵。兩人商議好，明天張用在兩軍陣前獻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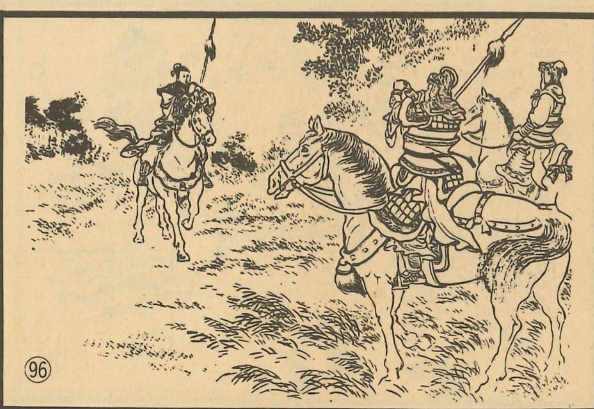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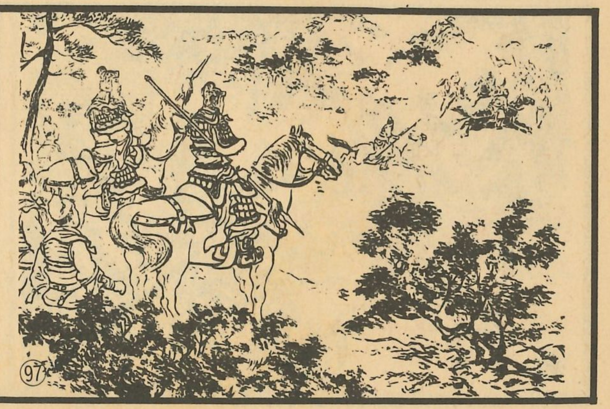
94　第二天，張用果然指揮兵馬歸服宋營。岳飛給他記了功勞，保奏爲軍中統制。岳飛向張用問清曹成、曹亮的底細，準備進兵攻打栖梧山。正在此時，謝昆派人飛馬報軍情。



95　原來謝昆護送糧草，途中經過九宮山，被山上的英雄董先、陶進、賈俊、王信、王義等截住。謝昆自知不敵，來向大營求救。



96　岳飛差施全前往救應。施全途中遇見張憲。張憲是張所元帥之子，父親現已故去，特到岳營投軍，施全把他收下，帶他同往九宮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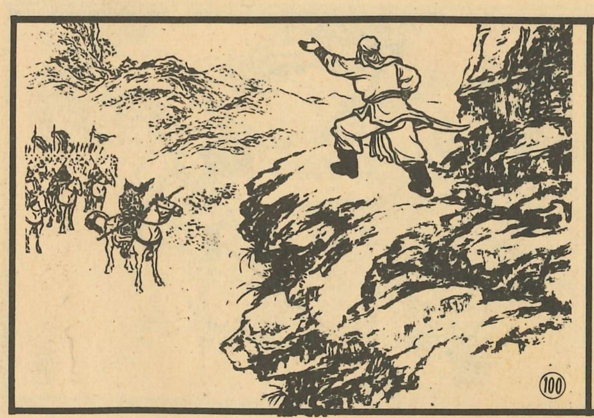
97　兩個人見了謝昆，一齊出兵會陣。張憲一馬當先，把董先殺得大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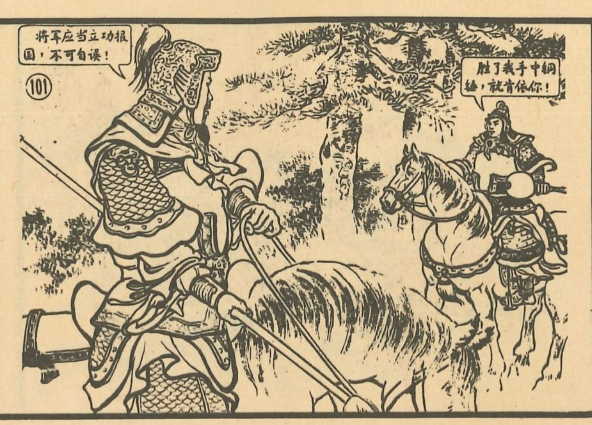
98　陶進、賈俊、王信、王義四將衝上前來，認出是張憲在此，立刻一起下拜。原來這四個英雄都是張所元帥的舊將，本是前來投奔岳飛的，途中被董先截住，結爲兄弟，留在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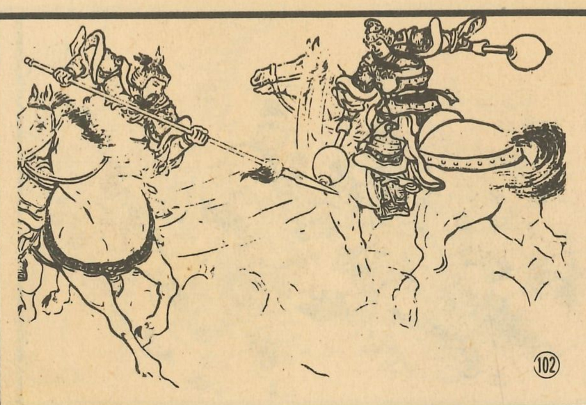
99　張憲叫他們勸說董先，一同投軍。董先依允，和四個人整頓兵馬，拋了山寨，會同謝昆、施全，一齊往茶陵關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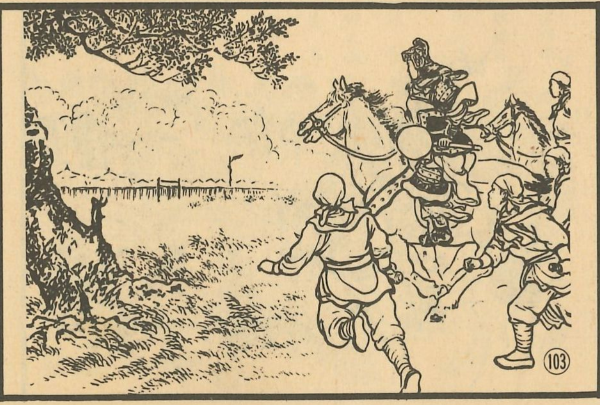
100一行人馬到了茶陵關大營，拜見岳飛。岳飛見添了六員大將，非常歡喜，即刻發動大軍，來取棲梧山。岳飛親自到山下討戰。



101　棲梧山是汝南的一個險要關口，因此曹成、曹亮派大將何元慶在此鎮守。何元慶下得山來，岳飛見他英勇異常，心裏暗暗喝采，勸何元慶投宋抗金。



102　岳飛和何元慶交戰。兩個人殺來殺去，誰也勝不了誰。看看天色黃昏，何元慶喝叫住手，明天再戰。岳飛應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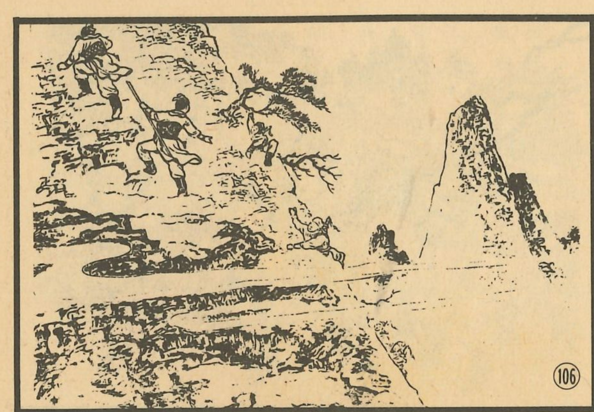
103　當天夜黑，何元慶暗傳號令，下山劫營，下了宋營，只見燈光散亂，毫無防備。何元慶一馬當先，放起號炮，點上火把，齊聲吶喊，衝進宋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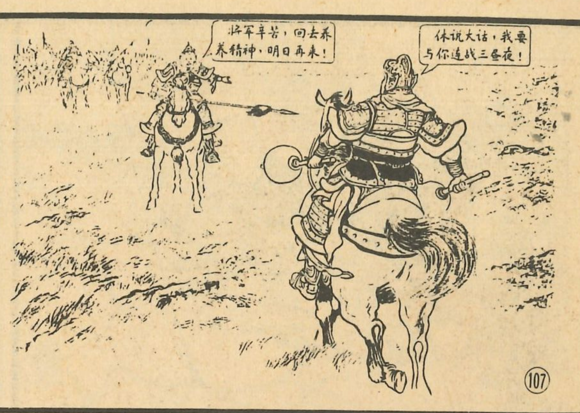
104　忽然宋營一聲炮响，岳飛預先佈置的伏兵一齊殺出，何元慶連人帶馬跌入陷抗，被張憲、孟邦杰擒住。



105　張孟二將押着何元慶來見岳飛，岳飛下位相迎，親自給何元慶解開綁繩，勸他投宋抗金。何元慶不服，說自己因貪功中計，不肯服輸。岳飛放了何元慶，叫他整兵再戰。



106　岳飛探明棲梧山的地勢以後，連忙佈置人馬，準備智取棲梧山。當夜張用、張憲、陶進、賈俊、王信、王義六人，帶領步兵，從後山上去。



107 何元慶報仇心切，回去草草收拾人馬，下山討戰。岳飛又和他戰了一日，天色將晚，岳飛故意用話激他，何元慶大怒，非要分個高下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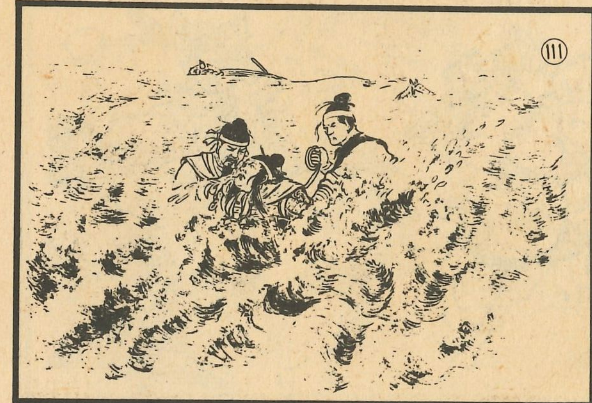
108 戰到三更將近，忽聽棲梧山上人聲吶喊，火光冲天。岳飛高叫："何不回去救火！"何元慶回馬上山。宋將要乘機捉拿何元慶，都被岳飛喝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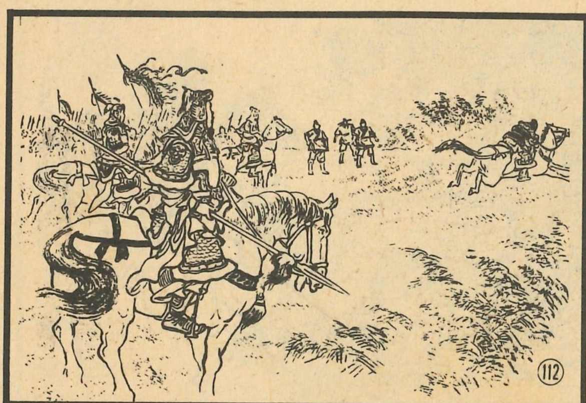
109 何元慶到了半山，軍士們敗下山來，說是岳飛派兵襲了山寨，大寨失守。何元慶無路可走，只得帶着零星兵馬，準備回汝南去見曹成、曹亮。



110 何元慶來到白龍江邊，遇見一只渡船，就乘船過江。



111 船到江心，何元慶被楊虎、阮良、耿明達三個英雄擒住，送回大營。原來岳飛料定何元慶必走此路，所以預先在此設下埋伏，叫三人扮成漁民，等候捉拿何元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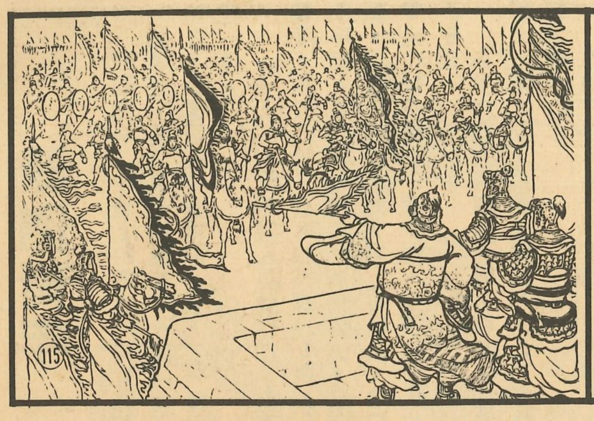
112 岳飛見了何元慶，連忙叫人放綁。何元慶還是不服，岳飛仍然放他回去，叫他再來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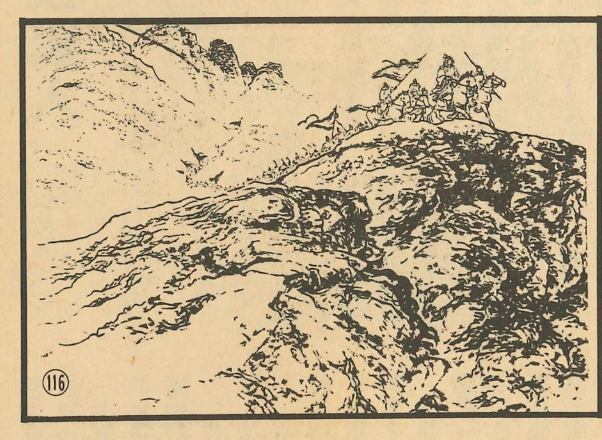
113 何元慶來到江口，只見一片大江，無路可走。這時湯懷、牛皋飛馬趕來，兩個人奉了岳飛之命，準備船只，送何元慶渡江，並且送來酒飯。



114 何元慶不禁感激落淚，就和湯懷、牛皋一齊來見岳飛，願意投入宋營，共同抗金。岳飛大加獎勵，與他結爲兄弟，合營歡慶。



115 岳飛率領三軍，回到茶陵關駐扎。自從太湖出兵以來，宋軍的兵力更加雄厚，又添了許多員戰將。曹成、曹亮失了栖梧山，連夜逃往湘湖一帶去了。岳飛申奏朝廷，準備乘勝進兵。



116 這時，朝廷又下旨意命岳飛進軍湖廣，暫守潭州，鎮壓楊么。岳飛立刻傳令拔寨，向湖廣進軍。

（本段完）





上兩圖爲本故事主要人物

古塔英魂（上）

弍期完俠情短篇故事／黃陵・文
可飛・圖

潦倒青年 武技驚人

秋風勁疾，山坡上的野草，一片枯黃，風過處，蒲公英花和蘆花，一陣陣揚了起來，倒像是在半空之中，撒下了一陣雪花一樣。

山坡上，一個年輕人以臂作枕，仰天躺着。秋天的雲，看來格外潔白、爽朗，那年輕人的心情，一定也極其愉快，這一點，可以從他臉上的笑容上看出來，他望着坐在她身邊的一個少女，幾乎連一眨也不眨眼。

那少女則不時瞟他一眼，每當她向他望上一眼之際，嬌媚的臉上，總泛起幾絲紅暈來。

年輕人和那少女的手相握着，那少女低下頭去，摘了一朵蒲公英在手，輕輕吹了一口氣，蒲公英的白花，一起飛散了開去。

她將頭垂得更低了，但是她的口角，卻帶着十分甜蜜的笑容，她低聲地說道：「師哥，我不准你到了無敵莊上，逢人便說……」

那年輕人略翻了翻身，笑道：「師妹，我逢人就說，我要將這喜訊告訴每一個人！尤其是無敵莊中，殷伯伯和他的弟子，告訴他們，我和你，在秋後就要——」

少女的臉更紅了，年輕人故意頓了一頓，才又道：「就要成爲夫婦了！」

少女突然掙脫了年輕人的手，跳了起來，年輕人又翻了一個身，道：「師妹，你逃不了的，你是我的妻子，隨便你逃向哪裏，你都是……」

少女「格格」地笑着，俯身又摘起了一朵野菊來，插在她自己的鬢際。她明亮的眸子閃動着，道：「師兄，你看到我鬢邊的這朵花嗎？」

那年輕人滿意地深深吸了一口氣，道：「當然看到。」

少女又明媚地笑了起來，道：「你先躺着別動，等我出聲，你才突然發鏢，如果你能打下我這朵花來，我就讓你對人家說……我們的事。」

那年輕人在腰際拍了拍，他的腰際，圍着一條兩寸來寬的鹿皮帶，皮帶上插着十二枚三寸長短，其薄如紙，在陽光下閃閃生光，極其鋒銳的柳葉鏢，他凝神向少女的鬢際望了望，道：「好！」

那少女揚起一幅絲巾來，蓋向年輕人的臉上，那年輕人想揭開絲巾，但是少女卻將絲巾按了個實，笑着，道：「不准偷看！」

年輕人道：「我才不是想偷看哩！」

少女道：「那麼，你可是怕自己沒有把握，誤傷了我？」

年輕人揚聲笑了一笑，道：「師妹，你什麼時候聽說過我向無定的飛鏢，會有失手的時候，嗯？」

向無定的話，說得十分滿，也充滿了傲氣，但是那少女卻像是聽慣了他的話一樣，只是微微一笑，一閃身，便向山坡後掠了出去，轉眼不見。

絲巾覆在向無定的臉上，一陣風過處，絲巾微微抖動着。

隨着這一陣風，急驟的馬蹄聲，自遠處迅速地傳了過來，一眨眼間，塵頭起處，六匹駿馬已旋風也似，馳到了山坡下，立時有兩個人，翻身下馬。

這兩個人身穿黑色勁裝，手中提着明晃晃地單刀，步履矯捷，搶上了山坡來，直走向向無定躺身之處。

向無定已經聽到了馬蹄聲和脚步聲，但是他仍然一動也不動地躺着，他甚至連臉上的絲巾也不掀開來。

但如果那向前走來的兩個人，可以透過絲巾，看到向無定臉上的冷笑的話，那麼，他們一定可以看到，向無定的臉上，掛着十分高傲的冷笑！

那兩個漢子一來到向無定的身前，便齊聲冷笑，說道：「起來，在這裏裝什麼死，聽到沒有？」

他們一面說，一面刀尖已然向前疾伸了出去。

那兩人的出手也算是十分快，刀尖一伸，已將向無定面上的絲巾，挑了開去，緊接着，兩柄單刀已一起朝向無定的面門，狠狠撕了過來，向無定一直斜躺在山坡上，這時，身子突然向上一挺。

也就在他身子向上一挺，只見精光一閃，「錚」地一聲響，向無定的身子已然穩穩站定。

而那兩人胸前，却已血如泉湧，他們低頭看了一看。

在他們的臉上，現出幾乎難以相信的神色來，他們張大了口，像是想說些什麼，但是，他們根本沒有出得了什麼聲，便已「砰砰」跌了下去。

他們兩人，直挺挺地仆跌在地上，而他們仆跌的所在，離剛才向無定仰躺着的所在，都不到半尺！

這本是電光火石之間的事，向無定身形一挺立，手臂一振，手中的長劍，又蕩起了一大片精光來。

但是緊接着，他手臂一振，「錚」地一聲響，劍已入鞘，動作如行雲流水，快捷到了極點。

在山坡後的那少女，自一塊大石後，探出了頭來。

她才一探出頭來，便看到另外兩個大漢，自馬背上飛躍而下，兩柄利斧，已朝向無定當胸砍到。

那少女見到了這等情形，心中陡地吃了一驚，失聲叫道：「師哥！」

她這裏「師哥」兩字，才一出口，只聽得向無定發出了一下長嘯聲，竟不理會迎面攻來的兩個大漢，一抖手，「嗤」地一聲響，一枚柳葉鏢已向後電射而出！

那枚柳葉鏢的去勢，快到了極點，那少女只呆了一呆，柳葉鏢幻成的那股精虹，在她的鬢邊，掠了過去，將她鬢際的那朵野菊，割成了兩半！

淺紫色的菊花瓣，飄飄落了下來，而柳葉鏢的去勢未盡，又射出了丈許，才射在一株樹上！

在向無定身前，那兩柄利斧，來勢十分之快，當向無定反手發鏢之際，利斧已攻到他的胸前，只有兩三尺處了！可是，向無定却仍然未曾看見一樣！

他一射出，那枚柳葉鏢，便問道：「師妹，我射中了！」

他不但說，而且一面說，一面還轉過頭去，就像是在他的身前，根本沒有人一樣。

那手持利斧的兩人，大聲呼喝着，利斧已劈頭劈腦，砍了下來。

但是也就在此際，向無定的身子，陡地向後退了兩步。

他後退之勢，快到了極點，而且，才一退出，雙手抖動，嗤嗤兩聲，兩枚柳葉鏢已然射出，那兩枚柳葉鏢正射在這兩個手持利斧大漢的咽喉上。

本來，向無定一退，那兩個大漢，還待向前趕來的。

可是，他們只趕出了一步，咽喉已然中鏢，猝然之際，手臂向下一垂，斧鋒就在向無定身前，不到半尺處，掠了過去，但他們的身子已向下倒去。

而向無定在射出了那兩枚柳葉鏢之後，根本連看也不向這兩人一眼，立時向那少女奔了過去。

他奔到了那少女的身前笑道：「我射中了！」

一起奔來的六個人，在刹那之間，便已有四個人，倒在山坡之上，還有兩個人，却仍騎在馬上不動。

那兩個人，和已死了的四個，氣勢又自大不相同。

那兩人，一個瘦削身形，腰際懸着的是一柄長劍。

另一個的腰際，纏着一條軟鞭，那鞭的一端，却又連着一個足有三二十斤重的鐵鉈。

向無定並不向那兩人多望一眼，他只是笑孜孜地望着那少女，道：「晶晶，這

一下，你不讓我對人說也不行了！」

那少女的臉上，泛起了一片嬌紅來。馬上的那兩個人，一起冷笑着，翻身下馬，向前走來。

那手握長劍的漢子，手腕略略一抖，劍尖振起劍花，發出一陣「嗚嗚」的聲響來，他一揚首，大聲喝道：「你們可是到無敵莊去的？」

向無定仍是恍若未聞，道：「晶晶，你說，我們到了無敵莊，殷伯伯聽到了我們的喜訊後，會怎麼說？」

那少女的臉上更紅，低着頭只是甜蜜地笑着。

向無定說道：「他一定會說：『嘿，向無定，你居然娶到了雲晶晶做妻子了，眞是好福氣啊。』師妹，你猜我會怎麼回答，我會說：『嘿，殷伯伯，除了我向無定，天下還有什麼人，配得上我師妹雲晶晶！』」

雲晶晶笑得更甜，道：「瞧你這種不可一世的樣子！」

向無定仰着頭「哈哈」大笑了起來，簡直全然不將已搶上山坡來的那兩個人放在眼中！

那兩個人又驚又怒，長劍直刺過來，那漢子也厲聲大喝道：「臭小子，我在和你說話！」

那大漢已來到了離向無定只有六七尺之處，向無定到這時，才緩緩抬起頭來，而當他抬起頭來之後，他臉上是一片不屑的神色，雙目之中，也射出冷森森的目光來。

那大漢一接觸到向無定如此冷森的眼光，不由自主，停了一停，向無定冷冷地道：「說什麼！」

那大漢又喝道：「你們可是到無敵莊上去的，說！」

向無定的聲音，更是冷漠，道：「正是，那又怎樣！」

那大漢一擺手中長劍，厲聲道：「那就跟我們走！」

他話甫一出口，那手中的長劍，已突然向前一送，直刺向無定的胸口，向無定也在那時，發出一聲冷笑，手臂一振，長劍出鞘，只聽得「錚」地一聲響，雙劍已然相交，而向無定的長劍，突然順着對方長劍的劍身，向下滑了下去，動作快絕無倫。

一等到向無定的長劍，滑到了對方長劍的劍鍔之上，向無定的手腕，輕輕一轉，劍尖抖出了一圈精光來，已經在那大漢的手腕之上，劃出了一道口子！

刹那之間，那大漢面如土色，呆若木鷄，五指一鬆，手中長劍「噹」地一聲，跌到了地上。

向無定手中的長劍抖動着，劍尖幻出一圈又一圈的精光來，那大漢的身子，簌簌發着抖，既不敢進，又不敢退，只是呆呆地站着，向無定一聲冷笑，手臂一振，劍已入鞘，道：「今天我心中高興，是以便宜了你！」

秋風雖勁，可是在那片刻之間，那大漢額上，已然迸出了不知多少黃豆大小的汗珠來。

需知那使長劍的漢子，也是在黑道之上，大大有名的人物，姓溫，名羽，與他狼狽為奸，那使飛鉈鞭的雷轟，號稱『震天雙凶』，但是剛才一動手，向無定的劍勢，實在來得太快，快得他絕無還手的餘地！

向無定一還劍入鞘，便又握住了雲晶晶的手，逕往山坡下走去，連瞧也不向兩人瞧上一眼。

而當他們在雷轟身邊走過的時候，雷轟雖已有飛鉈鞭在手，却也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了一步。

直到向無定和雲晶晶，已然走了過去，變成背對着他了，他才一聲大喝，揮鞭直攻出去，鞭梢的鐵鉈，捲起一股勁風，撞向雲晶晶的背脊。

雲晶晶一皺眉，她也不轉過身來，只是反手一探。

雲晶晶的纖指，像是春葱一般，眼看那鐵鉈勁風呼呼，撞了過來，力道何等雄猛，但是雲晶晶五指一動，却已將鐵鉈抓住，而向無定反手一枚柳葉鏢，已電射而出，精光一閃，雷轟的鼻樑上，已是鮮血迸濺，那一鏢，正射在他的鼻樑之上！

但是向無定分明是不存心取他性命，是以鏢尖不過陷入幾分，恰好將雷轟的鼻樑骨射斷而已！

雲晶晶的動作，可以說完全和向無定配合一致，向無定鏢一出手，雲晶晶手也一鬆開，那鐵鉈盪了回去，雷轟只知自己面門上中了一鏢，並不知傷得不重，當鮮血流下來之際，他實在是魂飛魄散，不知自己，是生是死，連鐵鉈盪回來也不知道了！

直到那鐵鉈「砰」地一聲，撞在他的胸上，他才整個人直跳了起來，但這時，向無定和雲晶晶兩人，早已走下了山坡，發出了一下唿哨聲來。

隨着他的唿哨聲，兩匹駿馬，揚鬃踢蹄，奔了過來，向無定和雲晶晶兩人，飛身上馬疾馳而去！

轉眼之間，駿馬踢起的塵土，又落了下來，路上一片寂靜，只有溫羽和雷轟兩人，還是呆若木鷄站着。過了好一會，滿面鮮血的雷轟，才緩緩轉過身來，兩人相視苦笑，溫羽俯身拾起了長劍來，道：「兄弟，我們算是栽定了，這一男一女，定然是無敵莊請來的帮手，我們快去和焦寨主說一聲！」

雷轟自鼻樑上拔下柳葉鏢來，狠狠拋下，道：「是！」

他們兩人急急奔下山坡，翻身上馬，也馳遠了。

山坡上留下四具屍體，從那四個人的臉上神情看來，他們像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會死的！

路上十分靜，只有一團團乾草，隨着秋風，在路面上滾動追逐着。

× × ×

那座古塔，高聳在一片沒脛的荒草之中，從路邊望過去，已經遙遙可以望到，也可以感到那座古塔的荒涼，在四周圍全是枯草的情景下，那座古塔更給人以一種十分凄涼的感覺，因為它荒廢得實在太久了。

在通向古塔的一條石板路上，一個瘦削的年輕人，拉着一匹同樣瘦削的灰馬，正在向前走着。

那年輕人的神情，十分落寞，他的腰際，懸着一柄兩尺來長的短劍，他走得很緩慢，馬蹄聲敲在石板上，發出一下又一下的「得得」聲來。

那年輕人來到了塔前，抬頭向那座古塔望了一眼，臉上現出了一絲悽然的笑容來，伸手在馬頸上拍了拍，低聲道：「今晚上我們就在此過夜了！」

那馬仰着頸子，長嘶了起來，那年輕人又低嘆了一聲，向古塔走去，就在那時，古塔中却已經走出了一個人來，那人站在塔門口，不斷地打量着那年輕人。

自塔中出來的那個人，一臉精悍之色，身形魁偉，目光銳利，他望了那年輕人幾眼，道：「閣下是——」

那年輕人緩緩地回答道：「我是過路人。」

那大漢又問道：「你到何處去？」

年輕人皺了皺眉，但是他還是答道：「洛陽。」

年輕人的回答十分簡單，從他臉上的神情，也可以看得出，他實在不願意多說一個字。

可是那大漢却還在盤問，道：「你到洛陽去幹什麼？」

那年輕人「嘿」地一聲，沒有再回答，便待向塔中走去，那大漢雙手一張，阻住了年輕人的去路，道：「看你腰際懸劍，也像是走江湖的人，這塔中，我們有些事情要辦，你還是快趕路吧。」

年輕人的臉上，略有怒容，道：「我要在塔中過夜！」

那大漢陡地厲聲喝道：「滾開！」

那年輕人身形凝定不動，只是瞪視着那大漢，那大漢手腕一翻，按在刀柄之上，喝道：「你走不走？」

那年輕人的臉上，現出了怒意，但即使是他的臉上有了怒意，他的神情，看來仍然很落寞。

他望了那大漢片刻，終於沒有說什麼，拉着馬，走了開去，他走開了四五丈，來到了一棵樹下，那樹下野草長得高與腰齊，那年輕人才一站定，突然手臂一振，劍已出鞘，只見他身形一矮，劍貼着地面，「刷」地揮了一圈，他身形已然挺直。

當他身形挺直之際，齊齊整整，約有六尺方圓，一片野草，一起齊根，倒了下來，那年輕人用脚踢了踢，將草踢在一起，就在草堆上躺了下來。

太陽已漸漸西下了，那年輕人望着天，躺着不動。

這一切情形，站在塔前的那大漢，全是看見的，剛才那年輕人的出劍之快，令得他大吃了一驚，他一見到那年輕人躺了下來立時轉身走進了塔中。

塔中十分陰暗，一些神像，已是七歪八倒，角落處全是垂下來的蛛網，在陰暗之中，有一個人，坐在橫放的神像上，也看不清他是什麼模樣。

那大漢才一走進來，便聽得那人道：「外面什麼人？」

那聲音雄沉有力，聽來十分懾人，那大漢忙道：「是一個過路人，他想在塔中過夜，給我趕了出去。」

那聲音又道：「他走了麼？」

大漢道：「沒……沒有，他正躺在塔外的樹底下。」

那聲音略帶了兩分惱怒之意，喝道：「祝蜂，我們在這裏，有什麼事要做，你不是不知道，怎容得有人在近側，還不快去將他趕走！」

那大漢的名字，自然就是祝蜂，他猶豫了一下，立時答應道：「是，我去將他趕走！」

祝蜂返身向外走去，坐在神像上的那人，也站了起來，他身形高大魁偉，站在黑暗之中不動，也有一股自然而然的威勢，看官，需知這人，不是別人，正是黑道上頂尖兒的人物，飛虎寨寨主，鐵太歲焦天雄。

焦天雄緩緩走到了古塔門口，祝蜂已來到了那年輕人的身邊，那年輕人仍然躺在地上不動。

這時，天際已泛起了一片晚霞，一層層的魚鱗雲，更映得晚霞一片艷紅，那片艷紅，反映在那年輕人的臉上，令得那年輕人的臉上，也閃起一片紅光。

祝蜂來到了那年輕人的面前，手臂一振，已拔出了刀來，刀尖指着那年輕人，道：「朋友，天快黑了，你何以還不到前面鎮上去投店？」

那年輕人慢慢地移下眼，向祝蜂望了一眼，冷冷地道：「我付不出店房銀子，怎能投店？」

祝蜂怪聲怪氣，笑了起來，道：「原來是窮小子！」

他一伸手，在懷中摸出了一錠銀子來，拋了拋，然後，伸指一彈，「啪」地一聲，將那錠銀子，彈了出去，落在那年輕人的身邊，道：「這錠銀子，足够你一路到洛陽去的化用了，快滾開去！」

那年輕人仍然躺着不動，並不回頭去瞧那錠銀子，而在他的臉上，怒意却在漸漸增加。

他的口角上，現出一個十分苦澀的微笑來，冷冷地道：「我是一個窮小子，但却不是化子！」

祝蜂厲聲道：「反正有人給銀子，你還不要麼？」

那年輕人自口中迸出了兩個字來，冷冷道：「不要！」

祝蜂一聲怪叫，手中單刀刀尖，陡地向下沉，已直搠向那年輕人的面門，那年輕人突然出劍，「錚」地一聲，將單刀格了開來，發出了一聲悶哼聲。

祝蜂一刀不中，第二刀又已向下直搠下來。

這一次，那年輕人沒有再出劍，只是身子在草堆上，突然轉了一轉，雙足突然飛踢而出！

只聽得「砰砰」兩聲響，那年輕人的兩脚，已踢在祝蜂的小腿之上，祝蜂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向後，直倒了下去，連退出了七八步，方收住了勢子。

焦天雄在這時，緩步走了出來道：「壯士請！」

這三個字，在秋風颯颯中聽來，仍然響亮雄壯，那年輕人也不禁呆了一呆，立時循聲望去。

當他望到焦天雄高大的身形時，他身子一挺，站了起來。

那年輕人冷冷地望着焦天雄，拍了拍

身上的塵土，突然又飛起一腳，踢在草堆上的那銀元寶上。

只聽得「呼」地一股勁風，那銀元寶直飛了起來，向祝蜂射了過來，祝蜂大驚閃身，銀元寶就在他的身邊掠過，「叭」地一聲，射在樹上，整個嵌進了樹中。

那年輕人又冷冷地道：「記得，以後別再將銀子胡亂送給陌生人！」

祝蜂面色鐵青，雙手按在腹際一聲也不出。

焦天雄却「呵呵」笑着，道：「好身手，像壯士那樣的好身手，却會沒有住店房銀子，那誰信？」

那年輕人並不搭理，只是冷笑了一聲，牽過了馬，緩緩向外走了開去，他走出去的勢子，並不十分快捷，但是也可以看出他是決心離去的了。

他的身形，漸漸沒入草叢中，祝蜂才轉過了身來，駭然道：「寨主，這傢伙是什麼路數？」

焦天雄「哼」地一聲，道：「你得記住他的話，以後別胡亂將銀子給自己不認識的人！」

祝蜂的神色，極其尷尬，他又不敢反駁焦天雄的話，只得答應着，而就在這時，兩匹馬，分開野草，已向前疾馳了過來，直到了古塔之前。

那兩人在古塔前勒定了馬，滾下馬鞍來，正是温羽和雷轟兩人，雷轟兀自滿面是血，他們一下了馬，便道：「寨主，我們折了四個兄弟！」

焦天雄冷冷地望着他們道：「遇到了什麼人？」

温羽苦笑道：「是一男一女兩人，看來，他們是向無敵莊去的，我們一路跟了下來，追到離此不遠的山坡上，和他們動上了手，却被他們……」

焦天雄冷冷地道：「我有叫你們隨便和人家動手麼？」

温羽和雷轟兩人，都呆了一呆，互望了一眼，一時之間，一句話也講不出來，焦天雄喝道：「快進塔去，失神落魄站在外面，等着丟人麼？」

温羽和雷轟兩人，滿面羞慚，低着頭，走了進去。

這時，暮色蒼茫，焦天雄還向前看看，但已看不到什麼了。

而在通向大路的岔路之上，草叢之中，向無定和雲晶晶兩人，却站了起來，雲晶晶道：「這兩個人，多半是到前面那座古塔去了！」

向無定道：「是，這兩個人，一直跟在我們後面，鬼鬼祟祟，又老打聽我們是不是到無敵莊去，多半是不懷好意，我看他們是想刼那筆庫銀！」

雲晶晶笑道：「我知道，你又該說他們最好來動這筆庫銀的腦筋，好給你有顯身手的機會！」

向無定也笑了起來，道：「自然是，知夫莫若妻麼！」

雲晶晶紅着臉，在天際漸趨暗淡的晚霞下看來，她臉上的紅暈，更襯得她嬌艷可人。

在他們的笑聲中，又有緩慢的馬蹄聲，傳了過來。

向無定忙道：「又有人來了，自然是從古塔來的，待我前去盤問他！」

他們兩人，一起走出了草叢，已看到那年輕人，牽着那匹馬，慢慢地走了過來，向無定「喂」地一聲，道：「你可是從前面古塔處來的麼？」

那年輕人皺了皺眉，道：「是。」

向無定又道：「剛才有兩個人，其中一個還受了傷，策騎奔了過去，他們可是你的朋友？」

那年輕人不再出聲，只是自顧自地牽着馬走向前去。

那年輕人的神情，看來是在勉力遏制着他心中的不耐煩，他搖着頭道：「不，我只是一個人。」

向無定冷笑着，上下打量着那年輕人，那年輕人低低嘆了一聲，又待拉着馬向前走開去。

可是向無定身形一閃，攔住了他的去路，道：「閣下這匹馬雖然瘦，但看來却是一等一的好馬！」

那年輕人的臉上，現出了一絲光采來，他伸手在馬頭上撫摸着，道：「嗯，這是一匹好馬。」

向無定冷笑一聲道：「那麼你何必扮成這等窮途落魄的模樣？嘿嘿，你瞞得過別人，瞞不過我！」

那年輕人先是一呆，隨即發出了一下苦笑聲，他的神情，十分落寞，而且，他也不想多說什麼，只是牽着馬，又待向前走去。

向無定冷笑着，望着那年輕人，等到年輕人又牽馬向前走出之際，他雙肩陡地向上一聳，目光停在那年輕人腰際的短劍上。

雲晶晶在一旁，一直沒有說什麼，然而這時，她一看到向無定那樣的神情，便已知道向無定想要什麼了，她想開口阻止向無定那樣做，可是她却不知該如何說才好。

她也覺得那年輕人很可疑，但是她心中又有另一種感覺，那種感覺在她的心底，極之模糊，連她自己，也難以說得出所以然來。

她從那年輕人的眉宇之間，看到了一股難以形容的哀愁，那種哀愁，好像是他的肩頭上，負着千斤的重担一樣，使得雲晶晶少女的心，敏銳地感到他需要同情！

就是因為這一點，雲晶晶才想制止向無定的動作的。

但是，雲晶晶只張了張口，還未曾想到該怎麼說時，那年輕人已牽着馬，在向無定的身邊走過，向無定也在剎間，突然身形一矮，喝道：「看劍！」

隨着他那一聲呼喝，只見他手臂一振，「錚」地一聲響，長劍出鞘，已向前疾刺而出，去勢極急。

向無定的那一劍，可以說是既穩又快，攻的乃是那年輕人的後背心，雲晶晶一看到這等情形，心陡地往下一沉，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聲。

而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瞬，只見那年輕人也倏地轉過身來，手抖處，短劍也已出鞘刺出。

可是當那年輕人出手之際，向無定身形一長，又「錚」地一聲，却已還劍入鞘，顯然，他剛才那一劍，並不是眞的要攻

向對方，而只不過要引那年輕人拔出劍來而已！那年輕人陡地一怔，他先向雲晶晶望了一眼。當雲晶晶及他四目交投之際，雲晶晶發現他雙目之中的那種憂鬱之感看來更是深沉。

然後，那年輕人才緩緩還劍入鞘，道：「這並不好玩！是不是？」

雲晶晶心知向無定性高氣傲，而那年輕人也已有了幾分怒意，如果兩人再對峙下去，只怕便要大打出手了，是以她忙道：「師哥我也該趕路了。」

向無定像是漫不經心也似，「嗯」地答應一聲。

那年輕人再向雲晶晶望了一眼，又慢慢轉過身去。

可是，他才轉過身，又聽得向無定一聲陡喝，道：「接劍！」手臂一抖，劍又向前刺出！

那年輕人的動作，和上一次一樣快疾，向無定劍才刺出，他已陡地轉過身來，劍也刺出，這一次，向無定攻出的，並不是虛招，只聽得「錚」地一聲響，雙劍相交，迸出了一串火星來，四下飛濺。

這時，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是以那一串火星，看來格外奪目。

兩人交了一劍之後，各自倏地後退，向無定身形再矮，手腕振動，剎那之間，只見精光圈圈，他已向那年輕人接連攻出了三劍，而那年輕人也還了三劍。

向無定攻出的三劍，第一、第二兩劍，去勢輕盈，是以雙劍相交，只發出極低的叮叮兩聲響。

但是到了第三劍，向無定的劍勢，突然變得雄渾無匹，長劍在向前刺出之際，劍身甚至發出「嗡」地一下聲響來，那年輕人的劍勢，也十分奇特，劍身陡地一圈，「錚」地一下响過處，又爆出一串火星來。

這一劍，向無定和那年輕人，雙方都用了七八成的力度，在火星迅速熄滅中，兩人都覺得有一股大力，自劍身上疾傳了過來，撞向自己的手腕。

在那片刻間，他們兩人都想捏緊了手中的劍。

然而，那股大力一撞了過來，却令得他們兩人的手，都是一震，五指不由自主，鬆了開來。

他們五指一鬆，兩柄長劍，力道交併，「嗤嗤」兩聲響，直飛向半空之中，只聽得「叭叭」兩聲響，兩柄劍，一長一短，一起射到了一株大樹的橫枝之上。

劍一脫手，向無定的心中，不禁一凜，他幾乎一停也不停，手腕翻處，兩枚柳葉鏢已電射而出。

那年輕人身形一矮，上身向後仰去，那兩枚柳葉鏢，幾乎就是貼着他胸際和面門，掠了過去的。

而向無定柳葉鏢一出手，一聲長嘯，身形已疾拔而起，到了那橫枝之下，一翻身，連人帶劍，已向下疾刺而至，劍身帶起了一陣「嗤嗤」的聲響。

那年輕人的身子「砰」地向後倒去，一倒在地上，陡起接連幾滾，已滾開了六七尺去。

向無定連人帶劍，向下刺來的勢子雖疾，但是那年輕人却也避得極快，只聽得「刷」地一聲响，向無定的那一劍，未曾刺中那年輕人，却全插進了地上。

而那年輕人在一滾開之後，身子一挺，疾彈而起！

他那一彈，足彈起了一丈五六高下，手一探，也將劍拔了下來，身形倏起倏落，陡地落下，已落在向無定的背後，向無定一聽得背後風生，明知對方已到了自己的身後，急切間，想要拔劍應敵，却已不及。

他只得身子陡地向旁滾了開去，他連滾了六七滾，那年輕人向前連跨了六七步，劍尖始終對住了他，但是却並不向他攻出來。向無定在向外滾出之際，來不及拔劍，他手中並沒有兵刃。

本來，他柳葉鏢百發百中，足可以應敵而有餘的。

但是，每當他滾出，想探暗器之際，那年輕人明晃晃的劍尖，總是對準了他的要害，雖然那年輕人並未曾發招，但是却也逼得他非立即趨避不可，是以他根本連發暗器的機會也找不到！

雲晶晶在一旁，看到了這等情形，心中也不禁焦急，她一步趕向前去，道：「別動手了！」

他一面說，一面長劍也已揚起，向那年輕人刺出。

雲晶晶才一出劍，那年輕人便向後疾退了開去。

他身形靈巧，在他向後退之際，簡直就如同是在水面滑行一樣，轉瞬之間，已到了他的馬旁。

向無定直到此時，才有機會一躍而起，那年輕人一聲冷笑，道：「那更不好玩了！」

雲晶晶呆了一呆，她幾乎立即知道，那年輕人這樣說是什麼意思，那年輕人自然是在說，她出手帮她的師兄，他不會再和他們交手的。

雲晶晶張了張口，可是，她仍然沒有說出什麼來。

而這時候，那年輕人的身形，已斜斜向上拔起，落在馬背上，一抖韁繩，蹄聲得得，已然遠去了。

向無定的臉色很不好看，他又呆立了片刻，才緩過神來，慢慢地走向前去，將插在地上的劍拔了起來，刷地還劍入鞘，道：「師妹，這人的武功很高啊！」

雲晶晶點了點頭，道：「是，不過他看來不像壞人。」

向無定望了雲晶晶一眼，上弦月已然升起，秋風吹來，飄拂着雲晶晶的長髮，使雲晶晶看來，更是清逸美麗，向無定看得出了神，過了好一會，他才道：「那可難說得很，歹徒不會在臉上刻着字。」

雲晶晶忽然略略偏過頭去。

她突然偏過走去，是因為她知道，她自己的臉上，現出了一股茫然的神情，但是她却又不願向無定看到她有這股茫然的神情之故。

向無定却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唿哨着，馬兒從路邊的草叢中奔了出來，他們兩人飛身上馬，一起向前飛奔，疾馳而去，上弦月將馬和人，在路面上映出長長的影子來。

焦天雄在古塔之前，站立了很久，一

直到上弦月升起，他才背負着雙手，慢慢地踱回了塔中。

他一進塔，雷轟、温羽、祝蜂三人便一起站起。

焦天雄冷冷地望着他們，道：「路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雷轟苦笑着，道：「我們一路前來，看到一雙青年男女兩人，是要到無敵莊去的，我們想向他們探聽無敵莊的虛實，却不料……反倒敗在他們手下。」

焦勘雄雙眉緊蹙着，道：「他們可是無敵莊上的人？」

温羽道：「𠔥看來却又不像，他們好像是到無敵莊去，有什麼事，𠔥男的使柳葉鏢，堪稱發百發中！」

焦天雄背負着雙手，來回踱了幾步，像是在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對三人說話，道：「柳葉鏢？𠔥是女俠雲七娘的獨門暗器，無敵莊主殷可風，和雲七娘倒是很有點淵源，可是，却是奇怪得很——」

他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祝蜂忙道：「奇怪什麼？」

焦天雄也不抬頭，像是根本未曾聽到祝蜂的話一樣，仍然像是自言自語，道：「𠔥二十萬兩餉銀，每年都由殷可風押解，從來也未曾聽說他有過什麼帮手，何以今年，却……可能是湊巧了！」

祝蜂湊近了些，道：「寨主，還有那個年輕人！」

焦天雄陡地抬起頭來，直視着祝蜂，焦天雄眼之中精芒四射，嚇了祝蜂一大跳，忙不迭向後退去。

焦天雄却在這時候，揚聲叫道：「啞巴！」

他揚聲一叫，古塔之中起了一陣「嗡嗡」的回聲，回聲未絕，便看到一條黑影，如鬼似魅，自塔的第二層上，「呼」地捲起一股勁風，翻了下來。

那人不但來勢快，而且落在地上，也了無聲息。

等他站定之後，就着火光，才看到他形容醜陋，中等身材，樣子十分古怪，一站定，就望定了焦天雄，彷彿他的眼中，除了焦天雄之外，再也沒有第二個人了。

焦天雄伸手，在他的肩頭之上，輕輕拍了一下。

焦天雄在拍他的肩頭之際，𠔥人的臉上，現出極其欣喜的神情來，口中　發出「啊啊　的聲響。

從他的𠔥種情形看來，他倒眞是啞巴。焦天雄道：「啞巴，你到前面無敵莊去，探聽一下虛實。」

𠔥啞巴立時點頭。

祝蜂道：「你可得小心些。」

那啞巴的身形，靈活之極，幾乎是祝蜂的話才一出口，他倏地轉過身，向祝蜂直逼了過來，他雖然不會說話，但是從他臉上的神情看來，他分明是極不喜歡祝蜂對他的嚕囌。

他一向前逼來，祝蜂連忙向後退開去，他退得急了一些，幾乎跌倒！焦天雄冷冷地道：「我早已對你們說過了，啞巴只聽我一個人的話，他武功遠在你們之上，你們若是再要對他說廢話，那可是自討苦吃！」

祝蜂臉上的神情，極其尷尬，他望着眼前的啞巴，却是敢怒而不敢言。焦天雄道：「啞巴，你去吧，一看到了什麼，立時回來，向我報告。」

啞巴「啊　地一聲，身子已斜斜向上拔了起來。他幾乎是像一支箭一樣，直竄了出去的，一竄出了塔門，便沒在黑暗之中，看不見了。

×　×　×

無敵莊是大河南北武林中人，無人不知的一座大莊。

若論建築的宏偉奢華，無敵莊在方圓十里之中，原也數不到第一，但是無敵莊的出名，却由於無敵莊的莊主，神刀無敵殷可風的原故。

武林中高手的外號，往往可以引起一場極大的風波，殷可風號稱「神刀無敵」，這「無敵　兩字，便干犯了江湖人物的大忌，就會有不服氣的人，找上門來，要看看是不是眞的無敵手。

但是，在無敵莊上，却沒有𠔥樣的痲煩，因爲殷可風這「神刀無敵」的稱號，並不是他自號的，二十年前，洛陽東郊，白馬寺側，天下使刀的武林人物，有一個盛會，各憑刀較技，殷可風憑他手中的一柄大環金刀，打遍與會高手，儘佔上風，是以才得了這個稱號，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什麼人，敢有異議。」

正因爲神刀無敵殷可風，有𠔥樣的盛名，也有那樣的眞才實學，是以從十年前起，每年秋季，洛陽府𠔥筆二十萬兩的庫銀，由官府出面，請殷可風押解到京城去，殷可風也從未曾推辭過。

可是今年的情形，好像有點不同，從知府衙門的差官，已是第二次來到無敵莊了。

無敵莊的大廳中，正中一塊橫匾上，大書着「仁者無敵　四字，𠔥表示眞正無敵天下的，還不是殷可風手中的𠔥柄大環金刀，而是他那仁俠過人的胸懷。

殷可風坐正中交椅上，他銀髯飄拂，滿面紅光，身形高大，看來神威凜凜，自有一股懾人的氣概。

那差官打橫坐着，身後侍立着四名差役，殷可風的聲音，聽來很低沉，道：「這筆庫銀，老夫今年有事，實在抽不出時間，要請府台大人原諒。」

那差官皺着眉，道：「殷莊主，歷年來，這二十萬兩庫銀，都由你押解，一直相安無事，今年，聽說道上更不平靜，新出了飛虎寨的一夥劇盜，極之厲害，殷莊主忽然又推辭了起來，叫下官如何向府台大人交待？」

殷可風乾笑着，看他的神情，像是有着什麼難言之隱一樣，他道：「那實在是因爲……唉，還要請閣下向府台大人解釋解釋，實在是因爲……」

殷可風的話還未曾講完，𠔥官差已站了起來，道：「殷莊主，不必再推托了，若是再推托下去，府台大人會以爲殷莊主和飛虎寨寨主焦天雄，已然有了什麼默契，𠔥就痲煩了啊，哈哈！」

殷可風的面色，變了一變，他也勉強打了一個「哈哈」，道：「閣下眞會說笑了。」

那差官道：「那麼，仍和往年一樣，後日，請殷莊主到洛陽來，在庫房點了銀

子，立時出發。」

殷可風沉吟了一下，道：「好，我再走一遭，但是今年，聽說𠔥羣劇盜，十分厲害，我請了一個帮手，日內可以趕到，若是他來遲了，却需遲些時日。」

𠔥差官皺起了眉，打着官腔，道：「遲一兩日不妨，若是遲得久了，需知皇命不可違啊！」

殷可風說道：「放心，不會誤了限期的。」

𠔥差官拱着手，說道：「那麼，再見了。」

殷可風站了起來，道：「送客！」

隨着殷可風的叫聲，七八個精壯的壯丁，和兩個貌相英武的年輕人，送𠔥差官和差役，向大廳外走去，殷可風却只是呆立着，一動也不動。

過了好久，他才慢慢轉過頭去，在他的臉上，現出一種痛苦和茫然相揉合的神情，也越來越甚。

他的手也緊緊地握着拳，可是他捏着拳的手，却在微微地發着抖，一個武林高手，實在不應該有𠔥樣情形的，這時候，神刀無敵殷可風站立不動，他的身形雖然魁偉，但是却給人以一種可憐的感覺！

直到衆莊丁送走了差官，又回到大廳之中，殷可風才震了一震，視綫從抖動的燭火上收了回來，向一個年輕人點了點頭，說道：「日初，你跟我到練武廳去。」

那年輕人是殷可風的弟子，姓楊，名日初，他那時，望着殷可風的眼色之中，也帶有幾分憐憫的神色，但是他却儘量使自己的態度恭敬。

他道：「是，師父，你今天——」

他話只講到一半，便沒有再講下去，殷可風也已轉身，向前走了出去，楊日初忙跟在他的身後。

他們兩人，走出了大廳，穿過了一條走廊，走進了寬敞的演武廳之中，殷可風道：「將門關上！」

楊日初答應着，關上了門，殷可風又道：「上了栓。」

楊日初低嘆了一聲，上了門栓，殷可風來到了演武廳的中心，身形一凝，站定了身子，雙臂一振，將外衣震脫在地，楊日初待過去將外衣拾了起來，但殷可風已喝道：「拿我的大環金刀來！」

楊日初怔了一怔，說道：「師父，你……你還是……」

殷可風的聲音，聽來有幾分凄厲，他又再叫道：「拿我的大環金刀來！」

楊日初苦笑着，他走到一個兵刃架之前，雙手捧起了一柄連着皮鞘的大環金刀來。

他捧着𠔥柄大環金刀，刀上的幾個金環，便發出一陣「嗆嗆」的聲響來。殷可風不由自主，閉上了眼睛。當他閉上了眼睛之際，他像是看到了自己，揮動着𠔥柄刀，刀上的金環，嗆嗆的抖動着，所向無敵的情景來。

他甚至連楊日初到了他的身前也是渾然不覺。

直到楊日初叫了他一聲，他才睜開眼，一伸手，自楊日初的手中，接過了𠔥柄大環金刀來。

他一手撕脫了刀鞘，拋了開去，手臂一抖，身形一矮，看他的情形，他只想練上幾招了。

但是，他的手臂才一抬起，却非但未能揮出一刀，大環金刀反倒向下沉了下來，殷可風的身子，也突然向前，跌出了一步，殷可風連忙刀尖向地上抵去，「錚」地一聲響，刀尖在青磚地上，劃出了一道尺許來長的口子來，殷可風總算不致於跌倒。

他拄着刀，身子在發着抖，楊日初難過地轉過頭去。

這是一個武林中人所不知道的大秘密，神刀無敵殷可風，今年夏天，練功之際，眞氣走入岔道，僥倖未曾走火入魔，但是却已經武功全失了！

他如今，非但不能舞刀殺敵，甚至連舉刀的氣力也使不出來，他決不是什麼神刀無敵，而只是一個普通的老頭子了。

可是，他却仍然得去押解𠔥二十萬兩的庫銀，去應付飛虎寨那一夥強人，他一想到這一點，手抖得更是厲害，他勉力站直了身子，手一鬆，「嗆郎」一聲，𠔥柄曾威震天下的大環金刀落在了地上。

這柄刀，曾在多少武林高手前顯過威風，曾令得多少黑道高手，聞風遠颺，但是現在，它却靜靜地跌在地上，因爲它的主人，不再是武林高手了！

楊日初勉強在臉上擠出一點笑容來，殷可風武功全失，他和兩個師兄弟是知道的，到現在爲止，天下知道這件事的，還只有他們師徒四人。

楊日初道：「師父，雲女俠是你的至友，接到你的飛急告書，一定會來的，有雲女俠，𠔥二十萬兩庫銀，也就可保無虞了，師父不必担憂。」

殷可風額上的汗珠，比豆還大，一滴一滴地沁了出來，落在地上，他抬起頭來，神色茫然。

就在這時，只聽得練武廳外，傳來了他大弟子王玉祥的聲音，道：「師父，雲女俠門下，向兄弟和雲姑娘到了！」

殷可風的身子，陡地一震，向楊日初望了一眼。

楊日初忙走向前去，將練武廳的門打了開來，王玉祥已走了進來，殷可風急問道：「雲七娘呢？」

王玉祥道：「雲女俠沒有來，只是向兄弟和雲姑娘！」

殷可風的臉色更是難看，楊日初和王玉祥兩人，也是面面相覷，只聽得殷可風喃喃地道：「完了，雲七娘不來，飛虎寨的焦天雄……完了！」

他向前走了幾步，道：「不能讓人知道，不能讓人知道我武功全失，可是……可是……」

他白髯飄動，終於又嘆了一聲，道：「他們在哪裏？請他們進來。」

王玉祥立時轉身走了出去，不一會，就帶着向無定雲晶晶兩人，走了進來，向無定和雲晶晶兩人才一走進練武廳，就看到了𠔥柄跌在地上的大環金刀。

他們兩人，都是一呆，他們才到無敵莊，自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却也立即感到了一定有極不尋常的事發生了，要不然，殷可風𠔥柄仗以成名的大環金刀，如何會任由他跌在地上？

殷可風一見兩人，劈頭便問道：「你師父為何不來？」

雲晶晶道：「殷伯伯，我姑姑上個月就到苗疆去了，不定什麼時候回來，我們看到殷伯伯的來信中說有急事，是以才兼程趕了來的。」

殷可風苦笑着，沉沉道：「你們來了，又有什麼用？」

向無定雙眉一揚，顯是對殷可風的話大表不滿，但是他卻沒有出言頂撞，只是道：「殷伯伯，有什麼事？」

殷可風低下頭去，望着地上的大環金刀，道：「我武功全失，而那二十萬両庫銀，日內就要起押了。」

向無定和雲晶晶兩人一聽，都不禁陡地呆了一呆。

但是向無定立時道：「那不要緊，我和晶晶，還有三位師兄，等閒的小賊，總可以應付得了！」

向無定在那樣說的時候，他的臉上，有着一種自信的神氣來，殷可風望着他，嘆了一聲，說道：「等閒的小賊，自然不怕，最怕是飛虎寨的寨主焦天雄。」

向無定的心中一動，道：「焦天雄，我一路前來，也聽得不少江湖中人提起這廝來，他可是一個年輕人，很瘦，使一柄薄劍，身形極靈活的麼？」

楊日初道：「不是，聽傳說，焦天雄的兵刃是銅棍。」

向無定「噢」地一聲，道：「那，就不是這個人了！」

他頓了一頓，又道：「殷伯伯，賊人若是想下手，一定會先派人到莊上來打探虛實，你且吩咐下去，有陌生人到莊上來的話，要小心了！」

殷可風點着頭，說道：「賢姪說得極是！」

他們一行人，向外走了出去，那柄大環金刀，仍然在地上，當所有的人離開之後，空蕩蕩的練武廳中，那柄大環金刀在地上，更顯得礙眼。

× × ×

無敵莊的大門前，燃着幾個熊熊的火把，八名莊丁，一字排開，襯着他們背後，丈許來高的木柵，看來自有一股豪氣非凡的感覺。

那年輕人牽着馬，慢慢地來到了莊前，向幾位莊丁拱了拱手，道：「過路人，想在貴莊借宿一宵，天一亮就走路，決不敢多打擾貴莊。」

那幾個莊丁，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那年輕人，其中的一個道：「不知尊駕大名，我們也好去通報莊主。」

那年輕人搖了搖頭，嘆了一聲，道：「我只是窮途潦倒的無名小卒，怎敢勞動莊主，只求有個地方，隨便睡上一晚，於願已足了！」

那莊丁道：「莊主吩咐過，有人投宿，需問過他！」

那年輕人又嘆了一聲，他正待開口，突然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疾傳而至，一騎轉瞬馳到。

那匹駿馬一馳到了莊門前，馬上那人，立時翻身下馬，眾莊丁齊聲叫道：「陳三爺你回來了！」

那人答應着，看他的神色，像是十分惶急，他將手中的韁繩遞給了一個莊丁，大踏步便向莊內走去，可是，他才走了兩步，便陡地轉過身來，雙眼定在那年輕人的身上，道：「閣下何人？」

那年輕人道：「在下是過路人，想在貴莊上，借宿一宵，不勝感激，若有不便，也不敢勉強！」

那人的臉色，一臉英氣，他向那年輕人拱了拱手，道：「在下姓陳，名大興，是殷莊主弟子，不知閣下，高姓大名，尚祈指教。」

神刀無敵殷可風，總共有三個弟子，大弟子王玉祥，二弟子楊日初，三弟子陳大興。陳大興在三人之中，雖然年紀最輕，武功也弱，但是人卻極其機靈。

那年輕人皺了皺眉，陳大興問得彬彬有禮，就算他不願意回答，也不能楞着不說話，是以他道：「在下雙姓南宮，單名逸，本是無名小卒，不值一提。」

陳大興已迅速地將對方的名字，在心中唸了好幾遍。

等到他肯定武林高手之中，並沒有這樣的一個人時，他才「哦」地一聲，道：「原來是南宮兄！」

他那樣說法，已然是敷衍性質了，話才說完，他一個轉身，便向莊中掠了進去，只留下南宮逸一個人，站在莊外。南宮逸似已受慣了這樣冷落的待遇，他臉上仍是漠然，只是望着莊中的燈火發怔。

陳大興奔進了無敵莊的大廳，大廳中巨燭高燃，燈火輝煌，殷可風等人，都圍着一張方桌在進食。

殷可風的神色雖然憂鬱，但是他卻仍然不斷地發出豪壯的笑聲來，他究竟是享譽多年的武林大豪，這時雖已是英雄末路，但是卻也豪情不減。

向無定則正是年少英雄的時候，神采飛揚，在講述着如何在山坡上，擊退了那賊人的經過。

陳大興一奔進來，殷可風立時據案起立，道：「怎樣了？」

陳大興直來到了桌前，也不及對向無定和雲晶晶打招呼，只是向兩人略點了點頭，便道：「師父，我已到處打聽過了，飛虎寨中，這幾日十分沉靜，我買通了一個小嘍囉，據他說，寨主和幾個主要的高手，在幾天前就離開了，行動秘密，不知去了何處！」

殷可風兩道銀白色的濃眉，陡地蹙在一起，打了個結。

向無定轉過頭來，道：「陳三弟，飛虎寨主，可是一個使薄劍很瘦削的年輕人嗎？」

陳大興搖頭道：「不是，飛虎寨主使的是銅棍，他——」

陳大興講到這裏，陡地停了下來，道：「向兄弟，你說那年輕人，可是牽着一匹好馬的麼？」

向無定霍地站了起來道：「正是，陳三弟莫非見——」

向無定的話還未曾說完，陳大興已然道：「我來的時候，他正在大門外，說是要借宿一宵。」

門口的兩個莊丁，早已進了大廳，但是侍立在一旁，一直沒有開口的機會，直到此際，才忙道：「是啊，莊主，外面有

人要借宿，卻是來得蹊蹺！」

向無定一聲冷笑，道：「好啊，居然找上門來了，請他進來，咱們聚一聚！」

那兩個莊丁立時轉頭向外奔去，向無定沉聲道：「這人來路不明，但是武功極高，大家小心些。」

雲晶晶坐在一旁，柳眉微揚，說道：「師兄，他——」

可是她話還沒有講完，向無定卻已問道：「陳兄弟，飛虎寨中，究竟有多少高手，你說來聽聽。」

雲晶晶欲言又止，但是她終於沒有搶着來說話。

陳大興道：「除了寨主焦天雄之外，便是他的兩個得力助手，一個叫瘟神毛彪，另一個叫祝蜂，武功都很高，還有一個人，極其神秘，聽說是一個啞巴，輕功極高，神出鬼沒，號稱鬼影子。」

向無定哼地一聲，道：「門口那人是毛彪還是祝蜂？」

陳大興搖搖頭道：「都不是，他說，他姓南宮，名逸。」

向無定雙眉一揚，還想講些什麼，但這時，南宮逸已在兩個莊丁的帶領之下，走進了大廳來。

在明若白晝的燈火之下，南宮逸瘦削的臉上，那股憂鬱的神情，看來更是顯著，然而他的雙目之中，卻也精光內蘊，有着一股特異的神采。

他才一進來，大廳中所有的人，目光便集中在他的身上，看他的神情，像是多少覺得有點意外，但是卻也沒有什麼侷促的神態，殷可風半生闖蕩江湖，目光是何等銳利，他看到南宮逸走進來時，步履穩凝之中，另有一股飄逸之態，心中便是一凜。

因為他一看便看出，這年輕人的武功，實是極高。

他先「呵呵」一笑，道：「南宮朋友，請入席來喝一杯！」

南宮逸搖頭道：「我只求借宿一宵，不敢叨擾。」

向無定已發出了一聲冷笑道：「果然就是你。」

南宮逸在一進來時，就看到了向無定，這時，他臉上也掛着淡然的微笑，道：「是啊，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了，殷莊主，若是貴莊有事，不便應允，在下決不見怪，這便告辭，各位請自便！」

他雙手一拱，身子已倏地向後，退出了五六尺去。

向無定也就在那時，陡地沉聲喝道：「姓南宮的，別走。」

南宮逸身形一凝，盯住了向無定，大廳中的氣氛，立時緊張了起來，向無定「嘿嘿」冷笑道：「南宮朋友，常言道既來之，則安之，何以匆匆要走。」

南宮逸神色冷漠，並不出聲，殷可風沉聲道：「是啊，南宮壯士既然來了，若不嫌菲薄，請來喝一杯水酒。」

雲晶晶淺笑着，道：「若是不肯賞臉，未免不近人情！」

南宮逸的目光，緩緩移動，落在雲晶晶嬌俏嫵媚的臉龐上，在燈光之下看來，雲晶晶更有一股令人不敢逼視的美麗，南宮逸才一望向她，便立時偏頭過去，心中打起了一股難以形容的感覺來。

他停止了並沒有多久，便說道：「好，如此叨擾了！」

他大踏步向前走來，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對他含有敵意的，但只有雲晶晶卻是例外，雲晶晶的目光，是親切的，關懷的。在江湖上落魄流浪得久了，南宮逸對於人們的眼光，有一種出奇的敏感。

他在殷可風的左邊坐了下來，他左邊是殷可風，右邊是向無定，雲晶晶就在他的對面。

南宮逸的心中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而越是那樣，他越是要裝出若無其事的神情來。

殷可風已舉起了酒杯，道：「南宮壯士，請乾一杯。」

南宮逸一坐下，早已有莊丁替他斟滿了酒，南宮逸也不推辭，舉杯一飲而盡，向無定一直目不轉睛地望着南宮逸，殷可風試探地問道：「南宮壯士何處來，何處去？」

南宮逸嘆了一口氣，道：「我四海為家，到過很多地方，也說不上是從哪兒來的了，眼下卻想到洛陽去，看看洛陽那大地方，是不是能找些事做做。」

雲晶晶柔聲道：「南宮朋友，你有那樣的身手，定然會受人重視，可以名揚天下的。」

南宮逸開心地聽着，等到雲晶晶的話說完，他一聲不出，又舉起面前的杯子來，一飲而盡，道：「多謝雲姑娘！」

他一面說着，一面筷不停手，狼吞虎嚥起來，所有人都停筷望住了他，並不進食。

南宮逸滿口都是食物，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含糊不清地道：「人餓急了，吃起來便難免窮形惡相，不瞞各位說，我今天還是第一次有食物進口。」

向無定冷冷道：「原來如此，那麼，請多吃一些才好！」

他一面說，一面雙手一翻，燭光掩映之下，只見他手中，精光一閃，已挾了兩枚小鋼鏢在手中。

他的動作十分快，兩枚小鋼鏢一挾在手中，立時向他面前的一碟栗子刺出，兩枚鋼鏢，各刺了一顆剝了殼的栗子在手，道：「這是新出的栗子，請嚐。」

他最後三字才一出口，手腕一翻，「嗤嗤」兩聲響，兩枚刺着栗子的小鋼鏢，已向南宮逸的面門飛了過來。

在那一剎間，座上的每一個人都不由自主，挺了挺身子，看南宮逸的神情，也是陡地一怔。

但是南宮逸的動作，卻十分之快，他筷子本就在手中，這時向前一伸，「啪啪」兩聲響，已將兩枚小鋼鏢挾住，送到了口前，咬下了栗子來。

這時，整個大廳之中，靜到了極點，是以那兩顆栗子，在南宮逸的口中咀嚼着，所發出的清脆的聲音，人人可聞，南宮逸道：「嗯，果然不錯。」

他手臂順手向外一揮，只見被他用筷子挾住的兩枚小鋼鏢帶着「嗤嗤」勁風，向外飛了出去。

那兩枚小鋼鏢，向兩支紅燭，疾射而出，各將紅燭削下了寸許來長的一截來，

可是被削下的那一截，却留在小鋼鏢上，燭頭搖曳繼續向前飛了去。

緊接着，便是「叭叭」兩聲，兩枚小鋼鏢，已一起射進了柱中，而斷燭仍在鏢身之上，繼續燃燒着。

在廳中人人都屏氣靜息，在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有駭然之色，雲晶晶首先失聲道：「好！好暗器功夫，我姑姑常說她暗器功夫，天下第三，我總難以相信還有人可以勝得過，但現在一看，方知道天外有天了。」

南宮逸淡然一笑，道：「姑娘過獎了，姑娘說的是女俠雲七娘？」

雲晶晶道：「是，那是我姑姑，我師兄幾乎已得姑姑的眞傳，只有我蠢，說什麽也學不會。」

南宮逸朝向無定望去，道：「向少俠的暗器功夫眞了得！」

向無定一看到南宮逸揮筷，發鏢，斷燭，心中又驚又怒，面上的神色，自然也極其難看，這時，他聽得南宮逸那樣說，便「哼」地一聲，道：「武學之道，浩瀚如海，說起來，暗器功夫，不過是雕蟲小技而已。」

南宮逸又已向口中在塞着食物，他道：「向少俠說得是！」

向無定的神色，又漸漸倨傲了起來，道：「劍是兵器之首，只有劍上的功夫，才是眞功夫！」

南宮逸又道：「向少俠說得極是。」

向無定拿起一隻筷子來，緩緩地撥弄着，突然之間，只見他手指一彈，「嗤」地一聲響，那筷子已直飛向半空之中，而就在筷子飛出之際，向無定陡地站起身來，手臂一振，長劍已然出鞘。

那時候，那筷子已向下落來，只見劍光一閃，又是「錚」地一聲響，向無定已還劍入鞘，「啪啪」兩聲，筷子落到了桌面，竟已被齊中剖開。

各人立時轟雷也似，喝起采來，南宮逸也道：「好俊的劍法，只是可惜了這金漆的筷子，怕要好幾十文一對吧，向少俠能再發一劍讓我開開眼界麼？」

向無定面上的傲色更甚，道：「自然可以。」

他手掌在桌上一拍，震得他面前的那根筷子，又彈了起來，他伸指一彈，將筷子彈上半空。

電光石火之間，他劍又出鞘，自下而上，削了上去。

而南宮逸也在那一剎間，霍地起立，只見緊接在向無定揮起的那一股精光之後，又是精光一閃。

在急切間，座間的其他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了什麼事情，只是聽得「錚」地一聲響而已。

但兩股精光，已在一剎之間，便自斂起，衆人先抬頭向上看時，只見南宮逸的短劍，也已出鞘，他短劍的劍尖，正架住了向無定長劍的劍尖。

從那樣的情形看來，他分明　自下而上，削出了一劍！

在看到了那樣的情形之後，衆人才一起低頭，向桌面上看去，只見被向無定第二次拋起的筷子，也只落到了桌面之上，那根筷子，却不是被剖成了兩半，而是被剖成了四股，那分明是筷子在被向無定剛削成兩半落下來的一剎間，南宮逸才陡然發劍，又將被剖成兩股的筷子，齊中削了開來，才成了四股。

從這一點來看，南宮逸的出劍之快，還在向無定之上。

向無定的面色，變得極其難看，而所有的人，在一看到了那被剖成四股的筋筷子之後，也人人站了起來。

南宮逸手臂一縮，將短劍撤了回來，當他撤劍之際，劍尖磨擦，又發出「錚」地一聲響來。

他還劍入鞘，勉強笑了一下，道：「窮途潦倒之人，本無爭勝之心，只是看到向少俠出劍如此之快，不免技癢，尚祈各位勿怪。」

雲晶晶的神情，有點激動，她提高了聲音，道：「南宮逸，你劍術如此超羣，爲何總將窮途潦倒四字，掛在口上，倒將年輕人的銳氣全蓋盡了。」

南宮逸一聽，立時轉頭，向雲晶晶望去，在他的眼中閃耀着異樣的光芒，他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才道：「雲姑娘，你是第一次對我說那話的人！」

雲晶晶道：「其實，早就該有人對你那樣說的了。」

南宮逸苦笑了一下，道：「或許是，但你是第一個！」

他講完了那一句話，手一鬆，短劍「錚」地一聲，滑入了劍鞘之中，一拱手道：「諸位再見。」

向無定的長劍，一直僵在半空之中，他一聽得南宮逸要走，長劍一橫，劍尖已然指向南宮逸。

他一聲冷笑，道：「南宮朋友，你此來還未曾探到什麼消息，就想離去，豈不是枉此一行了？」

南宮逸本來不想多爭辯的，但是在那剎那，他像是看到了雲晶晶明媚的眼睛之中，有着一股異樣的神采，那股神采，像是在鼓勵他不要沉默。

是以，他雙眉一揚，道：「向少俠此言，却是何意？」

向無定的長劍一伸，一劍已向南宮逸的肩頭刺出，他一面發劍，一面道：「什麼意思你自己知道！」

向無定的劍才刺出，南宮逸的身子，，已倏地向後退去。

向無定一劍刺空，並不肯干休，踏步進身，第二劍又已疾攻而到，南宮逸身形再退，已掠出了大廳之外。

南宮逸一掠出大廳，向無定立時足尖一點，跟踪而出。

雲晶晶叫道：「師哥！」她一面叫便一面也追了出去。

一時之間，大廳中所有人，全向外奔來，到了大廳之外的空地之上，可是所有的人，却都沒有發現，在屋頂之上，伏着一個人。

那人伏在屋面上，就像是一隻貓兒一樣，當衆人紛紛穿出之際，那人的身子一滾，滾到了一個更陰暗的角落之中。

向無定一追了出來，劍如流星，又已攻到，南宮逸的身後，十數名莊丁，已一起湧了出來，南宮逸手臂一振，短劍出鞘，「錚」地一聲，還了一劍。

向無定厲聲喝道：「你究竟打什麼主意，快說。」

南宮逸憤然道：「我有什麼主意。」

向無定劍勢如虹，又連攻了個劍，道：「你日間自那古塔處來，分明是飛虎寨的一伙，還不直認！」

南宮逸滿面怒容，道：「向少俠，你怎可血口噴人？」

向無定和南宮逸兩人，身形盡皆快疾無比，出劍更是疾逾閃電，一面對話間，一面只聽得「叮叮」，「錚錚」之聲，不絕於耳，雙劍已交迸了十餘次之多。

那時，王玉祥、楊日初、陳大興也各自拔刀在手，圍了上來，南宮逸不想和他們動手，短劍一橫，身形滴溜溜一轉，劍光劃出了一個圓圈，將各人盡皆擋開。

就在他橫劍一轉，將各人盡皆逼退一步之後，他身形已然疾拔而起，落在院子中一棵大樹的橫枝之上，他身形向下一沉，將那根橫枝，壓得沉了尺許，樹上的枯葉，紛紛飄落了下來。而在樹枝向上彈起之際，他也陡地提了一口氣。

只見他如同一隻怪鳥也似，已然離樹飛起，劍影人影閃耀間，他已翻上了廳的屋簷。

他一翻上了大廳的屋簷，身子又突然反彈了起來。

看他的情形，像是想藉這一下反彈之力，直翻出無敵莊的木柵去的，但是，他的身子剛一翻起，那一直伏在陰暗之處不動的黑影却立時竄了起來。

那黑影的雙手之中，各執着一柄晶光閃亮的七首。

黑影才一竄起，兩柄晶光錚亮的七首，便已向着南宮逸的胸前，疾刺而至，南宮逸怪叫了一聲，身在半空，陡地縮了一縮，一劍已橫掃而出！

他那一劍，去勢極其勁疾，逼得那黑影，立時雙臂一縮，而南宮逸却也無法再存身在屋頂之上了！

他的身形一沉，突然向下落來，又落在向無定、王玉祥、楊日初和陳大興四人的中間，而屋頂的那人，也自屋頂之上，飛身而下，向無定叫道：「看！他還有同黨！」

自屋頂躍下的那人，身形靈活，如鬼似魅，他才一落下，手中的七首，「颼颼」連發三招，近身搏擊，招數凶險，將楊日初等三人，一起逼退。

陳大興大聲叫道：「這就是飛虎寨中的啞巴影子！」

南宮逸趁啞巴一躍下來，向衆人發招之際，足尖一點，已向莊外，飛掠而出，他動作十分快疾，轉眼之間，便已掠到了莊門口，向無定長劍抖動，向啞巴刺來，但是啞巴却並不還手，只是發出了一下難聽之極的呼叫聲，也向外掠了出去。

南宮逸的身法，已然算得快捷了，可是啞巴的勢子却比他更快，就在莊門口，啞巴「呼」地一聲，已在南宮逸的身邊掠過，趕到了南宮逸的前面。

他一出了莊門，身形拔起，便已落在南宮逸的那匹馬上，一揮手，削斷了韁繩，南宮逸叫道：「那是我的馬！」

可是啞巴伸手在馬背上一拍，馬已疾馳而去。

南宮逸一聲怪叫，身形起伏，旋風也似向前追了上去，身子在第三次落下之際，已落在馬背之上，他一落在馬背之上，啞巴反手一七疾刺了過來。

南宮在急切間，來不及出劍，只是一抖手，以劍柄向啞巴的手腕之上撞了出去，啞巴一聲怪叫，手腕已被劍柄撞中，南宮逸那一撞的力道，着實不輕，啞巴五指一鬆，七首已然脫手。

只不過他七首雖然脫手，却並未落在地上，在七首的柄上，和他的腕際，還有一條鍊子繫着。那啞巴左手反伸，七首又向後，疾刺了過來。

南宮逸一伸手，捉住了他的手腕，自從他們兩人，一起上了馬背之後，那匹馬，一直在洒開四蹄，向前疾馳着，這上下，怕不已馳出了里許。

南宮逸一伸手，抓住了那啞巴的手腕，那啞巴用力一掙，南宮逸和他們兩人一齊自馬背上翻跌了下來。

大路之上，枯葉和着乾草，隨着勁疾的秋風在打轉，他們兩人一滾了下來，那馬立時站定。

啞巴一滾到地上，揮拳向南宮逸的頷下，一拳擊到。

南宮逸一昂首，避開了啞巴的那一拳，啞巴的身子，陡地向前一竄，竄出了丈許，一躍而起。

南宮逸手在地上一按，也翻身躍起，啞叭雙臂振動，他手腕和七首之間的鐵鍊，發出了一陣「嗆郎郎」的聲响來，兩柄七首，在半空之中，劃出了一個半圓，向南宮逸的面門，疾攻了過來。

南宮逸身形一矮，短劍出鞘，已經避開了七首的來勢，向前疾欺了過來，啞巴怪叫一聲，身子突然又淩空翻了起來，他一落地之後，身子倏地向前穿去，轉眼之間，便沒入在黑暗之中了！

南宮逸橫劍當胸，呆呆地站着，但實在不知道自己遇到的那麼多事，加起來究竟是一件什麼事！

而在無敵莊上，南宮逸和啞巴兩人，一面在馬背上搏擊，一面疾馳而去之後，向無定大叫道：「快備馬，我們分道去追，飛虎寨的人已找上門來了！」

殷可風忙道：「賢侄，窮寇莫追。」

向無定哪裏肯聽，道：「不行，若是不追，倒叫他們小覷了無敵莊，以爲無敵莊上，沒有能人？」

那時，莊丁們已牽着馬，奔了過來，向無定、雲晶晶、王玉祥、楊日初、陳大興五人，飛身上馬，一起奔出了無敵莊，一出莊門，向無定便說道：「賊人不知逃向何處，我們分道去追，一追到，便舉火爲號。」

各人答應着，他們仍是並轡向前馳去，但是一到了前面岔道之上，便立時分了開來，仍然向前急馳。

南宮逸在啞巴走了之後，呆立了片刻，來到了馬旁，他拍着馬頸，道：「看來我們只好連夜趕路了！」

那馬兒伸直了頸，「希律律」地長嘶了起來，南宮逸捧住了馬頭，揉着馬鬃道：「咱們到洛陽去，大地方找銀子容易，有了銀子，用上好的草料餵你！」

（未完・上）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金童・文
可飛・圖

骨肉兩情仇

借鷹令盜名　被少年揭穿

平靜了已久的武林，驀然被重重的危機深深地籠罩着……

領袖天南武林的頂尖高手，「天南一掌」突然於一夜之間暴斃。

這消息傳入江湖後，舉世震驚。

武林中各門各派，黑白二道的人物，紛紛出動，打聽刺探眞象。

江湖上，頓時形成一片紊亂緊張的局面。

凡是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物，都人人自危，皆感到一種山雨欲來風滿城的窒息現象。

天南一掌之死，難道對整個武林這樣重要嗎？

整個武林對天南一掌之死，如此重視嗎？

不是！

武林中所震驚的却是天南一掌屍體上所發現的一塊雕着飛鷹，烏光閃閃的黑色令符。

這就是十年前使武林中朝夕不安，聞風喪胆的「黑鷹銅令」。

它在十年前是恐怖的象徵，死亡的標誌。

沒人能在黑鷹銅令之下，得保全過生命。

但是十年前，武林中人都知道黑鷹銅令的主人「黑鷹令主」蕭翊，被「武當三劍」、「嶗山雙傑」、「天南一掌」、「點蒼四星」、「普陀雙奇」聯手擊斃於飛狐嶺。

「黑鷹令主」手創的神秘組織「黑鷹令」也烟消雲散，無形之中已隨之瓦解。

想不到十年後的今天，黑鷹銅令重又出現。

天南一掌首先遭殃。

就在武林中人慌馬亂之際，另一個惡耗，接踵而至。

這是離天南一掌死後的第四天，「點蒼四星」在點蒼派的根本重地點蒼山，四人同時死亡。

四個人的屍體上，端端正正的都嵌着一塊黑鷹銅令。

於是，武林中籠罩着一片愁雲慘霧，黑鷹令主向昔日圍剿他的俠義道人士復仇了。

果然六天後，「嶗山雙傑」陳屍於嶗山山麓，身上不用說，也各有一塊黑鷹銅令。

九天後，「武當三劍」也同時被害，暴斃於武當山上清宮。

武林中人人談虎變色，風雲乍起，氣壓更加低沉，熟人相互見面，由對方的驚恐神態，就可以猜測到心中驚駭的程度。

大家都在猜測，下一個接到這催命符的將是誰呢？

不用說，一定是「普陀雙奇」了。

因爲昔日聯手合擊黑鷹令主的武林頂尖高手，除「普陀雙奇」倖存外，全都在這短短時間中死亡。

於是武林中都替普陀雙奇暗暗担心。

想到這二位頂尖高手又即將在這橫行不可一世的魔掌手下死亡時，不由心中都發出了一聲嘆息。

但世界上就有意想不到的事。

第三天消息突然傳出，接到黑鷹銅令向他挑戰的人，竟然是長安驪山「紫衣山莊」莊主「紫衣仙子」。

這個訊息太突兀了，也使人更加驚駭了。

紫衣仙子在黑鷹令主死亡消息傳出後，謎樣崛起武林，不但容貌艷麗無雙，而且一身功力深不可測。

九年前，一夜之間，連挑關外綠林八寨，使武林中人人側目，個個震驚。

加以她身擁千萬財富，舉止豪爽，武林中黑白二道提起紫衣仙子，那一個不露出恭敬之色。

由此，可見得她衆望所歸，聲譽之隆，不在各大門派之下。

尤其，二天後就是她的壽誕，天下武林所有知名人物，齊去恭賀。

黑鷹令主竟敢把屠殺的箭頭指向紫衣山莊，這實在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難道黑鷹令主與紫衣仙子有什麼瓜葛不成？

武林人物得知這個消息後，齊向驪山趕去，皆想一睹這千載難逢的武林盛會。

一個是不可一世的巾幗英雄，一個是震懾江湖的大魔頭，這一場搏鬥，豈能不看。

雖然這些江湖人物都知道很危險，此去說不定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但被一股好奇心所驅使，使這些人甘冒死亡，一睹爲快。

於是長安道上驚馬奔嘶，行人匆匆，充斥着各色武林人物，像西北莽原上的塞風，浩浩蕩蕩地捲向長安。

武林中一股無形的風暴，隨着這位黑鷹令主絕世魔頭湧向驪山。

紫衣山莊，雄峙驪山之麓，周圍古木參天，莊內樓閣參差，廊腰漫迴，這種未雲如龍，複道行空的氣勢，與昔年的阿房宮不遑多讓。

但如今却籠罩着一片肅殺之氣。

天上一輪殘月，幾點疎星，照着紫衣山莊的四周樹林，顯出一片陰森恐怖之氣氛。

有誰想得到，林中已齊集了天下武林黑白二道的高手。

他們皆抱着好奇及瞧熱鬧的心理，靜靜等待着好戲開場。

夜漸深了，四周一片靜寂，林中的武林人物，皆感到一種無法形容的陰森與恐怖，漸漸緊壓在各人的心頭。

儘管紫衣山莊大門前壽燈高掛，莊內燈火輝煌，但却聽不到一絲聲息。

一切像死水般的靜，靜得令人窒息、可怕！

於是林中諸人都紛紛猜測，後天正是紫衣仙子壽誕怎會這樣毫無動靜，難道以前與紫衣仙子有交往的武林人物因聽不到紫衣山莊接到黑鷹銅令都不敢來了嗎？

各人正在暗忖，驀地——

二條黑影橫空而過，刷刷二聲，掠落莊前空地。

林中潛伏的武林人物不由一駭，心想：莫非黑鷹令主到了？

就在衆人目光灼灼，思念未轉之際，半空陡然響起一陣叱喝，聲如天雷。

緊接着又見一條黃色人影，電射而出，身在半空，雙掌揚起一股狂飆，向二條黑影劈去。猝然出擊，勁氣揚空，聲勢駭人。

二條黑影，身形未定，突覺有人偷襲，雙雙怒哼一聲，四掌迅揚，向捲到的如山掌風擋去。

驚天動地的一聲大響，地上飛砂走石，塵埃漫空，二條黑影被震得蹬、蹬、蹬倒退出了七八步才拿樁站住。

那條黃影也凌空翻退六七步，飄落地上。

這時潛伏林中的江湖高手不由一怔。

原來那先前二條黑影，那是什麼黑鷹令主，却是這魔頭的僅剩對頭寃家，頭頂牛山濯濯的普陀雙奇。

潛伏的高手看清二人面目後，心中繼而一駭！皆暗忖：那條黃影能雙掌震退普陀雙奇這種頂尖高手，其功力簡直是超凡入聖，難道就是傳說的「黑鷹令主」？

正在衆人驚疑時，只見普陀雙奇老大霍鏞大喝道：「那位朋友出手偷襲，難道是黑鷹令主嗎？」

語聲未落，漫天烟塵中，黃影一閃而出，口中一聲驚噫！道：「原來是普陀雙奇，在下誤會，望能海涵！」

普陀雙奇一見黃衣人，心中同時一震，齊聲道：「閣下可是二十年前譽滿武林的『黃衫客』？」

「二位過譽了！」黃衫客一抱拳。

林中的武林高手聞言心中一驚，隨又一震。

想不到這絕跡江湖二十年的奇人黃衫客竟會在紫衣山莊現身，這樣看來紫衣仙子一定嚴密戒備，把紫衣山莊佈成龍潭虎穴，鹿死誰手，未可預料，這場搏鬥看來必定精采絕倫。

只見黃衫客道：「兩位可是爲『黑鷹令主』而來？」

普陀雙奇點了點頭，正要開口，倏見黃衫客目光直視，臉色驟變，不由心中一怔！

隨着黃衫客目光向身後望去，黑沉沉地什麼也沒有，驚疑交加之下，轉首一望，原來黃衫客的目光是緊盯着自己，嘴角蠕動，似要說話！普陀雙奇低頭一看，不禁臉色慘變！原來不知在何時，二人衣襟上竟也赫然掛着一塊長約三寸烏光閃閃的黑鷹銅令。

在這剎那之間，三人心頭蒙上一層恐怖之色，不自主地渾身一顫。

就在這時，遠處一聲厲嘯，劃空而至，嘯聲一停，場中已多了一個瘦長人影。

三人神經一震，心頭大駭，雙目露出恐懼光芒。

黃衫客一聽見嘯聲，臉色倏變，迴身推掌，就向那條人影猛撲，口中叱道：「好毒辣的魔頭，先吃我一掌！」

雄渾的眞氣，隨掌怒湧，直向瘦長人影掃去。

那條人影一聲冷哼，身形倏然橫飄一尺。

隱伏在暗中的武林人物，俱都大駭，暗忖：這一定是黑鷹令主了，看他這詭奇絕倫的身法，果然不愧一世之雄，天下無敵。

要知黃衫客二十年前即馳譽江湖，是何等身手，如普陀雙奇這等頂尖高手，合二人之力，都被他震退七八步遠，其功力可想而知。

如今，這閃電一擊，竟被對方輕易躲過，那人不是黑鷹令主還有誰？

黃衫客見一擊不中，心中大震，暗忖：這魔頭果然厲害，自己昔日縱橫江湖，能避過自己出手一擊的人，絕無僅有，想不到傳聞的黑鷹令主竟有這等功力。

他腦中雖想着，可是身手絲毫不停，掌式迴轉，一圈一沉，一招精奧絕倫的「寒砧催葉」已經拍出。

招式剛出，突聽見瘦高人影，嘿嘿冷笑，道：「黃衫客好大的火性，在下與你無寃無仇，竟下這種毒手，可是在下豈容你欺侮！」

語起身動，雙肘微微一動，一道砭骨寒飈，迎擊而出。

黃衫客聞言一怔！

幾乎在同時，普陀雙奇雙雙飛身掠落二人之傍，大喝道：「且慢，這位不是黑鷹令主！」

可是已自無及了，二人掌勢已凌空擊實，波，波連響，雙方互退三步，臉色皆變，可見得眞氣俱受震動。

這時，黃衫客才看清來人，心頭不禁一緊，脫口道：「原來是你……」

瘦長人影嗤嗤一陣陰笑，道：「不錯，是我，我『苗疆神魔』雖與你正邪異途，但彼此無恩仇可言，今天來此，原想一睹盛會，想不到你不分青紅皂白，見面就下煞手，這是什麼道理？」

那批潛伏林中的武林人物聽到來人喊出來人不是黑魔令主，心頭不由一鬆。

及聽得來人是苗疆神魔又是一陣駭然，暗忖：這個蠻荒魔頭怎麼也到了，以此推測，今天暗中不知到了多少隱世不出的絕頂高手。

普陀雙奇聞言一忖，想不到這人竟是絕跡武林三十餘年的苗疆神魔，怪不得身手這般奇詭絕倫。

只見黃衫客道：「在下受紫衣仙子之邀，會一會黑鷹令主，閣下來的太過突然，致生誤會，如想要回公道，錯過今天，我一定奉陪。」

這番話說得不亢不卑，恰如其份。

苗疆神魔自忖功力並不比黃衫客高出多少，嘿嘿一陣陰笑道：「既然如此，在下以後有機會一定領教貴派絕學。」

原來黑鷹令主昔年從現江湖，行踪飄忽，神出鬼沒，在武林中見過他的人，少而又少。

至於他手創的黑鷹會手下帮徒，更從不露面，使人神秘莫測，外人根本不知其中有多少人，有些什麼人物？

普陀雙奇因昔年參與聚殲這魔頭，所以一眼即看出來人不是黑鷹令主。

難怪黃衫客一時誤會，平白結下一個强敵。

苗疆神魔語聲一落，黃衫客呵呵笑道：「既然你有這份想法，在下絕不會使你失望就是。」

語聲方罷，紫衣山莊內倏然掠出五條人影，飄落場中。

衆人不禁眼中一亮，暗讚一聲：好美的人兒。

原來在淡淡的月光下，已亭亭玉立着一位國色天香，容貌絕塵的艷姝。

只見她身着紫色緊身短襖，揹着一把長劍，身材婀娜。

瓜子粉臉，眉如春黛，瑤鼻櫻口。

端的傾國傾城，天下無雙。

潛伏在林中的武林高手，齊都攏目注視，大家都知道，這正是在武林中獨樹一幟女中丈夫，紫衣仙子玄玉旦。

看她樣子，那裏像是武林高手，簡直是一位絕世佳人。

可是當衆人目光移視她身後四人時，心中不由皆一陣震駭，俱暗暗的道：「神州一劍、北海孤叟、蓬萊仙翁、西天羅漢，這批武林中的久不見面的世外異人，竟都出現在紫衣山莊，紫衣仙子果然盛名無虛！」

只見紫衣仙子響起一陣嬌笑。

這縷笑聲，婉轉曼妙，傳入耳中，眞使人有神迷心醉之感，周圍的陰森、恐怖氣氛竟被她一笑掃光。

只見她笑畢，向黃衫客嬌聲道：「黃衫大俠，我們見你出去這麼久，聞你與人動手，還以爲黑鷹令主到了，噢！普陀雙奇也到了，難道也接到這魔頭的鷹令？」

她說到這裏，星眸一瞟苗疆神魔道：「這位是誰呀！」

苗疆神魔一見紫衣仙子，目迷神昏，乾咳一聲道：「苗疆野人，怎敢勞仙子垂詢。」

紫衣仙子又是一陣淺笑，聲如黃鶯百啼，道：「原來是武林高人，想來是來看熱鬧的！」

接着秀目注視普陀雙奇又道：「聽說十年前二位參與聚殲黑鷹令主，並曾聯合宣佈這魔頭死亡，如今黑鷹銅令竟突然重現，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二位大俠是否可以賜告！」

紫衣仙子此話一出口，立刻引起大家注意，不論是武林隱世奇人，或暗中隱窺的江湖高手，都把目光移視着普陀雙奇，希望他能說出當年聚殲黑鷹令主的經過，以解十年來衆人心中的懸疑。

因爲江湖中都知道以這魔頭當年的身手，絕不是武當三劍、天南一掌等人所能消滅的。

十五年前少林寺曾擺下「羅漢大陣」邀鬬這魔頭，結果一天一晚劇戰，仍被他傷了十二名弟子，突圍而出，由此可見這魔頭的厲害。

普陀雙奇見衆人的目光灼灼，等候回答，老大霍鋒長嘆一聲，道：「昔年在下兄弟受天南一掌之邀，參戰飛狐嶺之役，親眼看見黑鷹令主在我們圍攻之下，第三招左脅中了武當三劍老大青松道長一劍，倒在地上，被點蒼四星以『七絕重手』點了『七絕死穴』，陳屍荒山，唉！今天怎又重現，在下也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故此所以兼程而來，親自察看一番，想不到身入貴莊，才發覺身上竟也掛着這魔頭的催命記號！」

羣豪聽了，心頭狐疑，皆在暗忖道：「難道黑鷹令主竟是假的不成？」

神州一劍嘿嘿一聲冷笑，道：「我不相信這厮竟成了不死神仙。」

紫衣仙子對神州一劍的話，狀示凝思，半晌，銀牙一剉，道：「管他是誰，不來便罷，否則，嘿嘿！正好趁機把他剷除掉。」

隱伏在林中的武林高手聽了紫衣仙子的話，心中皆暗暗同意，以在場這許多隱世異人來說，這魔頭來了也不容易討得好去。

就在羣豪忖念之際，驀地，遠處響起一陣陰森恐怖，令人毛髮皆豎的冷笑。

這輕輕的陰笑，聽了使了情不自禁地骨悚心寒。

羣豪心中驟然一緊，四周又恢復了陰森、凄涼恐怖的氣氛。

這陣陰笑一停，傳出了一陣凄厲刺耳的語聲：「『鷹令一現，閻王召見』，我黑鷹令主豈會把這點陣仗放在眼中！」

語聲甫落，林外凄厲的陰笑又起，笑得在場衆人心驚胆裂，毛髮倒悚！

忽然這陣厲笑，變得飄忽不定，倏東倏西，倏近倏遠，從林外四面八方傳入，猶如無數鬼魅，在林外游走。

林中潛伏的大江南北武林高手，聽得心悸神顫。

張眼望去，只見，夜風一陣陣地呼嘯着，那有什麼人影。

此刻，古木濤湧，似鬼爪魅影，景色凄涼恐怖已極。

眞有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之感。

紫衣山莊大門口懸掛的彩燈，被風吹得來回搖曳，在這幽黯的夜空，似是九幽鬼火，增加了四周的神秘恐怖的氣氛。

在場這些武林頂尖高手，世外高人，似皆被這份恐怖氣氛所震懾，神色凝重，齊都循聲向四周搜察。

目光所及，除了松枝晃動外，那有什麼黑鷹令主，衆人正震驚疑惑，冗長的厲笑聲，倏然消失。

當下周遭突然死一般地靜寂，各人無不因此而心頭一沉，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戰！

就在這刹那，離場中高手三丈之外，赫然屹立着一個黑衣黑巾蒙面，全身漆黑的幽靈。隱伏在林中的一般高手，驀然周身寒慄，心中大駭。

場中諸人，也不禁臉色驟變，心頭皆泛起一股寒意。

這魔頭的身手，委實令人無法思議，恍如鬼魅幻影，聞步聲而不見人影，步聲剛止，人竟然在這許多高手異人目光下，毫無聲息的立於場中，使人感覺到他不知由何而來。

就在衆人震駭之際，黑鷹令主的精光電目，向場中緩緩一掃，口中一陣嘿嘿陰笑，說道：「想不到黃衫客、普陀雙奇、神州一劍、北海孤叟、蓬萊仙翁、西天羅漢仙駕俠跡俱都到了！哦！還有苗疆神魔等……」

說到這裏，語氣一沉，冷酷如九天寒冰，接道：「普陀雙奇！本令主鷹令已送到閣下手中，二位還不自動了斷，難道還要本令主動手不成？」

普陀雙奇聞言一抖，心頭狂跳，但自己在武林中是何等地位，豈肯在衆目之下示弱，老二霍廷大喝道：「黑鷹令主不要狂言，普陀雙奇豈是怕事之人，不過十年前親眼見你陳屍荒山，難道你會成了不死神仙？」

「嘿嘿！莫非你認爲我是假的不成？」黑鷹令主陰惻惻道：「想當年不是我事先中了暗算，誤飲迷魂藥物，你們這批盜名之輩，豈能動我一根汗毛。」

說着二道電光，向紫衣仙子冷冷一掃，在場之人聽了這番話，俱都一怔！

紫衣仙子被他寒光一掃，周身不自主地一陣戰慄。

普陀雙奇心中雖寒，但如再畏縮，豈不是因他這幾句話，把一世英名全部掃光，不由强自挺身，雙雙踏前二大步叱道：「黑鷹令主，你既然如此說，就放馬過來再比劃比劃。」

「嘿嘿！二位既然要先死，本令主就先成全你們！」

語完，二道目光頓時暴射出一股寒煞，右掌輕輕一揮一點，普陀雙奇突然哇地一聲，口中鮮血泉湧，蹬、蹬、蹬、退後三步，倒地不起。

在場之人一見，心中莫不大驚，北海孤叟、蓬萊仙翁雙雙劈出一掌，向黑鷹令主掃去，口中喝道：「好毒的手法，讓老夫瞧瞧你有多大本事！」

這邊黃衫客已俯身一探普陀雙奇心脈，竟已氣絕身亡。

黑鷹令主見二位隱世異人，倏然聯手出擊，掌飈匝地，排空激蕩，聲勢威猛無儔，一陣桀桀怪笑，身形如一縷淡烟，閃出掌風。

蓬萊仙翁、北海孤叟見掌力剛發，眼前人影已經不見，不由一驚，電目一掃，見黑鷹令主好好地站立左側二丈開外，當下齊聲暴喝，正要收掌變招，乍聽得他一聲震山撼嶽的大喝：「住手！」

喝聲如九重霹靂，震得衆人耳膜嗡嗡作响，自然有一股無上威力，懾人心魄，蓬萊仙翁、北海孤叟這等絕世高手，聞聲也不自主的縮手停攻，怔立一旁。

紫衣仙子粉臉凝重，道：「怎麼啦！蕭翊！不打啦！」

「嘿嘿！紫衣仙子，姓蕭的一向恩仇分明，絕不無故尋仇，今天要妳身受凌遲而死！」

黑鷹令主目利如刃，語寒如鐵，說得在場高手，心中全皆一凜。

場中充滿一片殺機，緊張恐怖的氣氛，令人窒息。

這時黃衫客已緩緩起身，道：「普陀雙奇死了！」

在場之人聽了，倒吸一口涼氣，心中不寒而顫。

普陀雙奇是何等高手，竟在黑鷹令主舉手投足之間，雙雙死亡，這份功力實在太駭人了。

紫衣仙子見狀，芳心暗暗打鼓，暗裏想：這魔頭不但沒有死，而且十年來不知又練成什麼神功絕藝，身手竟更加高深莫測！

心中想着，表面上仍不動色，嬌聲道：「姓蕭的！別人怕你，我玄玉旦可不在

乎！現在我就以你黑鷹令主的成名絕學『飛鷹七星劍法』來會會你！」

語聲甫落，如花嬌容，頓時變成一片寒霜，右腕微動，一道白光冲天而起，手中赫然握着一柄寒光森森的長劍。

紫衣仙子的這番話，使得在場各路頂尖高手，心中又是一楞。

要知道黑鷹令主昔年縱橫武林，雙掌一劍，君臨江湖，誰也猜測不出他的身法來歷？

如今紫衣仙子竟點出他的身法絕學，怎不令人駭異。

正在這緊張之際，神州一劍陡然一聲大喝道：「老夫三十年不履江湖，武林中被你這魔頭攪得天翻地覆，今天說不得要教訓教訓你！」

語聲中，嗆啷一聲龍吟之聲，長劍巳然在手，一招「舟起潮泛」，舞起一片劍光，直向黑鷹令主攻出。

神州一劍三十年前號稱中原第一劍手，據聞，從沒有人在他劍下走過三招，如今這一出手，果然聲勢不凡，凌厲無匹。

他這一搶先攻擊，傍立之人皆緩緩退身，凝目注視。

只見他長劍如一片光扇，寒芒千層，立刻把黑鷹令主圍得水洩不通。

陡然黑鷹令主在劍光中，响起一陣陰惻惻的語聲：「神州一劍，你再不停手，莫怪本令主出手無情。」

神州一劍聞言，氣得鬚眉倒豎，暴叱一聲，陡加二成眞力，橫刺直劈，一劍快似一劍，喝道：「黑鷹令主有本事儘管施出來。」

「嘿！不顯一點厲害給你看看，諒你也不會服氣。」

黑鷹令主陰森的語氣一落，場中高手，只聽見一聲金鐵之聲暴响，神州一劍踉蹌退出七八步，手中長劍只剩下了半截。

潛伏林中的衆豪見狀，齊都暗暗驚嘆不已。

以神州一劍的功力，竟走不過人家徒手十招，這魔頭的功力，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只見黑鷹令主嘿嘿一陣陰笑，曲肘微動，手中寒光閃閃也多了一柄鋒利的長劍，冷冷道：「淫婦！你既然要我成全，我就成全妳吧！」

語聲未完，一道冷森森的電芒巳經刺出。

紫衣仙子聽他罵出「淫婦」，不禁黛眉含煞，嬌叱一聲，長劍輕揮，劃出一道劍波，密密繁繁，毫無空隙。

只見黑鷹令主一聲長嘯，身形突然平昇，在二丈高空，倏然翻身，劍光如電，凌空幻出七朵銀星，向紫衣仙子罩下。

這招劍法正是他飛鷹七星劍法的曠世絕學七星臨凡。

在場之人看到黑鷹令主身法這般詭速，劍法如此玄妙，無不替她揑一把冷汗！

紫衣仙子此時臉色更厲，粉靨如鐵，任何人看了都會冒出一陣寒意，她眼見對方使出煞手，銀牙微咬，身形倏地橫飄，未及一尺，弧形昇空，長劍一震，照樣幻出七朵銀星，凌空迎擊擦去。

在場之人看了，心中暗暗喝采，紫衣仙子果然不同凡响，這招不論身法及劍法與魔頭使得完全一樣。

在電光石火的一剎那，雙方長劍凌空接實，嗆啷一聲龍吟响起，二道寒光甫接即離，分向原來地方墜落。

在場諸人一驚之下，目光瞥處，只見黑鷹令主，露在面罩外的雙目，光利如刀，盯着紫衣仙子一動不動。

紫衣仙子也屹立場中，星眸射出一股煞氣，盯注對方，只是胸頭微微起伏，顯然眞力比這魔頭稍差一籌。

雙方這一沉默，空氣如欲凝結，緊張得透不過氣來。

潛伏在樹林中的各路武林高手，俱都暗暗咋舌，大家都知道，生死之戰一觸即發，第一回合，只不過是雙方戰前試探性攻擊而巳。

誰都想不到，嬌艷如花的紫衣仙子，能有這份氣概，難怪能在武林中獨樹一幟，赢得江湖人士所敬畏。

實在說，放眼當今，能夠擋住黑鷹令主一擊的，能有幾人。

不過大家見到紫衣仙子的厲獰臉色，心中都覺得非常心寒，心想，這樣一個傾國傾城的佳人怎會變得如此可怕。

顯然，從來不發怒的紫衣仙子巳經動了眞怒。

在場高手見黑鷹令主目光如刀，一步步向紫衣仙子欺近，心中一驚。

神州一劍剛才吃過苦頭，見狀知道如憑單打獨鬥，任何人皆不是黑鷹令主的對手。

於是向西天羅漢、黃衫客、蓬萊仙翁、北海孤叟一打眼色，五條人影一晃，巳紛紛在紫衣仙子的兩傍雁行排開，蓄勢以待！

黑鷹令主一見五位絕世頂尖高手出動，心中也不禁感到嚴重，但「令符」巳出，豈能就此罷休。

想到十年前，差些一命歸陰，身受七絕點穴手的痛苦，不由狠狠一剉牙，雙目如炬，迫視在五人臉上，眼光中包含着無窮殺機，看得五位絕世高手，心裏泛出一絲寒意。

只見黑鷹令主喉嚨裏逼出一陣陰冷的語聲：「各位與我蕭翊素無恩怨，難道也想淌這場渾水？」

五人心中一震，西天羅漢，大喝道：「萬惡魔頭，人人得而誅之，何必一定要講恩怨。」

「嘿嘿！老和尚不在寺裏修道，趕來做這淫婦保鏢，敢情想嚐嚐天鵝肉！」黑鷹令主發出刺耳的冷笑。

西天羅漢修爲九十餘年，乃是峨嵋派得道高僧，不出江湖巳三十餘年，豈能容對方如此汚辱，聞言壽眉倒豎，暴喝一聲：「孽障敢爾！」

爾字未落，雙掌一翻，呼的一聲，佛門無上罡氣，凌厲攻出。

西天羅漢含怒之下，驟然出手，用的正是峨嵋「靈虛手」重手法。

這雙掌推出之罡勁，不亞千斤，足可開山碎石，老和尚火起無明，存心在一掌之下，把這魔頭擊斃。

但黑鷹令主豈是弱者，就在西天羅漢雙掌推出的剎那間，長劍在握，倏然凌空劃了一個圓圈。

說也奇怪，西天羅漢推出的佛門至剛罡勁，滿空狂飇，竟在長劍一圈之下，消失得無影無踪，猶如泥牛入海。

西天羅漢正在驚駭之際，突然覺得一縷指風巳襲到胸前「期門」大穴，要讓巳是不及，只覺得眼中一黑，嘭地！倒地不起。

在場諸人只見黑鷹令主長劍一圈，左手食指向外微彈，西天羅漢就倒在地上，心中不禁一凜，各人掌心巳微微出汗。

就在這時，五條人影，迅若閃電，刷刷掠落當場，三人屹立場中，橫杖怒視，二人扶起西天羅漢。

雙方一驚，目其掃處，原來是五位老和尚，正是峨嵋派的五位經堂主持。

黑鷹令主目光一掃，視若無睹，寒眸逼着黃衫客、北海孤叟等人，冷冷道：「各位還不速退，難道要效法西天羅漢一嚐滋味麼？」

四人心中一慄，臉色微微一變，神州一劍怒聲道：「我們不退，你要拿我們怎樣？」

「嘿嘿！在下就叫你們同普陀雙奇一樣，到閻王那裏去報到。」

隨着語聲，身形巳緩緩欺近，突然三個和尚，其中一個陡然大喝道：「本派師叔，是你殺的麼？」

黑鷹令主眼神一飄，冷冷回答道：「不錯，不過西天羅漢三日之內如解救得宜，還死不了。」

三個和尚聽了神態一怔，轉身望望奄奄一息，雙目緊閉，挾持在二個和尚臂彎裏的西天羅漢，狀似不信。

黑鷹令主那有不懂之理，又冷冷道：「我蕭翊雖然殺人如麻，但向來言而有信，五位和尚，還不趕快退出是非之圈。」

扶持西天羅漢的二位高僧，一晃身巳退到林邊。

三個手橫禪杖的老和尚，一掄禪杖，紛紛向黑鷹令主猛撲，喝道：「既敢傷我峨嵋派師叔，還不拿命來！」

語聲中三條禪杖，呼呼作響，閃電向黑鷹令主掃去。

這邊，神州一劍、北海孤叟、黃衫客、蓬萊仙翁見峨嵋三位長老發動了合擊聲勢，也趁機晃身而出，六掌一劍，猝然出擊。

紫衣仙子更加不敢怠慢，嬌軀突然昇空，長劍凌空下擊。

霎那之間，滿場俱是劍光人影，迎風飛舞，杖影電轉，劍光星瀉，九位絕頂高手把黑鷹令主圍得密不通風。

場外羣豪皆心想：「這下黑鷹令主可完了，憑他功力再高，豈能力敵這許多隱世異人。」

豈知思念未轉，場中倏然響起一連暴響，挾着幾聲慘嚎。

人影飛翻，塵土揚天，擧目望去，不由一愣，繼而一聲驚噫，只見峨嵋三位和尚，仰口噴出一道血箭，噗地栽倒地上，顯然巳傷重而死。

其餘黃衫客、紫衣仙子等人，臉色齊變，被震得紛紛後退，氣喘不巳。

但黑鷹令主呢？怎樣不見了？難道走了不成？

場外羣豪正驚愕間，倏然——破空響起一聲陰森森的冷笑。

場中塵霧漸清，在幽黯的月色下，黑鷹令主赫然屹立原地，竟然無恙。衆人不禁大駭，臉色驟變。

這簡直不可思議，在這麼許多絕世高手圍攻之下，黑鷹令主竟擧手之間，尙能擊斃峨嵋三位長老，震得衆人紛紛後退，這是甚麼功力，竟如此厲害。

場外羣豪正在吃驚之際，黑鷹令主冷冰冰含有無上威力的喝聲又起：「峨嵋三老就是榜樣，你們到底滾不滾開！」

在場衆人心中一慄，面面相覷。

紫衣仙子面寒如霜，長劍一抖，泛起一片銀芒，嬌叱道：「蕭翊，有種就過來，叫喊有甚麼用？」

「嘿嘿！我不把妳剜上千刀，誓不爲人！」黑鷹令主目露兇光，雖然臉上蒙有黑布，但令人更加感到恐怖。

他話聲甫畢，身形一步步向前欺進。

於是殺機驟湧，場中諸人俱皆蓄勢戒備，準備拚命一搏。

連站在一旁的苗疆神君也不自主的倒退三步，心驚胆戰。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倏然——

場外突然電光，掠落一條黑影，身形一停，露出一個鳩形鵠面，骨瘦如柴的怪人。

雙方俱是一怔，不知又來了甚麼人物了。

場外羣豪，更加暗暗心驚，暗忖道：「這種是非圈子，避都來不及，竟有人硬往裏闖，不是他活得不耐煩，就是個絕世高手！」

正驚疑之際，那人哈哈大笑，說道：「黑鷹令主，十年不見，火氣仍然是這樣大。」

場中之人一看，來人非常陌生，竟對這絕世魔頭，毫不畏懼，口氣這麼大，心中大爲震動。

那知紫衣仙子一見來人，臉色倏霽，嬌笑道：「想不到『鬼諸葛』也到來了，你看看這兇神惡殺的樣子，怎能叫人不討厭！」

「鬼諸葛」這名字非常陌生，而紫衣仙子竟然認識他，實在把在場諸人弄得一頭霧水，看樣子，這場好戲越來越趣複雜，令人迷茫。

那知黑鷹令主一見鬼諸葛，竟一改剛才陰深暴戾之氣，語聲一緩，道：「鬼諸葛，咱們兄弟十年未見，突然光臨，有甚麼指敎？」

「唉！我說夫妻吵架，是常有的事，老弟何必趕盡殺絕！」

這二人一對話，聽得場中之人，場外羣豪，更加驚愕不止，皆暗忖道：「鬼諸葛夫妻吵架是甚麼意思？難道是因爲紫衣仙子之關係，而使黑鷹令主與愛妻反目，故而前來興師問罪？」

正揣測之際，祇見黑鷹令主冷哼一聲道：「鬼諸葛，難道你也想管閒事？」

鬼諸葛神色一怔，旋望了紫衣仙子一眼，尷尬地笑道：「唉！我是好心，總希望雙方能化干戈爲玉帛，何必一定要兵刄相對，弄得血濺五步！」

黑鷹令主似巳不耐，大喝道：「曹鏗，今天的事，任何人都不能阻止，現在就

請你退出這是非圈子，讓我殺了這賤婦，再與你大哥敍舊。」

鬼諸葛聳聳肩膀，似笑非笑地道：「旣然令主不聽勸告，我曹鏗也只好明哲保身。」

語氣詭猾，一聽就知是善工心計，奸猾之輩。

只見他說完後，轉身就向場外離去。

場中因鬼諸葛的引退，戰勢一觸即發，情勢又告緊張。

突然，紫衣仙子晃身攔住鬼諸葛去路，嬌聲道：「你不能走。」

「哈哈，任妳紫衣仙子留下什麼人都沒有用，本令主令出不收，現在就召妳上黃泉。」

語音方落，左掌揚處，一道其勁無比的狂飈，霍然擊出。

猝然出手，紫衣仙子芳心一駭，旋嬌笑一聲，道：「你以爲我眞怕你？」語聲中，一道紫影已掠起三丈，避過黑鷹令主這一擊，玉腕飛翻，長劍如銀河倒瀉，一招「雁行千里」，直擊對方天靈「百匯」重穴。

身法疾迅，劍勢電漩，場中羣豪一陣驚愕，不由暗嘆紫衣仙子能成名武林，武功果然有獨到之處，這種奧妙詭異的劍術，就是像神州一劍等這種絕世奇人，也自嘆弗如。

黑鷹令主見紫衣仙子竟又使出自己成名的「飛鷹七星劍法」來對付自己，心中不由大怒，暴喝一聲，右手長劍上翹，招演「燕尾螯孤」，右手食指微彈，一縷銳嘯，向紫衣仙子嬌軀襲去。

紫衣仙子識得厲害，一擊不中，紫影一閃，仍掠回鬼諸葛身前道：「你到底帮誰？」

這一去一回，眞可說疾逾閃光，不但黑鷹令主吃驚，就是場外羣豪也大爲震愕，衆皆暗忖道：「紫衣仙子究竟懷着什麼心意，一擊就退，反而問這鬼諸葛帮誰？難道這鬼諸葛果有尅制黑鷹令主的武功不成！」

羣豪邊思邊看，只見黑鷹令主目噴怒火，大喝道：「鬼諸葛讓開。」

聲如晴天焦雷，人緩緩向前欺去。

原來這次紫衣仙子落下的位置，正好把鬼諸葛夾在當中。

這時大家心中更加緊張，場中高人個個凜然移身。

鬼諸葛身在夾縫中，狀似無奈，他旣不敢得罪紫衣仙子，更不敢得罪黑鷹令主，吊八眉一皺，道：「我兩面都不帮，請妳原諒！」

語聲一出，晃身疾退。

紫衣仙子身形一動，嬌叱道：「你不能走……」

驀地，場外響起一陣語聲：「人家旣不肯帮忙，拖了也沒有用，不要怕，黑鷹令主殺不了妳！」

這陣語聲，來的太過突兀，場外羣豪都暗忖：「莫非又來了絕世奇人？」

場中諸人，齊被這語聲所震懾，循聲望去，不由一聲嘩然。

原來從林中漫步走出一個身穿白色羅衫，神情冷削的少年。

黑鷹令主殺人無數，連場中如許絕世高人都對他憚懼驚慄，不敢輕易妄動，這二十許的少年，竟敢插入漩渦，對這魔頭絲毫不懼，怎不令在場羣豪大出意料？

只見他向黑鷹令主走去，臉上顯出一陣激動。

聚集周圍，不論明的暗的各路武林高手，不但震驚，而且暗暗想這位少年的生死，不禁皆暗暗替他揑把汗。

黑鷹令主見今夜行事，阻撓橫生，一個鬼諸葛尚未退出，又出來這麼一個素不相識的少年，怒火更熾，厲喝道：「小子，你是否嫌命長？」

那臉色冷削，相貌英俊的少年不屑地道：「嘿嘿！聞黑鷹令主是不世之雄，今天看來，不過是專門欺侮婦孺之輩！」

這句話說得狂傲已極。

紫衣仙子見這麼一個少年竟能挺身替自己解圍，情不自禁地盯在他臉上，一種從未有過的愛意，從心中昇起。

黑鷹令主雙目煞氣驟現，轉身向少年欺去，厲聲道：「小子！妳吃了什麼熊心虎胆，也敢架樑生事？」

「什麼架樑生事，我正在找你！」

黑鷹令主身形一頓，道：「找我幹什麼？」

「要你命！」

黑鷹令主氣得渾身發抖，左掌霍揚，厲喝道：「小子！你滾吧！」

隨着語聲，一道勁厲無比的狂飆，向少年捲去。

這猝然出手，疾速無倫，在場羣豪不由一聲驚呼。

尤其紫衣仙子芳心一陣激動，她一看到少年，心裏就生出好感，何況人家是爲自己仗義挺身，不由一聲嬌呼，身形速飄，在黑鷹令主身後，也拍出一掌，想以攻止攻。

可是已經晚了一步，滿空勁氣湧過，少年竟悄無聲息的失去影踪，接着黑鷹令主倏然旋身，雙手一揮，接住紫衣仙子一掌，陰惻惻厲笑道：「賤人，認命吧！」長身欲撲。

驀地——一陣冷冰冰的語聲在黑鷹令主身後響起。

「黑鷹令主，你要任何人的命，先得把少爺打發走。」

在場羣雄見這魔頭一掌把少年捲得無影無踪，心中正自一陣悲憤，聞言不禁一愕，齊向發聲之處望去。

目光瞬處，羣豪一陣駭然，這帶着神秘氣氛的少年居然避過黑鷹令主凌厲一擊，仍然好端端的屹立場中。

以在場這些高手，竟看不出他用什麼身法，竟來去自如，形如鬼魅。

黑鷹令主聞言也霍然一驚，飛快轉身，向少年人欺進，長劍一掄，獰笑說道：「好小子，你旣悍不畏死，讓本令主成全你！」

說着，一招白羽映天，劍幻朶朶銀星，向神秘少年擊出。

這次，場中羣豪都注視少年身法，尤其紫衣仙子，目光更瞬都不瞬，對少年能否避過這魔頭的「飛鷹七星劍法」更加關心。

只見少年脚步一錯，身形暴退，雙掌拍出一道奇猛無匹的勁氣，大喝道：「住

手！」

黑鷹令主果眞聽話，倏然收劍停步，沉聲道：「小子，你師父是誰？」

「這個你管不着，我倒要問問你這黑鷹令主是眞的還是假的？」

本來已經驚奇萬分的羣豪，聽少年突出此言，不禁一陣騷動。

連想退出這場漩渦的鬼諸葛也不禁翹首注目。

因爲這兩方面的話，都問得太奇怪，黑鷹令主打了半天竟問起人家師父是誰？少年却問他的「鷹令」是眞的？是假的？難道武林中有二個黑鷹令主不成？

黑鷹令主哈哈狂笑道：「你以爲我是冒充的不成？」

紫衣仙子這時一晃身，掠到少年身邊，低聲道：「你說這魔頭是假的嗎？」

鶯聲嬌語，蘭香充鼻，少年一轉頭看到如此麗人，心中如鹿亂撞，腦中不期然的昇起一股慾念，期期艾艾道：「我也不知道。」

紫衣仙子一怔！

少年連忙別轉頭去，對黑鷹令主輕蔑地道：「是眞是假，我自有方法識破。」

場中緊張的空氣一消而散，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好奇之心。

黑鷹令主淒厲的狂笑道：「我倒要看看你怎樣分別。」

「那你就把『黑鷹令符』拿出來，給我過目。」

黑鷹令主嗤然一聲冷笑。冷笑聲中，一溜烏光脫手而出，直射少年面門。

紫衣仙子大驚失色，長劍霍然撩出。

那知少年身法比她還快，手臂一動，錯身讓過長劍，舉手端視，一塊「黑鷹銅令」已經在他手中。

這份快速，看得黑鷹令主心中一震，脫口道：「『白髮屠夫』是你什麼人？」

「白髮屠夫」四字一出口，羣雄心中大大震動。

五十年前這名字震懾武林，比黑鷹令主有過之，無不及，殺人無數，是天字第一號大魔頭，五十年來，人們都以爲他已死去，如今難道還在這世上不成？

正在羣豪相驚疑問，少年霍然揚手把黑鷹銅令擲回去，冷冷道：「白髮屠夫干你屁事，倒是你的銅令，根本是假貨！」

此言一出，羣豪大嘩。

黑鷹令主目射寒光，厲聲叱道：「小子滿口胡言，黑鷹銅令是本令主獨門標幟，十餘年來有誰敢說假的，不是白髮屠夫之事沒有攪清楚，我要你小子馬上去見閻王！」

少年冷冷一笑，倏然從腰中掏出一塊同樣雕着飛鷹的泛着烏烏光芒的銅牌，舉手一揚道：「別吹！憑你身手還奈我不了，看看這塊眞正的黑鷹令符！」

黑鷹令主目光凝視，神經一震，霍然身形一動，電光石火般的伸手向少年攫去，口中大喝道：「你這塊『鷹令』是那裏來的？」

少年早有戒備，脚下微錯，已輕易閃過了黑鷹令主來勢，正好與這魔頭換了一個方位。

紫衣仙子長劍舞起一團光芒，身形暴退，嬌容滿是驚疑之色。

場中諸人同時一陣驚喧，皆暗忖：「難道這少年是眞的黑鷹令主？」

只見神秘少年哈哈一笑，朗聲說道：「什麼地方來的，你少管，不過你不會不知道，天下眞正的黑鷹銅令只有一塊，那像你殺了人就放一塊，以這許多西貝貨亂充。」

由黑鷹令主的尋仇，變成眞假鷹令之爭，事情發展至今，實出在場高手意料之外。

神州一劍、北海孤叟、蓬萊仙翁、黃衫客身形齊動，掠到少年身傍，黃衫客道：「你說這蒙面人不是黑鷹令主？」

少年淡淡一笑，道：「黑鷹令主倒是眞貨，並不是冒充的。」

諸人又是一愕，人是眞的，鷹令怎會是假的？莫非這少年神經有些不正常。

黑鷹令主這時滿心驚疑，心中激動不已，怒喝道：「你旣然知道我就是黑鷹令主，怎說『鷹令』會是假的？」

「哈哈，你不要假裝糊塗。」少年人朗笑一聲，目光一掃場中羣雄，道：「各位是否記得二百年前，蓋世奇人，『鷹遊老人』？」

衆人聞言一震，北海孤叟脫口道：「鷹遊老人功力進入神化之境，據傳終生以一塊黑鷹銅令作爲信符，武林中敬符如敬人，當時視爲瑰寶，後聞其於逝世時，把終生修爲藏於這塊鷹令中，老弟所持，就是鷹遊前輩故物嗎？」

「不錯！所以普天之下，眞正鷹令只有一塊。」少年人說到這裏，眼神輕蔑的一瞟黑鷹令主一哂道：「想不到被你做造，在武林中盜名欺世了十多年。」

話聲甫落，倏地一道狂飆向少年手中捲去，接着一條黑影，疾如曳星，猛向少年手中鷹令抓去。

少年只防備黑鷹令主那裏防到別人猝然出手，手腕一震，那塊鷹令已脫手飛出去。

變生肘腋，倉促之下，心中一駭，滑身錯步，雙掌一圈就劈出一掌，那條黑影避過掌風，正向半空中的銅令抓去，突然橫裏一條黑影以絕快身法，一掌向先前那條黑影劈去，左手疾如閃電，已把鷹令抓在手中，橫飄落地。

場中羣豪見有人搶奪鷹令一聲驚呼，抬眼望去，見二條人影對立，怒目而視。

原來先前出手的正是身分不明的鬼諸葛曹鏗，後者得手的赫然是靜立一傍，悶聲不響的苗疆神魔。

這塊武林奇珍，竟落在神秘少年手中，已經令人驚奇不止，如今引起這班高手掠刦，更使人感到局勢的發展，完全不依常規。

只見鬼諸葛見被苗疆神鷹捷足先得，大怒道：「這鷹令不是你神魔之物，何以出手搶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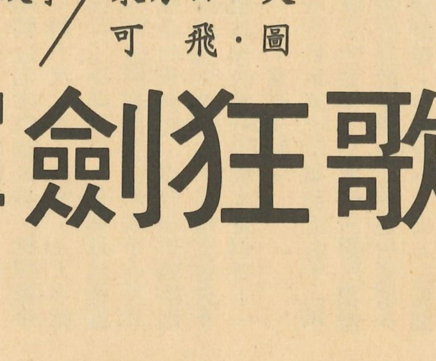
話聲中，猛向對方撲去。

苗疆神魔冷冷一哼，雙掌迎擊而出，喝道：「你還不是一樣！裝什麼正經。」

「嘭」的一聲暴響，鬼諸葛被震退七八步。

苗疆神魔也蹬蹬蹬退了二三步。

這時，四周林中，忽然湧出十幾條黑影，向苗疆神魔猛撲。　（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鶴和江涵見麥家堡被燬，殺人放火的奸徒都是八大家的二三流脚色，二人決定明查暗訪，在客棧投店遇到了麥堡主父子三人合擊追襲，自己臥底投師被他們識穿，幸好走脫，但和江涵走散，疲極在路上倒睡，醒來全身被人綑綁，掉落洞庭湖底，又被人拯溺，原來是洞庭居士蕭辰將、飯他救起，他也是八大家之一，生性吝嗇，將凌鶴僅有的三十兩銀子奪去，作爲拯救費用資報賬，找回五錢銀子，義務不收綫人錢，將縱火者和八大家的關係告知，算有心德。凌鶴憑他綫報去找巨書，途中被八大家之一馬如飛打傷，被紫衣女子救起……

美人似禍水　指叟說眞情

馬如飛冷冷地道：「馬某不久前和凌鶴動手，有目共睹……」

那姑娘道：「那是因爲凌少俠身有宿疾時好時壞，而不久之前馬寨主和部下一齊上也沒沾到半點便宜，但爲什麽不久凌少俠就不濟而馬寨主則佔盡了上風呢？」

「姑娘有什麽話要說就說吧！」

那姑娘道：「如果馬寨主和部下再次動手，勝他一招半式，那才證明凌少俠技遜一籌……」

馬如飛恨透了這女人，他也看出，凌鶴似也不認識這個女人。不過剛才的事，的確顯示凌鶴是有病的徵兆，反之，一個年輕人不會在招術精奇，游刃有餘之下，才五七十招就完全走了樣的。

此刻正是羞刀難入鞘，就此一走，部下會瞧不起他，如動手，還眞没有把握。他道：「馬某今夜已經栽了！實無必要再作印證……」

凌鶴雖感於這姑娘臨危援手，却也不願聽人擺佈，道：「馬如飛無意動手，在下也不勉強！」

錢山道：「姓凌的，諒你也不敢！」

凌鶴本想邀戰，但想想了性大師要他到麥家堡學藝，咬牙接受千餘次的受創，寓意深遠，實不該招搖。

而他却感覺不解，這一會已不再頭暈眼花，手也不發抖了。至于逆脈上冲現在也已消失了。

他幾乎深信，此刻動手，必然體力充沛，得心應手。但他淡然道：「敢與不敢？終有一天可以弄清楚……」

那知馬如飛突然打消去意，道：「凌鶴，你敢再印證一次嗎？」在馬如飛來說，這一手是不大明智的。

凌鶴道：「馬如飛，如果我是你，就該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幸虧你不是我，而你永遠也不能變成我。你小子已引起武林公憤，人人必得之而甘心。你活不了半年的。」

「這是在下的事，不勞操心，而人之壽夭，也與素行有關，抱朴子：人欲地仙

，當立一千二百善。行惡，大者司命奪紀（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爲三日）。所以只要此心不昧，能活多久，實不必戚戚於懷！」

「小子，你再接我十招——」這次是騎馬衝了過來，馬上揮刀，威力倍增，但龍頭麟尾鞭呼嘯而起，一圈圈的光弧在人類視覺極致下使馬如飛的大刀不斷地發出呻吟。

行家閉上眼也能聽出來，那是鞭擊刀身而不是刀擊鞭身所發出的聲音。人喘馬嘶，同樣負荷着無儔的壓力。

正正第十招，靈蛇似的馬如飛腰上一纏，旋即收回，「刷」地一聲，馬如飛一件薄綢長衫齊腰一截兩段，下半段由于没有扣子，冉冉飄落地上。

薄綢落地聲雖不大，在馬如風來說却是驚心動魄的。

在轎中女子的「格格」嬌笑聲中，馬如飛率衆狂馳而去。現場上已靜下來，只有奔馬揚起的塵土緩緩降落。

凌鶴收起龍頭麟鞭抱拳道：「多謝姑娘援手之恩！」

「凌少俠不必客氣。本姑娘只是以爲這樣敗給他太不公平罷了！」

凌鶴道：「在下甚是不解，在下的宿疾，並非姑娘所說的時好時壞，而是與他人動手稍久，是會復發，不知剛才力戰馬如飛爲何没有再犯？反而眞力澎湃不絕，大有取之不竭之勢？」

那姑娘微微一笑道：「凌少俠請到裏面來談吧！……」

轎子抬入破廟中放於正殿內，轎伕退出廟外，凌鶴立於正殿中，現在他已看不清楚這女子的面貌了，只知她的髮上有一朶小白花。

「凌少俠，你一定也希望知道我的名字吧？」

「正是。」「在下受人之恩，不能連人家的芳名都不知道。」

「你是知道，本姑娘是在此經過，適逢其會，並不要你報答。」

「姑娘施恩而不望報，在下却仍要銘記在心，俟機圖報。」

「好！現在先談點別的吧！武林傳言你在麥家堡臥底？」

「確有此事，因盛傳麥秀昔年參與謀害家父，在下潛於麥家堡偵察，且自武功方面予以印證，雙管齊下，以免有誤。」

「風傳凌少俠在麥家堡縱火殺人，且涉及八大家的人物，可有此事？」

「這是不確的，出事之夜在下和馬伕因事離堡，而麥家父子又外出收租……」

「凌少俠，傳說你在麥家堡六七年之中，凡有大敵必由你接待，因而負創一千餘次，幾乎體無完膚。」

「不瞞姑娘，確有此說。」

姑娘嘆道：「人身受傷千餘次，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多的了，也正因爲這痛苦而寶貴的經驗，凌少俠出招，實戰經驗太豐富，把各大家武學精英的缺點都改正過來了！而對方却又認不大清楚，不久前的馬如飛就是一例。」

凌鶴心頭一動，道：「姑娘可謂是有心人了……」

「是的，我是有心人，凌少俠，我有一事相求，不知你答不答應？」

「姑娘提出之事，凌某能力所及一定作到。」

「那就請脫掉外衣，讓我看看人身一千餘條疤痕是什麽樣子？」

凌鶴面色微變，道：「姑娘，這舉措對姑娘是一種猥褻，在下不能從命。」

「本姑娘不以爲是猥褻，凌少俠不必矯枉過正。」

小翠道：「況且，內衣不必除去。」

「即使如此，也極不妥……」

姑娘說道：「凌少俠，你剛才還口口聲聲要報援手之恩，言猶在耳，說了不算啦？」

凌鶴喟然道：「受人之恩，夫復何言，在下從命……」立刻脫了外衣，只剩下內褲，而小翠已亮起了火摺子。

只聞姑娘讚嘆地道：「人類身體上是三五道疤痕或一二道疤痕，那是十分難看的，但千餘條疤痕所構成的圖案，那是一種極爲巧妙的紋身奇觀，而且由于皮膚是白的，疤紋是緋紅的，更是鮮艷奪目，自少俠以後，就不會再有第二了，眞正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凌鶴聽了這話却並不領情，雖然麥俐過去和他私下相處，喜歡摸他那些縱橫交錯的紋痕，却未說那些疤痕像巧妙的紋身這類的話。

他以爲把裸體呈現在一個陌生女子面前，在他也算恥辱，只是爲了報恩，他不能拒絕，況非全裸。

凌鶴穿上衣服，姑娘道：「我叫張不幸。因爲家母生我難產棄世，我却無碍，而且我的外公、外婆也在同日去世，就爲我取了此名。」

「看姑娘的武功奇特，不知是那一門派？」

「我的武功不在八大家之列……」張不幸道：「凌少俠缺少盤纏，小翠，這是十兩……」

小翠接過，凌鶴道：「張姑娘關注之情在下心領，其實在下也不缺……」實在說不出口。

小翠道：「我們小姐說的沒錯，你必然盤纏不足，要不怎麽會宿在……」

「小翠，誰叫你多嘴多舌的？」

小翠把東西往凌鶴手中一塞，凌鶴不由一震道：「怎麽？是金子？」

小翠道：「你這人可眞小器，十兩金子也值得大驚小怪地……」

張不幸道：「凌少俠，這算不了什麽，請不必介意！小翠，起轎！」

小翠連擊三掌，轎伕進入起轎，張不幸道：「凌少俠，咱們後會有期。」

凌鶴道：「張姑娘臨危援手，容當後報……」

彩轎出廟不久消失山野之間。

凌鶴站在廟外楞了很久，他想不通，不久前爲何能在和馬如飛第二次力拚之下未犯毛病，而現在，似乎又有那種雙手微顫，渾身無力的感受了？

想想不久前十招內擊敗八大家之一的馬如飛，恍如隔世。「我眞有這等功力嗎？張不幸固然不幸，難道她會比我更不幸嗎？」

不幸者遇上不幸的人，多少會產生同

病相憐之心。

× × ×

第二天還未到晌午，他就提早去了丹青館，道：「在下反正沒事，早來一步，先生莫怪！」

「不妨，兄台請看……」展開面部底稿，凌鶴略感失望。因爲畫像是眼睛最重要，眼睛不傳神，就算其他部位像也就不關重要了。

「兄台之意我懂，不像是不是？」

「是的，她的眼睛略大些，是屬于細長而略彎那一類型的。」

「好！請兄台明日再來。」

凌鶴道：「如果先生能畫得傳神，願另加黃金五兩。」

「一定能。兄台請勿失信。」這人自是喜出望外。

「不會的，只怕先生言過其實，未見其人而能畫得傳神，未免太玄了吧？」

「兄台不必言之過早，在下如作不到，分文不取……」

出了丹青館，凌鶴以爲這人外表儒雅，說話却不着邊際，未見過面的人如何能爲其畫像，而且那論調簡直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嘛……。

本來他遇上此人極爲高興，現在却又以爲那是作不到的。也說不一定，此人在此租屋而居，明天也許已溜之大吉了。

「凌兄……凌兄……你慢走……」僅聽呼叫聲就知道是誰了。果然是小江呼呼喘着奔來，道：「凌兄……老……老遠我就發現那家丹青館內走……走出一個人很……很像你……果然不差……」

「江兄，能在此相會那太好了，吃過飯沒有？」

「還沒有，老實說，自和凌兄分手，幹甚麽事都沒有勁兒，連吃飯都沒有胃口了。」

凌鶴道：「江兄，我也差不多，走，喝一杯去……」

在一家飯館中叫了四個菜，兩人各乾了一杯酒，小江道：「分手這些日子，凌兄可有什麽發現？」

「發現倒是沒有，却遇上一些可笑的人物以及迄今還想不通的事。江兄你呢？」凌鶴道。

「我倒沒有什麽，凌兄說說你的奇遇如何？」

凌鶴說了蕭辰的吝嗇、高麗花之醜和善良，以及馬家寨的人和奇女張不幸的遇合，道：「張不幸這位姑娘，有這等身手，却是藉藉無名，你說怪不怪？」

小江道：「過去聽家師說，除了八大家，江湖上能人異士多的是，這種人大多對名利淡薄……」

凌鶴道：「只是接受她的十兩金子，有點……」

「那倒不必介意，小弟給兄三十兩銀子已經花光了吧？」

「別提了！蕭辰那老鬼見錢眼開……」又說了錙銖必較，收他二十九兩五錢銀子的事，但蕭姑娘送他的三十兩，却又付了畫資。

「凌兄眞大方，畫一幅像，就是名家，十兩也够了。」

「江兄，不瞞你說，我曾答應他，若能畫得傳神，我願再貼他五兩金子。」

江涵道：「凌兄，你的不二色，小弟自是敬佩，但以蕭、張兩位姑娘慨助的盤纏幾乎全花在畫一幀像上來說，我以爲對這二位姑娘太不公平了。」

「江兄的責備，小弟不願辯解……」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這二位姑娘解囊相助，也不會限制凌兄作何用途？只是她們一旦知道了這件事，女人心地較窄，恐怕會不高興的。」

「也許會的。江兄，小弟這人不成器，在一些大事都無頭緒的情況下，爲一個女人牽腸掛肚，說來汗顏……」

「凌兄不必自責，古人說：好色者常爲君子，好淫者多爲小人。好色者多重感情，好淫者只重肉慾。重感情的人才能作到不二色的境界啊！」

凌鶴笑笑道：「想不到江兄滿腹經綸，能舉例說明嗎？」

「當然……」江涵道：「這以三國誌上的趙雲作例子吧！劉備取得荊州後，派他作桂陽太守，前任太守趙範想籠絡他，提議把美麗的寡婦嫁給他，他婉辭說：「我們同姓同宗，你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哥哥。怎麽可以娶嫂嫂作妻子呢？況且我已成家。很多人都勸他不必固執，說趙範之嫂艷冠羣芳。他說：我意至堅，不必多說，趙範被迫投降，心意難測。不久趙範逃走，都是佩服他有識有守，尤其不二色難能可貴，可見古人把『富貴不淫』，『威武不屈』及『貧賤不移』相提並論是有道理的。」

「江兄，我眞是失敬了，」他對江涵還有點高深莫測呢，雖然江涵在麥家堡作爲馬伕也只是隱蔽其眞正的身份。

「凌兄，這不過是隨便舉例而已，自古以來，凡是不二色的人，都會受到讚佩。凌兄，關於家師所談的巨書那件事，有沒有甚麽頭緒？」

凌鶴嘆道：「沒有，江兄有沒有甚麽發現？」

「凌兄，不必發愁，終有一天你會找到的。來，再乾一杯……」

飯快用畢時，凌鶴突然震動了一下，顫聲道：「江兄，快看……」

由於凌鶴面向外間，小江打横，所以向門外望去，只看到九個人的背影，道：「凌兄，你看到甚麽了？」

「那不是了性大師嗎？」

「怎麽？你又看到了？」

「不錯……雖是側影，但那身材、面形及破衲等等，無一不像大師……」說完丟下一塊銀子奔了出去。

上了街，由於街上人多，看了一會才發現那個極似了性大師的出家人已轉入了另一條街，二人立即追去。

就這樣一直追到郊外。眼見那出家人已轉入了一片桑林邊，還回頭看了一下，進入林中。

凌、江二人相距桑林平不過兩三百步，又是艷陽高照的大白天，凌鶴道：「是了性大師，快追……」

二人幾個起落進入林中，却已不見人影。

這片桑林不過一畝左右，而且桑樹不密，一目瞭然，桑林的另一邊是平疇田野

，半里內的早稻已收割，那有什麽大師的影子。

凌鶴張望了一陣，道：「江兄，仙道無憑之說，終於使我動搖了！這位了性大師自坐化後……」

小江說道：「不是坐化，而是得道飛昇……」

「對對，自他得道飛昇後，我們已經見過兩次了……」

小江道：「應該說他老人家已經顯現兩次了！」

凌鶴回頭一看，小江已跪在地上膜拜。凌鶴不再懷疑。其實他並不太信，只是兩次親眼所見，無法解釋而又非信不可。這就是宗教的肇造之基吧？

在中國，最早的宗教是道教，而道教的前身却是方士，由於秦始皇和漢武帝都崇信方士，也就盛行于秦漢了

在戰國時，屈原遠遊中說過：「貴眞人之體德，羨往世上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名聲著而日延。」所以往仙山求長生不老之藥的不僅是秦始皇，還有漢武帝呢。直到後漢，才和道教合併起來。

拜罷起身，江涵道：「凌兄，依弟之見，家師兩度顯現，是要你相信仙道有憑，只要修習有素，藝業必有大成……」

「是的……。」

「凌兄，家師要你到麥家堡臥底學藝，固然旨在印證麥秀是否兇嫌？另一目的則是以血肉之軀來接觸刀劍，一刀一劍地在身上留下疤痕，可自各派武術菁英中去粕存菁，並一一改進。毫無疑問，是要你在未獲巨書之前先把八本秘笈學熟，那八本即代表八大家的武功。而第九本可能就是那部巨書。一旦找到巨書，基礎已固，研習起來即可得心應手，事半功倍……」

凌鶴道：「江兄說的和小弟想的正好脗合。」

江涵說道：「而武功之研習，最好的方法，就是切磋。只可惜弟的底子不如凌兄。」

「這是甚麽話？江兄是了性大師的高足，強將手下焉有弱兵？」

「既然如此，凌兄如不見棄，就把小弟當作拳靶子吧！」

「這怎麽敢當？自即日起，請江兄偏勞與小弟餵招……」

這天晚上就到那座破廟去研練，劍及履及，說幹就幹，他發覺江涵果然不凡，虧他在麥家居然能藏拙不露呢。

第二天紅日上窗，江涵還在睡，凌鶴素知他晚睡晚起，就一個人出棧上街，吃了早點，各處逛逛，好歹熬到巳時末，就到丹青館中。

「情 之令人是牽腸掛肚，夢魂縈迴，眞不是千言萬語可以解釋清楚的。所謂：情必近乎痴始眞，才必兼乎趣而始化。」

「在下又來早了一步……」

「不妨，好在已經完成了。」

「先生好快……」接過展開一看，自然是先看面貌了。不禁大聲喝采道：「先生眞是神來之筆……」

這人一笑道：「只要兄台不再說不像本人就好了！」

「像像，簡直傳神極了！在下萬分佩服，不過在下有點不解，第一次根本不像，爲何這第二次居然如此酷肖？」

「繪事如其他文事大同小異，也需要靈感……」

可是當凌鶴的目光自麥俐的嬌靨上往下移到時，突然停留在她的腹部不再移動，而且，面色驟變。道：「你這是甚麽意思？」

「兄台是說……」

「這是一位小姐，你爲何畫成有四五個月身孕的樣子？」

「這就是在下與一般畫匠所不同之處了！有的畫家只畫皮肉而不畫骨，所以只能滿足一般鄉愚，高明的畫毛畫皮也畫骨，更高明的才能談到神韻。」

凌鶴道：「你給我解釋清楚，這有甚麽神韻？」

「這正是在下的特別靈感和技巧，與衆不同。」

「你如果不解釋清楚，就是侮辱，我就對你不客氣了！而且還要收回三十兩銀子。」

這人笑笑道：「作人難，作個實實在在的人更難。我畫的是完全根據被畫者的實況，那是根據你的描述以及根據被畫者的生辰八字推研出來的面相和目前遭遇及變化……」

任何人侮辱麥俐，凌鶴無法容忍。他一掌劈了過去。

那知此人一扭一退就是一丈五六。眞看走了眼，竟是個練家子。

「原來是道上的，那更好辦！」凌鶴道：「先報出字號聽聽。」

「在下『鬼手丹青』余大彩！」

「你就是『鬼手丹青』？」

「絕對假不了。」

「余大彩，你爲甚麽要侮蔑這位姑娘呢？」

余大彩苦笑道：「試問兄台和這位姑娘別離了多久？」

凌鶴厲聲，說道：「這和你有甚麽干係？」

余大彩道：「關係頗大，請兄台據實以告。」

凌鶴道：「分手一月有餘了，兩月不到……」

「這就是了！」余大彩道：「一個有孕的女人，要三四個月以上才會嘔吐，有些人要四五個月才能看出腹部明顯的變化。兄台與此女分手將近兩月，想必分手時才不過一個多月，兩月不到的身孕，所以那時不易看出……」

凌鶴實在無法容忍，他和麥俐在一起時，幾乎甚麽都作了，就是沒作那件事。而他也絕對不信她會另有男人。

如果說是麥俐在被擄走之後，被汚而有了身孕，也未超過兩過月，那麽余大彩說的和畫的都是四個月的身孕，他怎麽不火？

他的攻勢凌厲，余大彩似乎不敢硬接，或聽無意硬接。此人的身手，應該和八大家掌門人不相上下，甚至高些。

「凌老弟，你越是不信，越表示你是個正人君子。但是，越是你這種君子越容易上當。君子可以欺其方嘛！」

凌鶴自信可以收拾此人，可是，經過十招以後，手又顫抖，渾身乏力，而且，

逆脈上冲起來。長此下去，非但收拾不了別人，還會被別人所收拾。

「姓余的，你不說出侮蔑她的原因，咱們就沒有完。」

余大彩說道：「凌老弟，有些事，目前在下不便多言，却又不能不適時忠告，老弟身在極端危險之中，而不自覺。切勿太信任接近你的人，至於敝人所畫之像，日後如有不驗之處，余某項上人頭可自取去……」

「大言不慚，荒謬無恥！即使你工于丹青，又怎知未謀面之人巳經懷孕了？」

「凌老弟，在下如果沒有別走蹊徑的玩藝兒，這『鬼手丹青』之名，豈非浪得了？」

凌鶴越發怒就越是不濟。空有精良招式，施出來却無威力，而余大彩也不和他硬幹。如果此刻余大彩眞打的話，凌鶴自信討不了便宜。

「老弟，你想想看，我爲人畫像，收取費用，目的已達，你我無寃無仇，我爲什麼要侮辱別人？」

「你必然受了奸人的蠱惑。」

「老弟，你不妨打聽打聽，我余大彩在武林中雖然不敢自詡是爲正人君子，一絲不苟，可曾有人說余某是個無恥的小人嗎？」

不錯，凌鶴聽說過「鬼手丹青」之名，風評不惡。想他這麼作必有原因。

凌鶴說：「照你這麼說，這女人對我不貞了？」

「老弟，古人說：十邑之內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太丈夫何患無妻。而我們素日經常會有先入爲主的固執，好在不久便知？只是余某必須再次提示老弟，世道人心險惡，千萬別把余某的話當作耳旁風，這道理和老弟不信這位姑娘已經懷孕一樣，一個人在你身邊造成了良好的形象，要毀掉這形象是很難的。」

「我憑什麼相信你的話？」

「如果我所言不實，這項上人頭爲你保留……」

「余大彩，你還知道什麼？」

「我當然也聽說過巨書的事。」余大彩道：「我相信所謂巨書就是那秘笈的第九本。我也相信當年入洞的三人，令尊光明磊落，他絕不會藏匿了第九本，東海漁樵粗直，也不是貪婪之輩，唯有麥老大麥遇春，爲人狡獪，城府極深，那本書必在他的手中，而藏書之法，必然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

凌鶴想想也對，但麥俐在他心目中絕不是那種人，還是忿忿不巳，道：「如果以後證明你是一派胡言，別忘了你欠我一顆人頭……」說完掉頭就走。

余大彩道：「老弟，至少我也把這位姑娘的面貌畫得很像了！那五兩金子你不該照付嗎？」

凌鶴擲出五兩金子，出館而去。

余大彩掂着手心的黃金道：「這小子和他死去的老子一樣，光明正大，只有有點剛愎自用……」

在華容縣住了三天，每天深夜二人都到那破廟去研究武功。

第四天北上，當他們來到河南境內，知道黃河水患，災黎到處可見。凌鶴道：「江兄，人溺已溺，好歹咱們也要盡點心意。」

「當然，當然！不過凌兄你大仇未報，巨書尚無下落，而且強敵環伺，明哲保身，咱們也要留點盤纏。」

「少留點就成了，咱們去看看有沒有賑災的……」

走出不遠，發現牆頭上貼着告示，大意是黃河水災，僅山東及河南即有災民數百萬，朝廷已決定賑災，但賑銀還在押運來此途中，遠水難救近火，今有無名氏善人二人出賑銀各十萬兩預賑，在此孟津縣城東西關外即日發放，每口五錢，有一口算一口……。

凌鶴道：「十萬兩銀子可以救二十萬人。可見爲富未必不仁了……」

江涵道：「的確，世上好人還是不少的。看來我們也不必操這份心了……」

「不，江兄，既然來了，反正不遠，咱們也去看看，是哪一位大善人？」

江涵道：「那告示上不是寫明是二位不具名的大善人嗎？咱們怎麼會認識？」

凌鶴道：「善欲人知不是眞善。這樣的善行才是難得哩……」

二人來到東關外，果見災民排成三行，迤邐一里之外，領取賑銀，發放賑銀的有五七個漢子，其中一個漢子看來頗熟。

搭了個臨時的小帳篷，裏面有位姑娘坐在桌邊撥算盤，凌鶴望着那個面熟的漢子，想了一會，突然想起，那不就是洞庭居士蕭辰的船伕嗎？

因而他向帳篷內望去，這才發現這姑娘正是蕭娟娟。

「怎麼會是她？難道客嗇刻薄的蕭辰會……不不！絕對不會……」他立刻進入帳篷，小江搖搖頭，似乎不同意他這種不顧自己專管別人「閒事」的行爲。

「蕭姑娘……」

蕭娟娟微微一震，她的父親交代過，不可暴露身份，怎麼會有人認識她呢？抬頭一看，原來是凌鶴。

蕭娟娟道：「凌大哥，眞巧！居然又遇上了……」

「是啊！尤其是在這情況之下。蕭姑娘，這預賑的大善人是……」

「凌大哥……我們是代人効勞的……」

「誰呀？」

「凌大哥，何必多問？」

「莫非是蕭前輩？」

「凌大哥……小聲點！家父交代不要宣揚……」

「眞是蕭前輩？這……這……」他實在不願相信，但娟娟在此綜理預賑，這善人還會是誰？看來「八臂嫫母」高麗花對蕭辰的看法是對的。這個人不拘小節，緊要關頭作善事絕不後人。

「凌大哥，其實西關外也有人大開善囊預賑哪！」

「蕭姑娘，令尊眞正作了『直躬不畏人忌，無惡不懼人譭』的境界，在下佩服之至。」

「凌大哥，家父每年都有這類賑濟，只是希望你不要說出去。」

「當然……」他取出二兩金子道：「蕭姑娘，我是借花獻佛，也捐二兩吧！」

「不，凌大哥，我知道你並不寬裕，

還是留着用吧！如果十萬兩不足，家父說可以再加五萬到十萬……」

凌鶴還是留下二金子離去。

「凌兄，捐了多少呀？」

「二兩。」

「凌兄，盤纏用完，再去找送十兩金子的人可就難了！」

「金錢爲身外之物，何必介意？咱們去看看西關外的預賑者……」

那知來到西關外一看，這主事人也似曾相識。

四個漢子也好像在哪裏見過，而這主持人居然也是一位年輕的姑娘。他猛然想起，這少女正是張不幸身邊的小翠，而那四個漢子，不正是四個轎夫嗎？

「小翠姑娘，想不到妳是一位大善人哩！」

「噢！是凌少俠。這可不敢當，善人不是我……」

「是張小姐吧？」

「本來小姐是絕對不許我說的。」

「有你們這些善人，災民有福了！也是十萬兩嗎？」

「小姐說，賑災嘛！雖然我們不是富可敵國的人，但如果尚有少數災民未得到賑濟，小姐會考慮酌加五到十萬兩的。」

凌鶴心想，兩位爲善不欲人知的大善人的意向完全相同。這時想起小江，回頭望去，不知到哪裏去了。

小翠道：「凌少俠，我們小姐希望見你一面。」

「張小姐在何處？」

「在興隆客棧的最後左跨院中……」

張不幸很美，就是「情人眼裏出西施」，心中仍被麥俐佔據了吧？仍無法昧着良心說張不幸沒有麥俐美。

「凌少俠，你能來看我眞不容易。」

「妳是我的恩人，這話不是太……」

張不幸輕揮着手，道：「別談那些俗氣的事，如果麥姑娘在此，你還能來看我嗎？」

「張小姐認識麥俐？」

「請先回答我的話好吧？」

「當然能！麥俐總不能要我忘恩負義吧？」

「凌少俠這麼快就北上，一定有什麼急事。」

「一言難盡，不說也罷。」

「是找麥俐姑娘嗎？」

「那只是幾個原因之一。」

「可惜我沒見過麥姑娘，要不，我也許也能代爲留意找尋。」

「張姑娘，這兒有一幀畫像，十分傳神……」取出那余大彩的手筆，可是說了這話，又有點後悔，但已經拿出來了不能反悔。

「噢！好美……」張不幸緩緩展開捲起的畫像，一邊讚美。道：「好像……」

「張姑娘，麥俐沒有妳美。」

「喲……凌少俠可眞會奉承人……」

張不幸笑起來更美，而且隱約看出她頗像一個人。今天穿了一身縞素，更有一塵不染、不食人間烟火的風韻。

「我說的是實話，張小姐穿素色的更美……」

「噢！我本來是偏愛紫色的，這是爲家父戴孝。」

「令尊大人仙去，居然還在此賑災，眞是失敬了！」

「家父臨終時表示，要盡孝道和哀思，不必爲他的後事舖張，屆時自有人代爲照料，而且越簡單越好。所以我就以賑濟來實踐家父的遺志。」

「好一位孝順的女兒……」

「噫？麥姑娘的身子……」

凌鶴面色一變，悻悻地道：「畫像的人這麼畫的，他說麥俐本就如此，眞是一派胡言，提起此人，張姑娘也許知道。」

「什麼人？」

「『鬼手丹青』余大彩。」

「他？當然聽說過。出自此人手筆，就難怪如此傳神哩！」

「張姑娘不是沒有見過麥俐？怎知傳神。」

張不幸說道：「我剛剛不是說過，好像最近見過麥姑娘一次嗎？只是不敢拿準兒！」

「在哪裏見過的？」

「讓我想想看……是不是華容縣？不……好像是……對哩！就是這兒。」

「在這縣城之內？」

「對！沒錯。好像是前天晚上，看到一位很像這幀畫像的姑娘，乘馬車在悅來棧門外停車進入棧中，那時我正好經過悅來棧門前。」

「悅來棧？張姑娘是說，只有麥俐一個人乘馬車停在悅來棧門外？一個人進去的？」

「對，只有一個人，正因爲發現她很美又是一個人，在當時並未注意她的身子有了幾個月的身孕。」

「張姑娘，雖然我希望馬上找到她，可是我又以爲不大可能。」

張不幸道：「仔細想想，的確不大可能……」

「張姑娘，看妳的身手和氣派，必是武林豪門。可否見告令尊大人的大名？」

「凌少俠，由於家父昔年在武林中的風評不佳，不說也罷。不過家母倒可以相告。」

「謝謝張姑娘。」

「梅遜雪……」

「啊！原來是號稱『武林第一花』的梅前輩？」

張不幸道：「是的，但因生我時難產而血崩……」

「張姑娘，我不該提起使妳傷心的事來。」

「不要緊的。」

「張姑娘，我們在此還要盤桓幾天，也許還會來看妳……」

「凌少俠，非常歡迎。」

出了興隆客棧，凌鶴以爲張不幸看到的絕不會是麥俐，但現在反正沒事，何不去問問看？

找到了悅來棧，一問帳房，這帳房上下一打量，是個正人君子模樣，似乎被叮囑過不敢亂說，道：「這位貴客和那位姑娘是什麼關係？」

「親戚。」

帳房還在猶疑不定，凌鶴取出那幀畫像，才展開一半，帳房一驚，道：「正是

這位，正是這位，貴客畫像找人，是不是有什麼……」

「對！我這位親戚被歹人誘拐，我是會同官方捕快來尋人的，千萬不可聲張，就請裝着沒事一樣。」

「是的，貴客。這位姑娘就在樓上最後的客房中。」

在那客房中，凌鶴聽到了一男一女交談之聲。男的道：「他居然花了五兩黃金零三十兩銀子，爲妳畫了一幀像，把妳當作至潔至聖的玉觀音了！」

女的「格格」笑道：「眞是老太婆上鷄窩——（奔）笨蛋哪！」

兩人笑着一團，女的說道：「說正格的，這個人還眞有點隔路，沒有人受得了的苦，他受得了！沒有人相信的事他會相信。」

男的道：「妳別輕估了他，身上的一千零八十道疤痕使他變成了絕世高手，要不是血脈逆冲，雙手發抖，渾身無力的話，兩個八大家的掌門人也應付不了他。」

「有那麼厲害？」

「哼！要是再找到那部巨書的話，恐怕……」

「恐怕怎麼樣？」

「算了！還是聊聊咱們的事吧！」

「有什麼好聊的？你看，都五個月哩！你有什麼打算？」

「我說過把他打掉妳却不聽。就連家師也以爲妳挺着大肚子極不方便。」

「可是打掉很危險哪！」

「妳和他比起來太差勁了，他能挨一千多刀劍，妳却不能拏掉一塊肉……」

凌鶴逆血上冲，搖搖欲倒，人類的虛僞竟到了這般地步，愛情和友情竟被如此汚衊，怎不叫他窩囊痛心？

他想進去殺死這一對敗類，可是現在，他會送死。

他可以死在任何人手中，絕對不能死在這兩個人手下。

他忽然想到了「鬼手丹靑」余大彩。那時候余大彩的暗示如何能產生說服力呢？他也想到高麗花以及張不幸，他們都曾有意無意地暗示過他，身邊的人也不可太推心置腹。

他要馬上離開這兒，這兩個人的聲音，對他的聽覺是一種侮辱。要殺他們實在並不難，還有很多的事須他立刻去辦。

他不知道如何走出這家悅來客棧的，他邊走邊看那幀畫像，最初是不斷地冷笑，最後却是狂笑。

越是關係親近的人仇恨越是深沉。而出賣他的，一個是他曾深深摯愛的女人，一個是他推心置腹的朋友。

不知不覺到了郊外，他本來要去找蕭娟娟或張不幸的，忽被麥秀父子及八大家之一的倉州李占元迎面攔住。

「這就是縱火殺人，以及盜取八大家武功的血賊！」麥老大指着凌鶴，目紅似火。

李占元道：「這小子簡直就是當年凌翎的影子嘛！」

麥秀道：「李兄，老實說，這小子在麥家縱火殺人，這還在其次，昔年爲了姜子奇那八本秘笈的事，如今想來，私藏第九本的人，八九不離十兒就是凌翎。」

李占元也熟知凌翎爲人耿直，道：「何以見得？」

麥秀道：「李兄，你想想看，八大家的武功相若，而秘笈也各有一本，成就應該也差不多才對。這小子在本堡臥底，充其量多學了本堡的武功，他的成就不該過份懸殊才對……」

「理應如此，莫非……」

「風聞西北馬家的人全部栽在這小子手中。」

「有這種事嗎？」

麥秀這麼說，可以爲自己不敵凌鶴的事遮羞，道：「李兄，我是說馬如飛和手下大將『無雙筆』錢山等十來個齊上，都弄得灰頭土臉。」

李占元斜着眼打量凌鶴，道：「麥兄，李某以爲，麥兄多少有點誇大其詞。」

「李兄，這話怎麼說？」

「身手高低及閱歷之深淺，只看一兩眼便知分曉。身手高，閱歷深的人，必然是氣定神閒，英華內蘊，可是此子一臉狠恚之色，步履蹣跚，精神渙散而不凝，看來身手必然有限……」

麥老大道：「李大俠可別看走了眼，不信試試看。」

李占元道：「凌鶴，你爲何在麥家縱火，殺死八大家的部下？」

凌鶴看也不看李占元一眼，道：「麥秀，你可是在找你的女兒嗎？」

麥秀道：「麥家的事你少管。」

凌鶴道：「如果要找你的女兒，我倒可以指你一條明路。」

「我說過，這是麥過的家務事……」

李占元道：「凌鶴，莫非你刦持了麥姑娘？」

「那當然不會，凌家的人不會作這種事，而是麥大小姐跟麥家堡的馬夫麥基私奔了……」

「這……」李占元一楞，尷尬地瞄了麥家父子一眼，道：「麥姑娘怎麼會……你這小子不可敗人名節！」

「喏！李大俠請看，這是不是麥俐？」那幀畫像緩緩飄了過去，李占元接過一看，道：「這果然是麥姑娘，可是……你怎麼可以把她繪成懷孕的樣子？」

麥家父子驚愕地互視了一眼。凌鶴說道：「李大俠，你以爲我能畫得如此傳神嗎？」

「那是誰畫的？」

「憑李大俠的見聞，不難猜出武林中誰有如此高超的畫技？」

「難道說是『鬼手丹靑』余大彩畫的不成？」

「看來李大俠未必相信。」

李占元碍於麥家父子的面子，道：「李某的確無法相信。」

「這很簡單，李大俠可以進城到悅來客棧去看看，麥家大小姐與何人在一起？有沒有懷孕……」說完，竟掉頭就走。

麥秀實在沒有勇氣去看那幀畫像，却一掠而擋住了凌鶴的去路，道：「你還想走？」

「我要走你也擋不住我……」麥秀立刻動上手，麥家老大走近李占元，李把畫像交給了他，麥大熟看了一下撕得粉碎，也撲了上去。

凌鶴知道，如全力施爲，數十招後必然又犯了老毛病，要是不全力施爲，久了也會，況且李占元也許會出手。

十來招之後，李占元大爲驚奇，因爲凌鶴以一對三，居然未露敗相。這使他相信，昔年入洞的三個人中，極可能是凌翎取去了第九本秘笈。

李占元道：「凌鶴，你的功夫來歷不明，試問，你爲何經常使出八大家任何一家的武功？」

凌鶴道：「李大俠不妨問問麥秀，他可曾叫我應付一些到麥家堡找碴的各派高手？李大俠可曾見過我身上的劍傷？」

「沒有。」

「看過你就明白了……」他敞開了衣扣。李占元心頭一沉。一個人身上有這麼多的創傷，足以證明他應敵的次數十倍於受創之數。他才不過二十出頭一點而已。

「李兄，別信他的鬼話，他能有此身手，應該是和那第九本秘笈有關。」

這丁夫麥家父子顯然十分吃力了。

麥滿倉道：「李大叔，貴派不是也有一位死在本堡的火窟中嗎？」

李占元實在不想以這方式爲部下復仇，但麥家父子三人都不成，自己要出風頭，那是自討苦吃。

一個人能守住緊要關頭，這就近乎「有所不爲」的境界了。李占元還是撲了上去。

這場面傳出去是聳人聽聞的，兩個八大家掌門人還加上兩個弟子，合擊一個晚輩，五十招內，人多的一邊居然沒沾到便宜。

凌鶴感覺，今天舊病復發的時間遲了很多，所以他才能支持六七十招。

儘管如此，對方兩個掌門人物不由吃驚萬分。

凌鶴開始不濟了，視覺有點不清，力不從心，雙手顫抖，不聽指揮。

「叭」地一聲，李占元在他腰上踩了一脚。

凌鶴才打了兩個「寒鷄步」，沒有拿穩樁，麥秀一掌拍中了他的左肩，凌鶴坐在地上，他現在的動作遲緩，還未站起，李占元已凌空踢中了他。

凌鶴的身子滾出一丈七八，昏了過去，麥秀撲上就要點他的死穴，但山溝中突然冒出一條人影，一瀉而至，撩臂之下把麥秀震退了三大步。

「妳是何人？」麥秀感覺膀臂痲木，足見這醜女人臂力驚人。

醜婦道：「連個大嬸都不認識了，難怪你出手狠毒，專向死穴上招呼了！」

李占元陡然一震，道：「妳可是『八臂嫫母』高麗花？」

「還好，總算還認識你的乾媽……」

李占元道：「李某和妳向無過節，妳要怎麼樣？」

醜婦道：「凌鶴是我的人，被他溜了，正好在此遇上，當然應該由我帶走。」

「怎見得他是妳的人？」

「這小子年紀輕輕，所學博雜，好像還會我的武功，所以我要弄清楚，他是何時偷學了我的武功。」

麥秀冷冷地道：「麥家堡被人縱火殺人這件事，諒妳也有耳聞，他應該先由麥某審問才對。」

高麗花說道：「人交給你也成，現在黃河水災，災民嗷嗷待哺，急需賑銀，這樣吧，誰能拿出五十萬兩銀子，人就是誰的？」

李占元道：「高麗花，妳似乎吃定了我們。」

高麗花道：「難說，難說，試試看才知道。」

麥、李一交眼色，左右攻上，這兩人的武功，李剛猛麥詭譎，路子不同，不好應付，但高麗花素稱「八臂」，就那麼雙臂一絞，兩人被震退了一大步。

高麗花挾起凌鶴就走，兩人雙雙再撲上，高麗花一手挾人，一手拒敵就有點吃力。

正在不可開交時，又出現了一個瘦小的中年人，道：「慢來，慢來，各位爲什麼事動手？可否說說看？」

高麗花道：「他們兩人都是八大家的掌門，却欺負一個身有宿疾的孩子。」

「這小子有毛病，」此人打量凌鶴道：「不像呀，讓我來看看。」

高麗花放下凌鶴，正好他也醒了，一躍而起，這瘦小的人向凌鶴揮揮手道：「這位老弟絕對沒有毛病，不信哪一位來試試看……」

麥秀和李占元見高麗花放下凌鶴，就互交眼色俟機下手，尤其是麥秀，必得之而甘心，他作得很像。

這時兩人撲上，麥秀向凌鶴施襲，李占元去擋高麗花，似乎高麗花慢了一步，麥秀疾取凌鶴背後的「魄戶」和「膏肓」二穴。

絕對出乎意料，凌鶴的動作突然變快，側身撤步，揮手就是一個反手耳光。「啪」地一聲，把麥秀砸出了兩步。

去擋高麗花的李占元，並未遭遇高麗花的攻擊，却被凌鶴打了麥秀耳光之後，一脚踢在右腿彎上，而單膝跪地。

「怎麼樣，大嫂，我沒說幹吧，這位老弟沒有什麼毛病呀！」

高麗花愕然道：「小子，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其實，連凌鶴自己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瘦小的人道：「這位大嫂，妳是說這兩位是什麼八大家的掌門人？」

「當然，你到底是什麼地方鑽出來的野種，連中原武林八大家的麥家堡堡主和倉州李占元都不認識。」

「我是從南荒來的，當然不認識，不過，兩個掌門人不如一個年輕人，是不是他們兩個人有點毛病？」

這時麥、李兩人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又向凌鶴撲去。但凌鶴感覺，又像上次遇上張不幸時獨戰馬家的人一樣，只感全身渾然自在，隱隱地有向天地奪造化，向造化奪勝算似的雄心。

所以麥、李在他的奇招及雄渾無儔的內力之下，每接一式都被罡勁帶得馬步不穩，而不得不亮兵刃了。

高麗花大爲振奮拍手道：「這可是武林中的一件大事呀，以大欺小，以二對一，又亮出兵刃哩！」

麥秀用刀，李占元用雙鈎，麥家二子

未上，而凌鶴也亮出了兵刃，在麥、李二人來說，明知勝了也不光榮，却又不能半途而廢。

兩大家掌門人在刀、鈎上都有三十年的火候，這檔口自然是不遺餘力，刀刀不離要害，雙鈎編織着森寒晶亮的光網，但龍頭麟尾鞭有如烏雲中的毒龍，厲吟聲中，捲，掃，砸，抽，鈎，刀的光燄幾乎完全被掩蔽。

才不過五十招左右，凌鶴已佔上風，瘦小之人冷冷地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二位非弄得灰頭土臉不可嗎？」

兩人亦很想收手，只是誰也不願先收手。

意外的是，凌鶴却收鞭道：「你們可以走」，昔年之事一旦查明，麥秀，我會找你報仇的……」

對付這小子已是力有未逮，還有兩個高手虎視眈眈，意向未明，麥，李二人只好趁機下台，說了幾句場面話離去。

瘦小中年人，說道：「高女士，在下要和凌少俠聊聊，妳和他如有事，可否延後？」

高麗花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在下是誰只能私下對凌少俠說。」

「也好，咱們回城，你們自管聊，聊完了把他交給我。」

凌鶴十分不解，好像舊病未發和這瘦小中年人有點關連，自然希望知道他要聊些什麼？

高麗花道：「小子，他是個來歷不明的人，你可要小心了。」

「謝謝高前輩的關注，事了我就去拜訪前輩……」

高麗花道：「也好，我住在興隆客棧內……」說罷離去。

凌鶴打量這瘦小中年人道：「不知前輩大名可否……」

這人突然伸出了雙手，凌鶴一看，不由一凜，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原來這人的雙手十指只剩一根食指了。

也就是雙手手指只賸右手一根食指，有掌無指，光禿禿地，乍看起來，極不舒服。

即使如此，凌鶴還是不知道他是誰？

「你就叫我『一指叟』好了！」

「前輩的手，似乎不是先天生成如此的吧？」

「當然不是……」「一指叟」坐下來道：「如今你的處境十分危險，有人要殺你，也有人要擒你而予以控制……」

「前輩，誰想控制我？」

「坐下來談吧，也只有光天化日之下，在這視野開曠的山野中談話，才不會被人聽到。」「一指叟」一臉恨色道：「你想知道些什麼？」

「最想知道的是何人取去那第九本秘笈？」

「一指叟」道：「這該從頭說起，令尊耿直，不會作那種事，梁士君爲人粗直，也不會那麼下作，而麥遇春却是唯一可能的人。」

「可是他已經死了！」

「人死了秘笈不會隨人死去的。」

「如果麥遇春得到了那本秘笈，死前不會不交給麥秀。可是晚輩在麥家堡臥底數年，確信書不在麥秀手中。」

「凌少俠，世上有幾個人能作到『德在人先，利居人後』的境界。何況麥老大陰詐狡獪，野心勃勃。」

「不錯，凡是認識麥老大的，對他的風評幾乎千篇一律。」

「老夫以爲，那書應該仍在麥家。」

「前輩的手，到底是……」

一指叟道：「提起這件事，只怕連累了凌少俠……」

「這和晚輩有什麼關係？」

「因爲少俠認識我的仇人的獨生女張不幸。」

凌鶴陡然一驚，道：「張姑娘的令堂，乃是『武林第一花』梅遜雪梅前輩，早已物故了……」

「她曾提過她的父親嗎？」

「提過，但她曾明白表示，她的父親生前風評不佳，不願提及。」

「哼！她倒是有自知之明。少俠，你聽說過昔年與八大門派齊名的『黑白雙煞』嗎？」

「是『黑煞』姜子奇。」

「正是。『黑煞』被迫娶了高麗花，不久棄之不顧，竟然獲得梅遜雪的青睞。有人說，是因爲姜子奇救過梅遜雪一命，才獲得她的芳心，也有人說是他以卑鄙手段造成事實，她只好嫁給他的……」

「那前輩和姜子奇有何過節？」

「說來令人切齒，當時武林中對梅遜雪有好感的人不知凡幾？也許老夫表現得太急切了些，姜子奇暗算了我，切去了我九根指頭，却爲我留了一根。」

凌鶴道：「前輩與梅前輩交往時，他們還未成婚？」

「當然，有所謂：一家有女百家求。武林奇女子，哪個不想？」

「請問，姜子奇那時的武功比前輩如何？」

「只低不高，反之，他又何必施行暗算？少俠你可知道那是什麼暗算？」他嘆口氣道：「就和你中的毒一樣。」

「我？」

「當然，稍一運勁就逆脈上沖，雙手顫慄，頭暈眼花……」

「前輩，咱們果然是同病相憐，莫非晚輩剛才未曾舊病復發是……」

「是老夫站在上風頭，使你吸入了解藥……」

「前輩，此解藥，是否能根治晚輩的毒？」

「要連續服用一個月以上，而且要以巨書上的導引大法驅除餘毒……。」

凌鶴頹然道：「這麼說來，找不到巨書，晚輩就無救了？」

「你一定能找到的。」

「前輩怎會有這種毒的解藥？」

「一指叟」切齒道：「那是因爲老夫昔年中毒，且被切去九指，悲絕之餘，決定設法除毒，然後練功……」

「前輩終於研究出解毒之藥了？」

「是一位世外高人指點的幾味草藥煉成的。至于武功，也經那高人傳授了『一指禪』玄門奇學。」

凌鶴嘆道：「眞正是皇天不負苦心人了，不知道『一指禪』絕學如何霸道？」

「一指叟」以獨指虛空向一丈外地上一揮，「唰」地一聲，土石飛濺，出現了一道半尺深，五六尺長的小溝。

凌鶴道：「一根食指練到這般境地，眞是太玄太奇了！」

「凌少俠，據老夫所知，你可能不知張不幸接近你的動機吧？」

「前輩，雖說她是姜子奇的女兒，但其父已死，而且並未迴護其亡父的短處，由此可見，張姑娘之對晚輩援手，似不會包藏禍心。」

「凌少俠，一位君子就吃虧在這種地方，你以爲姜子奇死了嗎？」

「這……」凌鶴失聲道：「難道他還活着？」

「『黑白雙煞』是死了一個，那是『白煞』姜子雲而非『黑煞』姜子奇。」

「前輩，您可有證據？」

「你自己就是證人。」

「這……這就越說越奇了！晚輩不懂得……」

「數日前，你可曾火化了一個潦倒的了性和尚？」

「前……前輩……了性大師一代方外奇人……業已得道飛昇了……」

「他是否得道飛昇是另外一回事，但他正是『白煞』姜子雲。」

「這……這……」凌鶴心目中的了性大師如當空之皓月，如天上的神祇，如何和「雙煞」扯在一起呢？道：「前輩……晚輩簡直不敢相信……。」

「這是不足爲奇的。屠夫在涅槃會上，尚能拔下屠刀立地成佛。『白煞』姜子雲昔年不過是嫉惡如仇，手段辣些而已。這種人，他老來出家，才是正當合理的歸宿哩！」

「這麼說『黑煞』未死，張姑娘說她的父親已經亡故是謊言了。」

「非但是謊言，而且她是『黑煞』的奸細，想在你身上套取秘密……」

「什麼秘密？」

「一是巨書，二是梵文……」

凌鶴心頭大震，張不幸果然問過他是否通梵文？看來這「一指叟」說的十九可信了。

「想不到這『黑煞』竟有這麼一位美麗的女兒。」

「凌少俠，『白煞』助你，『黑煞』却在暗中盯上了你，他想要的當然是那本巨書，因爲他自以爲那是他的書。」

「嗨！『黑白二煞』一位得道飛昇，一個却仍在人間作孽……」

「少俠怎會知『白煞』已得道飛昇了呢？」

凌鶴說了兩次顯現的事。「一指叟」道：「少俠又怎知那不是『黑煞』故意化裝成『白煞』出家的樣子？」

「前輩，人類作事都該有動機才對。『黑煞』冒充了性大師是爲了什麼？」

「依我猜想，他要造成『白煞』已得道的印象，以便以後他跟踪你而被發現時而能使你把他當作得道飛昇向你顯現的『白煞』姜子雲。」

凌鶴以爲「一指叟」的思維極爲細密，這說法也不無可能，他本來就以爲「仙道無憑」的。道：「前輩，『黑白雙煞』雖是兄弟手足，會那麼相似嗎？」

「不錯，若非親人，很少有人能認出來？」

「前輩要找姜子奇報仇？」

「正是，但要逮住他並不容易，因爲他的功力奇高，三五個八大家的掌門人聯手也未必是他的敵手。」

「此人武功既然如此之高，他還找那巨書幹什麼？」

「說的也是，可是，越是聰明的人越是勘不透這一點。正所謂：知足則仙凡異路，善用則生殺自殊。知足雖貧亦富，貪得者雖富亦貧。嗳……這道理有幾個人懂得？」

「一指叟」取出一個牛角小瓶，道：「剛才老夫即倒出此藥少許，彈向你的上風頭，才使你體力暫復，但要想根治，還須繼續服用……」

凌鶴接過藥深深一揖道：「前輩治病之恩，大德不敢言謝……」

「吾輩中人，不講這一套。不過有件事老夫不能不提示你，在張不幸面前莫提老夫之名，暫時也別揭她的底。總之，你當務之急，是去找巨書，只有找到巨書，學了那書上的導引奇功，才能使你眞正除毒康復。而那時你的武功也會倍增……」

「一指叟」說完飄然而去。凌鶴悵惘了很久。喃喃地：「看來江涵必是『黑煞』的人，無怪他迭次强調了性大師是得道飛昇而非坐化了！設若不遇上這位『一指』前輩，我會有什麼結局呢……？」

凌鶴不想見到任何一個女人，他只希望悄悄地離開這兒，但是他遇上了蕭娟娟，一些女人都使他痛苦或不快，至少娟娟沒有。

「凌大哥，你的行色匆匆地要到哪裏去？」

「我本要離開這兒的。」

「凌大哥，你好像有什麼不悅心的事情？」

「沒有……」

「凌大哥，請你到我住的店中去坐坐吧！」

「如無緊要的事，我就不去了。」

「高前輩不是約定和你在興隆客棧相見的嗎？」

「是的，莫非妳們同住一家客棧？」

「而且還是同一客房哪！」

回店返房，發現桌上留了一紙條，上寫因臨時有急事不克等待，來日會在他地相見，希望凌鶴善待娟娟。

娟娟把條子交給凌鶴，道：「高前輩已經走了。」

凌鶴看了留言道：「蕭姑娘在派賑濟已完畢了嗎？」

「是的，凌大哥，我已經叫了飯菜，高前輩走了，我一個人也吃不了！就在此用飯吧！」

實在不便拒絕，也有點餓了，五菜一湯還有花雕名酒，娟娟殷勤勸酒，而凌鶴心頭鬱悶，藉酒消愁，一杯一杯地乾了。娟娟也陪了些，一個時辰之後，兩人都有了六七分醉意。

「凌大哥我看差……差不多了……」

「什，什麼差……差不多了？」

（未完・三）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碧落山莊先重金聘請殺手萬點星在半路截殺南宮靖一行人，南宮靖義釋萬點星，收爲己用，繼續前行，遠處已看到一簇人影，衆人匿上崖上，兩邊山谷間，人數約有五六十人，爲首的却是宓副總管，指揮人手搜索南宮靖等人，未能搜到，便再佈置一半人手，守住兩邊出口處，跟着秦總管侯元——喬裝南宮靖也趕到了，派河洛八義的老三上崖打探，被孫小乙點了穴道摔下來，於是八義一齊上崖，全部都被點了穴道掉下來摔死，侯元自己親自上崖，沈雪姑不敢輕敵，先佈下樁哨，由南宮靖——宮飛鵬爲首對付這個淫賊，侯元想說服衆人歸順……

比佛門武經　易筋勝洗髓

侯元擧目向天，摺扇指點着南宮靖等人，傲然道：「他們是老夫人交代過，只要肯投碧落山莊，自可量才錄用。至於你萬點星，既是碧落山莊僱用而來，又中途心生叛離，碧落山莊絕不允許有人叛離，你不肯下去向秦總管作個交代，本公子自然把你挐下，交秦總管發落。」

萬點星怒笑道：「南宮靖，你口氣狂得很，只不知手底下能不能和你口氣一樣，名符其實？」

侯元點點頭，道：「很好，你不肯自己下去，意圖頑抗，本公子非把你挐下不可。」

說到這裏，朝南宮靖道：「你們想好了沒有，若有誠意投效碧落山莊，你們可以先下去。」

孫小乙笑道：「姓侯的，你有沒有毛病？」

侯元瞋目喝道：「誰是姓侯的？本公子乃是南宮靖。」

孫小乙道：「好、好，你是南宮靖，就算你是南宮靖好了，哈哈，呵呵，好個連祖宗都要出賣的人！」

侯元怒聲喝道：「你找死！」正待發掌。

南宮靖伸手一攔，說道：「南宮公子且慢出手！」

侯元道：「本公子正在等你的答覆，本公子耐心有限，你快說吧！」

南宮靖淡淡一笑道：「南宮公子一身武功，足可儕身武林一流高手之列，在下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侯元原是心高氣傲之人，聽南宮靖當面奉承，自是頗爲得意，手搖摺扇，點着頭道：「閣下說說看？」

南宮靖道：「目前武林亂象已萌，不少有志之士，爲了伸張正義，消滅邪惡，成立了一個正義同盟，像南宮公子這樣的人才，武林中不可多得，如果南宮公子肯投效正義盟的話，副總護法一席，就非南宮公子莫屬了。」

李小雲聽大哥和他胡謅，抿緊了咀，幾乎笑出聲來。

侯元目光一動，問道：「正義盟有些什麼人？」

這話自然是試探南宮靖的口氣了。

南宮靖道：「正義盟盟主乃是區區在下宮飛鵬，總護法已經內定由江湖上號稱第一殺手的萬點星出任，因爲要消滅邪惡，自然得用非常手段……」

侯元怒笑一聲道：「姓宮的，你在本公子面前，敢如此胡說八道？」

南宮靖朗笑道：「宮某是一番好意，你如肯投效本盟，自可量才錄用，給你副總護法的名義，難道還辱沒了你不成？你要咱們投效碧落山莊，是棄明投暗，宮某勸你投效本盟，乃是棄暗投明，這是機會，你應該好好考慮考慮！」

侯元大怒道：「姓宮的，你們既然不識抬擧，本公子只好不客氣了。」

李小雲笑道：「你最好多想想，今晚投過來，還可以當副總護法，錯過今晚，到明天再想投效本盟的話，那就只好替我大哥當馬伕了。」

孫小乙道：「當伙頭軍也可以，燒飯、洗菜他總會的。」

祝小青接口道：「宮大哥，這小子執迷不悟，把他挐下就是」，對牛彈琴，還和他多說什麼？」

侯元聽得幾乎氣炸了心，摺扇一指南宮靖，喝道：「姓宮的，你亮兵刃！」

萬點星洪笑道：「你想和本盟宮盟主動手？還差得遠哩，你投過來，盟主的意思，是把你撥到萬某手下，當一名副手，那麼你南宮靖不過是萬某的屬下而已，不肯投降，自該由萬某來教訓你才是。」

侯元怒不可遏，右手摺扇一指，沉喝道：「你找死！」

三個字堪堪出口，身形已經直欺過去，人還未到，「豁」的一聲，摺扇乍展，劃起半輪扇影宛如巨斧一般，朝萬點星迎面劈落，風聲嘶然，大有巨斧開山之勢。

出手一招，就相當凌厲。

萬點星故意拿話激他，其實心裏並未絲毫輕敵，一看他擧扇劈來，口中沉喝一聲：「來得好！」

身形一偏，鏘然劍鳴，長劍出鞘，立時飛洒出八九點寒星，反擊過去。

侯元冷笑一聲，扇面反覆起伏之間，捲起一道接一道匹練般的白光，繚繞一丈方圓，幾乎把萬點星一個也捲了進去。

萬點星也絲毫沒有退讓之意，一柄長劍此刻已完全展開，點點寒芒，宛如一蓬飄洒的急雨，時疏時密，只是在侯元上下左右不停激射洒落。

兩人這番交手，照說萬點星劍長三尺，侯元一柄摺扇却只有兩尺來長，應該是萬點星佔了便宜，但事實上侯元一道飛捲的扇影，只要捲到之處，萬點星攻去的點點寒芒，立即消失，不用說，萬點星的攻勢，只要和侯元的摺扇接觸，就被化解於無形。

這也是萬點星的攻勢縱然凌厲，侯元似乎比他棋高了一着。

片刻之間，萬點星頭上已見了汗水。

就在扇影交織，寒芒飛洒之中，突聽侯元一聲冷笑，左手疾發，「砰」的一聲，擊中萬點星左肩，把他打出一丈來遠。

萬點星仰面跌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來。

南宮靖沒想到萬點星敗象未露，就會被侯元一掌震飛出去，急忙抬手掣劍，攔住了侯元。

另外孫小乙急忙閃身搶出，一把抱起萬點星，退了下去，放到地上，只見他除了會眨動眼睛，四肢依然動彈不得。

孫小乙搔搔頭皮，說道：「看來萬老大和我方才一樣，被姓侯的小子制住了穴道呢！」

沈雪姑替萬點星解開穴道，說道：「你快運氣試試，是否傷到了什麼地方？」

萬點星活動了下手脚，說道：「沒有，在下只是不小心被他制住了穴道，一點傷也沒有。」

沈雪姑微哂，道：「此人使的是截脈手法，即使你們再小心些，一樣會閃避不開。」

那邊侯元堪堪制住萬點星，就被南宮靖攔住去路，不覺傲然一笑道：「現在是該閣下出手了。」

南宮靖用左手食中二指輕輕拭着劍脊，側過臉去，朝他微微一笑道：「宮某出手，對閣下未必是可喜之事。」

侯元目中精芒連閃，冷笑道：「你倒自負得很，好，你可以發劍了。」

南宮靖忽然朗笑一聲，雙目精光如電，直注侯元，但精光迅即斂去，冷然道：「宮某不想傷你，你可以下去了，轉告你們大小姐也好，秦總管也好，要他們立即退出此地，雙方不傷和氣最好。」

侯元看他目中寒光宛如兩道霜刃，令人不可逼視，心頭不禁爲之一寒，右足隨着退了一步，忖道：「此人一身功力，似乎還在自己之上，倒是不可輕敵。」

他摺扇在胸前連搧了幾搧，稍掩怯意，繼而一想：「自己練成『洗髓經』，『五行掌』和『截脈手法』，難道還怕你不成？」胆氣一壯，立即嘿然道：「閣下空言無益，本公子既然上來了，自然要領教領教你的高招，閣下既然不願發劍，本公子那就不客氣了！」

話聲出口，右足隨着跨上一步，手中摺扇一翻，右足隨上，摺扇就平胸推出。

他這幾個動作，當眞行動如風，話聲甫落，平推摺扇，就像裁紙一般橫劃過來，幾乎一下就送到南宮靖胸前二尺光景。

南宮靖長劍抬處，搭的一聲，壓住了侯元扇面，大笑道：「閣下眞要和我動手，在下只好把你挐下了。」

侯元被他長劍一下壓住扇面，心頭不驚而喜，說道：「是嗎？」

他只說了兩個字，左手突然朝前反拂過來。

沈雪姑低喝一聲：「小心他的『截脈手法』！」

南宮靖回頭過去，含笑說道：「不要緊。」

左手三指隨着朝侯元拂來的左手脈門撮去。

雙方動作，快如閃電，侯元這一記「截脈手法」，快要拂上南宮靖右肩，南宮靖的三個指頭也已觸及侯元手腕。

好個侯元，他練成達摩「洗髓經」，目光何等銳利，眼看南宮靖左手三個指頭

比他後發先至，快要搭上自己脈腕，這電光石火之間，別人幾乎已經無法看清，他卻看得清清楚楚，心頭驀然一驚，急忙一吸眞氣，硬把自己往後移退了三尺。

光是在這毫髮之間，能夠及時間向後移退，若無上乘內功，就無法可以做到。

南宮靖三指一撮落空，也不由得爲之一怔，自己已經使出「拈花手」，還會被對方避讓開去，也是第一次遇上。

兩人在這第一招上，就各自展露了一手絕藝，但在旁人看來，他們不過是扇劍交接之際，兩人的左手一拂、一抓，只是做了個樣子，就分開了，並無什麼驚險可言。

兩人一觸即發，誰都心裏明白，今晚遇上了勁敵。

侯元心頭還是有些不服氣，自己在絕壁山洞中苦練了三個月「洗髓經」，滿以爲這次下山之後，縱或不能說天下無敵，至少也足可以在年輕一輩中首屈一指了，沒想到這姓宮的武功之高，竟似猶在自己之上？難道自己三月的苦練，還及不上人家？

他原是心高氣傲之人，這一氣之下，不覺存心要和南宮靖拚個高下，這就嘿然道：「好哇，姓宮的，你果然有一手，今晚咱們就在這崖上分個高下！」

喝聲一落，手中摺扇突然反覆揮動，捲起匹練般的一道白光，朝南宮靖急攻過來。

他這一輪攻擊，剛中有柔，扇招並不出奇，但內勁迸發，所含蘊的卻是佛門「洗髓經」神功，使來特別顯得凌厲無前。

南宮靖看他攻勢凌厲，長劍也隨着揮起，他使的是「達摩劍法」，招式古拙，劍勢不快，但正好把侯元攻來的扇招，一齊接住，化解無形。

因此，侯元這一輪攻勢，看去兇猛無倫，實則攻到南宮靖身前，就被化解了。

侯元自然知道自己憑一柄摺扇，是無法勝得了南宮靖的，他並不憑仗摺扇取勝，口中一聲冷笑，左手抬處，配合扇招，施展「截脈手法」，似拍似拂，如撫如拭，手法古怪，變化莫測。

南宮靖方才聽沈雪姑警告過，心知對方「截脈手法」厲害，不覺朗笑一聲：「南宮公子，你大概不想要左手了。」

要知「達摩劍法」看去招式古拙，出招不快，但這一點，只是使人有此感覺而已，實則劍隨意發，它的快捷處不易被人發現。

南宮靖劍勢突然加快，雙手運劍，右手化解侯元扇招之後，立即劍交左手，正好迎向侯元似拍似拂的「截脈手法」。

侯元左手拂出，忽然看到對方左手握一支雪亮長劍，迎着自己左掌推來，若不及時收手，劍鋒正好削向手腕，左掌當眞不要了。

心頭不覺一凜，急忙撤招，定睛看去，南宮靖長劍明明握在右手，正和自己摺扇封拆，他空着左手，那來的長劍？心中覺得奇怪，左手一探，又迅快拂了出去。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左手堪堪拂出，只見南宮靖左手握着一支鋒利長劍又迎削過來。

如果自己稍不留心，就會被削上手腕，逼得手腕一翻，避開劍鋒，斜拍過去。

南宮靖的長劍就像長着眼睛一般，劍尖一斜，依然對準他手腕削來。

侯元左手一收，摺扇刷刷刷連續急揮攻出，留心看去長劍依然握在南宮靖右手，和自己摺扇搶攻，左手根本沒長劍，心中不由驚疑不止，忖道：「他左手那支長劍，不用的時候，又藏在那裏呢？」

其實南宮靖左手那來的長劍？他右手封拆侯元扇招，劍交左手，迎削侯元「截脈手法」，再交右手封解扇招，左右交替使劍。

因爲這一手法，乃是他從小就練習慣了的，使來純熟無比，外人不易看得清楚，遂以爲他左手還有一把劍呢！

侯元右手使扇，左手使出「截脈手法」，依然被逼得連連後退。

他登上石崖，也不過佔了崖前數尺地方，這連退幾步之後，已經又退到崖前，心中又驚又怒，口中大喝一聲，左手招式一變，捨了本來似拍似拂的「截脈手法」，突然呼呼兩掌，直劈而出。

這兩掌勁氣呼嘯，如濤拍岸，朝南宮靖身前捲撞過來。

不止兩掌，跟着兩掌後面，又接連拍出了三掌，發掌雖有先後，但等到五道勁風參差匯合，竟然變成了一道無與倫比的狂飆，壓力之强，連站在一丈開外的李小雲，祝小青兩人都有氣窒之感。

沈雪姑目光凝注，連忙說道：「五行掌！」

南宮靖看他掌力竟有如此聲勢，也大爲驚凜，急忙凝神吸氣，右掌當胸直豎，緩緩朝前推出，使出來的乃是佛門「返照神掌」。

「返照神掌」，即是佛光返照之意，任何掌力，遇上「返照神掌」，都會被反震回去。

這種功夫，在武術上，也就叫做借力打力，但也只能對功力和你差不多的人，你才能「借」得動他的力，如果對方功力勝過你甚多，你就「借」不動他的力了。

蜻蜓撼石柱，怎會撼得動呢？

侯元本身武功，原不如南宮靖甚多，南宮靖練的是達摩「易筋經」，侯元將錯就錯，三個月來，練成了達摩「洗髓經」，本已相差無幾，但南宮靖也同樣因禍得福，負傷之後，和沈雪姑同修道家的「以陰導陽神功」，坎離交融，打通生死玄關，不但功力倍增，而且得到佛道兩門神功的融合貫通，集於一身，侯元自是無法和他相提並論。

這時南宮靖左掌推出，侯元陡覺自己拍出去的「五行掌」五道掌力，忽然被一股極大力道推得一齊反湧回來。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一時來不及多想，急忙雙足點動，一個觔斗往崖下翻了下去。

這還是他平時爲人機警，才能及時避開，沒被自己掌力反震所傷。

李小雲道：「大哥，你怎麼不把他拏下呢？」

祝小青道：「是啊，這種人還放他回去作甚？」

南宮靖朝她們微微一笑道：「妳們說得倒是容易，侯元今非昔比，武功之高，

應該並不在我之下，而且我還有一種感覺，他練的內功，好像和我極爲接近，因爲我的內力和他接觸之際，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應，好像……就和師兄弟喂招一般，誰也無法傷得了對方。」

沈雪姑忽然叫道：「宮兄，你請退下來。」

南宮靖忙問道：「沈兄可有什麼指示嗎？」

沈雪姑嫣然笑道：「我是有些事情要和你商量。」

她連自己也不知道，每次和南宮靖說話，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之感。

南宮靖依言退了下去。

沈雪姑道：「據我猜想，侯元退下去之後，在短時間內，他們不會再派人上來搶攻，我們也可以趁這段時間，稍作休息，同時也可以安排一下應付之道。」

孫小乙探頭朝下望去，只見崖前圍集的人手，果然已經向後撤退了七八丈遠，尤其本來點燃的燈火，此時也已全數熄滅，看去黑越越的無法可以看清他們的行動。這就回頭說道：「他們撤退了七八丈，連燈火也全都熄滅了。」

沈雪姑說道：「他們是在商量對策，不想讓我們看到他們的動靜，但至少在他們沒有十分把握之前，是不會發動攻勢的了。」

萬點星聽他們說話之時，把南宮靖（侯元）叫作侯元，心裏甚是不解，這時朝孫小乙問道：「孫老哥哥，方才上來的南宮靖，你們都叫他侯元，到底他是什麼人呢？」

孫小乙聳聳肩，笑道：「他本來就是花豹侯元咯！」

萬點星道：「那麼他怎麼會自稱南宮靖的呢？」

孫小乙說道：「這件事，說來話長，等咱們出了石門，老哥哥自會源源本本的告訴你的，反正他是眞侯元假南宮靖就對了。」

沈雪姑讓南宮靖在大石上坐下，說道：「宮兄，你知不知道我們爲什麼要上這座突崖來的？」

南宮靖道：「那是爲了突崖上可以稍作休息，不受敵人干擾，對不對？」

沈雪姑嫣然一笑道：「你只說對了一半。」

南宮靖望着她，哦了一聲道：「沈兄請把還有一半說出來聽聽？」

沈雪姑問道：「你重傷之後，我們——依法練習『以陰導陽』神功，你記不記得有多少天了？」

南宮靖忙應道：「今天是第三十四天了。」

「這就對了！」沈雪姑道：「當時我預料治療你的傷勢，約需四十九天，方可痊癒，但沒有想到你練的是佛門『易筋經』，內功已有相當火候，所以好得如此快法；但施行『以陰導陽神功』，最少也須三十六天，始有小就，中間不可間斷一天，我們只練了三十三天，還有三天，就可練完了……」

南宮靖爲難的道：「要在這裏練嗎？」要在這裏袒裼裸裎，擁抱而坐，自然使他大吃一驚。

沈雪姑赧然道：「現在我傷勢早已好了，你也大致復元了，用不着那……樣……只要對面坐下，雙掌掌心相抵就可行功了。」

她不待南宮靖開口，接着道：「但萬老大毒性也要在子時才發作，只有等他發作了，卞兄才能替他診查得出中的是何種毒藥？好在我們練功的時間，長達一個時辰，不妨稍遲，等下兄替萬老大診療之後，再練也不要緊。」

她口氣微頓，接着又道：「我的意思，就是說卞兄替萬老大療毒之時，有我們護法，自可提防對方搶攻上來，等我們運功之時，卞兄和萬老大雖可加强戒備，但搶攻上來的如果是一流高手，他們就不容易擋得住……」

南宮靖道：「那怎麼辦呢？」

沈雪姑道：「我們運功之際，四掌雖然相抵，但我們氣機相通，其實只要有一隻手掌相抵，也夠循環運行了，如果沒有超級高手上來，我們就不用理他，萬一卞兄他們抵擋不住，我們兩人中，有一個人可以出手，譬如你先出手，向某一個敵人發了一掌，立即和我抵住手掌，第二招就由我出手，騰出手來發掌，第三招再由你出手，這樣輪流發掌，並不妨礙我們練功，但必須澄心靜慮，不可生一點雜念，否則極易走火入魔，你務必小心才好。」

南宮靖點頭道：「這個在下知道。」

「那好。」沈雪姑道：「現在我們可以商量如何調配人手了。」

南宮靖道：「沈兄想必早有成竹在胸了，我們一切聽沈兄安排調遣就好。」

沈雪姑輕嗔說道：「你怎麼可以這樣說話，這是大家的事，自然要大家商量才行。」

卞藥姑道：「待會我替萬老大療毒，有你們二位主持，自然不怕敵人搶攻登崖，但你們兩個運功之時，敵人如果搶攻上來，那就麻煩了。」

李小雲道：「我們仍舊和剛才一樣，由我和三弟，（祝小青）小乙三人分守崖邊，有人上來，先給他一指，他們如果無法化解，自然退下去了，萬一阻擋不住，就由卞大哥出手，我說的出手，就是使用藥物，讓他們來兩個，就迷翻一雙，不就結了？」

卞藥姑道：「如果有這麼容易，那就好了，我看對方集結了不少高手，一旦發動，攻勢一定相當凌厲，尤其我們有幾個人，對方瞭如指掌，上來的話，只要讓他有一兩個人登上崖來，佔據了崖邊，後面的人就可跟着登崖，我們人手有限，到時就照顧不來了。」

沈雪姑道：「卞兄這話頗有道理，就像侯元吧，他那一手『截脈手法』，就沒有人可以破解……」

南宮靖道：「這樣好了，如果對方上來的高手，大家萬一自知不敵，就讓他過來，因爲對方的目標，以沈大哥和我較爲顯著，他們看到我和沈大哥四掌相抵，一看就知正在運功，這一機會自然不肯錯過，等他們衝過來，再由我和沈大哥對付好了。」

卞藥姑凝目問道：「你們正在運功之際，眞的應付得了嗎？」

沈雪姑微笑道：「應該不成問題。」

萬點星道：「在下呢，你們還沒分配我的工作？」

李小雲道：「我和三弟兩人一組隱伏東首，你和小乙一組，隱伏西首，有兩個人一組，就可互相照應，不虞有失了。」

南宮靖道：「就這樣好了，我們人手不多，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沈雪姑含笑道：「我們這樣佈置，就算碧落山莊的老夫人親自趕來，也可以和她一拚了。」

孫小乙道：「這老虔婆上來，咱們就一齊退到沈大哥和宮大哥的身邊，大家一齊出手，縱然不能一招克敵，至少也要把她逼下崖下。」

沈雪姑道：「好了，對方此時既然還沒發動，大家不妨坐下來歇上一回。」

孫小乙招招手道：「萬老大，來，咱們一組的，你到這邊來，和老哥哥一起，一旦有人上來，也好有個幫手。」

萬點星依言走了過去。

李小雲和祝小青也合在一起，就在突崖正面一東一西，遙遙相對，據石防守。

崖前碧落山莊的人，依然沒有一點動靜，他們既不撤走，也不搶攻，好像要把崖上的人困在這裏，看你們能捱得上幾多天？

時間漸漸過去，現在差不多快交子時了，卡藥姑看看天色，問道：「萬老大，你可有什麼感覺嗎？」

萬點星道：「好像沒有。」

卡藥姑道：「沒有發作，並不是表示已經好了，我看你還是退下來，不可再逞強了。」

孫小乙道：「萬老大，卡大哥說得對，你還是退下去的好。」

萬點星道：「好吧！」站起身，朝中間走去，那知本來好好的人，這一走動，頓時感到一陣頭昏，頭輕腳重，腳下也有些踉蹌。

卡藥姑注目問道：「萬老大，你怎麼了？」

萬點星一手扶頭，說道：「在下……啊……是有些不對……」

卡藥姑道：「你快坐下來，讓我把把脈看？」

萬點星依言席地坐下，伸出左手，卡藥姑三個指頭撮住他的脈腕，搭了一陣，還沒開口。

萬點星突然大叫一聲，掙脫卡藥姑指頭，一下撕下面罩，雙手抱頭，一顆頭不住的左右搖晃，喘息道：「痛死我了！」

這一瞬間，只見他滿臉發青，額頭上綻出一粒粒黃豆大的汗珠，一顆接一顆直淌下來。

卡藥姑閃電般點出一指，把萬點星放到地上。

沈雪姑問道：「卡大哥，妳看出他中的是什麼毒嗎？」

卡藥姑道：「妳沒有看出來嗎？」

沈雪姑道：「看出來了，我還會問妳嗎？」

卡藥姑道：「你們再仔細瞧瞧！」

沈雪姑、南宮靖回頭看去，只見萬點星被點了睡穴，躺在地上的人，依然身子不住的顫動，本來痛得發青的臉色，如今越來越青，青慘慘的好不怕人，甚至連他手掌、指甲都變得色如靛青。

南宮靖口中輕咦一聲道：「這是什麼毒藥，會有這麼厲害？哦，卡大哥，他還有救嗎？」

沈雪姑冷哼一聲，道：「果然是青苗散！」

南宮靖不知她說的「青苗散」是什麼毒藥？但又不好多問，只是把目光朝卡藥姑投去。

卡藥姑道：「他方才說的症狀，我就懷疑是『青苗散』了，只是沒有得到證實以前，不好胡亂給他解藥，因爲解毒藥物，多半都是有毒的，這叫做以毒攻毒，如果用錯解藥，爲害更烈。」

口中說着，從身邊取出一個瓷瓶，傾了一顆藥丸，納入萬點星口中。

南宮靖忍不住問道：「卡大哥，他服藥之後，要多少時間才會好呢？」

「最多不過一盞茶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卡藥姑接着道：「你看他臉上手上的青色消退了，就可以了。」

南宮靖又道：「只一顆藥丸就可以了嗎？」

卡藥姑道：「青苗散是劉媒婆從苗疆學來的毒藥秘方，只有她的獨門解藥，可以立時解去，我用的不是她的獨門解毒，大概連服三天，才能把體內餘毒，完全消解。」

南宮靖道：「這麼說，劉媒婆也一定來了。」

卡藥姑道：「有可能，這老婆子善於用毒，我們倒是不可大意了。」

沈雪姑含笑道：「難道妳還會怕她不成？」

卡藥姑道：「我自然不怕她，但這突崖地方不大，是使毒和使迷的最好目標，我們當然不能不防了。」

南宮靖在說話之時，目光一直注視着萬點星的臉上，說也奇怪，方才還青慘慘得怕人的臉色，果然漸漸淡了下去，現在快到一盞茶的工夫，他臉上和手上的青色，已經完全消失。

卡藥姑道：「可以了。」伸手解開了萬點星的穴道。

萬點星身軀一顫，倏地睜開眼來，長長吁了口氣，咦道：「在下頭痛已經好了，卡公子，是你救了在下。」

卡藥姑道：「萬老大，你中的是劉媒婆的『青苗散』，只有她的獨門解藥，可以藥到毒解，我給你服的解毒藥丸，藥効當然不如她的獨門解藥，因此你必須連服三天，方可根治。」

萬點星連連拱手道：「多謝卡公子。」一面切齒道：「好個劉賊婆，給我遇上了，非砍下她使毒的那隻手來不可。」

沈雪姑看看天色，說道：「此刻子時已經過了一刻之久，我和宮兄每天子午二時運力療傷，連今晚還差三天，就可大功告成，現在我們必需及時運功了，你們大家務必多加注意，如有敵人攻上崖來，就依方才議定的應付方法行事。」

一面朝南宮靖道：「宮兄，我們就在壁下坐下來，你面向東，我面向西，這樣，只要有敵人接近，就可及時發掌。」

南宮靖點點頭，兩人就在對面席地盤膝坐下。

沈雪姑緩緩伸出一雙玉掌，又道：「宮兄記着，待會如有敵人接近，你只能發右掌，發掌之後，必須立即和我左掌相抵，我才能發掌。」

南宮靖道：「在下記下了。」

沈雪姑道：「好了，現在摒除雜念，和我雙掌相抵，還有，就是出手發掌；心中必須依然保持寧靜，意守丹田，不可心生雜念。」

南宮靖點點頭，伸出手去，和沈雪姑雙掌相抵，兩人同時閉目垂簾，默默運起功來。

兩人這一坐下，卡藥姑雖然還是坐在大石上；但心頭不期有些緊張起來，她知道自己這一行人中，以沈雪姑和南宮靖兩人的武功最高。

如今兩人運功開始，至少要一個時辰才能畢事，在這段時間中，要由自己和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萬點星五人負担起守護突崖的責任。

雖然沈雪姑曾說：他們在運功之際，還是可以出手應敵，但總是冒險之舉，只要稍一不慎，就會走火入魔，最好自然由自己幾人把攻上突崖來的敵人擋住，不用擾及兩人。

心念這一動，就伸手從身邊革囊中取出應用之物，一一放在身邊石上，一面抽出長劍，擱在膝上，暗作戒備。

李小雲、祝小青也和卡藥姑一樣，悄悄抽出長劍，左手也同時駢起食中二指，伏身石後，準備隨時出手。

萬點星和孫小乙一組，兩人也各自找了一處石後，蹲下身子，他們早已計議好，一旦發現敵踪登崖，先由孫小乙發指，如果阻攔不住，再由萬點星出手，橫掃對方雙足。

大家都已進入備戰情況，每個人只是目光炯炯注視着崖下。

崖下，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所有的人，依然停在崖前七八丈外，因爲對方已經熄去了燈火，看去只是黑幢幢的人影，看不清面貌，也無法看清他們的有什麼舉動？

就在此時，驀聽幾聲厲嘯，接連响起，連翩人影，從崖下撲上。

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三人，還沒看清人影，就連續圈腕點出，幾縷指風無聲無息的激射出去，接連着响起輕微的「撲」「撲」之聲，既然發出聲音，那就表示已經擊中對方了，那知這些人影居然恍如不覺，全數登上了突崖。

李小雲一連發出三指，依然沒有把來人擊落下去，心頭不覺一怔，定睛看去，搶上崖來的竟有八人之多，這八人都是頭戴鋼盔，身穿鐵甲，手持開山大斧，看去黑幢幢的就像八座寶塔，此時佔據了突崖前方，就立即向四周散開，佈成了一座陣勢。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萬點星四人，本來伺伏突崖前面的大石之後，此刻眼看指功無効，立即迅疾無儔從兩旁躍出，揮劍攻上。

這八個鐵甲武士佔踞了突崖正面，正好把四人從中分隔開來，李小雲和祝小青在左，孫小乙和萬點星在右。

此刻左右兩邊，已經爆發了激戰，李小雲、祝小青揮動長劍，搶攻上去，右邊的孫小乙因指功已失去効用，也掣出雙截棍，和萬點星並肩攻上。

八名鐵甲武士看到攻擊他們的只有四個人，也只分出四個人來應戰，另外四人，却仍分兩邊持斧站立，空出了中間一片崖地。

卡藥姑眼看李小雲等四人一出手就被四個鐵甲武士接住，另外四個鐵甲武士却分兩邊站開，留出了中間丈許見方一片空地，這一情形分明是對方有計劃的行動，先讓身穿鐵甲不懼指功襲擊的武士登崖，佔踞陣勢，以便後面的人陸續登上突崖！

她心念閃電一動，口中一聲清叱，身形疾然欺上，長劍如輪，朝當前兩個鐵甲武士捲飛過去。

兩個鐵甲武士中左首一個居然左腳後撤，退開了一步。右首一個揮動開山大斧，朝卡藥姑劍上硬砸過來。

卡藥姑因自己手中長劍只是輕兵刄，豈肯和他開山大斧硬砸，身形輕靈一轉，帶轉劍勢，朝鐵甲武士腰際斜刺過去。

鐵甲武士一斧落空，虎的跨上一步，又是一斧直劈過來。

卡藥姑不退反進，身隨劍走，一下欺到對方左首，劍招未變，「噹」的一聲，刺在鐵甲武士左腰上。

對方有鐵甲護身，當然刺不進去，反而震得卡藥姑虎口隱隱生痛，劍尖也一下滑了開去。

鐵甲武士可也不是等閒之輩，就在卡藥姑劍尖滑開之際，左手突然五指勾曲，朝卡藥姑右肩擊來。

卡藥姑暗暗冷笑一聲，左手出手如電，五指連彈，切出一掌。

那鐵甲武士「虎爪手」堪堪遞出，突覺脈門、手背等處驟然一痳，左腕登時痠痳無力，再也使不出力道來。

鐵甲武士又驚又怒，厲喝一聲：「飛星入戶掌！」

只有「飛星入戶掌」，掌中才能暗藏指勁。

這是卡藥姑早就計算好的，對方頭臉一身，都包在鐵甲之中，只有雙手脈腕以下，露在外面，他發掌擊來，正是自己施展「飛星入戶掌」的好機會了。

鐵甲武士左手脈穴受制，只是左手不能動彈而已，這下激得他兇心突發，口中大喝一聲，右手掄動開山大斧，直劈橫掃，發出一片凌厲攻勢，記記都是沉猛的殺着！

卡藥姑劍勢輕靈，人如穿花蛱蝶一般，長劍雖然傷不了對方，但她在開山大斧的重重斧影之中，依然毫無敗象。

左首李小雲和祝小青的對手，也是兩個揮着開山大斧的鐵甲武士，但李小雲和祝小青却並未分開來單獨動手，她們是兩人聯手對付兩個鐵甲武士。

這一點，是她們在出手之前早已商量好的。因爲一對一，就要完全憑仗個人的武功獨立作戰，兩人聯手，對方雖然也有兩個，但總是可以互相照應。

對方身穿鐵甲，指功對他們已經失効，動手之際，就得以眞實功夫和對方硬拚

硬搏。可是祝小青精擅暗器，對方戴的頭盔留出了兩個眼孔，是唯一可使暗器之處，只要出其不意，就可制敵，這就是兩人所以要聯手的原因。

李小雲最近勤練奇胲門的內功，功力精進甚多，一支長劍展開「形意劍法」，使得劍光繚繞，還可以使巧勁化解對方斧勢。

祝小青武功平平，遇上鐵甲武士的開山大斧，沒有三兩招早就封架不住，但她心思靈巧，鐵甲武士身上穿了厚重的鐵盔、鐵甲，行動難免受到影响，她就一味的躲躲閃閃，左手早已揑了四支鋼針，只是等待機會出手。

右邊的孫小乙情形和她差相近似，手中雙截棍已無用武之地，不過他以輕功爲主，你開山大斧當頭劈落，他躲閃不及，會一個觔斗翻開去，有時也會一個觔斗騰空翻起，越過你頭頂，朝你背後翻落，雙脚會在你背上重重蹬上一記，有時更會乘隙欺近，左手在你面前劃個圓圈，朝你沒有鐵甲遮住的招子點來。

就因他身手靈活，和他動手的鐵甲武士空自揮動着開山大斧，簡直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萬點星和另一個鐵甲武士却打得極爲激烈。

萬點星被人在身上下了「青苗散」，此刻體內劇毒雖未完全消除，但服藥之後，頭痛若失，功力立時恢復。他恨透了碧落山莊的人，尤其自己棄暗投明之後，一直沒有立功的機會，這回一下上來了八個鐵甲武士，眼看己方人手不但不够，而且從動手之後的情形看來，幾乎全都落了下風，心頭不禁又急又怒，暗暗忖道：「我至少也要解決他一兩個，給大家瞧瞧。」

心念一動，長劍越使越快，點點寒芒，急如驟雨，朝鐵甲武士飄洒過去，只聽一陣噹噹叮叮的金鐵交鳴，像連珠般响起來。

那「噹」「噹」金鐵狂鳴，是他長劍封架開山大斧，劍斧交擊的聲音，「叮」「叮」輕响，却是他劍尖刺中鐵甲後的聲音。

從一陣金鐵交鳴的聲音中，使人可以想得到，只有萬點星封架鐵甲武士的開山大斧，鐵甲武士因爲身上穿了鐵甲，不懼兵刄，是以並不需要封架萬點星的劍招。

鐵甲武士不用封架你的劍招，就只要專心和你搶攻就好，萬點星要封架開鐵甲武士的攻勢，才有機會還擊，這一情形，自然是鐵甲武士佔了很大的便宜。

但萬點星的外號就是萬點星，他發出去的劍招，快到在一招之間，可以飛洒出數十點劍芒，出劍之快，江湖上只怕很少人能及得上他。

他這一下了殺機，長劍越使越快，一陣又一陣的「噹」「噹」「叮」「叮」之聲，不絕於耳。

鐵甲武士和他動手，心中忍不住暗暗冷笑暗道：「老子身上穿了鐵甲，憑你手中長劍，又刺不傷老子，還一個勁的亂刺個屁……」

心念未已，又是三聲「噹」「噹」金鐵狂鳴，鐵甲武士開山大斧一連三招攻勢，悉被萬點星架開。

照說，緊接連這三聲「噹」「噹」大响之後，就該有一陣細碎的「叮」「叮」之聲了。

但這回並沒有「叮」「叮」輕响，接着而來的却是一聲大喝，一蓬劍芒倏然盡斂，化作一道森寒耀目的銀虹，由下而上，閃電般直射鐵甲武士當胸。

這一劍萬點星存心已久，幾乎運起了全身力道，力貫劍尖，但聽「嗒」的一聲，劍尖居然穿透鐵甲，刺入三分光景。

鐵甲武士感到胸口刺痛，情知不妙，急急往後疾退。

萬點星豈肯讓你活着退下，口中「嘿」的一聲，左足一個箭步緊跟而上，右手貫勁，繼續朝前刺出。

這一下雙方動作均已快到極點，但鐵甲武士身上穿了沉重鐵甲，自然退得不如萬點星跟踪而上的快，劍尖由三分之一下刺入了八寸光景，鐵甲武士做夢也沒想到身上穿了鐵甲，還會被他長劍刺穿，瞪大雙目，發出一聲凄厲驚駭的慘號。

萬點星更不怠慢，右足突然飛起，一脚蹬在他小腹上，長劍也拔了出來，那鐵甲武士身子搖了兩搖，砰然往後倒去。

萬點星口中發出一聲大笑，一個轉身，朝孫小乙道：「孫老哥哥，我來助你一臂之力。」

這一段話，說來似乎已有好長一段時間，其實不過是雙方交手，不到一盞茶的工夫而已。

突崖前面因有三個鐵甲武士佔踞了一丈方圓的一片崖地，這時已有不少人陸續從崖下登上了突崖。

繼八名鐵甲武士之後上來的，是由總管秦皓率領的五個人，這五個人高矮不一，衣着各異，但却有一共同之處，那是這五人都面貌冷漠，毫無一點表情。

隨後上來的則是假南宮靖侯元，和一身淺綠衣裙，長髮披肩的絕色少女碧落山莊的大小姐楚琬，另外還有一個身穿天藍長衫的英俊少年，赫然是丁玉郎。

這些人登上突岩之時，也正好是萬點星一劍穿刺鐵甲，那鐵甲武士發出凄厲慘號倒下之時。

楚琬冷冷的道：「秦總管，叫他們住手。」

秦皓應了聲「是」，大聲喝道：「大家住手。」

秦總管下達了命令，鐵甲武士自然唯命是從，但就在秦皓喝聲甫出，鐵甲武士攻勢隨着稍懈（雙方動上了手，要停止下來，必須雙方同時停止，光是一方是無法停止的），突然之間，慘嘷、驚叫之聲同時响起。

原來和卞藥姑動手的鐵甲武士開山大斧攻勢稍緩，卞藥姑左手揚處，一蓬輕烟打向鐵甲武士的面部。

這蓬輕烟飛入眼睛，那鐵甲武士突覺雙眼奇痛，大叫一聲，往後栽倒。

另外兩個是和李小雲、祝小青動手的鐵甲武士，李小雲出身龍眠山莊，算得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世家，因此聽到秦皓喝聲，已是收劍後躍。

祝小青可不管這些，她手中早已揑了四支飛針，一直在等待機會，現在有了機會，豈肯罷手？中食兩指連彈，四支飛針分別朝兩個鐵甲武士雙眼打去。

這時正當子夜，天色如墨，夜影迷濛，飛針體積甚細，不易發覺，何況秦總管已要雙方住手，這個鐵甲武士自然不防有他，等飛針射入眼孔，雙目劇痛，口中各自大叫一聲，雙手掩着眼睛滿地亂滾，不住的嘶叫，其聲凄厲。

楚琬冷聲道：「是什麽人暗算他們？秦總管，快過去看看。」

秦皓急忙閃身出去，一下掠到兩個鐵甲武士身邊，右手抬處，迅快的點出兩指，先點了他們穴道，然後扳開一個鐵甲武士掩目雙手，凝目看去，只見雙目流血，顯然是被細小暗器打中，雙目已瞎。

秦皓緊閉着咀唇，舉起右掌，掩在武士眼上，微微吸了口氣，手掌朝上提起，再低頭看去，掌心已多了一支寸許長的極細銀針，口中不覺沉嘿一聲，手指連彈，兩縷指風分別彈在兩人頭部，才站起身，拱手道：「啓稟大小姐，這兩人是被人用飛針刺瞎雙目，已成殘廢。」

楚琬問道：「你把他們處理了嗎？」

秦皓躬身道：「殘廢之人，對本莊並無用處，屬下已經把他們處理了。」

楚琬眼皮一抬，要待說話。

侯元已接口道：「妹子，秦總管已經處理了就好。」

卞藥姑冷哼一聲道：「碧山莊果然兇殘無比，草菅人命，連你手下的人，一旦失去了利用，就下得了手，總有一天，你姓秦的也會被處理掉的。」

秦皓兩個指頭拈着一枚銀針，沉聲道：「老夫手下兩個武士，是被你們飛針刺瞎雙眼，而且你們打出飛針，是在老夫叫停之後，所以眞正殺害他們的，乃是你們偷放這四支飛針的人，並非老夫，老夫今晚非替他們報此殺身之仇不可，否則老夫還能統率碧落山莊數百武士嗎？」

說到這裏，目光如劍，沉喝道：「你說，這飛針是什麽人放的？」

在場諸人，除了萬點星、沈雪姑、卞藥姑等人，爲了改扮男裝，臉上或多或少都經李小雲加以化妝，因此秦皓除了認得宮飛鵬，宮飛雲（南宮靖、李小雲兩人早就易了容，秦總管看到他們之時，就是這副面貌了），孫小乙（孫小乙早就扮成老漁夫，秦總管自然認得他，却不知道他是孫小乙）三人之外，其餘的人，容貌都大同小異的有了改變，但這點手法，自然瞞不過秦皓雙目的了。

卞藥姑冷冷的道：「你管我們是誰放的，反正今晚難免一戰，沒有什麽好說的了。」

楚琬問道：「秦總管，此人是誰？」

秦皓道：「她就是卞藥師的女兒卞藥姑便是。」

卞藥姑說道：「我是卞藥姑，又怎麽樣？」

楚琬微微一哂道：「就算妳爹，也不敢在我面前放言無忌。」

卞藥姑冷笑，說道：「我爹雖是跑江湖的藥師，但一向爲人正直，嫉惡如仇，像你們這些專門在江湖上興風作浪的左道旁門，我爹連眼角都不會瞄妳一眼，少臭美了，妳以爲碧落山莊是武林中的名門大派？」

楚琬臉色微變，冷喝道：「好個賤婢，妳敢對我這樣說話！」

回過臉去，說道：「秦總管，先着人把這個賤婢給我拏下了。」

秦皓一揮手，站在他身後一個青袍人直奔出來，鏘的一聲掣出長劍。

李小雲陡見此人閃身而出，身法極爲眼熟，拔劍的姿勢，更是眼熟，心頭止不住一楞，急忙搶前一步，說道：「卞大哥，這一陣讓我來。」一手迅快的掣劍在手，迎了上去。

那青袍人眼看李小雲仗劍迎上，一言不發，刷的一劍，斜刺過來。

李小雲看到他刺出的一劍，斜向巽位，心頭更加證實了幾分，長劍一引，側身避開。

果然雙方在斜刺一劍之後，緊跟着又是一劍急刺過來，這一劍之勢長而有勁，一個人忽然隨劍而上，又是刷刷兩劍，因他的人已逼近，劍勢較短，出手却更見勁急。

李小雲從他第一劍出手，就已猜到了十之七八，自然可以料到他第一劍的後面會有一長兩短的劍勢急襲過來，手中長劍早已在一引之後，隨身右旋，又避開了雙方一劍，緊接着「鏘」「鏘」兩聲，架開對方短兵相接的兩劍。

她兩次旋身，已把青袍人引向右崖左側，口中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二叔，我是小雲呀，爹是不是也來了？」

原來這使劍的青袍人，竟是皖西三俠中的老二霍山霍天柱。

李小雲自幼看慣了霍二叔、謝三叔練劍，所以他閃身而來，從他身法就一眼認了出來，對他掣劍的手勢，和出手發劍，自然更爲熟悉了。

青袍人竟然恍如未聞，長劍掄轉，身形直逼而上，長劍短打，刷刷生風，一劍接一劍的攻出，正因雙方相距極近，他一口氣攻出了六劍，劍風強勁，記記指向李小雲的要害。

若非李小雲近日勤練奇胲門內功，功力大進，而且又識得霍二叔的劍路，這六劍就很難接得下來，長劍連封帶架，擋住六劍後，仍以「傳音入密」急急的道：「二叔，你聽見了沒有，侄女是小雲呀！」

青袍人面上一無表情，並不理會李小雲的話，六劍甫出，由坤轉乾，長劍飛劃，又是三道劍光，如飛瀑流泉，匹練橫飛，疾劃而至。

李小雲心頭又驚又急，忖道：「二叔對我從小最痛愛了，我說的話，他不會不聽見，還是這般急攻不休，莫非他被碧落山莊迷失了神智不成？」

一面急忙舉劍封架，再以「傳音入密」試探着道：「霍二叔，你眞的不認識侄女了。」

秦皓因大小姐吩咐要把卞藥姑拏下，青袍人仗劍上去，被宮飛雲（李小雲）接了過去，這就左手一抬，沉聲道：「再上去一個。」

站在他身後左首的另一個青袍人立即舉步走出，此人身形瘦高，手拄一支熟銅杖，朝卞藥姑逼近過來。

萬點星回頭朝孫小乙道：「這回該我出手了。」

（未完・廿四）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長孫無忌奉聖旨召集神武營的人，全力對付倭奴，帶人進入避暑山莊，神武營的人絕無疑問都經過嚴格訓練，對強悍的倭奴盡力擊殺，但卒被曹廷撤退，山莊內歐陽天聰亦準備引發毒氣，誘燕十三、長孫無忌等人入內，一網毒殺，同時連瓷匠和留守的人也一併毒斃，瓷匠和留守的人有前車之鑑，這次存有戒心，不肯施放毒氣，歐陽天聰雖然懲辦幾個瓷匠和留守的大漢，仍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反遭到反抗，燕十三才能從容將練青霞救出，專心對付歐陽天聰，而他亦自知難逃，刎頸斷頭而死。至於曹廷走脫，還帶走毒氣，對京城還有一定的威脅……

接最後通牒　限期內撤兵

燕十三道：「避暑山莊一役他能夠用的人已經不多的了，目前他也沒有進入禁苑的必要。」

練青霞道：「只怕他一急之下，偷入禁苑要脅皇上，再增麻煩。」

長孫無忌道：「這若是有作用他早便已進行，等不到現在的了。」

練青霞考慮片刻，點頭。她到底也是一個聰明人，不難明白皇帝的眞正作用。

×　×　×

事實證明，曹廷對京城周圍的情形都非常熟悉，一切行動計劃亦早已安排妥當，神武營的人非獨不能阻止曹廷將毒氣運走，甚至不知道毒氣的下落。

他們發現地道的出口經已是天亮後的事，出口赫然與大河連接，曹廷等人由水路離開是絕對可以肯定的事，至於由那一個方向離開却是無從追查。

大河四通八達，而且船運繁忙，神武營的人追到河邊的時候，河面上船隻往返不絕，在這樣情形下要追尋曹廷等人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

接下來幾天，曹廷等人一樣不知下落，神武營的人配合京城的軍兵捕快，由京城開始，展開一連串的調查搜索，就是一些收穫也沒有。

然後曹廷的最後通牒出現了，通知毒氣經已藏在京城內，限期一個月，要皇帝下旨調走沿海駐防的軍兵，否則便將毒氣引發，而在限期之內，皇帝以及朝中大臣都必須留在京城內。

通牒中金鑾殿上出現，也是證明曹廷方面仍然有人留在禁苑內而且與之保持一定連絡。消息傳開，朝廷中人大爲震驚，一片混亂，尤其是常德郡主。一隻受驚的小母鷄也似在皇帝身旁轉來走去，不住的慫恿皇帝接納曹廷所提出的條件。

在常德郡主的心目中，沿海撤防並不是一件什麽大事，即使倭奴因而得以順利登陸，也可以調動軍兵將之擊退。

皇帝却一些表示也沒有，常德郡主對皇帝這種態度當然極不滿意，老是跟在皇帝身旁，不管什麽人在場也一樣不住口的勸說。

在會見朝中重要的大臣後，皇帝便走往御花院，燕十三嚴拾生長孫無忌練青霞也就等在那裏，這也是皇帝的意思，他深信這些人一定能夠給他一些好的提議。

常德郡主很自然的跟到御花院。

皇帝毫不猶疑的叫走侍候的人，只留下燕十三長孫無忌嚴拾生練青霞四人。

常德郡主沒有將她的人留下來，自己却也不肯離開，仍然在皇帝左右徘徊。

皇帝考慮了好一會，才道：「好，你也留下來。」

常德郡主立即嚷起來。「我是什麽人，耍處理這麽大的事我怎能不留下來。」

皇帝看着常德郡主，終於沉聲道：「朕只知道朕乃是一國之君。」

常德郡主一怔，一會才道：「你知道你是一國之君，身繫天下安危於一身便好了，現在毒氣在京城內，隨時都可能爆發，還在猶疑。」

皇帝還未答話，常德郡主又道：「以我的意思，你還是答應曹廷的條件。」

皇帝冷然道：「這是你的意思？」

「有什麽不好？最低限度毒氣不會在京城內爆發，大家都不會有生命危險。」

皇帝接問：「那倭奴登陸，沿海的百姓又如何。」

「先解目前之厄，再說其他，況且生死有命，管得他們那許多？」

皇帝冷冷道：「這也是你說的。」

常德郡主奇怪的看着皇帝，皇帝終於沉聲道：「國家大事，朕自有主意，這裏沒有你的事了。」

常德郡主那刹那突然發覺，皇帝非獨語聲變了，神態也有了顯著的轉變，那種威嚴，此前未見，不由得倒退了一步。

皇帝也沒有再理會她，轉顧燕十三長孫無忌：「曹廷早已準備了只要沿海的守軍撤離，他們的人便可以大擧登陸，長驅直進，我們既不能夠肯定他們說什麽地方登陸，實力分散，勢難阻截他們的攻勢，而下令撤兵，士氣必然大受影响，這場仗未打我們已輸了三分，所以沿海守軍萬萬不能撤走。」

燕十三接道：「假裝傳令是可以的，當然這個假裝時間要計算得很準確。」

皇帝道：「你們需要足够的時間去追查毒氣的下落。」

燕十三說道：「必須在限期前將毒氣找出來，否則，毒氣在京城爆發，局勢一片混亂，曹廷乘亂進軍，始終也是一場禍害。」

皇帝只是問：「你以爲成功的機會有多少？」

燕十三道：「我們盡力而爲。」

皇帝道：「朕所能做的也只是讓你們放手去做。」

「這巳經足够。」燕十三笑笑。

常德郡主忍不住又問：「若是到限期你們也沒有辦法解決？」

皇帝道：「你若是担心，可以現在離開京城，相信曹廷絕不會阻止。」

常德郡主嚷道：「我在京城的行宮才建到一半——」

「住口——」皇帝斷喝一聲。

常德郡主看着他，突然哭出來，掩面疾奔了出去，皇帝搖搖頭。「這般婦人女子就是只顧目前個人享樂，不知道國家興亡。」

燕十三沒有作聲，長孫無忌神能更顯得奇怪，皇帝目光落在他面上，歎息道：「你們放手去做，朕雖然年輕，有很多事還是懂的。」

長孫無忌只是一笑，笑得很輕鬆，看見皇帝這樣，他實在很開心，之前他担心的只是皇帝沒有主見，多少再受常德郡主的影響。

常德郡主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巳經很清楚的了。

× × ×

出了御花園，嚴拾生比燕十三長孫無忌更開心，足以代表皇帝所使若干權力的東西他都巳要來，自覺是一個欽差大臣，無所不能做的了。

長孫無忌完全明白他的心意，也相信這個人突然要來這許多東西一定有他的打算。

燕十三也當然明白，行走間不忘一句，道：「你那些東西別用在我身上，沒用的。」

嚴拾生大笑。「我才不會這麽笨自討苦吃，那一個不知道你是一個江湖人，目無王法。」

燕十三接問：「那你準備怎樣做？」

嚴拾生搖頭。「暫時未能確定，但這些東西要來，到那兒都通行無阻，不要豈非笨蛋？」

「那我是笨蛋了。」長孫無忌笑接說道。

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你一向是禁衞統領，有那一個不認識，我可是不同。」

長孫無忌目光一閃。「你不是要跟皇親國戚作對吧。」

嚴拾生說道：「也不是一件壞事，那一個犯在我的手上，總要狠狠的敎訓他一頓。」

長孫無忌接問：「跟你有過節的皇親國戚以我所知，好像只得一個。」

嚴拾生大笑，道：「一個巳經够厲害的了。」

長孫無忌沉吟着道：「常德郡主其實也不是一個壞人，只是——」

「嬌生慣養，不知天高地厚。」嚴拾生又打了一個「哈哈」。「很快她便會知道的了。」

長孫無忌道：「有機會你無妨跟她說說做人的道理，却沒有必要，特別跟她作對。」

嚴拾生道：「看她的造化了，我當然不會特別去找她麻煩的。」

燕十三笑笑。「我以爲你是要方便行動，好轉去追尋毒氣的下落。」

嚴拾生道：「我何當不是以正事爲重，你們敢說曹廷不會利用常德郡主的無知與短見？」

燕十三道：「只要你不是特別去找常德郡主的麻煩便成。」

嚴拾生打着「哈哈」道：「若是這麽巧碰上可怪不得我。」

燕十三搖頭。「聽你這樣說，事情只怕一定會這麽巧的了。」

嚴拾生連聲「哈哈」，也沒有再說什麽，燕十三亦只有搖頭，他當然清楚這個人的脾性，一定要做的事就是答應不去做，一轉身便忘記，還是會去做的。

長孫無忌雖然與嚴拾生認識不深，但對他這種臭硬脾氣也很清楚，沉吟着接道：「其實也不是一件壞事。」

嚴拾生立即應道：「當然不是了，那個女娃子平日嬌生慣養，多給她敎訓，對她來說是好處多於壞處，總之你們別管我那許多，我很明白什麽時候做什麽事，不會影響你們就是了。」

長孫無忌一笑道：「總之你也別忘記她是郡主的身份，別讓她太難受。」

嚴拾生反問：「你們暫時用不着我的了。」

燕十三道：「現在我們除了知道那些毒氣在瓷球之內，什麽也不知道。」

長孫無忌接道：「我巳經吩咐了人小心近似的東西，一發覺有疑問，立即抓起來。」

嚴拾生聽着突然一聲：「我若是曹廷一定不會再將毒氣載在瓷球內。」

長孫無忌笑了。「將毒氣載在瓷球內可不是簡單事，但再將毒氣弄出來，改放進別的東西內却更是複雜，曹廷方面雖然人多勢衆，沒有歐陽天聰在旁指點，相信還不敢胡亂採取什麽行動？」

嚴拾生道：「這個當然，可是要改變那些瓷球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

長孫無忌一怔。「改變瓷球？」

嚴拾生道：「當然，在瓷球上動手脚不難將瓷球弄破讓毒氣洩出來，但在瓷球上加上什麽東西，將瓷球改變成另一種東西，應該很簡單。」

長孫無忌脫口道：「對，瓷球上再加上什麽東西只有令瓷球有更安全，要將之弄破不成多大問題。」

嚴拾生接道：「還有，瓷球譬如加上一頭瓷獅子，便成了獅子瓷球。」

長孫無忌嘟喃道：「這是說，無論什麽東西我們也必須小心處置的了。」

嚴拾生大搖其頭。「你就是腦袋不够靈光，到現在才想清楚。」

長孫無忌點頭道：「說不定瓷球巳經改裝成另一種東西巳經給他們逘進，安排在適當的地方。」

嚴拾生道：「說不定就藏在禁宮內的石獅子當中。」

長孫無忌道：「可是你爲什麽不早些說出來，好讓我們知所防備？」

嚴拾生道：「這答案還不簡單，因爲我方才才省起有這種可能。」

長孫無忌苦笑。「無論如何你也是比我們聰明，我們還未考慮到這種可能。」

燕十三點頭。「所以之前他不時有所發現，不能說是瞎打瞎撞。」

長孫無忌道：「他其實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嚴拾生不由笑得合不攏嘴，突然道：「這其實是旁觀者清，你們身在局中，自然沒有我的清醒。」

長孫無忌忙道：「難道你不是身在局中。」

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你們在做着什麽事之時我總是在想着另一件事，甚至是另一些事。」

長孫無忌「哦」一聲，燕十三接道：「心不在焉是他的劣點，却未嘗不是他的優點。」

長孫無忌點頭道：「大家聚精滙神去做一件事的時候他，却是有如旁觀者，旁觀者清，難怪能够發現我們未能够發現的綫索。」

嚴拾生突然又嚷起來：「不好，這個天大的秘密怎能够隨便告訴他們？」

長孫無忌追問：「你還有什麽發現，都告訴我們好了。」

嚴拾生抓着頭髮，道：「那有這麽簡單的。」

長孫無忌說道：「現在是非常時期，你別賣這許多關子了。好使事情快一些解決！」

嚴拾生大搖其頭道：「你這是迫我在想那件事，當局者迷，還要我再有什麽發現。」

長孫無忌苦笑。「算了。」

嚴拾生道：「當然算了，你們去幹你們的，我去幹我的？」語聲一落，兩個觔斗便翻了出去。

長孫無忌看着苦笑道：「我敢和你打賭，他一定是找常德郡主的麻煩。」

燕十三道：「讓他去好了，反正有那麽多護身符，常德郡主就是生氣也能够將他怎樣的。」

長孫無忌仰天一歎道：「要尋找那些瓷球的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們只有盡力而爲。」

燕十三道：「小嚴說的也不無道理，那些瓷球，絕對可以改變形狀，偷運進城中。」

長孫無忌歎息道：「若是瓷球巳運進城中，我們只有碰運氣的了，這些日子以來，運進城中的東西也不知有多少，瓷球亦不難改裝成任何東西。」

燕十三點點頭，說道：「甚至是一個酒罈。」

長孫無忌苦笑：「那是說我們甚至連酒館茶樓也要搜查，所有酒罈都敲破一看究竟。」

燕十三搖頭。「即使這可以做得到，也未必有收穫，要知道酒罈也可以移放到任何地方。」

長孫無忌說道：「所以我說只有碰運氣。」

燕十三道：「我們亦可以估計毒氣的威力，擬定毒氣安放的地方，全力搜查那幾個地方。」

長孫無忌道：「這樣將搜查範圍縮窄，亦未嘗不是一個辦法。」

燕十三却隨又搖搖頭。「可惜毒氣的威力我們不知道如何估計，還有曹廷必定會作好防備，在我們接近的時候將毒氣引爆。」

長孫無忌道：「先找到毒氣藏放所在再說其他。」

燕十三目光一閃，忽然一聲歎息。「纖纖盈盈若是還在我身旁事情就簡單。」

長孫無忌頷首道：「她們對藥物那麽熟悉，以他們的經驗的確不難算計得出毒氣的威力，應該在什麽地方安放才能够將威力發揮至盡。」

「歐陽天聰却一定巳經替曹廷安排妥當，以曹廷對京城的熟悉，也必定能够完全做到的。」

燕十三仰天又一聲長歎。「難道我們眞的只有聽天由命，到處去碰運氣？」

長孫無忌亦只有歎息，說道：「不管怎樣，我們的人都會全力去搜查，若是到限期都仍無什麽發現，只有看皇上的意思了。」

燕十三沉吟着道：「若是我沒有看錯，皇上必然亦同時作好準備，萬一不能的將毒氣的危機消除……」

長孫無忌道：「以你看，皇上會怎樣做？」

燕十三道：「之前我不敢說，但方才看他的態度，只怕會與京城共存亡，激厲士氣，與倭奴一決生死。」

長孫無忌不由點頭。「皇上方才的表現與之前的確是判若兩人，難道做皇帝的人始終是做皇帝的材料，到一定要有所表現的時候便充份表現出來。」

「只有這樣解釋？」燕十三目光再一轉。「我們現在該到什麽地方去？」

長孫無忌說道：「到什麽地方便什麽地方好了？」說話間那種無可奈何畢露無遺。

燕十三當然完全明白長孫無忌的心情，他的心情也同樣沉重。

當然他絕對可以一走了之，毒氣對他來說一些危險也沒有，但他若是這種人，也不會千里迢迢，跑到京城來面臨毒氣的威脅。

做大俠絕不是一件容易事，但也可以肯定燕十三所做的任何事都不是爲了做大俠而做。

× × ×

嚴拾生也是，他雖然一心要做一個大俠，很多時却都只是一股正義，勇往直前，完全沒有考慮到那樣做會令他更像一個大俠。

有一點却是絕對可以肯定他的孩子氣遠比燕十三長孫無忌，甚至纖纖盈盈都要重，所以他一心想着只要有機會，便給常德郡主一些敎訓。

也所以離開了燕十三長孫無忌他們，他立即到處去打聽常德郡主的下落。

他向皇帝要了那那許多東西，目的也是爲了不時之需，以免常德郡主以郡主的威風壓倒。

常德郡主並不在宮中了，一問却是跑到了行宮去，這所以嚴拾生追到了行宮。

那座行宮尚未建成，但經巳建成的部份，萬難推算出建成後的輝煌，常德郡主所以建造那座行宮，無疑是一種權力的表現。

對那座行宮她當然很緊張，有空便會去巡視一番，這幾天知道毒氣隨時會在城中爆發，那座行宮縱然建成也未必能够活着住進去，心情當然惡劣，很自然的下令加工趕建，也盡量抽時間去親自打點。

在行宮內竟然遇上嚴拾生她當然意外，心情也當然更加惡劣了。

嚴拾生一路上打聽常德郡主的所在，但看見常德郡主却沒有走近去，左看看，右看看，伸手往旁邊的柱子拍拍，索性連常德郡主也不看了。

常德郡主看在眼內，却是再也忍不住，放步疾向嚴拾生奔去。

嚴拾生還是沒有在意的，一直到常德郡主奔到身旁，才若有所覺的回身一望，脫口一聲：「郡主——」

常德郡主一怔，盯着嚴拾生，好一會才問：「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郡主的行宮，只是尚未落成，還在建築中，但巳很想見建成後的氣勢。」

「這完全是稱讚的說話，常德郡主一聽並沒有什麼不妥，一時間倒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嚴拾生看見常德郡主沒有反應，隨即搖搖頭。「一個人住這麼大的地方，却無論如何也是一種浪費。」

「你說什麼。」常德郡主衝口而出。

嚴拾生又搖搖頭。「勞民傷財，若是我，我就不會這樣做的了。」

常德郡主心頭怒火更盛。「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難道不是郡主。」嚴拾生奇怪的看着常德郡主。

「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還敢說這些話？」

嚴拾生反問：「我說了什麼話？」

「一個人住這麼大的地方簡直是一種浪費。」

「這難道不是事實，除了表示一個人的權勢之外，我就是看不出這有什麼好處？」嚴拾生說來是那麼鎭定。

常德郡主一個身子巳氣得不住在顫抖。「你還說這是勞民傷財？」

嚴拾生笑了。「既然是浪費，不是勞民傷財是什麼？」

「我身爲郡主，難道連住大一點兒的地方也是過份？」常德郡主生氣地追問。

嚴拾生道：「有空你無妨到京城的民居去看看。就知道你這個地方是否只是大一點的了。」

「你忘了我的身份。」

嚴拾生道：「你是郡主，嬌生慣養，享不盡富貴榮華，現在所住的地方巳經是大得嚇人。」

常德郡主冷笑。「我只要你明白我的身份。」

「我只是知道，一個高高在上的人，看得應該更遠更多，更能够明白民間的疾苦。」

常德郡主又是一怔，嚴拾生接道：「再說你到底是一個女人，總要嫁人的。」

常德郡主怒道：「這又與你何干？」

嚴拾生大笑。「我只是提醒你，沒有一個男人喜歡一個蠻不講理，目中無人的女人。」

常德郡主又叫出來。「你說什麼？」

嚴拾生道：「我又不是倭奴，難道連我說的話你也聽不懂。」

常德郡主冷笑道：「我只知道你擅自闖入這裏，便是一條死罪，我隨時可以叫人來砍你的的腦袋。」一頓隨即一聲：「來人。」

幾個侍衛應聲奔來，常德郡主笑接：「你現在害怕了。」

嚴拾生只是大大的嘆了一口氣。

常德郡主隨即板起臉，喝令：「將他拉下去，重打八十！」

那些侍衛立時撲向嚴拾生，才一動，嚴拾生巳一把抓着腰掛長劍，大喝一聲：「那一個敢動手。」

常德郡主目光及處，冷笑。「好啊，在我面前動兵器你是眞的不要命了。」

嚴拾生道：「你看這是什麼兵器。」

常德郡主道：「什麼兵器，還不是一樣？」

嚴拾生將劍拔出又插回，打着哈哈，道：「這叫做上方寶劍，由皇上加工製造，雖然是不見得特別鋒利，却可以先斬後奏。」

聽他這麼一說，那些侍衛不由得呆在那裏，一個瞪大眼睛，又往劍上看，然後齊皆變了面色。

常德郡主亦看得清楚，面色大變，嘟喃道：「該死，怎麼給他這東西。」

嚴拾生隨即從懷中取出一個金牌。「還有這東西，乃是護身符，就是犯上了死罪一樣可免。」一頓接問道：「要不要看清楚。」

常德郡主沒有接過來，一個身子氣得不住發抖，嚴拾生將金牌收起來，又散開胸襟，裏頭竟然是一件綉着銀龍的白袍。

常德郡主看着幾乎沒有氣得昏過去，嚴拾生唯恐她不明白的，接笑道：「還有這一件銀龍白袍，更就是連打也免了，誰若是拿拳頭什麼往我身上招呼，等如招呼皇上一樣。」

那些侍衛看着一個個面面相覷，怔在那裏，常德郡主咬牙切齒，一聲：「姓嚴的，你本領。」

嚴拾生洋洋得意的。「若沒有這般本領，如何敢找到這兒來。」

「你是存心來欺負我。」

「郡主言重了，雖然你不知天高地厚，又沒有多少見識，到底是一個郡主，我只是一個普通平民百姓，如何敢這樣？」

常德郡主怒道：「好啊，繞着彎罵我，以爲我聽不懂？」

嚴拾生奇怪的說道：「怎麼你聽得出來？」

常德郡主恨恨的。「這麼多年來就是沒有人敢這樣跟我說話。」

「所以你才變成這樣子，幸好皇上到底是做皇帝的材料，否則，由得你來擺佈，倭奴這下子還不殺上陸地來，弄得不可收拾。」

「你……你懂得什麼？」常德郡主話也說得不清楚了。

「我只是懂得沿海一旦撤防，倭奴勢必長驅直進，也不知有多少無辜百姓要遭殃。」

「但若不是這樣做，毒氣便會在城中爆發。」

「距離限期還有一段時間，天曉得我們能否將毒氣找出來？」

「若是找不到，我不是要死在毒氣之下？」

「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這些話你也不懂？」嚴拾生反問。

常德郡主又怔住，嚴拾生接道：「曹廷的毒氣也許尚未安排妥當，隨便一封書信你便給嚇成這樣子，若是告訴你毒氣就放在這行宮中，隨時會爆發，你……」

「毒氣就在這兒？」常德郡主叫聲出來。

嚴拾生冷笑。「你怎樣應付？」

「我……我……」常德郡主手足無措的。

嚴拾生歎息。「皇上比你要鎭定得多了，到現在你若是還不明白自己有多大本領，我也再無話可說。」

常德郡主垂下頭，嚴拾生又道：「我說的話，無疑是很不禮貌，可是除了我，有誰會跟你說這種話？」

常德郡主奇怪的道：「爲什麼你要跟我說這些話？」

「因爲怎樣看你也不像一個壞人，却也沒有足够的才智處理國家大事，再讓你胡混下去，不難弄至天怒民怨，到時候非獨你，連皇上也一樣被萬民唾罵。」

常德郡主欲言又止，嚴拾生接道：「礙於你郡主的身份，大家都不敢直說，我就是看不過眼，也不忍心看着你一個這樣的好人泥足深陷，變成千古罪人。」

「那有這麼嚴重？」常德郡主的語氣巳緩下來。

「事實放在眼前，皇上若不是堅持己見，聽信你將沿海各地的守軍撤離，便巳是那樣。」

「我若是錯得這麼厲害，爲什麼沒有人對我說？」

「連皇上之前也不敢說，還有什麼人敢說？」嚴拾生大笑。「難道他們不怕腦袋搬家？」

「你就是不怕？」

「不怕，不怕我會向皇上要來這許多東西？」嚴拾生大搖其頭。「有這許多東西，我就是話說了，立即便得施展輕功，落荒而逃。」

常德郡主道：「我還是不明白。」

「一下子要你明白這許多當然是困難，但你不妨回去仔細再想一遍。」

常德郡主看着嚴拾生，又問：「毒氣眞的藏在這行宮之內？」

「不一定，但絕非全無可能。」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否則我跑到這兒來幹什麼？」

「以我看——」

「以你的經驗能够看見什麼？」嚴拾生揮揮手。「還是回去靜思己過好了。」

常德郡主歎了一口氣。「你就是一些面子也不給我。」

「一定要這樣，否則我說的你如何聽得進去？」嚴拾生再插手，道：「回去回去。」

常德郡主看着他，一時間也不知是什麼感受，這些年來的確沒有人敢這樣跟她說話，她之前雖然沒有聽過，却也不敢不承認他說得實在很有道理。

嚴拾生有意無意避開常德郡主的目光，嘟喃道：「你不跑，我跑了。」

常德郡主又歎了一口氣。「你可要我的人帮忙？」

「不要，我有我的一套，你們最好別在這裏騷擾我。」嚴拾生第三次揮手。

常德郡主無可奈何的帶着一衆隨從侍衛離開，一步一回頭的，對嚴拾生突然生出了很大的好感。

嚴拾生只當作沒有看見，等到常德郡主等走遠了，再也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

他實在巳忍得太辛苦，所以笑起來也特別瘋狂，有如瘋子般。

一面笑他一面手舞足蹈，腰掛着的長劍無意碰在一條大柱上，發出一下極奇怪的聲响。

這一下聲响就像是尖針也似直刺透進嚴拾生的心深處，他混身不由自主的一震，所有的動作同時停頓，笑聲一頓，笑容亦僵結在面上。

好一會他的身子才開始移動，目光一轉落在那條柱子上，雙手接伸出，往柱子摸去。

那條柱子無論怎樣看也是石塊彫刻出來的，柱子上的圖案也非常精細，可是劍碰在柱子上所發出來的聲响却非獨不像碰在石上，簡直就像是另一種東西，而且迴音隱約，中空也似。

嚴拾生絕對不是一個仔細的人，可是那剎那他却突然留意到那一下聲响，這若是要解釋，只有福至心靈這種解釋了。

他雙手摸上去，那條柱子給他的還是石柱的感覺，但他的心却排斥這種感覺隨即拔出佩劍，往柱子上敲去。

這一次他聽得很清楚，劍柱相碰發出來的聲响的確不像是劍與石相碰。

他心念一轉再轉，拿起劍便往柱上刺進去，可是劍舉起，又改變了主意。

他畢竟沒有忘記現在他要尋找的到底是什麼了，若是弄破了有什麼結果。

瓷球既然可以改裝成任何東西，改裝成石柱也不是一件沒有可能的事，盛載毒氣的瓷球若是改裝成石柱，他一劍刺進去，瓷球裂開，毒氣洩出來，首當其衝，必然中毒倒地，而毒氣繼續外洩，後果更就不堪設想。

劍一收，他隨即竄向旁邊另一條相同的石柱，再揮劍往石柱上一碰。

劍柱相碰發出來的亦是那種聲响。

那樣的石柱一共四條，他再往其餘的兩條以劍一碰　結果亦是一樣。

然後他不由懷疑起來，他實在不敢肯定是否所有的石柱構造原來就是那樣，全都中空，隨即他又有一種衝動，想一劍刺進其中一條石柱內弄清楚。（未完．26）

鬼火魔燈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謝紅梅雖是魔燈教的人，因派來監視石少虎的行動，作臥底坐探，久之對少虎種下情愫，對副教主的命令，陽奉陰違，這景象副教主已看出，將計就情，限她幾日將少虎引歸總壇，答允她和他成爲夫婦，但謝紅梅遲遲不出手，怕副教主對他不利，此事亦瞞不過丁小翠，但都被紅梅巧言騙過。而石少虎對她另有看法，想用反間之計探聽魔燈教內幕，已和上官白雲打了底，雙方有默契，對她是一步重要的棋子，據田十郎的訊報，十惡婆擄帶無名公子匿居百花居，會同上官世家去捉，却撲了個空。爲了截阻皇甫長安的馬車，佈下十數關卡……

聘禮有貢品　王爺問根由

車把式很是直爽痛快，立將車門打開，車內燕語鶯聲，香氣四溢，坐着六名如花似玉的少女。

少女清一色都是穿着紅衣，石少虎覺得甚是眼熟，道：「請恕石某冒昧，我們好像在那裏見過吧？」

謝紅梅攏過來笑盈盈的道：「主人眞是貴人多忘事，這是北京萬花樓，尙小雲樓主身邊的幾名使女。」

石少虎這才恍然大悟，細一打量，可不正是萬花樓的那一羣嬌客，道：「衆位姑娘怎麼沒跟尙樓主一起去遊山玩水？」

其中一名曾招待過石少虎的少女笑道：「我們是來給樓主送法器的。」

石少虎道：「送法器作甚？」

「我家樓主受託，去徐州給一位貴人算命。」

「那一位貴人？」

「靖國親王，也就是皇上的叔父八賢王朱載德。」

「哦，原來是鎭守徐州的護國大將軍親王。」

「正是這位皇叔。」

「尙樓主正在碭山，昨晚石某還跟她一道吃過飯。」

「我家主人可能已經離開碭山，交代婢子們在徐州會合。」

雖是舊識，石少虎還是不敢掉以輕心，仔仔細細的檢查一遍，沒見可疑事物，這才致以歉意，放他們上路。

同一時間，快刀手雷峻、常谷川等人，亦已查完一半以上的車輛驢騾，陸續放行。

石少虎的眼睛好尖，偶然發現，在一輛載運糧食的馬車下面似是別有天地，猛地彈身而起，將車子截住，俯下身去一看，見下面赫然也綁着一條麻布袋。

這一發現，令石少虎大爲驚異，急聲追問：「這下面是什麼東西？」

一位趕車的糧商從容不迫的道：「也是糧食。」

「不裝車上，爲何裝車下？」

「因爲上面裝不下。」

「少載一包不可以？」

「答應人家的數量不能少。」

「抱歉，請搬出來檢查。」

「這是糧食，不會錯，請大爺高抬貴手。」

「只要眞是糧食，馬上放行，保證不會爲難你。」

「小老兒是怕弄破袋子，缺少斤兩，無法交貨。」

「如有損失，石某負責賠償。」

糧商拖拖拉拉還是不肯答應，快刀手雷峻雙眉一挑，大聲說道：「老鄉親嫌麻煩，雷某人可以代勞。」

言畢，俯身就要動手，糧商態度立變，命另二名車把式將布袋搬出來。

從表面上看，這一個布袋，跟車上裝糧食的袋子並無不同，但石少虎舉脚輕輕一踢，却軟綿綿的顯然不是糧食。

石少虎沉臉道：「這個什麼？」

糧商面不改色的道：「棉花。」

「你不是說是糧食嗎？」

「是小老兒一時心急說錯了。」

「打開！」

「裏面也要看？」

「一定要看！」

石少虎心堅如鐵，雷峻反應敏捷，早已指示石氏世家的十幾名高手，將這一輛車子的去路堵死，在糧商的身後排下一道人牆。

事到如今，糧商別無選擇，只得勉爲其難的將布袋封口打開。

白白的，果然是棉花。

石少虎心說：「邪門，既是棉花，何必要藏在車底下，其中定必有詐！」

心念中隨口讚了一句：「好漂亮的棉花！」右手疾伸，準備深入布袋中一探虛實，急切間，糧商乍然攻出一掌，抱着麻布袋，彈身凌空而遁。

「那裏跑！」

「不要動！」

第一聲出自石少虎之口，與雷總管騰空疾追。

第二聲來自轎內，一下子冒出來七八個人，出手攔截，却被石氏世家的高手和常谷川及時封住，雙方大打出手，只有一名身著紫衣，乾瘦佝僂的老頭突破重圍，拔身追下去。

地下刀光劍影，鬥作一團，空中拳掌交加，同樣不可開交，石少虎神乎其技，迭出奇招，糧商冷不防被他抓出一大把棉花來。

棉花的下面，清楚看到，有一顆被白布包裹起來的人頭。

紫衣乾瘦佝僂老頭越過雷峻，已飄落地面。

糧商睹狀立將裝人的布袋遠遠拋出，當石少虎、雷峻、糧商勢竭而落，那佝僂老頭身法奇快，早已接住布袋，奔出去四五丈遠。

石少虎心急如焚，偏偏喬裝成糧商，那個穿着黑衣的老頭又死纏不放，怒極而吼道：「田十郎，這個黑衣老傢伙交給你了，他要是再碍手碍脚，這一筆帳就記在你頭上！」

田十郎奉命維護，衝過來就跟糧商黑衣老頭幹上了。

石少虎、雷峻卒告脫困而出。

現場趕車牽驢的，十之八九都是魔燈教徒，總數不下二十名，石氏世家的高手封阻不住，有一部份緊跟在石少虎、雷峻的身後，窮追不捨。

紫衣乾瘦老頭係沿着官道往碭山的方向奔，屈武又從斜刺裏竄出來，爲他斷後，更加如虎添翼，眼看與石少虎的距離已拉遠至十丈以上。

而石少虎、雷峻二人又遭到數名魔徒的截擊，且戰且走，無法放手去追，好不容易才找到這位被魔燈教視爲最高機密的人物，却又面臨轉瞬間便可能有坐失良機的危險。

「阿彌陀佛！」

幸好自在僧師徒如及時雨，一聲洪亮的佛號尙自繞耳未竭，二人突告飄然而現，像兩座鐵塔一般站在路當中，將紫衣老頭的去路封住。

紫衣老頭一見大駭，立即改變方向，酒肉頭陀拔腿就追，屈武驚急而吼道：「臭和尙，滾！」

呼！呼！呼！「滿天星斗」、「流星趕月」、「泰山壓頂」，三招絕學，一氣施出，想將自在僧强行攔下來。

「魔崽子，你一邊涼快去吧！」

別看酒肉頭陀平時窩窩囊囊，這會兒却是威風凜凜，一記「擒龍伏虎掌」「虎落平陽」，便將屈武震退出一丈三四。

狼人不甘師父專美於前，正要上前收拾屈武，自在僧去追紫衣老頭，紫衣老頭也僅僅離開官道不足三丈，石少虎、雷峻突發神威，打傷數名魔徒，也偏離官道，去截擊紫衣老頭，而石氏世家的高手，魔燈教徒，亦如滾雪球般，且戰且走，在向前移動，糧商黑衣老頭與田十郎之戰同樣激烈火爆……

總而言之，全場的每一個人都在動，都在打。

只有一個人例外。

是謝紅梅。

她呆呆地立在她原來的地方，不言不動，呆若木鷄。

猛然間，她似是想通了什麼，陡地大發雌威，嬌軀凌空蹈虛，落地復起，接連三個縱躍，便將兩名追趕石少虎的魔徒截住。

「滾！」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舉手投足間，兩名猝徒被打得七葷八素，再也沒有力氣去追趕石少虎了。

就在這個全場都在動，都在打，謝紅梅猝然出手，紫衣老頭拔足狂奔，石少虎追趕不上，自在僧企圖包抄的當口，神刀林子俊領着十幾名捕快如飛而至，硬以人牆將紫衣老頭擋下來。

場中又是一陣大亂，魔燈教好强的組合力，一眨眼的工夫，便聚集在一起，將紫衣老頭圍在中間。

石氏世家的高手，林子俊帶來的捕快，狼人師徒，石少虎等人的動作也不慢，小圈圈的外面又圍了一個大圈圈。

田十郎與那糧商黑衣老頭則在圈外，兩個人打得不亦樂乎。

萬聖教的紅衣武士是何等身份，交手

已逾三十合，卻只能說是略佔上風，並未取得絕對優勢，顯見黑衣老頭絕非泛泛之流。

石少虎的眸光始終死盯着那個布袋不放，沉聲喝問：「是什麼人？」

屈武厲色說道：「一個與你毫不相干的人。」

林子俊道：「不相干也總該有個名和姓吧？」

紫衣老頭道：「既然不相干，就沒有通名道姓的必要。」

酒肉頭陀不乾不淨的道：「放屁，老佛爺才不信你們的連篇鬼話，管他相干不相干，我老人家今天非要看一看這位神秘人物的廬山眞面目不可。」

一邊說，一邊提足兩掌眞力，大踏步的往小圈圈裏硬闖。

紫衣老頭似是此行的首領，睹狀怒喝道：「站住，你若是再向前走一步，老子就殺了他！」

自在僧可不吃他這一套，輕描淡寫的道：「要殺儘管動手，反正跟老佛爺不相干。」

紫衣老頭的一隻手掌按住裹着白布的人頭，陰森森的說道：「你們可知此人是誰？」

自在僧嬉皮笑臉的道：「不是一個相干的人嗎。」

腳步依舊未停，照往前走不誤。

屈武與那紫衣老頭互換了一道眼神，說道：「告訴你們也無妨，他就是皇甫長安。」

石少虎也大吃一驚，道：「什麼？是皇甫世伯？」

屈武重複一遍，道：「一點不差，正是皇甫長安。」

請將不如激將，薑畢竟是老的辣，自在僧得寸進尺的道：「石小子，你別聽他胡說八道，皇甫老兒早已進棺材，不可能還魂復活，咱們先殺了這羣龜孫子，消消氣再說。」

步履不止，照向前走。

石少虎終於明白了自在僧的用心，與他相互呼應，命大夥兒將包圍圈縮小。

正當此時，上官白雲、上官明、上官倩也到了現場，聽完石少虎的說明後，上官白雲怒冲冲的道：「屈武，你已是死過一次的人，不將此人的白布解開，老夫第一個就先殺你！」

彼此衆寡懸殊，强弱分明，事情可謂急如燃眉，屈武和紫衣老頭自知無可逃避，揭開皇甫長安的身份，始爲逃生保命的唯一途徑，二人無暇多想，一齊動手，掏空棉花，取走布袋，解開頭上的白布，露出一張大多數人皆熟極的臉孔來。

「果然是皇甫老兒。」

「果然是皇甫長安！」

「果然是皇甫世伯！」

三句話分別出自上官白雲、自在僧、石少虎與上官明兄妹之口，大家情緒激動，聲急語快，亂糟糟的，其他的人根本聽不清是誰說的。

上官白雲悲憤欲絕的道：「皇甫兄是如何落到你們手裏的？」

紫衣老頭陰惻惻的，說道：「無可奉告。」

屈武見自在僧還在向前挪動，鏘！的一聲，掣出一把鬼頭刀來，往皇甫長安的脖子上一架，聲色俱厲的道：「瘋和尚，你再一動就是殺死皇甫長安的元兇！」

刀在皇甫長安的脖子上，屈武只要一加力，天王老子也救不了，自在僧那裏還敢再動，乖乖地停在原地不動了。

石少虎道：「皇甫世伯怎麼不言不動，可是服下了你們的迷魂藥？」

紫衣老頭說道：「是被點中痲、啞二穴。」

上官白雲道：「可否解開穴道，容老夫跟他說幾句話？」

屈武曾吃過上官白雲的苦頭，這正是一個報復的好機會，咬着牙齒說：「辦不到，而且，你們上官世家的人立刻給屈爺滾，滾的越遠越好，否則，老子現在就在皇甫長安的脖子上劃一道血口子。」

說着說着，鬼頭刀一拉一抽的，皇甫長安頸項間很快便見到血。

上官白雲直氣得鬚髮怒張，奈何投鼠忌器，卻是無計可施，只好逆來順受，領着兒子女兒，忍氣退走。

屈武食髓知味，用相同的方法，又逼退林子俊等人，押着皇甫長安，已重返官道，登上一輛馬車。

田十郎跟黑衣老頭仍在纏鬥不休，紫衣老頭的手掌又按在皇甫長安頭上，道：「石少虎，聽說你打勝了田十郎，贏他爲奴？」

石少虎道：「確有其事。」

紫衣老頭厲色道：「你如不想皇甫長安腦袋開花，或終身殘廢，就帶着你的奴才，通通退到百丈以外去！」

形勢比人强，事實如此，石少虎只有聽命的份兒，望着皇甫長安滿含熱淚的一雙眼睛，連說了兩聲：「罷了，罷了！」當眞忍氣吞聲的退出百丈以外。

屈武等一夥早已遠去不見。

魔燈教的副教主又打了一個勝仗。

萬花樓主尙小雲也增加了一次神機妙算的紀錄。

狼人氣憤不平的道：「石兄，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找到皇甫前輩，到頭來還是眼睜睜的被那羣混蛋押走了，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石少虎慨然一歎，說道：「不罷手怎麼辦，人質在他們手上，誰也不敢莽撞行事。」

狼人道：「小弟的意思是說，以後作何打算？」

自在僧道：「狼崽子，以後必須重打鑼鼓，重起爐灶，强行搶救的路子是絕對不能再走了。」

石少虎道：「神僧之言極是，勢必非另起爐灶，再行從長計議不可！」

自在僧拍打一下酒葫蘆，道：「狼崽子，師父我老人家的酒葫蘆空了，肚子也餓了，身上還有銀子吧，陪我老人家進城吃飯去。」

一語甫畢，自在僧師徒連腳還沒有來得及動，萬聖教的大隊人馬便如旋風般從西邊開到。

紅、黃、藍、白、黑五色武士在官道兩旁排成兩道人牆，冷寒星已自步出暖轎，嬌冷的聲音道：「瘋和尚，咱們多日不

見，幹嘛不照個面就急着走？」

自在僧一怔神，道：「見不見都一樣，反正老佛爺心裏有數，惹不起妳就不惹，不會向妳挑戰，也不接受挑戰。」

冷寒星不死心，出言激將，說道：「莫非不想爲你死去的掌門師兄找一點顏面回來？」

酒肉頭陀不假思索的道：「想，但不是現在。」

「須待何時？」

「等老佛爺有把握的時候。」

冷寒星道：「神僧年事已高，不怕時不我予？」

「老佛爺身子還硬朗得很，十年八載還蹺不了。」

自在僧說不打就是不打，冷寒星拿他沒轍，轉而對石少虎道：「田紅衣在公子身邊的表現如何？」

趁自在僧跟冷寒星言語間，石少虎一直與大信和尙，沙青峯，余冠羣，賀天雄眉來眼去的交換意見，余莊主等人示意他切勿和冷寒星過招動手。

聞言如夢初醒，石少虎朗聲答道：「還差强人意。」

冷寒星顯然對他的答覆不甚滿意，道：「本教之人個個知書達理，循規蹈矩，相信田紅衣一定會恪守他做奴才的分寸，不會逾越。」

「嗯，差不多就是這樣。」

冷寒星道：「還記得在少林寺本座說過的話嗎？」

「什麼話？」

「下次見面本座將親自向你挑戰。」

「芳駕乃一派之尊，不覺得自貶身價嗎？」

冷寒星道：「公子爲一家之主，應屬身份相當。」

石少虎心裏有數，自己雖已獲得大信等人四十年的功力，仍非冷寒星的對手，前次戰敗，落籍魔教，已覺愧對祖先，今番若再度失手，情何以堪？」

日前在上官世家，曾聞風而走，此刻狹路相逢，卻無可逃避，正自爲留字認輸，或挺身一戰猶豫不决時，自在僧語重心長的道：「石小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忍一時之氣，可保百年之身——」

謝紅梅不等他話說完，代截口說道：「不！石氏世家的人絕不退縮，奴婢謝紅梅願代主人一戰。」

何浩之冷哼一聲，道：「哼，本教副座找的是石少虎，妳算什麼東西。」

一句話激怒了謝紅梅，勃然大怒道：「何浩之，你又算老幾，少張牙舞爪，狐假虎威！」

馬可夫獨眼一瞪，聲如夜梟：「野丫頭，我們何紅衣可是紅衣武士中的老大，妳的嘴巴最好放乾淨一點。」

謝紅梅可沒把他放在眼內，道：「不乾淨又怎麼樣？」

馬可夫臉一沉，道：「先揍妳一頓，再抱上床。」

謝紅梅怒極而吼道：「你找死！」

搶中宮，踏碎步，右掌「石破天驚」，左掌「移山塡海」，兩招快攻，一氣呵成，强勁的掌風似驚濤駭浪，如狂風暴雨，連一旁觀戰的自在僧都不禁爲之驟然色變，暗道：「這丫頭深藏不露，看來絕非小角色。」

謝紅梅出手太快，佔盡先機，馬可夫想還手已是無及，危急間，但見麗影一閃，沒有人看清楚冷寒星是如何出手，用的是什麼招式，感覺上只是羅袖一揮，謝紅梅的掌浪便告消失，被震得雙腳離地，落腳處已在丈五開外。

一招絕學，震驚了自在僧、石少虎、狼人、雷峻、常谷川皆看傻了眼，一股莫名的寒意，齊從大家的心田冉冉升起。

冷寒星的神色依然從容自如，臉上掛着笑靨，道：「石公子，今日之戰，勢在必行，但輸贏之局的條件倒可以商量。」

石少虎說道：「石某不明白芳駕的意思。」

「很簡單，公子倘若獲勝，可以要寒星本人爲奴爲妾，亦可要求本座釋放大信、余冠羣、沙青峯、賀天雄之中的任何一人。」

「假如石某落敗，又當如何？」

「在本教當紅衣武士，或者恢復田十郎的自由之身，重歸本教。」

「二者之間，副教主以何者爲先！」

「本座寧願先恢復田紅衣的自由。」

「可以，石某答應妳。」

冷寒星道：「寒星與那四人之中，公子又選誰？」

石少虎道：「少虎寧願先釋放四位前輩中的一人。」

「不要我冷寒星在身邊侍候公子？」

「在下怕消受不起。」

「謝紅梅不就是一個例子嗎？」

「謝姑娘是爲了抵債。」

「好吧，公子有選擇的權利，悉聽尊便。」

「那就請問副教主劃個道兒，石少虎奉陪就是。」

「舞刀弄劍，難免會有所損傷，有違本教琢磨印證的原意，公子如果不反對的話，咱們今天換一個別緻的方式好了。」

「什麼別緻方式？」

冷寒星朝附近一大片竹林瞄了一眼，命三名黑衣武士去伐竹子，笑道：「稍待本座自當詳細說明。」

三名黑衣武士很快便伐來三根碗口粗細，共有十節，長約丈許的竹子。

冷寒星細加解說，二人可各執竹竿一端，由其中一人提聚畢生功力在掌心之上，猝然吐力，貫注於竹孔之中，雙方各施展一次，以擊破竹節多者爲勝。

第三根竹子，則由二人同時發招，以彼此內力所及之處的長短，及擊破竹節的多寡爲勝負的依據。

這個主意的確妙極了，不但勝負之局毫無取巧作假的可能，而且彼此功力的深淺，亦可一目瞭然。

冷寒星含笑道：「公子以爲這個辦法可使得？」

石少虎欣然同意道：「很好，在下願敬陪末座。」

冷寒星目注酒肉頭陀，道：「那就請瘋和尙做個見證人，以示公允。」

自在僧本不願石少虎輕率涉險，但如今木已成舟，且賭注不大，即使失敗輸的不過是一個田十郎，反而樂觀其成，想藉

此一窺冷寒星的功力到底有多深多高，哈哈一笑道：「可以，只要妳不怕老佛爺偏袒一方就好。」

冷寒星取過一根竹竿，將另一頭交到石少虎手中，道：「請公子盡力發招，不必顧慮是否會傷到本座。」

石少虎知她自視甚多，懶得跟她客套，當即氣提丹田，功行右臂，將畢生的功力齊聚掌心之上，猛地吐氣出聲，嗨！全力拍向竹竿洞孔。

這事的確壯觀，亦令人驚心動魄，隨着暗力的運行，噗！噗！噗！竹節一節一節的被衝破，衝至盡頭，蓬！好似無處宣洩的激流，突然間找到出處，一下子從竹口爆出，渦旋成一股不小心的風暴、冷寒星的身子晃了一下。

雷總管、常谷川、狼人等皆齊聲喝采，爲石少虎的優異表現樂不可支。

自在僧、余冠羣、謝紅梅等六人則神色凝重，面容肅穆，看不出有若何憂喜之色。

第二支竹竿已拿在二人手裏，輪到冷寒星施展，只見她玉腕一抬，從從容容，輕描淡寫的一拍，噗！噗！噗！竹節破裂的聲音有如串連在一起的鞭炮，一霎時便連破十節，從竹口爆出，謝紅梅一句：「主人，小心！」的話甫出口一半，蓬！過程相同，結果不一樣，石少虎被震得向後退了三大步，身形搖搖欲墜。

雷峻、狼人見狀臉色大變，余冠羣、沙青峯、賀天雄、大信和尚最難過，添了四十年的功力，最後比冷寒星還是差了一截。

酒肉頭陀自在僧道：「好了，冷副敎主神功蓋世，石小子略遜爲輪。」

冷寒星不答應，她是存心想藉此炫耀一下自己出神入化的絕技，以期殺鷄儆猴，震懾天下武林，進而達到她獨霸江湖的目的，道：「和尚說那裏話來，無三不成禮，石公子還有轉敗爲勝的機會。」

萬聖敎副敎主堅持如此，石少虎只好捨命相陪，一支十節竹竿，冷寒星一口氣連破六節，石少虎僅破四節，强弱之間，十分明白，石少虎還差了兩成的功力。

兩股暗力任竹內抗爭，乍然爆出一聲震耳的爆炸聲，一根長竹竿登時碎得片片段段，絲絲縷縷。

石少虎輸了，輸掉了自己的顏面，輸掉了田十郎，尚在其次，嚴重的是，輸掉了武林同道的信心與希望。

他想不透，冷寒星年紀輕輕，何以有如此深厚的功力？

更不明白，要如何才能制伏冷寒星，弭平這股爲禍武林的逆流。

用不到自在僧來評判，將田十郎交還給冷寒星，石少虎擠出一絲苦笑，很有風度的說：「副敎主天人神技，石少虎自歎弗如。」

冷寒星確有稱雄道霸的架勢，毫無驕矜之色，微微一笑，道：「那裏，全承公子禮讓，咱們後會有期！」

立即率領萬聖敎徒衆，浩浩蕩蕩的進入碭山縣城。

皇甫長安遭魔燈敎挾持，即使能夠幸而再度將魔徒截住，由於投鼠忌器，亦無從援手，而冷寒星絕技驚魂，更令羣豪憂心忡忡，大家一致決定，撤銷所有關卡，集中全力於搜尋三老的工作上。

× × ×

徐州，地處蘇、魯、皖、豫四省的邊緣，爲黃淮間重鎭，自古即爲兵家必爭之地，是以，先皇帝派他嫡親的弟弟，靖國親王護國大將軍朱載德，領兵三十萬，駐紮在此。

令人驚異的是，這麼重要的一個地方，石少虎得到消息，魔燈敎、萬聖敎的主力正在向徐州集結。

於是，石少虎與林子俊也兼程來到徐州，欲一窺究竟，以便作未雨綢繆之謀。

石少虎是徐州人，家住城外，却連回家看一下老母的時間都抽不出，只好交代雷總管，命他一面總理搜尋三老之事，一面回家去代他報一句平安。而他自己，則與林子俊、謝紅梅、常谷川直接來到「振武鏢局」設在徐州的分局。

振武鏢局名聞天下，徐州分局亦復規模不小，就在大街之上，大家很順利的便找上了門。

接待的是一位年長的鏢師，與石少虎係舊識，彼此都省去了不少麻煩，大家分賓主坐定，石少虎將雙方代爲引見後，直接說明來意，道：「少虎是想來瞭解一下，那一批寶物是否已被人提走？」

鏢師不假思索的道：「王鏢師送到的當天，也就是三日前便被人領走了。」

石少虎又問道：「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爲首之人三十來歲年紀，衣著十分講究，派頭十足，一看就曉得不是普通人物。」

「張鏢師識不識得此人？」

「不認識。」

「不認識怎會讓他將東西領走？」

「此人有提領文書。」

「可曾留下姓名住址？」

「三元兄問了，那人不肯說。」

「不肯說就當釘着他追下去。」

「三元兄是追下去了。」

神刀林子俊說道：「本官曾派了三名捕快，與王鏢師同行，可否請一位出來說話？」

張鏢師道：「他們三位也不在。」

「到那裏去了？」

「跟王鏢師一起去追那提貨的人。」

「可查出一點頭緒來？」

「三日來音訊全無。」

石少虎問：「張鏢師是說他們一直沒有回來過？」

「是的，如石沉大海，一出去就沒再回來。」

事情透着古怪，弄得石少虎、林子俊滿頭霧水，謝紅梅細細推敲，道：「張鏢師，除却爲首的人之外，他還帶着幾名帮手？」

「二三個。」

「到底是二個？還是三個？」

「是兩個。」

「普通百姓？」

「都帶着傢伙，似是練家子。」

「從他們的談話中，可知是那一路人物？」

「從頭至尾，他們沒說一句話。」

「箱子是如何運走的？」

「他們自己趕來一輛馬車。」

「什麼模樣？」

「跟王鏢師押來的那輛鏢車樣子差不多。」

石少虎道：「載往那個方向？」

「先是往東，以後去那兒就不得而知了。」

「這五個人之中可有熟面孔？」

「一個也不認識，好像都是外地來的人。」

綫索實在太少，僅知是三個陌生人，一輛馬車而已。

而這馬車，又與魔燈敎的車子相類似，越發令人疑雲重重。

然而，此事關係重大，玉獅、玉馬乃是日息國的貢品，尤其與那一份秘密文書息息相關，縱然是大海撈針，也必須摸索下去。

往東，沿着大街，一家一家的，一個人一個人的訪問，法子雖笨，效果却是立竿見影，不久便查出來，有很多人同聲一詞，在三日前，看到過一輛馬車，由三個人趕着走。

可是，再往下查，問題便來了，三個人趕着一輛馬車，看見的人不在少數，行駛的方向却不盡相同，有的說往南，有的說往北，察言觀色，不是路人空言欺騙，而是看到的可能並非是同一輛車。

再問霸王刀王三元，以及三名捕快的下落，更加不易，想得到，這四個人不會結伴而行，必然是在暗中釘梢，發現的人自然少之又少，查了大半天，訪問的人上百，竟連一點眉目也沒有。

不得已，只好分頭行事，神刀林子俊去徐州府衙去查詢，石少虎則打算回家去，調派大批人手，再作地氈式的搜查。

那知，人還沒有出城，便遇上了從家裏來的快刀手雷峻，身後還帶着四名挑夫，挑着八樣貴重的禮品。

石少虎的眼睛都看直了，道：「雷總管，你要送禮去？」

快刀手雷峻躬身作答：「屬下是回頭來找主人的。」

石少虎道：「我正要回家，我們邊走邊說好了。」

「老夫人親口交代，主人暫勿回家，先去一趟八賢王府。」

「去護國大將軍府做什麼？」

「王府的小郡主長樂郡主朱幼婷要訂婚。」

「通知我們了？」

「沒有，王爺素行儉樸，不願擾民，但老夫人的意思是，我們既然知道了，於理自當親往道賀。」

「文訂之日是那一天？」

「就是今天，禮品準備好了。」

八賢王乃國之棟樑，眞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未竟之事全交由雷總管去辦，立與謝紅梅、常谷川，領着四名挑夫，奔向護國將軍府。

× × ×

護國大將軍府在城東，佔地廣濶，華厦連雲，建築的金碧輝煌，兼之張燈結彩，喜氣洋洋，更加燦爛奪目，壯麗宏偉。

雖然做主人的不願張揚，但靖國親王是何等身份，何等地位，凡是得到消息的人，莫不爭先恐後，前來道賀。

一時，王府之內冠蓋雲集，盛況空前，徐州府方圓百里以內的地方，幾乎有頭有臉的人差不多全部到齊。

單是禮品就堆得像一座小山一樣高。

金銀財寶更是不計其數。

護國大將軍朱載德，偕王妃郭晋秀，高高端坐在王府最大的一個花廳裏，笑得連嘴都合不攏來。

朱載德乃穆宗皇帝的幼弟，當今神宗皇帝朱翊鈞的叔叔，已年逾半百的老人。

王妃郭晋秀則僅三十七八，生來雍容華貴，國色天香，原來是王爺的塡房，小郡主朱幼婷就是她的親生骨肉，朱載德的另外三個兒子則非郭王妃所生。

長子朱翊釗，三十出頭，次子朱翊鈕，二十八九；三子朱翊鈿，二十六七，都是將門虎子，在王爺的帳下作將軍。三兄弟一身戎裝，益顯神采俊逸，正周旋於衆賓客之中。

長樂郡主年約十七八歲，打扮得花枝招展，滿面春風，偎依在母親的身邊，顯得既興奮，又羞澀。

石少虎到了，踏進花廳，緊走幾步，以大禮相見。

八賢王朱載德哈哈一笑，聲若洪鐘似的道：「少虎，這一陣子聽說你不是進京去了嗎，什麼時候回來的了？」

石少虎躬身答道：「剛到還沒有回家呢，便奉家母之命來向王爺、王妃、及小郡主道賀。」

王妃娘娘笑而不語，小郡主朱幼婷報以一聲嬌笑，朱翊鈿的年齡跟石少虎相去不遠，二人一向很熟，跑過來親切的拍着他的肩膀，道：「小妹文訂之喜，父王的意思是任何人都不想驚動，想不到王府內人多口雜，消息走漏出去，幾乎驚動了整個徐州府，眞是過意不去。」

石少虎笑道：「王爺只有郡主這麼一個女兒，熱鬧一下是應該的，但不知新郞是那一家的公子？」

朱翊鈿神秘兮兮的，說道：「你猜一猜。」

石少虎道：「少虎去京經年，甫回家門，實在無從猜起，想必是徐州一帶的豪門巨室無疑。」

朱翊鈿道：「猜不到就算了，反正新郞馬上就到，一看便知。」

不經意間，石少虎偶然發現，萬花樓主尙小雲亦夾什在人羣之中，正欲越衆而前，尙小雲已自搶先一步行過來，大大方方的福了一福，笑嘻嘻的道：「幸會，幸會，沒料到這麼快就能與石公子重逢。」

石少虎抱拳還禮道：「尙樓主跟王府也有交往？」

尙小雲嬌柔嫵媚的笑笑，說道：「小雲只不過是一個走方相命之人，係爲王爺占卜而來，承大將軍厚愛，留下來湊個熱鬧。」

石少虎猛然想起了碭山所遇之事，說道：「哦，我想起來了，在碭山曾與貴樓的幾位姑娘不期而遇，送來的法器收到了吧？」

尙小雲點點頭，道：「全收到了。」

「王爺的命相如何？」

「祿壽雙全，鴻福齊天！」

「今天的這位姑爺是誰？」

尙小雲道：「人還沒有到，稍待便見分曉。」

「少虎是希望樓主算上一算。」

「其實本樓主早就算過了。」

「是那一位？」

萬花樓主尙小雲先不答話，招招手，將謝紅梅叫到面前來，道：「這樣吧，先跟公子打個啞謎，本樓主將姑爺的姓名寫在這位姑娘的手上，等一下姑爺到時，再展掌一看，看是否有誤。」

取出眉筆，當眞在謝紅梅白裏透紅的掌心上寫下幾個黑字，命謝紅梅將拳頭握起，不給石少虎看。

事實上石少虎想看也沒時間，因爲，就這一會兒工夫，上官白雲父子兄妹、神刀林子俊也到了，忙着上前打招呼，尤其是探詢一下尋覓三老的進展如何。

外面突然響起了鞭炮聲，有人傳話進來，姑爺已到。

大家的目光齊集在大門口，不一時，準新郎便大模大樣的走進花廳來。

上官倩不看還好，一看之下差點氣昏過去。

她做夢也沒有想到，王府的姑爺，赫然正是曾經是自己的未婚夫婿，剛剛跟自己解除婚約不久的皇甫天華。

上官白雲、上官明同樣氣得雙眼直瞪，石少虎亦覺氣憤不已，打開謝紅梅的手掌一看，上面寫的正是「皇甫天華」四個字。

尙小雲再一次展露了她令人心折的神機妙算，衝着石少虎報來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王師古緊跟在皇甫天華的身後，再後面，是十二名挑夫，挑着二十四個紅漆大禮盒，聘禮全部都是價値連城的稀世之寶，翡翠玉石，珊瑚瑪瑙，應有盡有。

常谷川忽然用手肘碰了石少虎一下，小聲道：「石公子請看那是什麼？」

石少虎揚目望去，很快便找到常谷川詫異的東西，是裝着玉獅、玉馬的那兩個木盒子。

神刀林子俊也看到了，一臉駭異之色，當石少虎悄悄告知上官父子兄妹時，更加驚訝不已。

日息國進貢的玉獅、玉馬會落在皇甫天華的手中，着實令所有知悉內情的人吃驚不小，大家面面相覷，密商對策，決定捉賊捉贓，當場對皇甫天華採取行動。

所有的聘禮俱已擺在王爺、王妃、小郡主的面前，皇甫天華仍口稱王爺，剛剛行禮完畢，王師古上前對靖國親王道：「我家少主人現在已經是王爺未來的乘龍快婿，依奴才看，可以改口稱呼了吧？」

護國大將軍朱載德笑呵呵的道：「可以，王爺父王都一樣，天華喜歡怎麼叫都可以，本王能與皇甫世家結下這門親事，甚覺欣慰，只可惜皇甫長安不幸遇害，未能親眼目睹。」

皇甫天華聞言大喜，朝上官倩投去示威性的一瞥，回過頭來又瞧一瞧千嬌百媚的長樂郡主，方待以王爺未來的女婿的身份重新行禮，上官白雲忽然大步行來，道：「且慢，老夫還有幾句話要說。」

石氏、皇甫、上官三大武林世家，乃大明安危的三大支柱，論身份，講地位，絕不輸於王公顯貴，豪門巨室，貴爲護國大將軍的朱載德亦不例外，對上官白雲禮遇有加，聞言一怔神，笑臉說道：「白雲，你有何話說？」

上官白雲正容說道：「皇甫天華的身份有問題，請王爺明鑑。」

八賢王說道：「天華的身份有什麼問題？」

上官白雲道：「我懷疑他不是皇甫長安的兒子。」

王妃郭晉秀粉團似的臉蛋上籠上一團寒霜，說道：「上官大俠，天華這孩子可是咱們大家看着他長大的，怎麼會有問題？」

上官白雲將無名公子突然出現的前因後果說出來，道：「皇甫天華近年來行爲乖張，與前判若兩人，請王爺王妃娘娘收回成命，以免鑄成大錯。」

護國大將軍眉頭一皺，道：「你是說眼前的這個皇甫天華不是皇甫長安的兒子，另一個無名公子才是眞的皇甫天華？」

上官白雲道：「連另一個無名公子也可能並非皇甫世家的子孫。」

八賢王一楞，道：「何以見得？」

上官白雲振振有詞的道：「道理很簡單，皇甫大嫂當年只生了一個兒子，不應該鬧出雙包案來才對。」

八賢王與王妃郭晉秀互換一道眼神，護國大將軍望着皇甫天華，肅容滿面的道：「本王想聽聽你的意見。」

皇甫天華矢口否認道：「天華打從記事起，就在父親身邊，小時候記得還來過王府數次，絕無此事。」

八賢王道：「另一個無名公子你作何解釋？」

「應該純粹是偶然的巧合。」

「此人畢竟是何來歷？」

「據說是一個扶桑浪人。」

「上官大俠與爾父交情非淺，此事又非同小可，如無相當根據，諒不至於信口而言。」

「上官世伯係挾嫌誣陷我，請王爺明察。」

「挾嫌誣陷？上官、皇甫二世家一向水乳交融，有何怨隙？」

「想是由於雙方意見不合，天華跟上官倩解除婚約的事。」

八賢王的臉色微微一變，道：「上官、皇甫二世家解除婚約的事，本王亦曾有一個耳聞，深盼上官大俠切勿耿耿於懷才好。」

上官白雲據理力爭道：「王爺誤會了，老夫絕非因爲此事而挾怨報復，這個皇甫天華的身份的確十分可疑，皇甫長安的遇害可能就是出自他的策劃安排。」

此言一出，花廳之內所有的人皆大吃一驚，王妃郭晉秀滿臉不悅的道：「上官大俠，逆倫弒父，可是神人共棄的大罪，除非有十足的證據，可不能隨便亂說。」

上官白雲立將皇甫長安北京酒醉遇襲，天津驚鴻一現，邯鄲借屍入棺，近日千里追踪的事說了一遍，最後擲地有聲的道：「皇甫世家根基深固，高手如雲，如無內應，成功的機會幾乎等於零。」

八賢王本來正襟危坐，一直面不改色，這時候也不禁臉色大變，驚詫不已的說：「天華，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說。」

皇甫天華辯解道：「這一切完全出自別人的陰謀，天華也不甚了了。」

上官白雲鐵青着臉，道：「難道說棺材裏裝的不是皇甫長安的屍體，也是出自別人的陰謀？」

皇甫天華極力抗爭道：「此事小侄曾向世伯說過，係因先父的遺體不幸遺失所致。」

上官白雲道：「遺體失竊，已屬駭人聽聞，更令人不解的是你根本未曾認眞追尋。」

「世伯這話不公平，事實上小侄一直在追查。」

「這是搪塞之詞，如果執行認眞，何以成效全無？」

「魔徒行踪飄忽，神出鬼沒，誰也無可奈何。」

上官白雲道：「可是，石世侄却找到了皇甫長安。」

皇甫天華聽得一楞，八賢王同樣甚感駭異，問石少虎：「你眞的找到皇甫大俠的遺體了？」

石少虎道：「不是屍體，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皇甫天華一臉慌急的道：「你說什麼？我爹他老人家沒有死？」

石少虎道：「這事你應該比我更清楚了。」

「什麼意思？」

「大家心照不宣。」

「我爹現在何處？」

「仍在魔燈教手中。」

「你爲何不設法營救？」

「魔徒以世伯的性命作要脅，不敢貿然行事。」

八賢王聽到這裏，鄭重其事的道：「好了，皇甫長安既然尙在人間，大家就當竭盡所能，多方援救，只要皇甫大俠脫險歸來，天華的身份是眞是假，自可水落石出，兩位小賢卿不必再爭論下去。」

上官白雲道：「關於小郡主文訂之事，王爺作何決定？」

八賢王撫弄着半白的長鬚道：「此事業已張揚開去，雙方皆攸關顏面，不宜取銷。」

上官白雲不以爲然，道：「這樣恐怕不妥吧，日後事實證明，皇甫天華的身份果眞有問題，王爺如何善後？白雲是怕有損小郡主的名節。」

八賢王仍絲毫不爲所動，道：「這是訂婚，又不是結婚，萬一賢卿所言不假，再解除婚約還來得及。」

石少虎望着那兩個木盒子，道：「可是，如果有證據證實，皇甫天華是殺人越貨的兇手，王爺又作何處斷？」

皇甫天華聞言大怒，殺機滿面的道：「石少虎，你這是血口噴人，我皇甫天華今天和你沒完沒了！」

盛怒之下，管它是什麼場合，就要和石少虎幹架，幸好被八賢王及時出言阻止，王妃郭晉秀面籠寒霜的道：「殺人要償命，越貨也是死罪一條，這話可必須要有事實作依據才行。」

八賢王同樣異常愼重，道：「是呀，沒有眞憑實據，就是誣陷，這個玩笑可開不得。」

石少虎道：「少虎當然有證據。」

八賢王道：「證據在那裏？」

「就是那兩個木盒子。」

「裏面是什麼東西？」

「王爺打開一看即知。」

八賢王命人取過木盒，打開來拿出一對玉獅，一對玉馬，道：「只是一對玉獅，玉馬，沒有寫字，也不會說話，何以證明天華是殺人越貨的人？」

石少虎道：「日息國進貢特使，在天津被殺的事，王爺知道吧？」

「略知一二。」

「這一對玉獅，玉馬，就是進貢的貢品。」

「天下的玉獅，玉馬甚多，會不會是另外的一對？」

「不可能，少虎一直在緊追密查，半途上就曾查獲過一次。」

「既已查獲，爲何又放走？」

「原來是想以此作餌，人贓俱獲。」

「結果如何？」

「歹人詭詐百出，失之交臂，此事有林總隨行，當可證此言非虛。」

刑部總捕頭神刀林子俊立即挺身而出，將捉放王三元，鏢物被人領走的事報告給八賢王知道，最後恭恭敬敬的說：「石公子之言完全是實，玉獅、玉馬是被人利用鏢車運來徐州的。」

八賢王的長子朱翊釗沉聲說道：「有人投了暗鏢，將一對玉獅、玉馬運來徐州，也無法證明就是皇甫天華帶來的這一對呀？」

石少虎理直氣壯的道：「當然可以，少虎有人證。」

八賢王道：「是那一個？」

石少虎指着常谷川道：「就是這位長島谷川兄。」

王妃郭晉秀愕然道：「長島谷川？不是我朝子民吧？」

石少虎道：「不錯，他乃扶桑人氏，是日息國特使團的一名武士，也是天津血案的唯一倖存者。」

王師古，皇甫天華的臉色陰晴不定，八賢王將常谷川召至座前，命他小心鑑定，常谷川仔細端詳一陣，道：「稟王爺，這一對玉獅、玉馬的的確確是敝國進貢之物無誤。」

這一下八賢王可火了，命人將玉獅、玉馬收起，交給神刀林子俊，叫他返京時面呈皇上，聲色俱厲的對皇甫天華，說道：「你太令本王失望了，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皇甫天華誠恐誠惶的道：「回王爺的話，天華絕對沒有做殺人越貨的事。」

八賢王道：「那玉獅、玉馬怎麼會到你的手裏？」

「是買的。」

「買的？跟誰買的？」

「這我就不清楚了，由王總管一手包辦。」

王師古早已嚇傻了，結結巴巴的說：「是向一個古董商買的。」

（未完・十七）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土耳其皇和年輕人商量，要他和奧麗卡三人一起合作，佈下一個騙局，來欺騙阿道夫・希特勒，因為阿道夫・希特勒正急於找尋他三十年前的情婦伊娃，而據說伊娃正在蘇聯國家安全局的手裏，他們的計劃是，由奧麗卡到土耳其一個隱秘的地方住下來，同時化裝成伊娃，另一方面，土耳其皇帶着年輕人到蘇聯去，年輕人答應了，他以土耳其皇的隨員身份和土耳其皇一起到蘇聯，但半途年輕人被人銬住並投入監牢中，此刻，他才醒悟到，他是被土耳其皇室出賣了，這也是奧麗卡報他一掌摑之仇，但年輕人被困牢獄中，無法脫身……

大寶藏

騙中騙傳奇故事／左慈・文 可飛・圖

幾番生死刦　終締鴛鴦盟

年輕人自然無法知道來的是什麼人，也無法知道來的人對他是有利還是不利，但是那至少總代表着，情形有了改變，而他所祈求的，就是情形有改變，因為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變動，會比現在那樣，永遠受幽禁下去，更加可怕的了。

陌生的腳步聲漸漸移近，來到門口停止，年輕人興奮得豎起耳朵，向外聽着，他先聽到了幾下交談聲，模糊不清，完全聽不清交談的內容。

接着，便是鐵門的鎖孔中傳來了聲响，然後，多少天來，一直緊閉着的鐵門，慢慢打了開來，除了一個守衞之外，還站着一個人，這個人，年輕人是對之絕無好感的，不過，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只要能見到一個熟人，就算這個人叫人討厭，都是喜出望外的了。

站在門外的是齊非少校，年輕人立時向前走去，由於興奮，他一時之間，幾乎講不出話來，要定了定神，才道：「你來了，眞好，少校，我想，你們已經弄清楚了，是不是？」

齊非少校臉上的神情很奇特，看不清他是在笑，還是在表達其他什麼的表情，他只是上下打量年輕人幾眼，道：「請跟我來！」

年輕人長長吸了一口氣，立時向外走去，齊非少校走在前面，他決不是談話的好對象，但是年輕人却不斷對他說着話，在這一段幽禁的日子裏，他甚至於要對着水泥牆來自言自語，何況這時，齊非少校總是一個人，不過，齊非少校却完全沒有回答。

十分鐘之後，齊非少校已帶着年輕人，來到了一扇有着守衞的房門口，那個房門口，年輕人絕不陌生，他第一次來到，就是在這裏會見到那兩個穿着將軍制服的人，和那個高級特務人員的。

和上次一樣，齊非少校自己沒有進去，門打開，他只是示意年輕人走進去。

走進了房門，一切仍然和十多天之前一樣，三個人並排坐在桌子後面，兩個穿着將軍制服，中間那個人，穿着便服。

所不同的，年輕人才一進去，那三個特務頭子的臉上，就現出一種異樣的笑容來，那也是特務的標準表情之一，完全使你不明白心中在想什麼。

中間那人指着一張椅道：「請坐。」

年輕人坐了下來，中間那人又說道：「好了，經過這些日子的考慮，我們可以從新開始了。」

年輕人陡地一怔，一時之間不明白對方這樣說是什麼意思，中間那人又道：「你應該說老實話，不然，你又會到那囚室去，關閉更久，而且，如果我們發現你不肯合作的話，可能會將你完全遺忘。」

年輕人只覺得背樑上，一股涼氣，直透了出來，他陡地站了起來，道：「什麼？我以為你們已經找到了土耳其皇，已經將事情弄清楚了。」

那三個人互望了一眼，中間那人冷笑了一聲，拉開了抽屜，將一張放大了的照片，放在桌面上，向年輕人作了一個手勢，示意他過來看。

年輕人立時走近桌子，當他的目光一接觸到那張相片之際，他不禁陡地抽了一口涼氣。

照片上的是土耳其皇。

不過，自從他認識土耳其皇以來，土耳其皇總是神氣十足，體態軒昂的，他從來也想不到，土耳其皇有一天會變成這種樣子。

照片上的土耳其皇，身子蜷屈着，躺在一個大理石的石級上，那些石級，年輕人看來，他很眼熟，不過一時之間，他也想不起那是什麼地方了。

土耳其皇的雙眼睜得極大，臉上是一種極奇訝的神情，在他的雙眼之間，另有一個深洞，有血流出來，血流過他的鼻子，順着他的下頰流下去，一直到地上。

那就是使土耳其皇致命的一槍，而且，一定只有神槍手，才能發出這樣致命的一槍。

年輕人只覺得身子發僵，手撐在桌上，說不出話來。

過了好久，年輕人才道：「你們殺了他？」

中間那人顯得很惱怒，道：「我們為什麼要殺他？他是我們的朋友！」

年輕人幾乎是在嚷叫，道：「他不是你們的朋友，至少，他欺騙了你們，他給你情報，你們扣留我，完全沒有用，一點也沒有用！」

那三個特務頭子仍然是一副深不可測的樣子，左首那個道：「你說的那個奧麗卡，就是這個人？」

他一面說，一面又取出了一張照片來，放在桌上。

在那一刹間，年輕人感到一陣昏眩，他實在提不起勇氣去看那張照片，因為他怕又看到一個中槍慘死的人！

年輕人已經可以肯定，他會在這裏，完全是因為奧麗卡的詭計，但是即使是那樣，他也不想看到奧麗卡慘死的樣子。

他先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才將目光集中在那張相片上。

還好，相片的奧麗卡沒有死，照片是在哥爾夫球場上拍的，奧麗卡正在揮棒打球。

左首那人又道：「是不是她？」

年輕人沉聲道：「是，如果你們可以找到她，也一樣可以將事情弄明白，我和她有一點私人感情上的糾葛，說來話很長，而且這種男女之間的事，你們也不會明白。她恨我，我會到這裏來，全是她的安排，她要借你們的手來使我受苦，她的安排，上次我已經詳細和你們講過了，我說的全是眞話——」

年輕人本來還想再多說一點的，可是那三個特務頭子的神情上，他發現自己再說下去，也是沒有用的，只好住了口。

左首那人道．「她也失踪了，我們找不到她。」

年輕人怔了一怔，要是蘇聯特務機構的人也找不到奧麗卡的話，那麼，奧麗卡眞的可以算是失踪了！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道：「這樣說，不論我怎樣剖白，都是沒有用的了！」

三個特務頭子又交換了一下眼色，中間那個道：「你上次曾說，土耳其皇和奧麗卡，使你相信那個自稱希特勒的人就是眞的希特勒，是因為有一些照片，在那些照片上，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失去的很多藝術珍品？」

年輕人忙道：「是！」他接着苦笑了一下道：「我也不是容易受騙的人，那些照片是眞的，一點接駁的跡象都沒有！」

三個特務頭子呆了片刻，又低聲交談了幾句，中間那人道：「我們現在，先假設你說的一切全是眞的，但是有些問題我們想不通！」

年輕人一聽對方這樣講，整個人都鬆

弛下了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我相信那樣，問題比較容易解決，你們有什麽想不通的事，我一定可以解釋。」

中間那人道：「首先，你說那個希特勒，急於要找一個金髮女人，那個女人是誰？」

年輕人苦笑了起來，道：「那本來是我的假設，我假設他是眞的希特勒，又假設他忠於愛情，那麽，這個金髮女人自然是他的妻子伊娃！」

中間那人停了半响，道：「你很聰明，不錯，他要找的女人是伊娃！」

這下子，年輕人也不禁糊塗起來了，那個希特勒不是眞的希特勒，他爲什麽要找希特勒的妻子？

年輕人完全想不通這個問題，所以，他只好不出聲。

中間那人道：「這一點，我們倒可以解釋，這件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軸心三國的最大秘密有關，那是外人所絕不知道的內幕！」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道：「我也一點不知道，如果不方便的話，你們也不必告訴我，因爲事情完全和我無關，我不想知道！」

中間那人的態度，好像好了很多，居然在他的臉上，有了一絲笑容，他道：「你現在，想不知道也不行了，因爲我們至少已經肯定了一點，你是中國人，而不是日本人！」

年輕人不禁啼笑皆非，道：「我當然是中國人，是什麽念頭使你們以爲我是日本人的？」

中間那人瞪着眼，說道：「爲什麽不能？朱豐是日本人，而你和朱豐，又有來往！」

年輕人陡地一呆，他和朱豐的來往，不算是很親密，只不過是一個錢幣收集者和一個錢幣商之間的普通關係。他從來也沒有想過朱豐是日本人，而且，如果朱豐是日本人的話，他爲什麽要裝成是中國人呢？

年輕人陡地想起，第一次和這三個特務頭子會面之際，中間那人曾問過他朱豐的身份，如此看來，朱豐的確是有特殊身份的人了。

年輕人想了片刻，才說道：「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朱豐是日本人，他的原名是——」

中間那人道：「豐城造。是著名的日本軍人，豐城秀吉的後代。」

年輕人攤了攤手，說道：「身世倒够顯赫的，不過，那也證明不了他的眞正身份。」

中間那人向後靠了靠，道：「事情要從頭說起，你先坐下來。」

年輕人後退了兩步，坐了下來，中間那人道：「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軸心國的三個首腦，曾有過一次極其秘密的會晤，東條英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三個人，是在一艘德國潛艇中見面的，這次見面，經過極其縝密的安排，事後又毀滅了一切有關的文件，我們知道這件事，是因爲紅軍首先攻入柏林，有幾個高級德國情報人員被俘，在他們的口中，才知道了一點梗概。」

年輕人仍然無法在這一番話中，得知豐城造的眞正身份，但是他並沒有插口，只是坐着。

中間那人停了一停，又道：「在這次會面之中，他們三個人討論了許多問題，其中有許多是決定戰爭策略的大事！也有一項當時看來是件小事，但是現在看來却成爲極其重要的大事，也在討論之列。」

年輕人轉換了一下坐的姿勢，中間那人續道：「那件事，是關於軸心國在世界各地掠奪而來的珍寶的，誰都知道，那三個國家的軍隊，幾乎橫掃大半個世界，他們掠奪了不知多少財富，其中包括藝術珍品，罕見的珠寶，以及各種各樣的財寶。還有大量的現鈔。」

年輕人點頭道：「的確，那是誰都知道的。」

中間那人又道：「當時他們的決定是：如果他們失敗了，他們必需逃亡，利用這許多財富，再來想辦法，他們各自找了一個親信的人，將那些財富，交由這個親信的人保管——」

年輕人失聲道：「豐城造他——」

中間那人點頭道：「是的，豐城造是日本方面的保管人，那些珍罕之極的錢幣，根本不是任何私人力量所能收集得到的。大戰結束，他就離開了日本，改名換姓，仍然保管着那些財寶，那批錢幣，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

年輕人的聲音有點急促，道：「那麽，那個自稱希特勒的人是——」

中間那人道：「他的原名是保勒·漢斯，是希特勒的一個小斷，希特勒很相信他，所以才將這件差使給了他。不過其中還有一點曲折，到了最後，希特勒大部份珍品，轉換了地方，新的地方，只有他自己和他妻子伊娃才知道！」

年輕人「哦」地一聲，道：「所以，這個漢斯，要找尋伊娃。」

中間那人道：「這是原因之一，還有一個原因是，這個漢斯，作爲元首的貼身小斷，他更有可能，早已暗戀着元首的情婦，那金髮美人，因爲事實上，那批藝術珍品，雖然不在他的手上，他可以掌握的財富，還是驚人，光在瑞士銀行的存欵，就是天文數字！」

年輕人感嘆地搖着頭，道：「那麽，墨索里尼的財富管理人呢？」

中間那人道：「那個意大利人最狡猾了，墨索里尼本來是有機會逃出去的，可是，却給那人出賣給地下軍，墨索里尼被吊死在廣場上，從此，就沒有這個人的下落。」

年輕人欠了欠身子，道：「完全沒有消息？」

中間那人道：「也不致於，有幾個二次大戰之後，陡然間成爲世界豪富的歐洲人，其中一個可能就是那個意大利人，可是沒有證據。」

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這的確是駭人聽聞的隱秘，他總算已經有點明白了。

中間那人繼續道：「經過了許多年，漢斯靜極思動了，他用了希特勒的名字，以豪富的姿態出來活動，目的是在惹人注意，他希望找到伊娃，得到那批藝術珍品，也希望找到豐城造和那個意大利人，結

果，他找到了豐城造，我們所得的情報是，他和豐城造會過面，接着，豐城造就死了！」

年輕人問：「漢斯下的毒手？」

中間那人道：「不是他，就是他的手下，而原因多半是爲了漢斯不想有人知道他眞正的身份，或許他還覬覦豐城造的那一份財富。」

年輕人不禁苦笑了起來，中間那人又道：「豐城造死後，他的女兒，我們已經確切查過，他的女兒全然不知道她父親的身份，也不知道她父親的財產有多少，她只是對錢幣沒有興趣，所以就拿出來拍賣，她也根本不知道單是那批錢幣，已經如此値錢。不過，就算她知道也沒有用了，她也死了！」

年輕人忙道：「是的，也是漢斯？」

中間人點頭道：「證據確鑿，漢斯的手下，曾經拷打過她，不過沒有得到什麽，那一大批財富，只怕永遠也不會有人找得到了！」

年輕人呆了半响，他陡地想起，土耳其皇死的地方，那幾級熟悉的石階！

年輕人忙道：「那幢屋子，豐城造住的房子！」

中間那人「哼」地一聲，道：「你以爲我們想不到？我們的人去找過了，什麽麽也沒有！」

年輕人問：「那麽，土耳其皇爲什麽會死在那屋子的石階上？」

中間那人皺了皺眉道：「其中有一段經過，我們不是太清楚，土耳其皇可能和漢斯又聯絡過，有可能的，漢斯許他什麽好處，也有可能，又是漢斯下的毒手。」

年輕人用手撫着臉，道：「那麽，你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麽？」

中間那人大聲道：「那還用問？當然是爲了那些財富，戰爭期間，蘇聯的損失最大，我們應該得到補償。土耳其皇對我們說，你知道一切內幕，這就是爲什麽你會在這裏的原因。」

年輕人苦笑道：「他騙了你們——」

年輕人講到這裏，陡地站了起來，才一站起，立時又坐了下來。

在那刹那之間，他陡地想到了什麽，可是他想到的，却還只是一個極模糊的概念，他甚至無法進一步抓住這個概念。

當他又坐下來之際，中間那人想說話，但年輕人立時揮手，阻止他開口，道：「等一等，我想到一點很重要的事情了，等一等——」

他用手在額上輕輕敲着，陡地又叫道：「對了，你說，土耳其皇說，我知道一切內幕？」

中間那人點了點頭，年輕人立時道：「那就表示，土耳其皇知道了一切，他自己知道了一切！」

中間那人怔了一怔，道：「誰告訴他的？」

年輕人道：「漢斯，當然是他！」

中間那人蹙着眉，未置可否，年輕人又道：「土耳其皇一定是知道這個內幕的，漢斯可能眞的要他帮助找尋伊娃——伊娃是不是在蘇聯？」

中間那人搖頭道：「不，早死了！」

年輕人挺了挺身子道：「事情到現在，很容易有結果了，找一個金髮女人，讓她假扮伊娃！」

三個特務頭子互望一眼，年輕人又道：「漢斯還掌握着大批財富，只有他心目中的伊娃，才能知道他究竟有多少錢在手頭，而且可以設法弄回來，說不定，他也知道了豐城造和那意大利人的秘密，找一個女人扮伊娃，我可以助你們成功！」

三個特務頭子又互相使着眼色，中間那人站了起來，道：「你先回去，我們再討論！」

年輕人忙道：「我不回那囚室去！」

中間那特務頭子忙道：「當然，你可以有最好的待遇，一切都有，不過，你還是要接受監視，我想你不反對吧！」

年輕人聳了聳肩，表示不在乎。中間那人按下一個掣，門打開，齊非少校又在門口出現，年輕人向門口走去，齊非少校顯然已知道年輕人的待遇有了變化，所以當年輕人向他走過去之際，他居然笑臉相迎。

門在年輕人的背後關上，齊非少校先開口道：「你喜歡什麽樣佈置的房間？」

在經過了十天被囚禁在光脫脫的水泥囚房之內，忽然聽了這樣的一個問題，年輕人不禁有受寵若驚之感，他笑道：「隨便！」

齊非少校却討好地道：「試試土耳其式的房間，怎麽樣？那裏可以享受古代東方的神秘。」

年輕人不置可否，仍由齊非少校帶着路，來到了升降機前，年輕人以爲齊非少校會帶他離開那幢建築物，可是事實却不然，升降機在某一層停下，出了升降機，是一條走廊，走廊的一端是一扇如同保險庫一樣的門，門前是兩個武裝的守衞。

齊非少校和年輕人來到了門前，兩個守衞一起行禮，齊非少校道：「你們已接到了命令了？」

兩個守衞答應着，一個守衞轉身，打開了一個箱子，扳下了一個紅色的槓桿掣，那道門就緩緩打了開來，門才一打開，年輕人眼前，就陡地一亮。

門內仍然是一個走廊，純正土耳其裝飾，裝飾之華美，只怕在土耳其全盛時代的皇宮，也不過如此，而且，隨着門打開，一陣音樂聲，八個土耳其美女，一起舞着曼妙的舞姿，迎了出來，年輕人不禁回頭向齊非少校望了一眼，他雖然沒有說什麽，但是在他的神情上，却充滿了驚訝。

齊非少校在他肩頭上拍了兩下，道：「好好享受，在這扇門裏面，你就是皇帝。這就是我們的手段，肯和我們合作，就有超越的待遇！」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不能不佩服這是高明已極的享受，他在八名土耳其美女的躬迎之下，走了進去，厚厚的門，又在他的身後關上。

年輕人一直向前走，來到了一間豪華舒適的宮殿佈置的房間中，才停了下來。

在那間房的中心，一張桌子之上，已經全是精美的食物，正中是一隻熱氣騰騰，香噴噴，皮變成金黃色的烤鵝。在經過了十天的硬麵包和鹽水的生活之後，這隻異香四溢的烤鵝，簡直比那八位美女，還要動人，年輕人一面呑着口水，一面早已

一個箭步，竄向桌旁，伸手撕下鵝腿，大嚼起來。

他雙手忙着撕鵝肉，其餘的工作，由那八名美女服侍，有的替他斟酒，將酒送到他的唇邊，有的替他在鵝肉上塗抹配料，年輕人足足吃了一小時之久，才鬆了一口氣，在柔軟的錦墊上，坐了下來。

然後，他吸着烟，想起應該來一次土耳其式的蒸浴，起先他還懷疑這裏未必有那樣的設備，但是他隨即知道自己錯了，不但有，而且是第一流的，他在經過蒸氣浴之後，回到房間中，躺下來，在柔軟的音樂和熟練的按摩之下，不到三分鐘，就睡着了。

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才又醒了過來，而在醒過來之後，又過了好久，才願意動一動身子，睜開眼來，他仍然在那間華麗的房間之中，一切就像是天方夜譚一樣。

然而他却知道，這並不是夢境，而是實實在在的事實，到如今爲止，他還是一個囚犯，不過，可以說是世界上享受得最好的囚犯了。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慢慢地伸了一個懶腰，他身子才動，他睡的那張榻就發出了悅耳的鈴聲，八名土耳其美女，又魚貫進來。爲首的那個，當年輕人是皇帝一樣地行着禮，用她悅耳的聲音問：「你需要什麼？」

年輕人其實不需要什麼，如果他有需要的話，那麼就是需要自由，可是那又是他不可能得到的，他只是隨口道：「舞蹈，正宗的土耳其舞蹈！」

爲首那個美女答應了一聲，站了起來，對身後一個美女，低聲講了兩句，那個美女就走了開去。年輕人奇道：「怎麼不開始？」

爲首那美女道：「我們有舞蹈專家，你既然想欣賞正宗的土耳其舞，我已經去叫她來了！」

年輕人想不到事情如此隆重，他沒有再說什麼，只是來回踱着步，又在一張躺椅上，舒服地坐了下來，慢慢地呷着美酒。二十分鐘之後，那八個美女，突然奏起音樂來，接着，房門打開，年輕人向門口看去，看到一個用輕紗幪着臉的女郎，站在門口。

那女子穿着土耳其舞的舞裝，門才打開，她就扭動着身子，用曼妙的舞步，跳了進來。

音樂不斷，舞蹈不停，年輕人開始的時候，只是注意着那女郎的舞姿，同時他也知道，看來自己眞像是皇帝一樣，但實際上，那八個土耳其美女，和那個女郎，全是高級特務，他還是受監視的囚犯！不過，在十分鐘之後，他開始有一種感覺，感到在他面前跳舞的那個女郎，不像是土耳其美女。

這種感覺，實在是很難肯定下來的，那女郎有着修長的腿，纖細的腰肢，和淺棕色的皮膚，這全是標準的土耳其美女所具備的一切。

可是年輕人越看下去，就越覺得對眼前這具美妙的胴體，有着極其熟悉的感覺。年輕人雖然稱不上風流放誕，但是在他的一生之中，倒也有過不少次艷遇。然而，在他的記憶之中，他絕沒有機會親近過土耳其美女，那麼，又何以會對眼前這個土耳其美女的胴體，有着熟悉之感呢？

年輕人坐直了身子，望定了那個女郎，同時，不由自主地蹙着眉。

他那種神態，是自然而然表露出來的，連他自己也還未曾覺察，可是那八個美人中爲首的一個，已經湊過頭來，在他耳際低聲道：「你如果不喜歡她的舞蹈，可以叫她退出去！」

年輕人說道：「不，不，我很喜歡，不但喜歡她的舞，而且——」

他故意頓了一頓，爲首那美女笑了起來，道：「你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一切。」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作了一個手勢，道：「你們——」

爲首的美女嬌笑着，道：「我們也是一樣！」

年輕人作了一個尷尬的神情，道：「我明白了，不過，有你們在一旁，我會不習慣！」

爲首那美女「格格」笑了起來，一面擊着掌，一面向外走去，那七個美女跟在她的身後，一起走了出去，只剩下年輕人和那女郎了。

那女郎仍然在跳着舞，漸漸接近年輕人，年輕人可以通過她蒙面的輕紗，依稀看到她的臉，臉是陌生的，可是眼睛中的那種神采，却又是熟悉的，而且，熟悉得令人怦然心動！

年輕人等到那女郎跳到離他最近之際，陡地忽然問道：「你是誰？」

那女郎沒有回答，一個轉身，又翩翩舞了開去。

那女郎翩然轉了開去，同時，雙手美妙地揮動着，當她在轉開去的時候，她的左手，恰好在年輕人的眼前擦過，年輕人陡地看到了她小指上的一枚指環。

那枚指環看來很普遍，可是年輕人一看到了那枚指環，心頭所受的震動，如同雷擊一樣，在那一剎間，若不是他平時慣經風波，訓練有素，他眞忍受不住跳起來，張口大叫了！

那種眼神，那具胴體，只不過給他以熟稔而不能肯定的印象，可是那枚小指環，上面有着奇怪的花紋的，年輕人却是可以肯定那是屬於什麼人所有的。當他第一次見到那枚指環的時候，他曾經試問過那種古怪的花紋，是什麼意思，他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古埃及的一種幸運符咒，也就是說，佩戴這枚戒指的人，可以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

這枚戒指是奧麗卡的！

年輕人第一個念頭是：奧麗卡的戒指，如何會在這個舞蹈女郎的手上？

然而，立即地，年輕人已經知道了，眼前的這個女郎，就是奧麗卡！她經過了精巧的化裝，但是，她一定就是奧麗卡！

在極度的激動之後，年輕人只感到極度的混亂，奧麗卡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她來這裏的目的是什麼？種種問題，都令得他目瞪口呆。

而他這時，那種目瞪口呆的神情，倒是很適用的，因爲這時，舞蹈的節奏，變得很激烈，簡直已是足以令任何男人看了目瞪口呆的挑逗。

年輕人只呆了極短的時間，就立即醒起，奧麗卡一定是有目的而來的，現在房間中看來雖然只有他們兩個人，但是年輕人也可以肯定，那八個女特務，一定在別的地方，用電視監視着他們！

年輕人一想到這裏，立時伸手一拉，將正舞得起勁的奧麗卡，拉得她進了他的懷中。

奧麗卡才跳進他的懷中，就立時極快和極低聲地道：「裝着你喜歡我！」

年輕人也悟道：「我眞的喜歡你，不必裝！」

他一面說，一面已揭去了蒙面的輕紗，吻了下去，奧麗卡雙手環住了他的頸，這是極其熱烈而長久的吻，可是年輕人却一點也沒有享受到這一吻的溫柔，因爲他正集中精神，在辨別奧麗卡給他的信號，奧麗卡的手指，在他的頸後，輕微地移轉着，完全是依據電碼來移動，向年輕人在遞送信息。

十分鐘後，年輕人已得到了如下的消息：「我來帶你逃出去，一切聽從我。」

年輕人心中不禁苦笑了一下，奇怪的是，他並不懷疑奧麗卡是來帶他逃出去的，雖然，他陷身這裏，也全然是奧麗卡的詭計。

奧麗卡既然用這樣的辦法來傳遞信息，可見得他們必然是被監視着的，那麼，在熱吻之後，應該怎麼樣呢？當他們分開來之後，年輕人凝視着奧麗卡，用目光在詢問奧麗卡的意見，而奧麗卡則用熱情的動作，來回答年輕人的詢問。

年輕人心中不禁暗嘆了一聲，自從上次在酒店中那旖旎的一夜之後，他一直在避免再有同樣的事發生，可是他和奧麗卡，就像是一對歡喜寃家一樣，不論怎麼避，都是避不開去，而且，如今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無論如何，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他應該是主動的，如果任由奧麗卡熱情奔放，而他倒反而無動於衷的話，那麼，監視的人是會起疑的！

年輕人一面心中覺得不自在，一面也緊抱着奧麗卡，一起由躺椅上，滾到了厚厚的地毯上。

那八個土耳其美女，一直到很久之後才出現，那已經是在奧麗卡和年輕人進入蒸氣浴室之後五分鐘的事了。

他們在一進浴室之後，就盡量將蒸氣噴開極大，幾乎對面不見人，而且蒸氣發出來的「嗤嗤」聲，也可以掩蓋他們迅速而又低聲的交談聲，那八個土耳其美女，可能由於無法監視，所以才進浴室的。

但是，在那五分鐘之內，奧麗卡和年輕人，已經交換了不少意見，也知道了奧麗卡的計劃，那八個土耳其美女一進來，奧麗卡就迎向她們，透過濃厚的水蒸氣，年輕人看到奧麗卡迅速地揚着手，在不到五秒鐘之內，那八個女特務，已一齊倒了下去。

濃厚的水蒸氣，遮蓋了自奧麗卡手中小型噴霧器噴出來的迷霧，可以說再順利也沒有，八個特務一倒地，奧麗卡就沉聲道：「快！」

年輕人立時來到奧麗卡的身邊，問道：「你究竟買通了什麼人？」

奧麗卡眨了眨眼，沒有立即回答，拉着年輕人的手，出了浴室，他們迅速穿好衣服，來到門口，奧麗卡伸手叩門，道：「任務完畢！」

那扇厚厚的門，慢慢打了開來，奧麗卡向外走去，年輕人跟在她的身後。

門口那個武裝守衛，一看到年輕人跟了出來，立時現出極訝異的神情來，而奧麗卡也立時道：「齊非少校的命令是，當他肯進一步合作時，再帶他去見部長，你們可以向少校覆查！」

那兩個衛兵中的一個立時來到一具電話前，拿起電話聽筒，問了一句，接着連答應了幾聲，就轉身回來，點了點頭。

年輕人一直盡力鎮定，不過他的手中，也在隱隱出汗，他在守衛一點頭之後，就向前走去，進了升降機，奧麗卡和他互望了一望，升降機停下，他們已看到了齊非少校。齊非少校的臉色有點發青，年輕人心中一動，向奧麗卡望了一眼，三個人一起向外走去，來到了一處空地，少校一聲不出，打開了車子的行李箱蓋，奧麗卡低聲道：「要委屈你一下！」

年輕人立時進了行李箱，箱蓋蓋上，他就什麼也看不到了，他只知道車子在向前駛着，開始的時候，大約每隔一兩分鐘，就停一下，大概是在接受檢查，以後，車子就一直向前駛着，足足過了兩小時，車子才停了下來，而且，年輕人立時又看到了光亮。

他跳出了行李箱，奧麗卡已經撤去了化裝，正笑嘻嘻地望着他，道：「你是第一個知道蘇聯情報部齊非少校投奔自由消息的人！」

年輕人看到，車子停在碼頭邊，一艘小漁船正在駛近碼頭來，齊非少校還在車中坐着，正在拚命吸着烟，年輕人道：「我們已經離開了蘇聯？」

奧麗卡道：「還沒有，我們坐那艘漁船走，齊非少校携有最高情報首長簽署的通行證，絕無問題的。」

年輕人苦笑道：「我不像你那麼樂觀，我們的逃亡，還未曾被發覺？」

奧麗卡道：「應該還沒有，那幾個女特務，至少昏迷八小時，而習慣上，受招待的人，一進了那扇門，一切由房間中的女特務負責，只要她們不醒，那就沒有問題的，來，該上船了！」

齊非少校先了上船，奧麗卡和年輕人也一起跳上了船，在甲板上，年輕人低聲道：「是什麼使你知道這麼多秘密的？」

奧麗卡攤了攤手，說道：「五百萬美金！」

年輕人又問：「爲什麼你陷害我，又要來救我？」

奧麗卡却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只是望着船頭，因爲船已開航。

年輕人也沒有再問下去，因爲他知道，奧麗卡的心情和他一樣，兩人都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船一直在航行着，船身搖擺不定，遇到了兩次截查，都由齊非少校應付了過去，然後，夕陽西沉，海面和天際上，一片紅霞，在紅霞漸漸消散之際，他們看到了陸地，那已經是土耳其的土地了。

齊非少校沒有跟着他們再走，他留下

來攬其「投奔自由」，第二天早上，當年輕人和奧麗卡在羅馬進早餐之際，齊非少校的事，已經是國際版上的頭條新聞了！

奧麗卡不住攪着咖啡，道：「我費了一點心血，才和齊非少校接觸到，五百萬美金够他享用一生的了，他的確帮了不少忙。」

年輕人没有出聲，奧麗卡繼續攪着咖啡，低着頭，道：「我假扮成舞蹈女郎，而齊非少校又安排你接受土耳其式的招待，這一切，全是他職權範圍內的事，所以進行得很順利！」

她講到這裏，抬起頭來，望着年輕人，道：「土耳其皇已經死了！」

年輕人道：「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了那個自稱希特勒的人的身份。」

奧麗卡點頭，道：「是的，還有那個日本人豐城造，和一個下落不明的意大利人！」

年輕人立時料到，奧麗卡想說什麼，他忙道：「算了，在這件事中，我們不可能得到什麼好處，我看，讓一切全過去算了！」

奧麗卡望着年輕人，道：「我也願意這樣，不過有人不肯！」

年輕人問道：「誰？」

奧麗卡道：「豐城造！」

年輕人皺着眉，道：「你在說些什麼？他早死了！」

奧麗卡緩緩地搖着頭，年輕人滿臉疑惑，伸出手去，隔着桌子，按住了奧麗卡的手臂，道：「你還知道些什麼？他已經死了！」

年輕人的急促的詢問，並未能使奧麗卡的回答快一點，她仍然冷而緩慢地道：「没有死，他非但没有死，而且一直在殺人，朱蘭、土耳其皇、漢斯，而且，他眞正知道一切秘密！」

年輕人縮回手來，道：「我眞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奧麗卡道：「你會知道的，不過在這裏，我說也没有用，我會帶你去看他，你認爲死了的豐城造！」

年輕人實在不知如何說才好，他在蘇聯情報部特務頭子口中知道的是：朱豐就是豐城造，而朱豐已經死了，他看到朱豐死在停車場，可是奧麗卡所說的一切——

年輕人没有再問，奧麗卡說得那麼肯定，她就一定拿得出證據來！

看來，奧麗卡好像並不是十分心急，當天她拉着年輕人玩了一天，傍晚才登上飛機，等到又回到年輕人居住的那個城市之際，年輕人看到熟悉的建築，熟悉的人羣，有恍若隔世之感。

奧麗卡顯得很高興，完全像是在初戀中的少女一樣，容光煥發，年輕人也一直未曾向她追問何以她要陷害自己，他自己心中明白，奧麗卡終於冒着極度的凶險，將他救了出來，望着奧麗卡現出來的那種純眞，快樂的笑容，他有着一天陰霾都已經散去了的感覺。

在機場大堂中，他們一直手拉着手，來到了電話間前，奧麗卡才輕輕推開年輕人，道：「我要打一個電話！」

年輕人並没有問她要打電話給什麼人，他只是揚了揚眉，而奧麗卡像是在逃避年輕人的「詢問」，有點狡猾地笑着，拉開了玻璃門。

進了電話間之後，她甚至用身子遮住了電話，不讓年輕人看到她撥的是什麼號碼。年輕人在玻璃門外，燃着了一支烟，奧麗卡幾乎是立即就出來了，她一出電話亭，就挽着年輕人的手臂，道：「可以走了！」

年輕人微笑着，道：「到那裏去？」

奧麗卡一面「格格」笑着，一面道：「你只管跟着我，不會將你賣到阿拉伯去的！」

年輕人攤了攤手，他們一起出了機場大堂，在路邊站了一會，就有一輛淺黃色的車子，在他們的身邊停下，駕車的是一個中年人，下了車，將車匙交給了奧麗卡，奧麗卡作了個手勢，請年輕人上車，年輕人笑道：「你好像到處都有聯絡！」

奧麗卡神秘地笑着，車子向前駛去，不一會，就駛上了郊區的公路，而十五分鐘之後，車子停在朱豐的古老大屋的圍牆外，圍牆的鐵門開着，望進去，視綫經過野草叢生的花園，可以看到大廳前的石級，土耳其皇慘死的那一排石級。

而這時，正有一個人停立在石級之上，奧麗卡已下了車，正在和停立在石級上的那個人揮手。

年輕人也下了車，他和石級上的那人，雖然隔着還相當遠，但就算他和那人之間的距離再增加一倍，他也立時可以認出那是甚麼人來！一時之間，他忍不住一面叫着，一面向前奔去，迅速掠過奧麗卡的身邊，他在一面向前奔去之際，叫的是甚麼，連他自己也不明白，那只不過是高興之極，自然而然發出的呼叫聲，直到他一下子竄上了幾級石級，來到了那人的面前，他才叫了出來：「叔叔！」

站在石級上的那人，頭髮雖然斑白，但是看來仍然精神奕奕，那正是年輕人的叔叔！

老人家微笑着，拍着年輕人的肩頭，年輕人在剎那之間，不知道有多少話要說，可是他還未曾開口，老人家已經道：「我全都知道了。」

年輕人呆了一呆，道：「你——」

老人家笑着，臉上全是皺紋，但每一條皺紋之中，都充滿了機智，他微笑道：「奧麗卡在改變主意之際，曾找我來商量過。」

年輕人又陡地一怔，但是他的怔呆只不過是極短的時間，接着，他完全明白了，他立時回顧，奧麗卡也已經走上了石階，正俏生生站在他的面前。

年輕人攤了攤手，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奧麗卡俏皮地眨着眼，老人家呵呵笑了起來。

年輕人道：「朱豐没有死，有甚麼證據？」

老人家嘆了一聲，並没有說甚麼，只是向內指了指，年輕人心中充滿了疑惑，立時向古屋的大堂走進去，他才踏進了一步，眼前一暗，他有點不能適應屋中陰暗的光綫，可是他還是看到，廳堂中有一個人坐着，年輕人陡地站定，那個人正是朱豐！

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事，朱豐死在停車

場，年輕人是親眼看到，可是這個人——

年輕人急急向前走出了幾步，坐着的朱豐，像是根本不知道有人來到了他的身前一樣，仍然只是一動不動地坐着，雙眼發直，望着前面，或者應該說只是對着前面，因爲實在很難想像，在他這雙空洞而没光采的雙眼之中，還能看到點甚麼。

而這種空洞的，像白痴一樣的眼神，在陰森的古屋的大廳中看來，也給人以不寒而慄之感，年輕人没有再向前去，只是呆立着不動。

他聽到身後有脚步聲傳來，知道是奧麗卡和他叔叔，到了他的身後，他喃喃地問道：「他怎麼了？受了刺激，爲甚麼他一動也不動？」

在年輕人說話的時候，朱豐仍然一動也不動，像是他根本甚麼也聽不到一樣，年輕人頭向他叔叔看去，他叔叔又嘆了一聲，道：「他這樣坐着一動也不動，活着就像死了一樣，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年輕人睜大了雙眼，他叔叔的話，令他感到莫名其妙，他再回頭去看坐着的朱豐。

這時，他已經能適應陰暗的光綫了，他仔細打量坐着的朱豐，只見他神情憔悴，滿面皺紋，而最可怕的是他臉上那種一無所知，白痴般的神情，看來他的確是朱豐，但是又彷彿和他所熟悉的那個錢幣商，有點不同。

年輕人呆了半晌，道：「究竟有幾個朱豐，我的意思是，有幾個豐城造？」

奧麗卡道：「只有一個，就是他！」

年輕人轉過頭來，道：「那麼，我認識的那個，死在停車場的那個是誰？」

奧麗卡和老人家相望了一眼，又一起搖着頭，老人家道：「這一點，除非他能告訴我們，不然，誰也無法知道了。」

奧麗卡道：「不錯，也可以猜得出來的，他們兩個人的面目如此相似，有可能是他的兄弟。」

年輕人苦笑道：「我還是不明白，豐城造爲甚麼會變成現在這樣子的？」

奧麗卡道：「我們作過檢查，他受過極度的刺激，或者是受過重擊，震傷了腦部，至少已有二十多年了，他一直是行屍走肉！」

年輕人不禁駭然，道：「你們是在那裏發現他的？」

老人家道：「那得從頭說起，從你和土耳其皇一起離開講起！」

年輕人望了奧麗卡一眼，奧麗卡低垂着眼皮，來到年輕人的身邊，低着頭，充滿歉意地握住了年輕人的手臂，像一頭小貓一樣，依在年輕人的身邊。

年輕人不禁笑了起來道：「算了，我也曾使你在修道院裏禁錮了好多日子。」

奧麗卡靠得年輕人更緊，老人家向年輕人眨着眼，道：「我並不知道你離開，也不知道你到甚麼地方去，因爲你没有告訴我！」

年輕人的口唇動了動，像是想分辯幾句，但是老人家立時作了一個手勢，阻止他開口，道：「你不必解釋，你完全有你行動的自由，我發現你已經離開，也曾經有過一陣疑惑——」

老人家講到這裏，頓了一頓，向奧麗卡望了一下，又道：「我知道你和她在一起，她還在，而你走了，我自然起疑，於是，我就派人跟蹤她，到了她和土耳其皇又會面時，我特製的偷聽器，使我聽到了他們的交談，一切就全明白了！」

老人家說到這裏，頓了一頓，笑了起來，道：「當時，我完全不打算採取行動，因爲我覺得讓你受點懲罰是應該的，記得麼？我曾批評你太不够羅曼蒂克！」

年輕人有點啼笑皆非，只是攤攤手。

老人家接着道：「過不多久，土耳其皇死了！我開始覺得事情有點嚴重，這時候，奧麗卡突然來找我。」

奧麗卡立時接着說下去，她的聲音很低，道：「我以爲土耳其皇的死，是蘇聯情報局下的毒手，我怕你的處境會不妙，所以找你老人家商量的。」

老人家笑道：「她來找我的時候，我從她焦急的神情中，知道她眞正關心你，所以我才帮她設計，如何把你救出來。」

年輕人笑了一下，道：「這一切經過，我早已料到了，她在機場，就是打電話給你的，是不是？可是其餘的經過，我却不知道。」

老人家坐了下來，道：「自從我知道土耳其皇和奧麗卡之間的事之後，我已經着手調查那個自稱希特勒的人，我發現土耳其皇曾和他見過幾次，我和你不一樣，我肯定他不是那個希特勒，在土耳其皇未死之前，我已經獲得了一些資料，知道了他的眞名字，他叫漢斯！」

年輕人和奧麗卡點着頭，老人家十分了不起，有本事能查出一切隱秘來，這一點，對他們來說，是絕無疑問的事情。

老人家又嘆了一聲，道：「可惜我未能及時警告土耳其皇，漢斯是一個野心極

大的人，他用希特勒的名字招搖，有一半目的，是想引一個意大利人出來，他找到了朱豐，將朱豐殺死，不過死的朱豐，並不是真正的豐城造，土耳其皇和蘇聯情報當局有聯絡，知道內幕，懷疑真正的豐城造，還在人間，所以到這間古屋來找，漢斯殺了朱豐之後，也想到了這一點，同樣到這裏來尋找，不過他們都沒有發現豐城造，却在這裏見了面，漢斯覺得土耳其皇知道得太多，就下了毒手。」

年輕人道：「那麼你——」

老人家望了呆坐不動的豐城造一下，道：「我在事後才來到這裏尋找的。」

年輕人有點不解，道：「你怎麼知道豐城造還在，死的不是他？」

老人家道：「當然，在開始的時候，只不過是一種推斷，朱豐死了之後，他的錢幣收藏，竟然如此之豐富，這已經是值得懷疑的事了，以私人的力量而論，那幾乎是無法達到的，後來，在土耳其皇的口中，又知道了豐城造、漢斯和那意大利的人的故事，我就開始想，豐城造受委托保管的財富，一定不止那一批錢幣，但是為甚麼其他的財富，完全消失了呢？是不是死了這個朱豐，只知道有這批錢幣呢？那是不合理的，除非他不是真的豐城造。」

年輕人嘆服地道：「真的，我未曾想到這一點！」

老人家又道：「還有，朱豐住在這樣的地方，也引入起疑，時間過去了那麼久，而當年的一切安排，又是如此之隱密，漢斯可以公然用希特勒的名字來招搖，豐城造就算要掩人耳目，好像也不必要這樣小心，除非他另外有要隱瞞的事情在！」

年輕人又不住地點着頭，老人家的樣子，很有點自負，笑道：「還有，漢斯一再到這裏來，拷打朱蘭，殺土耳其皇，他當年是見過豐城造的，由此可見，他也一定有所懷疑，不然，不會這樣做了！」

年輕人吁了一口氣，道：「所以，你來找豐城造，而結果給你找到了！」

老人家道：「是的，在一個地窟中找到了他，可是我未曾想到，他竟然是這個樣子，他對一切都沒有反應！當然也無法說出除了那批錢幣之外的其餘財富，是藏在甚麼地方了！」

年輕人又向呆坐着的豐城造望去，奧麗卡忽然道：「他也不是對任何事全無反應。」

老人家道：「是的，只有一樣，他對自己的名字，還有反應！」

年輕人皺着眉，還未曾明白豐城造對自己的名字的反應是怎麼一回事之際，老人家已突然大聲地，用絕對命令式的語調，用日語叫着豐城造的名字，他才一叫出了豐城造的名字，豐城造陡地站了起來。筆直地站着，一動不動，好像是站在上司的面前一樣。

奧麗卡的神情很興奮，道：「看到沒有，他有反應，不是完全沒有希望！」

年輕人怔了一怔，忙道：「不！」

奧麗卡急忙道：「不？甚麼意思，他知道一批無可估計的財富的下落。」

年輕人道：「奧麗卡，算了吧，你已經有了足夠的錢，不必再動腦筋了！」

奧麗卡眨着眼，道：「你可知道，當年日本軍隊在亞洲各地掠奪了多少寶貝？其中有許多東西，是看上一眼，死也可以瞑目的。」

年輕人不出聲，而且轉過身去，不理奧麗卡，奧麗卡又道：「漢斯的錢夠多了吧，為甚麼他也要找豐城造，想得到更多的錢？」

年輕人不理奧麗卡，只是向他的叔叔道：「那個漢斯，現在怎麼樣了？」

老人家攤了攤手，道：「完了！」

年輕人道：「完了，什麼意思？」

老人家道：「或者可以說，是土耳其皇報了仇，土耳其皇曾對我說過，他要用最原始的辦法，在漢斯身上弄點錢，弄一大筆，從此就退休了，他曾和一個爆炸專家接觸過，詳細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但是在土耳其皇死了之後，漢斯和他的手下，一起乘一艘豪華遊艇離開，那艘遊艇，一直未曾到達目的地。」

年輕人伸了伸舌頭道：「炸沉了。」

老人家搖搖頭道：「我只能說我不知道，在茫茫大海中發生的事，誰知道！」

年輕人呆了半晌，才指着豐城造道：「這個人，怎麼處置他？」

老人家還沒回答，奧麗卡已道：「將他交給我，我想在專家的協助之下，至多三個月，我就可以令得他講出一切來。」

年輕人沒有說甚麼，轉身向外便走，奧麗卡急追了上來道：「你到那裏走？」

年輕人道：「你似乎多此一問，你幹你有興趣的事，我既然沒有興趣，自然離開，隨便到甚麼地方去都是一樣！」

奧麗卡向老人家投以求助的一眼，老人家攤着手，作無可奈何之狀，隨即點燃了烟斗，奧麗卡拉住了年輕人的手臂，道：「你的意思是不是如果我放棄盤問豐城造，你就不離開我？」

年輕人呆了一呆，望定了奧麗卡，奧麗卡碧彩的眼珠之中，似乎充滿了真誠，年輕人明白，對奧麗卡來說，甚至單是這樣講，已經是極大的讓步了，而她之肯讓步，正是為了要和自己在一起！

那實在是令人感動的事！

年輕人在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老人家已經扶着豐城造坐了下來，年輕人用仍然有點猶豫的聲調問：「你真是捨得放棄？」

奧麗卡並不說甚麼，只是拉着年輕人的手臂向外走去，當他們走出廳堂之後，聽得老人家在高聲道：「祝你們幸福。」

奧麗卡和年輕人站在石階上，聽到了老人家的祝福，互望了一眼，夕陽照在奧麗卡的臉上，使奧麗卡看來，倍覺艷麗，年輕人忍不住在她的頰上，輕輕吻了一下，奧麗卡偎依在年輕人的身前，他們慢慢向前走去，經過了車子，可是誰也沒有上車的打算，一直向外走去。

晚霞滿天，他們在鄉間的小路上，緩緩走着，享受着那份恬靜，連天色是甚麼時候黑下來的，也渾然不覺。

三天後，奧麗卡公主的婚禮很轟動了一陣子，新郎自然是年輕人，主婚人是新郎的叔叔，各色人等，前來祝賀的極多，其中還有些極其古怪，連世界上最好的情報機構，也無法知道他們真正底細的人，就像新郎和新郎的叔叔一樣。（全文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銀蛇劫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司馬洛懷疑這個幪面的女人是雅典娜的母親，但又沒有聽過連烏陽和雅典娜提過的，二人正在糾纏不清，突然又來了一個比較聲音老得多的女人用槍抵住司馬洛的後腦，讓那幪面的女人脫身，叫司馬洛不要起來，兩個女人才悄悄的走了。司馬洛覺得她們並無加害自己，只叫自己去找金康，他是專門介紹打手找僱主，收取佣金的介紹所，於是再和史勿夫聯繫決定留在隣埠，以打手的身份，希望潛入極樂會打探內幕，找尋李英和雅典娜的下落，還未有什麼頭緒，又遇上那個神秘女人，喬裝藉詞在路上勾引司馬洛到她的家裏，却被司馬洛識穿……

迷幻極樂

司馬洛下了床，退後一步，動手解開自己的衣服。她橫陳在床上，好像一塊顫動着的白玉。當司馬洛再坐到床上時她便轉過身來，擺成大字形，似乎急不及待地要迎接他的進襲。

於是司馬洛便直接地侵佔了她，而她就像一朵海葵捉住了一條魚般把他緊捉住，吸吮住，包藏住……。

以後的三十分鐘之內，司馬洛就忙着向她證明他既非君子亦非不能人道……。

狂歡在她數度痙攣之後結束了，而當她在床上陳如死人時，司馬洛便點上了一根香烟，深吸着，又一次奇怪為什麼在事後，香烟的味道是那麼美妙，終於，她能

特種催眠

移動了。她嚶嚀一聲轉身，把一條腿子搭在他的腿上。司馬洛噴了一口烟：「至少，你要告訴我你的名字！」

「我沒有名字的。」她說道：「我祇有一個編號第十三號，和一個外號叫小梅花。」

「小梅花。」司馬洛說。

「是的。」她說：「他們說我像和路迪士尼卡通中那隻小梅花鹿斑比。」

「小梅花。」司馬洛笑起來：「這名字也夠好了，好吧，小梅花，你究竟在打着什麼主意呢？」

「我是來保護你的。」小梅花說。

「我不需要你保護。」司馬洛說。

小梅花聳聳肩：「就算我是來幫助你的好了！」

「你到底是誰？」司馬洛問。

「我就是小梅花！」小梅花說。

「你知道我的意思的。」司馬洛說：「我問你們是一個怎樣的組織。」

「我不能告訴你！」小梅花說。

司馬洛聳聳肩：「讓我猜一猜吧。」有哪一個組織能派出一些隨便能跟男人上床的女人？」

「我不是隨便跟男人上床的女人。」她忽然叫起來：「我——」

「你什麼呢？」司馬洛問。

「當他們提議派人担任這份工作時，我堅持被我担任，他們說也許你會認出我來，我不相信——但結果你認出我了！」

「你這份工作又是做些什麼呢？」司馬洛跟着問。

她聳聳肩：「跟在你的身邊，做你的情婦，必要時帮你的忙，直到找到了雅典娜為止。同時，這樣我們也可以得到關於事情的第一手情報。」

司馬洛想了一會：「為什麼你要堅持由你担任這份工作呢？」

她低下頭，說道：「我不能忘記上一次……」

「你們究竟是誰。」司馬洛問：「為什麼不能告訴我呢？如果要我自己猜，我會猜得很惡毒的！」

「好吧，我們是蝎黨，你的大對頭！」她抬頭看着他，雙目炯炯有光。

「蝎黨？」司馬洛目瞪口呆。

「是的。」小梅花說：「現在你一定會恨我了！」

「不。」司馬洛搖搖頭：「我知道你是沒有惡意的。但，我的大對頭，爲什麼要帮我呢？他們應該在設法殺我的！」

小梅花又聳聳肩，說：「不過實在這也不是蝎黨的事，而是——我媽媽私人的事。」

「你媽媽？」司馬洛更加摸不着頭腦了。

「就是那天晚上和我一起走的那個。」小梅花說道：「用槍指着你的後腦那一個。」

「你媽媽——」司馬洛搔着頭：「你又說你是雅典娜的親戚。究竟是什麼親戚呢？」

「她也是雅典娜的媽媽。」小梅花說道。

「那麼你和雅典娜是姊妹了！」司馬洛說。

「可以這樣說。」小梅花說：「不過我祇是收養的。」

司馬洛嘆口氣：「我可以答應你的，我會替你守着秘密。你能把你們之間的關係詳細告訴我嗎？」

「你非替我守秘密不可。」小梅花說：「如果讓媽媽知道了，她會宰了我的！」於是，她便把這件奇怪的秘密告訴司馬洛。

連烏陽的妻子是並未死去的，在十幾年前，雅典娜還是個很小的孩子時，她就受不住寂寞而和另一些男人勾搭。爲了對她報復，連烏陽就强姦了她的妹妹。結果，她的妹妹因爲羞慚不堪而自殺死去了，而她也丢下了雅典娜，離開了連烏陽。她本來是一個教頭的女兒，自小武功已經了不起，而且早已和蝎黨中人有些來往，離開了連烏陽之後，她便加入了蝎黨。日子一年一年過去，她已經成爲了蝎黨的一流女殺手五黑中之一個，就是黑水仙，目前的工作是專門訓練女性的幹員。小梅花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她最喜歡的一個，因此就把她收爲義女。黑水仙也一直在恨連烏陽，但是她卻關心着雅典娜，連烏陽的死她也許無動於中，但是雅典娜的失踪，卻使她大爲痛心。但是她又不方便用蝎黨的名義去找，所以便運用她的私人勢力。

當她斷定了司馬洛是好意的時候，她便決定利用他了。

「唔。」司馬洛撫着下頷：「黑水仙，也許在事情做好了之後，她又會設法殺我了。」

「不。」小梅花搖搖頭：「你也知道我們蝎黨不是這樣的，我們每做一件事都要有利益才去做，不會單是爲了報復就殺一個人的，特別是一個像你這樣難殺死的人！而且，她這一次祇是私人行動！」

司馬洛沒有做聲，小梅花又說：「司馬洛，現在你既知道我是蝎黨，你就會恨我了！」

司馬洛微笑捧着她的臉：「我祇恨對我有惡意的人，而你對我並沒有惡意。」他把她的臉抬起一點，在昏暗中察看着：「你看來很年輕，你實在是幾歲？」

「二十。」小梅花說。

「那麼你比雅典娜大一點了。」司馬洛說。又問：「雅典娜可知道她母親的事嗎？」

小梅花點點頭：「媽媽一年會去看她幾次的，她也知道媽媽是什麼人。不過她倒沒見過我這位姐姐的面！」

「她也眞能守秘密。」司馬洛說：「也許連她的爸爸不知道她知道呢！」

「事實上她爸爸比她知道得更少。」小梅花說：「媽媽說雅典娜的性格和她自己完全一樣，意志堅決，獨行獨斷，不喜歡求助於什麼人，而且，當她懂得找男人的時候，她也會不擇手段地去取得她所喜歡的男人！」

司馬洛微笑，心裏在想，最後這一點倒是說得不錯的，不過他沒有說出來。

「你得答應我一件事情。」小梅花說：「別讓媽媽知道了你知道。」

「我又不認識她。」司馬洛說：「我怎麼有可能在她面前洩露你的秘密呢？」

「她有很多方法查出的。」小梅花說：「所以無論在什麼時候，你都要詐作不知道。」

「好吧！」司馬洛答應着。

「你可以搬到這裏來。」小梅花說：「在名義上是我養你。我在這裏的身份是歌女！」

司馬洛笑起來：「我這還是一生第一次做寄生虫呢！」

「你們對極樂會究竟知道些什麼呢？」司馬洛又問。

小梅花搖搖頭：「不多，祇是知道他們正在進行一個很大的陰謀，很大很大的陰謀！」

司馬洛搔搔頭皮：「住處我是找到了，但問題並未解決。我怎能混入這裏的極樂會呢？」

「現在幾點了？」小梅花問。

「差不多凌晨三時了！」司馬洛看看錶說。

「快穿上衣服吧。」小梅花說：「我帶你去看一場好戲！」

× × ×

這座城市和許多普通的城市一樣，在凌晨三時半，即使在最熱鬧的區域也很少行人了。司馬洛和小梅花就把車子停在路邊等着，看着那冷清清街道。司馬洛不耐地吸了一口香烟：「你究竟帶我來看些什麼？」

「看！」小梅花用手一指。

司馬洛看見她所指的一個樓梯口走出一個高大壯健的男人。這人穿着一身名貴的西服，但領帶卻結歪了。他懶洋洋地沿着行人路而行，吸着一根香烟。小梅花在司馬洛的耳邊說：「他是從一家公寓下來的，他剛剛跟一個女孩子幽會過！」

說着時，不知從什麼地方忽然湧出了至少十個人，都是飛型裝束的打扮的青年，一下子就圍住了那人。連聲吆喝，鐵條和單車鍊子就紛紛向那人撲擊過去。一時，那人給遮沒在人堆裏，看不見他有什麼動作。

接着忽然聽見一聲慘叫，兩個飛仔跌開了，滾在地上，那人便突圍而出，退到牆邊，隨即以很快的手勢，從上裝下面拔出了一把手槍來。

一條單車鍊鞭中了他的手腕，槍還未有機會發射一顆子彈便飛走了。二個飛仔飛身撲到他身上，一個攬住他的頸，一個

死命抓住他一條手臂，而一齊掛在他身上，要用體重把他墜倒。

但那人大喝一聲，身子一抖，這二個飛仔便被甩脫，而狼狽地跌到遠遠的地上。突然，一根鐵枝「蓬」一聲擊中這人的背，卻好像擊中一袋毫無感覺的棉花，這人一回身撈住了鐵枝，把它從原主的手中扯脫，而狠命地在原主的臉上回敬了一下。那飛仔抱着塌了的鼻樑倒下了。

「好傢伙！」司馬洛讚嘆道。

那羣飛仔本領也許不大，但胆量卻是夠大的，他們毫不氣餒，又一窩鋒似的把那人圍上了。

「這人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他們嗎？」司馬洛好奇怪地問小梅花。

小梅花微笑：「他勾引了一個人的未婚妻！」

「這也不是該打的理由。」司馬洛說：「一定兩廂情願才能上公寓的。而且，祇是未婚妻而已！」

「事情發生在你自己的身上時你也許就不會那麼開通了！」小梅花諷刺地說。

這時那人又再一次突圍了。他一脚踢倒了擋在路前的一個飛仔，便沿行人路向司馬洛和小梅花所在的方向逃跑。那羣飛仔呼喝着御尾直追。

跑了一段路，那人忽然停下，回過身，手上的鐵枝低低地橫掃一記。篷！篷！又有二個飛仔起不得身」。而當其餘的飛仔一窒時，他又回身繼續逃跑。

小梅花忽然伸手進車頭下的什物架中，司馬洛發覺她是取出一把手槍，槍咀上已加了滅音器，顯然是早已預備在那裏的。他詫異地說：「你要幹什麼？」

小梅花微笑：「我祇是想帮帮忙！」

司馬洛按着她的手腕：「用不着你帮他的，我相信他不過是正在用分批擊潰的辦法！」

小梅花更得意地微笑，說道：「但我並不是要帮他！」她推開司馬洛的手，把槍咀擱在車窗的邊緣，很快地扳了一次槍機。

那人這時正再轉身要去對付那羣飛仔，小梅花的子彈一射了出去，他便忽然丢了鐵枝，驚詫地執住那隻手腕，鮮血從他的指縫間湧出來。他想回頭看看是誰放槍，射中他的手腕，但那羣飛仔已經追上了他，把他圍住，按倒，他給葬在人堆下面了。

「你一定瘋了！」司馬洛低聲叫着便要開門下車。

「不要。」小梅花拉着他說：「不要管！」

「但我們不能讓他就此給打死的！」司馬洛義憤填膺地說着甩開她的手。

「不要去！」小梅花槍管抵住他的脅下。

「你以爲這就能阻止我嗎？」司馬洛冷冷地問。

接着警車的嗚嗚之聲，自遠遠而來，小梅花鬆了口氣，把槍收回：「現在他不會死了！」她把槍放回什物架中，迅速開了車子。經過時，他們看見那羣飛仔正在作鳥獸散，但受傷的幾個則還未能爬得起來。

「你究竟在弄什麼把戲？」司馬洛問道。

那人就是現任本地極樂會的第一名打手。」小梅花說：「如果他的健康情況繼續保持良好，你就很難有機會取代他的職位了，明白嗎？」

司馬洛恍然：「這些全是你們的安排的！」

「對了。」小梅花說：「我們安排他認識一個女人，而且安排這女人的未婚夫發覺！」

「然後你又安排他打不過尋仇的人。」司馬洛點點頭：「典型的蝎黨手法？」

「你在生我的氣嗎？」小梅花凝視着他。

「不。」司馬洛聳聳肩：「這一次，你們害的並不是好人，我可以不生氣。」

「謝謝你。」小梅花說。

「我正在想。」司馬洛又說：「警車來得這麼快，也許那人的健康還不會受到足夠的損害呢？」

小梅花微笑說：「即使他毫無所傷，經警方一插手，他也要完蛋了。誰願意僱用一個會當街打架而受到警方注意的打手呢？」

× × ×

第二天中午，在另一座城市，一座住宅大廈中的一個單位裏，雅典娜在不寧謐的睡眠中醒來。照例，李英已經起床了，而一陣食物的香味正從厨房傳來，表示李英是正在替她弄早餐。雅典娜匆匆爬起身，進入浴室去洗一個澡。昨夜。李英又像男人一般對待她了，使她感到自己實在骯髒不堪。清涼的花洒冲洗之後，骯髒感稍爲消除，而精神也清爽得多，她便用一條毛巾裹着了身體走出去。

李英已經把早餐放在桌上，正在看着一份報紙等着她，雅典娜搭訕地說：「有什麼新聞嗎？」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李英說道：「兩段新聞都是來自羅撒斯的。第一，昨夜羅撒斯發生了一次暴動，原因不明，很快就結束了。第二，暴動之前空中出現了一條發光的銀蛇，有人說這是一種不祥的徵兆，有人甚至傳說這銀蛇是暴動的訊號——。」

「當然了。」雅典娜忽然不假思索地衝口而說：「銀蛇出現，他們就應該遵照命令去做的。當十二條銀蛇一齊出現時，世界還會——」她忽然自覺地伸手掩着咀巴，吃驚地說：「我在說什麼？」

李英看着她，臉上似乎掠過一個滿意的表情。她微笑說：「你昨夜一定做過噩夢了，雅典娜，什麼十二條銀蛇，胡說八道——」

「我不是胡說八道。」雅典娜堅決地說：「有一句話在我心中有着很深的印象：「當十二銀蛇出現在天空時，世界就會落入首領的手中！我很清楚地——。」

「誰是首領？」李英又問。

「到時我們自然會知道——」雅典娜說着忽然又愕住了。她微微抖顫，有點恐懼地問：「李英，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一定是昨夜做夢——」李英說。

「不。」雅典娜說：「我知道這一定和極樂會有關的。這不是夢，這句話的印象深印在我的心中，但我又記不起是從那

裏聽到——你一定知道的，李英，你告訴我吧！」

「別胡思亂想吧！」李英說。

「我要你說！」雅典娜呶着咀撒嬌起來。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李英說。

雅典娜聳聳肩，站起來，放了手，讓毛巾滑離身上。那年青結實而綫條優美的肉體便完全呈現在朝陽之下，乳溝間還凝着點點浴後的水珠。如果李英是有男性心理的，那麼這具肉體一定會馬上挑起她的綺思。雅典娜轉身，用背對着李英。聽到李英深吸一口氣時她便轉身向睡房中走去，圓潤如一座女神像般的背身沒進了睡房的門內。

李英放了手，讓那些報紙飄落在地上，便站起身來，跟進房裏。

雅典娜伏在床上並沒有穿上衣服，那具光緻迫人的身體對於男人是有着無比的誘惑的，而對於李英也有着同樣的作用。

李英坐在床邊，把手搭在雅典娜的肩上，輕輕地向下移動，而呼吸漸漸急促起來。雅典娜沒有反應。李英的手繼續向她愛撫，最後不耐煩地說：「轉過來吧，雅典娜轉過頭來——」

雅典娜沒有動：「我沒有心情。」她冷冷地回答李英。

李英的手在推着她：「轉過來，我會使你有心情的——」

「我正在心事重重，」雅典娜慍然說，「請不要拿我作洩慾工具吧！」

「我並沒有把你作工具——」李英發急地低頭去吻吻她的背，「你……知道我是愛你的！」

雅典娜忽然轉身仰臥，李英的吻便落在她的乳房上。她把雙手枕在後腦，看着李英：「你眞的愛我？」

「還要證明嗎？」李英的吻向上移動，移到她的頸窩，又移向她的咀唇。

雅典娜扭側一下頭避開了，說：「解答我的疑問，你就可以證明了！」

「我已經對你說過了。」李英不耐煩地說：「你祇是做了個噩夢！」

雅典娜忽然一轉身，又伏在床上，哭泣起來。於是扮演着男性角色的李英，也像眞正的男人一樣，被她的眼淚弄得心煩意亂了。她手忙脚亂，輕輕拍雅典娜的背：「別哭吧，我眞的不知道，怎能告訴你呢？」

雅典娜又轉仰臥，閉上眼睛，分開兩腿，擺成大字形，木然地說：「好吧，李英，你利用我吧！我知道我想得太天眞了，我用眞感情對你，以爲你也用眞感情對我，但你實在祇是把我當作一件工具，仍然當我是一個局外人——」

「別傻吧。」李英緊緊地擁着她，熱吻好像雨點般落在她的全身：「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更好的！」

「你不信任我，用不着說的。」雅典娜說：「我現在不再求你了！」

李英嘆一口氣在她身邊躺下來：「好吧，雅典娜，我告訴你！」她從床頭几上拿過一包香烟來點上了一根，噴出一口烟說：「我不想告訴你，是因爲極樂會不是一個享樂的組織而已，它還負起着一件神聖的任務——征服世界，從來的野心家都是用强蠻的手段去企圖征服世界，但是都一一失敗，這是因爲被征服的人的心是仍然時刻在尋求反抗的。但我們的計劃却是從心裏做起。記得你剛才說那句關於銀蛇的話嗎？那就是上一次你在會中享樂時受到的催眠。催眠的眞正對象不是你而是跟你一起的二個男人。他們是在本地有財有勢的人物，是值得我們爭取的人物。」

「你們怎能把每個人都催眠呢？」雅典娜奇怪地問：「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受催眠的——有些人的神經遲鈍得多……」

「不錯。」李英說：「但記得你是怎樣進入了一個迷離而美妙的境界嗎？那是因爲我們給你服了一種特殊的藥，這種藥能使人解除一切戒備心理，因此即使是最頑固的人也接受催眠了！」

「但我並沒有服過什麼藥——」

「有的。」李英說：「你雖然祇喝過一杯清水，就是在那杯清水裏。那是一種無色無臭無味的藥。祇要一滴就夠。」

「那麼這實在並不是什麼傳心術了？」雅典娜問。

李英搖搖頭：「完全不是。這並不是一個玄妙的計劃，而是一個十分科學化的計劃！我們的會員在受了多次不知不覺的催眠之後，精神狀態就會完全受我們控制。我們的會員現在已經差不多佈滿全世界，祇要當時機成熟，我們就在天空放出十二條銀蛇，於是全世界的人都投奔我們了，是心悅誠服的投奔！」

雅典娜皺着眉：「祇是那些有財有勢的人而已，但他們祇是少數，其餘那些普通的人民呢，你以爲他們會心服嗎？」

李英微笑：「我們在另一方面也在那些中下層市民身上下功夫的，不過是用另一個辦法了。」

「怎樣的辦法呢？」雅典娜問。

「你用不着知道得太多。」李英說：「總之昨夜羅撒斯市的暴動，就證明平民也已受我們控制了！進行暴動的人都是一般普通市民，這是我們做的一次試驗！」

雅典娜抖一抖氣：「這是一件可怕的事！你們要奴役全世界的人！」

「不是奴役。」李英正容地說：「是給他們一個新的，更理想的世界——」

雅典娜沒有做聲，她想，歷來想征服世界的瘋子，總是用這句話作藉口的。沉默了一會兒，她又問：「既然極樂會的力量是那麼大，爲什麼不把蝎黨消滅呢？」

李英微笑：「我們有的祇是精神的勢力，而不是武力的勢力。但當世界落在我們手中時，蝎黨也落在我們手中了，那時你可以任意復仇！你可以把每一個蝎黨人都殺掉！」

「那末，要多久之後，才能實現呢？」雅典娜問。

李英的眼中透着奇怪的光芒，臉上有一個得意萬分的微笑。她說：「快了，很快了，不會超出三個月！」

「唔。」雅典娜說：「那時我就可以替爸爸報仇了！」

「是的！」李英又輕輕地把她擁進懷裏。

當李英的手開始對她作徹底的撫弄時，雅典娜把頭埋在她的胸前，低聲問：「你在極樂會裏又究竟是幹什麼的呢？」

「我的地位很高。」李英說：「我是領袖身邊的人。」

「誰是領袖？」雅典娜問。

「你還是不要知道太多了。」

「好吧。」雅典娜閉上眼睛，順從而合作地和李英踏上了那條畸形的路。她的動作很熱烈，她的咀巴發着極樂的呻吟，但她的心是冷的，神經是痲木的，她在想着另一件事。她正在想，她現在可以肯定是極樂會殺死她的爸爸了，而且李英在這件事裏一定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她知道她爸爸不會是死於蝎黨的手，因爲她媽媽是蝎黨的黑水仙，她知道黑水仙仍然愛着她的爸爸，不會袖手旁觀讓他被殺的。因此雅典娜決定要報復，她要殺死李英，毁滅這個極樂會。

小梅花說得沒有錯。雅典娜任性而固執，獨行獨斷，不喜歡向任何人求助，就像她的媽媽黑水仙一樣。現在她要替她的爸爸報仇，她就要用她自己一人之力，不要什麼人的帮助。祇有這樣的報復是最甜美的！

她只是不明白一點：李英爲什麼帶她來？眞的是因爲她嗎？也許是吧，也許不是，但她相信再過一段時間，她就可以把眞正的原因查出來的。

極樂會是怎樣控制那些進行暴動的普通市民的呢？這是一件史勿夫正在研究的事情。他相信這一定是催眠術，至少是和催眠術有關的。他研究的辦法就是派了幾個人員，跟踪着其中幾個那些暴動者——他把這幾個人提早釋放了。

幾天之後，他收集了幾個跟踪探員對他作的報告，又皺眉煩惱起來了。因爲探員們是分日夜班監視的，連睡覺的時間也不放過，對這幾個暴動者的日常的一舉一動，可以說是完全知道。這幾個暴動者身份不同，年齡不同，職業及環境也不同，但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他們都是正當的普通市民，還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他們都愛賭馬。但在羅撒斯，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愛賭馬的。

幾個探員的報告都作得很詳細，看得史勿夫有點厭煩起來了。他們連那幾個人吃過什麼，喝過什麼都寫下來。譬如，甲在賭馬的時候買了若干票某某名的馬，去了洗手間一次，出來時到一個宣傳攤位去接受了一瓶免費的「奇異」汽水。

乙在晚上去電影院看」一場七時半的電影，接受了一瓶免費贈送作宣傳的「奇異」汽水——

「奇異」汽水？史勿夫忽然瞇起眼睛。這是在幾份報告中屢次出現的東西——問題會不會在這裏？他仔細地再把那些報告查閱一遍，發現了一件事情，這幾個人每天都喝過至少一瓶的「奇異」汽水，其中有三個曾到樓下的士多店叫過一打或兩打放進冰箱。

「奇異」汽水是在市面上出現了不久的一種飲品，很快就得到了市民的一致愛好，而成爲銷量最大的飲品，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有飲用，那麼，這幾個嫌疑人物都飲用它，也不算是湊巧的事了——

史勿夫忽然坐直了身子，因爲他又有了靈感：他正在找尋的並不是湊巧的事，而是一些最普遍的事，還有比「奇異」汽水更普遍的東西嗎？它能達到不同階層，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每一個人的手中。是的，有一個很可疑的地方：既然「奇異」汽水已如此暢銷，爲什麼仍然不斷地舉行贈送飲用呢？

史勿夫跳起身，拿起電話，對電話裏說：「替我接實驗室。」接通了之後他勿勿吩咐：「我要化驗一瓶『奇異』汽水，我要知道它的一切成份，而且要快，明白嗎？」他掛了電話，又叫接綫生給他一條街綫。

這一次，他找的是他的女秘書。他說：「給我查一查『奇異』汽水在本市的股東是誰。我要馬上知道！」

掛了電話，他便靠回椅背上，兩手扣在肚子前面等着。他相信他已走上了正確的路。

門開了，警局的小斷走進來，在他面前放下一瓶汽水，瓶中插着二根飲管。史勿夫皺眉：「這是什麼？」

「『奇異』汽水。」小斷回答：「探長說你一定口喝了，所以叫我送來！」

史勿夫把瓶子擧起來，迎着光亮的窗口透視着瓶中那無色的液體，眼睛睜得大大的。小斷覺得有點奇怪，問道：「有什麼不對嗎？史勿夫先生？」

「沒什麼。」史勿夫說：「我祇是從沒嘗過這種汽水！」

「很好味道。」小斷說：「我們全警局的人都喝它！」

「全警局的人都喝它？」史勿夫自言自語地說：「那你們怎能制止暴動？」

「史勿夫先生？」

「沒事了！」史勿夫揮揮手。

小斷出去了，史勿夫拿起那瓶汽水來，戰戰兢兢地喝了一口，沒有什麼不對，而且是味道相當好的一種飲料，而且可以說是同類飲品之中最好的一種了，而他也實在口渴，便把整瓶都喝掉。

而電話又響了，史勿夫拿起聽筒，是他的女秘書同給他的，女秘書說：「我已經查過紀錄，奇異汽水的最大股東是印度人鴨都哈！其餘的是——」跟着，她唸了一連串市上富商的名字。

「鴨都哈？」史勿夫愕然。

「是的，他就是最近死去的那個，和連烏陽一起死在山崖下的那個極樂會主席，他就是最大的股東，記得他嗎？」

「我記得！」史勿夫說着摔下電話。

他站起來，離開了那間向李來探長暫時「征用」的探長室，直向實驗室的方面走去。當他進入實驗室時，化驗師正在做着化驗的工作，把一些各種顏色的液體在幾隻試管之間倒來倒去。

史勿夫說：「有什麽結果嗎？」

化驗師聳肩，拿起放在手邊的一瓶奇異汽水喝了一口：「你以爲會有什麽結果呢？這汽水的成份是簡單不過的，大部份是檸檬酸，一些香料和百份之九十九的蒸溜水，你想怎樣？也想賣汽水嗎？這種生意重要的並不是成份，而是宣傳！」

「我並不是想做這生意。」史勿夫說：「我想知道這裏面有沒有任何痲醉藥之類的成份？」

「沒有。」化驗師說：「照我所知就沒有了。」

「如果叫你到別處化驗一瓶同樣汽水。」史勿夫說。「你要帶多少工具呢？」

化驗師指指桌上的一隻箱子，說：「那隻箱子裏就裝着我的全部法寶，我有時也要出差的！」

「唔，　史勿夫說。「你想不想提早下班去看一場電影，我請你！」

「那是求之不得了。」化驗師說。「我們起程吧！」

「看那一部？」化驗師問。

「『鐵金剛香艷生死門』。」史勿夫說。

「但我不喜歡看間諜片的！」化驗師抗議道。

「我也不喜歡。　史勿夫說。「但那家戲院隨票贈送奇異汽水的。」他拿起那隻箱子向化驗師的手中一塞。「來，我們得趕時間。」

他們差一點就買不到票子，因爲到達戲院時已經開映了，而這部電影生意很旺，他們每人拿着一瓶隨票贈送的奇異汽水走入了黑暗的戲院，七彩大銀幕上正出現一個女人的背部特寫，這女人上身祇有一副乳罩，下身似乎沒有什麽，接着一隻手入鏡，執住乳罩的背帶，裂帛一聲，那副乳罩便也不在她的身上了，化驗師咽了一唾沫，在座位上坐下，低聲說。「我開始感興趣了！」

史勿夫說。「讓我們到洗手間去！」

「我沒有這需要。　化驗師說着啜了一大口汽水。

史勿夫連忙把瓶子從他手上奪下來。「別喝光了，我們還要化驗它的，來！」

他把化驗師拉向洗手間。銀幕上那女人現在以側面向着鏡頭，露出了提高票房紀錄的本錢，一隻形狀美好的乳房，使化驗師戀戀不捨，被他們經過前面而遮了視綫的人都討厭地嘆氣。

進了洗手間，化驗師又抗議。「但這個我們已經化驗過的！」

「我却猜這裏贈送的可能會有點不同，」史勿夫說。「快動手吧！」

化驗師祇好跟隨他進入了洗手間，史勿夫打開了其中一間厠間的門，推他進去，隨手關上了門，說：「快點動手吧！」

於是化驗師在厠間內的馬桶蓋上鋪開了他的工具，乒乒乓乓地進行化驗，而史勿夫便站到鏡子前面，掏出一隻梳子，裝作他是正在梳頭似的。

有一個觀衆推門進入洗手間，聽見那玻璃試管碰撞的聲音，覺得奇怪，但也懶得追究，祇是辦完了他要辦的事，便出去了。

幾分鐘後，洗手間的門打開了，化驗師出現，手中拿着一隻試管，皺着眉頭。

「發現了什麽嗎？」史勿夫踏步上前，興奮地問。

「數量太少，我不能肯定。」化驗師迷惘地搖搖頭。「但似乎這裏面的確有一種特別的成份。」

「知道是什麽嗎？」史勿夫問。

「可能是LSD。」化驗師說。

「你一定是開玩笑！」史勿夫說。「如果是LSD，整個戲院裏的人現在該正在發狂了！」史勿夫是深知LSD是什麽的。這本來是醫生用以治療精神分裂的藥物，給病人服食小量，有安撫作用，能提高人的生存意志，但如果不在醫生的指導之下服食呢，效果就很難預測了，它是一種無色無臭無味的液體，祇要服食數滴，就能使人進入一種神遊太虛之境，世界的色彩，比平時多了何止百倍，而且最簡陋的東西，也會變成美得無以復加，但可怕的是，它既能把神經的敏感程度擴張千萬倍，於是憂鬱的人就會更感到生無可戀，而進行自殺，憤世的人會拿起武器亂殺人，目前，LSD最使美國政府頭痛，因爲它流行於大學生之間，比大麻葉和海洛英更嚴重不知多少倍，在哈佛大學一位對此有研究的奥拉利教授領導之下，他們經常舉行荒淫無度的LSD集會。結果，官方終於在奥拉利吸大麻葉時把他捉住，以吸毒的罪名下獄，然而仍未有善法制止LSD的流行，因爲它的價錢不貴，容易買得到，而且不是痲醉藥，不會成癮，又不會造成什麽病理上的傷害，所以沒有法律禁止它……

化驗師說：「如果份量用得適合，那是不同的，服用的人的精神會有無比的鬆弛！」

「我捉着他們了。」史勿夫興奮地說：「我捉着他們了！」

「捉着誰？」化驗師莫名其妙地問。

「你別管。」史勿夫說着拿起剩下的那兩瓶奇異汽水，一瓶塞進他的手中，「我們喝光了它，出去繼續看電影吧！」

他們出去時：「鐵金剛」正在進行一場激烈超乎想像的槍戰。大約有二十個敵人向他密集掃射，但他雖然站在毫無障碍物的地方，子彈却像長了眼睛似的，不肯碰到他的身上，反而對手好像排隊般一個一個給他射倒了，這是會使影評家破口大罵的場面，但崇拜英雄的觀衆，却顯然是相當歡迎的。

史勿夫看着銀幕，但所注意的却是銀幕邊緣在閃動着的一些細微的光點，他的腦筋仍然是很清醒的，可以很清楚地追隨着劇情的發展，祇是神經却感覺得非常鬆弛，似乎會接受任何提議，由於他的心是一直提防着的，所以他注意到銀幕邊緣那些光點。在普通人看來，那些祇是片子開始殘舊的表示而已，可是史勿夫却覺得它的閃動別有一種規律，能勾起心中一種輕微的感覺，一種難以形容的異樣感覺。

這光點有什麽作用呢？

史勿夫用手肘碰碰旁邊的化驗師。「散場之後你自己走吧，我有些事情要辦，我不會回來了！」

自稱不喜歡間諜片的化驗師現正看得全神貫注，心不在焉地點了點頭。

史勿夫出了戲院，回到大堂那裏，走到辦事處去，出示了他的證件，辦事處的當值人員是個中年女人，她慌忙地，問：「出了什麽事嗎？」

「是例行公事，」史勿夫說。「我想問你一些話，例如，爲什麽你們這裏會贈送奇異汽水？」

「這完全是汽水公司的宣傳吧了，」那女人說：「對我們也沒有壞處祇有好處，所以說——有什麽不對嗎？」

「贈送的汽水還有嗎？」史勿夫問。

「有的，」那女人說：「我們還有一

塌尾場的。」

「很好。」史勿夫說。「那就不愁沒有證物了，贈送奇異汽水，有什麽附帶條件嗎？我的意思是，汽水公司方面有要你們盡什麽義務之類嗎？」

那女人茫然搖頭。「這祇是大家方便的事，所以雙方都沒有條件的。」

「唔。」史勿夫說。「我可以到放映室去看看嗎？」

放映室是在戲院頂樓一所小房間，史勿夫和那女職員推門進去時，裏面除了放映師和他的助手之外還有一個外人。史勿夫知道這人是外人，因爲這人身上穿的是一套奇異汽水公司的制服，他是應該留在贈送汽水的攤位上的。女職員對放映師說明了史勿夫的身份。

史勿夫指指那人對放映師問。「他在這裏幹什麽？」

放映師尷尬地笑一笑。「他是我……一位朋友，他想看看電影，所以——」他聳聳肩地回說。

「我——還是回到樓下去吧。　那穿汽水公司制服的人不安地說。他是一個粗壯的男人，頭髮剪得短短的。

「你在這裏等一等！　史勿夫命令着，又轉向放映師：「我剛才也在下面看電影，我注意到銀幕的右角有些白色的光點在閃動，那是什麽？」

「大概是片子舊了吧？」放映師說。

「我不相信，　史勿夫說着忽然拾起旁邊地上的一件東西：「這是什麽？」

放映師不能回答，因爲大家都看得出，這是一隻手提的放映機，是不應該在這裏的，史勿夫把它拿近眼睛細看一下，就覺得那人在背後動了，他早知那人不是上來看電影的，因爲從這裏看了會看得清楚，這裏祇有一隻小窗子讓放映機把光射出去。所以史勿夫是一直留心着那人的，這時他就發覺那人舉起了雙拳，要向他的後腦敲下來。

史勿夫迅速轉身，用那隻手提放映機擋去，托的一聲，那人合抱着的拳頭擊中了堅硬的金屬，痛得也發出一聲尖叫，史勿夫隨卽再用那隻放映機向他的腹部一撞，那人又跌後，靠到了牆上，一時呆住。

史勿夫正要上前去把他制服，那人却恢復得比他想像中的快，他忽然雙脚一撑，撑中史勿夫的肚子，史勿夫踉蹌地跌向後，撞到戲院的放映機上，放映機差點倒下，放映師連忙扶住，而那女職員尖叫起來了。

史勿夫和那人一同伸手進衣下拔槍，却是史勿夫先放出了一槍。到底，他是受過了特別訓練的人，而且，那人的槍是收藏在制服的下面，要伸手進衣領之內去拔鎗。

那人中了槍，搖搖欲倒。

史勿夫的槍仍指向他，等着，那人挨着牆壁跌倒，倒到門口，忽然滾了出門外，史勿夫喝一聲「唏！」連忙跳前追了出去。

門外就是一度曲折的狹樓梯，祇有十幾級，走完這十幾級樓梯便是特等位　衆等候的大堂，再有寬大的樓梯由大堂通下樓下，當史勿夫跳出放映室門口時，那人已經逃到了大堂，正在跑向通樓下的樓梯，幸而這時距離下一場開場的時間還遠，大堂中並沒有觀衆在等待。那人踉蹌地跑着，史勿夫舉起槍喝道：「不要走了！」

那人回身舉槍，史勿夫連忙貼身在牆上，砰然一响，那人的槍打中距離史勿夫相當遠的牆壁。

史勿夫再現身出去，看見一個帶位員正在上樓梯，而伸開兩臂阻擋那人。那人轉身要繼續跑時，看見帶位員，便連忙放了一槍，在慌忙中沒有射中，而帶位員已嚇呆了，貼身在牆上不敢動。史勿夫不知道那人打算要放槍還是繼續跑，但是爲了帶位員的性命，他也不敢遲疑了。他的槍再吐出一顆子彈。

那人的後腦忽然變成血淋淋，手臂像歌唱家唱到最激動處般張開，槍也丟了，咀巴張大，想叫而又沒有發出聲音。

接着他像醉漢一般跌向樓梯口，撞着樓梯欄桿，翻過欄桿，墮下去了。

史勿夫嘆口氣垂下槍，搖着頭走下樓梯，橫越大堂走到樓梯口向下一望。那人跌進了樓下售票大堂的一座室內噴水池中，一尊臥着的裸女石膏像，已被他壓碎了，池水也變成了紅色。

那帶位員瞪目問：「發生了什麽？」

史勿夫搖搖頭。「你打電話去報警吧！」他說完便轉身向放映室走回去。

那女職員及正副放映師都站在門口，慌張地等着。放映師囁嚅地說：「我……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麽回事……他給我五百元一次，讓他在這裏放射出那些白點……我覺得沒有什麽害處，所以……」

「你一會兒到警局再詳細向警方說吧。」史勿夫道：「目前，你可以把這套電影繼續映完，我們還得等警探來呢！」

「這——這白點究竟是什麽？」那女職員在震驚中也感到奇怪地問道。

「太複雜了。」史勿夫苦笑：「很難解釋得清楚。」

半小時之後，李來探長終於上來了，他也向史勿夫提出同樣的問題，這一回，史勿夫却對他解釋了。史勿夫說：「這其實很簡單。他們在汽水裏放了一些LSD，使人的神經鬆弛，容易接受提議，然後在銀幕上放映這些奇怪的白點。正如我以前所說，這是催眠術，而且是很高超的集體催眠術。」

「銀幕上這些白點怎能催眠呢？」李來皺着眉。

「這正是可怕的地方。」史勿夫說。「這個極樂會的人不但懂得了控制LSD的秘訣，而且還研究出了怎樣利用LSD的效果而進行秘密催眠。這手提放映機裏的白點影片就是他們的研究成果了；怪不得任何人都會暴動！祇要是看電影和接受一瓶奇異汽水的人，那就會等着銀蛇出現而進行暴動！」

李來皺眉：「可是，警探也有看電影的，但並沒有一個警探參加——」

史勿夫大笑了起來。「那是因爲警探每日也受着我們的催眠，他們每日都受訓要去維持法律，所以比較難接受相反的催眠。」

史勿夫恐怖地抖一抖，又說：「讓他們再這樣弄下去，假以時日，我們的警探也不會再維持法律治安了！」

「現在你打算怎樣呢?」李來問。

「首先，當然是封閉奇異汽水廠。」史勿夫說。

「用什麼名義?」李來問。

「LSD。」史勿夫說：「到他們的廠裏去找一找，他們一定存儲着很大數量的，汽水廠裏收藏這樣東西，當然不合法了!」

× × ×

LSD。是的，司馬洛心裏也有着同樣的懷疑，當然這並不是史勿夫告訴他的，因爲，他還不會有機會和史勿夫通過電話。

現在，司馬洛是正在一座很大的郊外農場的草倉中，這草倉外面看來仍然是一座木板搭的草倉，但是內部已經過改建，有着一切現代化的設備，有一所豪華的大廳，而後部是許多小房間，這裏就是極樂會在這個城市的會址。

司馬洛現在正站在一個印度人的身後。這個印度人滿臉長鬚，穿着西服但是頭纏印度巾。他叫天度星，當然，他就是本地的極樂會的主席了。司馬洛現在是以保鏢的身份站在他的後面。果然一如小梅花所預料，天度星那個舊保鏢給警察抓去之後，就給天度星放棄了——不祇是辭退而已，而且屍體已埋在地下。天度星再去金康那裏選擇打手，司馬洛就和一批好手給一同選出來。結果當然是司馬洛得到了這份職；在選拔的比武中，他輕易地便壓倒了其他的對手。這個時代，眞正好的打手是很難求得了，因爲好的打手，全是在動亂中產生的；缺少動亂，就產生不出眞正好的打手。

現在司馬洛就站在天度星的背後，看着大廳中的奇景。起先，這裏是舉行着一個熱鬧的派對的，雖然女賓全部是應召女郎，但男賓却全部是有勢力的人物。他們一直規規矩矩地跳舞談笑，似乎是很正常的一個舞會，而且，他們也並沒有作豪飲。但漸漸，他們的眼睛呆滯了，舉動緩慢下來，好像夢遊似的。他們有些分成一雙一雙，互相擁抱凝視，好像彼此的身上都有着極美麗，值得欣賞的東西。有些則單獨爬在地毡上，凝視着一塊地毡的花紋，或者一隻棄在那裏的酒杯，或者一隻烟蒂。他們的舉止有點像剛剛吸過大麻葉香烟或者注射過海洛英的癮君子，但司馬洛是一直在看着的，他知道他們並未用過什麼毒品。因此司馬洛懷疑那是LSD了。

這種藥在東方也許並未有過流行，甚至不怎樣爲人所聽聞，但是在美國却流行得很，司馬洛有一次就在美國嘗試過LSD的滋味。不錯，他進入了美妙無匹的仙境，但是他不敢再嘗第二次了。因爲那些LSD集會都要準備着幾個壯漢，以防服食的人會忽然地發狂起來，要殺人或者自殺。還沒有人懂得控制這種藥的性能，即使醫生也懂得不多。司馬洛害怕自己也會在過程中發狂，而他不是區區幾個壯漢所能制服的。

但如果極樂會用的是LSD，又用什麼方法控制那些會員們呢?除非它是已經懂得控制LSD的藥性了。

這時，主席天度星忽然拿起桌上一隻米高峯，以深沉而富有磁力的聲綫說：「你們可以到房裏去了，不要浪費生命!要爭取享樂!」

於是那些人便像無主的殭屍般動了，有些兩個有些三個一起地進入走廊，分佔那些小房間。天度星一直嚴肅地看着，當他們最後一批都離開大廳之後，天度星便站起來。

這時大廳中祇餘下另外打手三人了。天度星對那三人揮揮手：「你們可以到外面去了!」於是那三個人也走了，天度星又轉向司馬洛：「你跟我來吧!」他轉身走開。

司馬洛跟隨着他進入了一條走廊。到了走廊盡頭，天度星推開一度門，說：「你在這門外等着，別讓什麼人闖進來，我有些工作要做!」他笑起來，又說：「不過也不會有人闖進來的了，誰有空呢?」他對司馬洛霎一霎眼，便進入了房中，關上門。在門開了及關上的那一瞬之間，司馬洛有機會向房內瞥了一眼，看見房裏面擺滿了奇形怪狀的電器，幾乎像是一座錄音室。

門關上了之後，司馬洛若無其事地挨在門柱上，而乘機慢慢地把耳朵貼在門上。他聽不到什麼。如果不是天度星沒有發出什麼聲音，就是那度門太厚了。

司馬洛裝作無聊地在門口外走來走去，踱了一回方步，最後，便離開了門口，沿走廊回到外面的大廳中。

一張桌子上仍放着一盤鷄尾酒，司馬洛拿了一杯，舉到咀邊呷了一口，便拿着酒杯走回天度星的房間門口。這隻盤子中的酒他是敢放心喝的，因爲天度星自己剛才也是從這裏拿酒喝。他回到門外，兩三口便把那杯酒喝乾了，然後把杯口貼着門，而把杯脚貼着自己的耳朵。現在，這隻鷄尾酒杯便成爲了一隻簡陋的擴音器，讓他聽得到房內的聲音了。當然，這酒杯是不能和正式的擴音器相比的，不能把聲音擴得很清楚，也不能擴大很多倍。司馬洛祇是模糊聽到一陣喃喃的聲音，似乎天度星是正在唸經之類。很可惜門上沒有匙孔，不能讓他窺望一下天度星正在裏面幹什麼，但他相信天度星一定是正在幹着很重要的工作。

聽了一會，聽不出個所以然來，司馬洛靈機一觸，又沿着走廊出到大廳，再拿了一杯鷄尾酒。但這一次他却是走向另一邊，走向另一條走廊。那些迷醉的男女們都是進入了這走廊中的。沿走廊有很多房門，而似乎沒有一度是鎖着的。

司馬洛推開第一度房門，房中有四個人，却沒有人理會他。因爲這四個迷醉的人正在迷醉於飄飄仙境之中。他們的身上都沒有一絲一縷，四個男女以複雜的姿勢纏在一起，以複雜的姿勢蠢動着。

吸引了司馬洛的注意的却不是他們的蠢動，而是那聲音。聲音是自牆內透出的，很深沉的聲音，是天度星的聲音，講着一連串奇怪的話，聽不出是什麼國的語言。接着忽然有一句清晰的本地話：「記着，銀蛇，十二銀蛇!」

那幾個人雖然是在欲仙欲死，也忽然暫停動作，恭敬地點了三次頭，然後再繼續他們的動作。

司馬洛輕輕地把門關上了。他再推開

第二度門：裏面是一樣的情形，人祇有兩個，不過他們是在做着同樣的事情，牆壁也發出着同樣的聲音。

司馬洛吸一口氣，呷着那杯鷄尾酒，慢慢地走回天度星的房門外，閉上眼睛。原來史勿夫猜得沒有錯，極樂會的確是在應用催眠術。他們已比世界醫學界更進了一步，能夠隨心所欲地控制LSD的效能。即使是頭腦再頑固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會放棄戒備，而接受他們的潛意識催眠了。醒後他們是還不知道的，不知道已被人把一些印象深印於腦中。

一聲輕微的響聲。司馬洛張開眼睛，房門已經打開了。天度星站在門口看着他，眼中露着奇怪的神情。

司馬洛尷尬地笑一笑，吶吶地說：「沒——有人要闖進來!」

天度星的眼睛注視着：「你一直守在這外面嗎?」

「是的——呃，至少這門口是一直在我的監視之下。」司馬洛忠實地說：「當然，我去添過酒，而且——總之沒有人走近過這門。你的命令是別讓人闖進來，結果並沒有——」

天度星仍然嚴肅地注視着他。

司馬洛聳聳肩道：「好吧，我承認，我去——偷看了一下——這是人之常情，我相信不要緊吧?我的思意是，他們不知道。」

天度星微笑：「他們當然不會知道。你現在即使在他們的腿上打兩顆子彈，他們也不會覺得的!」

司馬洛現出神秘的表情說道：「他們究竟是怎麼弄的呢?我知道這是白粉，他們在享受白粉的滋味!但我沒有看見他們呢，也沒有看見他們注射。究竟是怎麼弄的?」

「白粉?」天度星吃吃笑。「現在是什麼時代了?」

「你的意思就是說，那不是白粉?」司馬洛問。

天度星又微笑：「你用不着知道得太多的，司馬洛，你的工作祇是保護我及在這裏維持治安。來，我讓你看一點東西!」再推開那房間的門，走進去了。

司馬洛遲疑地跟着他進去，裝出土頭土腦地四面望，察看着那一房間的電器。無疑地，天度星就是在這裏實行他的「催眠廣播」，而那些玩器把他的聲綫加工，使它顯然更富於說服能力，而傳進每一間小房中。

天度星執住司馬洛的手臂：「來吧!這些科學東西對於你們打手的頭腦是太複雜了，即使我對你解釋，你也不會明白的。」他再推開另一度小門，把司馬洛拖進一條走廊中。

那走廊的兩邊全是玻璃的。玻璃後面就是一個一個的小房間，每間房間裏有兩個，三個或者四個男女正以各種姿勢在作着人類最老的運動。司馬洛馬上就慶幸自己剛才並沒有說謊，因爲這些就是他剛才偷窺過的小房間，原來那些牆壁全是單面玻璃，天度星從這裏面，是可以見到他偷窺的。

天度星仍執住他的手臂沒有放開，另一隻手大力地一揮：「看個够吧。你喜歡哪一個姿勢?」

司馬洛其實並不喜歡看這些。他是寧可自己去做的。不過他現在扮演着一個趣味低級的打手的角色，他是應該表示喜歡的。於是他深吸一口氣，沿着走廊而行，細看每一個房間中的男女。使他混身不舒服的是天度星的手一直執着他的手臂。

走廊走完之後，他們進入了一所小房間。

那裏有一張床。這時天度星放開了他的手臂，而兩隻手按着他的肩。司馬洛轉身，天度星的眼睛正炯炯地看着他，就像一隻貓看着一隻老鼠。司馬洛不由自主避開了他的眼光。

天度星說：「這裏不是很好嗎，司馬洛。我們可以看着這一切，一面做愛!」

「好主意。」司馬洛微笑。「祇是可惜女人不够。你也可以看到，她們沒有一個有空!」

天度星一隻手從他的肩滑下，沿他的手臂移動。「誰說我們需要女人呢?」

司馬洛低頭看着他的手。天度星那隻手移向他的胸部。

司馬洛忽然大喝一聲摔開他的手，左拳在他的肚子上輕撞一下，使他彎腰，便在他暴露的下頷上擊了一拳。

天度星整個飛起，跳到那張床上，一時呆住了。

司馬洛對他怒目而視：「別再用你的髒手碰我!」他記得這通常是女人說的說話。

天度星爬起身，聳聳肩：「這是一件我們祖國流行的遊戲，試一試，你就會知道妙處了!」

「我覺得和女人已經够好了。」司馬洛說。「等到我對女人失去了興趣時，我會再考慮的!」

天度星的表情忽然嚴肅下來。「司馬洛，過來，這是一個命令!」

「你並不是請我來做這種工作的!」司馬洛強硬地說。

「你聽着。」天度星站起來。「我知道你是什麼東西。你在羅撒斯的警局有案底，如果我把你送到羅撒斯去，你起碼要判十年監!」

司馬洛慢慢地伸手進懷中拔出槍來，槍咀指着天度星的胸部。他慢慢地說：「那麼我非殺死你不可了!」

天度星臉頰上的肌肉恐懼地抖了一抖。他強自鎭定地說：「即使你殺了我，一封告密信也會自動發出的!」

司馬洛點點頭：「唔，很周密的安排。讓我也告訴你我的安排吧。我在外面有三個結義朋友，我們曾經發誓互相支持。那即是說，如果我被什麼人害了，他們會替我殺死害我的人。如果他們給人害了，我也會一樣替他們出力。這不是義氣，而是職業上的保險。我們都是做這一行的，需要這種保險，所以如果你害了我，就會有兩個你不知道身份的人在等着你了，够清楚嗎?」

司馬洛的謊說得很有條理，天度星不敢懷疑。他不屑地捲曲着唇皮，低聲喝道：「滾吧!我不要用你了!」

司馬洛搖搖頭：「我知道我的前任已經埋在六呎深的泥土下面，我懷疑如果我

滾了之後，我也會遭遇一樣的命運，所以，別叫我滾。一定要的話，我會先幹掉你的！」

「我不能用一個常常拿槍指着我的保鑣！」天度星說。

司馬洛把槍向空中一拋，讓它轉了兩轉，又接住，仍然握着槍柄。他說：「你不逼我做份外的事情，我就不會這樣了。這是一個好槍手，現在世界上好槍手已不多了，同樣地，適合好槍手的職位也不够了！因此你需要我這人才，我也需要你這職位。我會好好地幹下去！」

天度星懷疑地看着他。

「既然到了這個地步。」司馬洛又說：「我也不妨坦白吧。我並不像你猜想的那麽無知。我在空閑的時候是愛讀書的，我知道你在這裏幹着些什麽。你是正在把那些人催眠！」

天度星眼睛一眯：「這是勒索嗎？」

司馬洛搖搖頭：「我不知道你們在進行着什麽計劃，但我知道一定是很大的計劃，那即是說會有許多錢牽涉。我要加入，我要多賺些錢。你們的計劃裏一定用得着我這種人的！」

天度星仍懷疑地看着他。司馬洛又補充一句：「你提拔我，我們就變成有感情的朋友。那麽，對你們祖國流行的遊戲，我也許會感興趣的了！」

天度星裂唇微笑：「現在？」

司馬洛搖頭：「我還要你能怎樣提拔我。你知道我騙過不少女人說介紹她當明星，到手之後，就完全忘記了。我知道男人是怎樣的東西，我不會上男人的當！」

天度星欣賞地微笑：「你果然是聰明的人，司馬洛，我相信我們用得着你的。把槍收起來吧，我先告訴你我們是怎樣一個組織！」

司馬洛把槍收了起來，鬆了一口氣，知道他已找到一塊可靠的踏脚石。

性心理是最堪利用的東西，特別是變態的性心理。天度星無論是一個多麽精明的人，也會給性的需要朦蔽了理智。這就如肚餓一樣，無論多麽精明的人，肚子餓時，也需要食物的，這就是爲什麽女人向男人搾取金錢，來得特別容易。司馬洛既然抓着了天度星的弱點，對於控制這個人就有把握得多了。

天度星咽了一口唾沫，說：「你說我們的計劃一定牽涉很大筆錢，這可以說不對，也可以說是對的。因爲我們要的不是錢，而是整個世界。但有了整個世界之後，就等於有錢了！是嗎？」

「整個世界？」司馬洛故意表示不相信：「但說下去吧！」

於是天度星把他的組織向司馬洛解釋。他的解釋祇有兩部份是司馬洛猜想不到的，就是利用奇異汽水的一部份，以及爲什麽極樂會的主席都是印度人。

「我們是來自印度的。」天度星說：「我們是印度的一小撮貴族。印度是一個窮國家，但那些有錢的貴族有錢到非你能想像！我們什麽享受都走在世界的最前頭。美國大學生流行服食LSD時，我們已經懂得控制它了。我們是熱心於我們國家的前途的。印度人口太多，即使把我們的財產拿出來分了，還是救濟不了多少人。但如果拿整個世界分給他們，那又不同了。我們想出了這個美妙的計劃，在兩個月之後，計劃就會成功了，印度人會成爲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但重要的是。」司馬洛說道：「你們仍然騎在他們的頭上，能得到更大的享受！」

天度星狡猾地微笑：「不錯。想征服世界的人，當然是爲了自己的利益的。但他總得有個藉口。從來最好的藉口就是替本國人謀幸福。」

「我不是印度人。」司馬洛說。

天度星自負地微笑地，說：「但跟着我，你可以分到一份的。很大一份。世界是那麽大！」

司馬洛聳聳肩：「這眞是難以想像！」他心裏還有好些疑問，例如他們怎能使銀蛇出現在天空，是不是他們捉去了雅典娜，她在什麽地方以及爲什麽要捉她等等。但現在還不是適宜提出太多問題的時候。他祇希望將來不必要出賣他的肉體才得到答案，因這是他做不到的一件事。

天度星站起來，拍拍司馬洛的肩膊，說：「好了，我們先回家吧！」

天度星的住宅就在距離農場不遠一座小山崗上。作爲他的保鑣，司馬洛也是住在那裏。他的房間是在樓下，天度星的房間則是在樓上。司馬洛的房間是相當舒服的，還連着一所私人浴室。回到房間，司馬洛第一件事就是脫衣服去洗一個澡。他坐進浴缸裏，把一張櫈拉過來，扭開了其上放着的一隻原子粒收音機，播放出午夜音樂。接着他又像怕擾及別人似的把掣關了，從收音機後拉出一副耳塞插上，另一端插進自己的耳朵。他鬆弛地閉上眼睛躺着，手指在收音機面上一敲一敲的，似乎跟隨音樂的節拍。但實在他的耳朵並沒有聽到音樂，而手指所敲的是簡易的電報密碼。每晚大約這個時間，小梅花就會開車到不遠處等候他的無綫電報告。現在，司馬洛就告訴她今天終於首次觀光了極樂會的享樂集會，而且把他的發現都詳細告訴了她。

「雅典娜的踪跡呢？」小梅花的聲音在耳塞中問。

「還沒有機會問。」司馬洛用手指點着密碼回答。

「要快點想辦法查出來。」小梅花的聲音在耳塞裏說：「既然時間已不多！」

「但，爲什麽你不一定認爲雅典娜是在他們手中呢？」司馬洛的手指問。

「媽媽肯定她在，她就是在的。她也許不在你這裏，但她一定是在其中一個極樂會中，你至少得查出她是在哪一個。」

「我仍然不大有信心。」司馬洛說：「我的意思是——爲什麽極樂會要她呢？她對他們沒有用處的。如果要女人，他們有的是高級應召女郎。」

「世界上許多事都不能用常理去推度的。」小梅花說道：「雅典娜的失踪，就已經是不合常理的了，媽媽相信她是在極樂會的手中，那極樂會一定是有一個特別的理由要抓住她的。你可以查問一下李英的行踪。很可能是李英把她帶進了極樂會的，李英所在之處，就是雅典娜所在之處了。」

（未完・五）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飛・圖

魔蹤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雲龍學成下山，尋覓仇踪，江湖形勢，似成鼎足，岳雲龍所學之絕魂掌又再次出現江湖，配合星象迷踪步和玄天冰魂眞氣，在龍虎莊初試掌功，得心應手，連斃惡魔數人，尤其是藏邊一鬼段見魂，魔雲鵰秦恒、黑心妙算白奎、黑白豹李彪，更使武林中驚駭的是岳雲龍便是九天神魔雷去惡之徒，江湖上登時瀰漫着一片仇恨的怒火，要追究他師傅的仇恨而追踪岳雲龍，岳雲龍離開龍虎莊之後，路過古剎，發現天龍幫殺害孕婦取胎兒練天地寒陰殘骨功，他先將白骨門的惡魔殺掉，找到他們的護法追查天龍幫老魔的下落……

飛虹影斷臂　七絕劍飛魂

驀然！

側旁的魔鬼臂郁無常，忍着自己血翻氣湧的心血，驟若閃電，掠入漫天勁氣之中，長臂一陣連搖，擊出六七道掌風，想救那千臂魔手馮寒脫險。

祇聞一聲震耳的凄厲慘嗥響起，千臂魔手馮寒，七孔流血，畢命於地。

緊隨着，一聲悶哼響起，那魔鬼臂郁無常，已被凌厲掌勁，逼退三四步，胸腹急喘着氣，面色慘白，毫無血色，汗水一滴一滴，疾滾下來。

顯然他耗損精力過甚，剛才受傷的心血，又洶湧的翻騰着，但他那裏知道，更殘酷的折磨，即將來臨。

岳雲龍面若寒霜，星目暴射出一股懾人心魂的寒光，一聲輕蔑，不屑的冷哼，冷冰的語音，道：「魔鬼臂郁無常，岳某現在問你，好好的給我答話，否則我岳某會用更辣的手段來對付你，使你忍受不住萬般的痛苦，因而就範！」

魔鬼臂郁無常，臉上肌肉，一陣陣痛苦的抽搐着，顫抖的語音，道：「姓岳的，你！你爲什麽這樣毒辣……」

岳雲龍一陣冷笑，道：「對待你們這般惡人，需要拿出慘酷的手段，才能使你們知道爲惡的報應。」

魔鬼臂郁無常聽了這話，那慘白的面容，變得無比的凄厲，臉部肌肉，扭曲成條條極爲怨毒，耀人的綫條，長髮散亂，滿眼紅絲，看來猙獰可怖。

他知道自己已無能爲力了，那洶湧的氣血，使他不能提起一點氣力，他凄涼的嘆息一聲，道：「姓岳的，今天老夫旣敗在你手內，我也不做生還之想，任殺任割，絕無怨言，不過我老實的告訴你，天龍帮的人，隨時隨地都會向你尋仇。」

岳雲龍冷冷一笑，道：「這個多謝閣下關照，但我要問你，天龍帮主是誰？你們設帮之總根據在何處？帮主現在何處練功？這三個問題，好好的替我道來，岳某也許會發一點慈悲，讓你無痛苦的死去，不然，你要知……」

魔鬼臂郁無常，眼中掠過一絲怨毒的閃光，怒喝道：「姓岳的，你要知武林規矩，士可殺而不可辱，人不可無信無義，你要知道的三問題，老實告訴你，休再枉費心機，老夫半句也不會吐露。」

岳雲龍倏然仰天一陣狂笑，笑聲有如巫峽猿啼，叢林狼嗥，刺耳已極。

驀地！

笑聲頓斂，他星目暴出一股湛寒的煞光，不屑道：「憑爾等這種瀰天罪惡之人，也想在岳某面前，賣弄口舌，我想你是活得不耐煩了，既然敬酒不吃，要吃罰酒，那岳某就成全你吧……」

說話中，岳雲龍身形若似鬼魅，驟然一閃，已欺身至郁無常左側，右手五指彎成鈎形，倏忽向郁無常身上虛虛連點，手法奇詭，迅捷無比。

魔鬼臂郁無常，身受重傷，五臟六腑，絞痛欲裂，早已周身乏力，岳雲龍這一下手點襲，他當然無法閃避，全被擊中。

岳雲龍出手制住了郁無常周身奇脈經穴，左手兩指，扣住他的右手脈門，冷冷一笑，道：「郁無常，你大概知道武林中，有一種『奇陰錯脈』的手法吧！」

魔鬼臂郁無常，在岳雲龍手指虛點之下，只覺周身奇經八脈，交錯絞結，氣血逆轉，全身三十六處大穴，完全被封閉，身上的肌肉，直若毒蟻啃嚙，癢痛無與倫比。

這陣陣的痛苦，好似一支利劍，一下一下地挑刺着他的肌肉。

黃豆般的汗珠，已自他周身毛孔中，滲透了出來，睛突嘴裂，那本已猙獰的面容，變得更爲凄厲、難看。

岳雲龍面色毫無表情，冷冷的說道：

「不大好受吧？我可以告訴你，這才只是開端而已，嘿嘿，更妙的滋味，還在後頭呢？」

魔鬼臂郁無常，臉上肌肉一陣陣痛苦的抽搐着，額際大汗如雨，他吡牙咧嘴，怨聲地罵道：「姓岳的，你用這種手段，對付老夫，也太狠辣了，你……」

岳雲龍諷刺的笑道：「怎麽，你要向岳某求情麽？」

郁無常赤紅的兇睛，暴出一股仇恨之光，厲聲道：「姓岳的，你再有更殘酷的手段，儘量施出來吧，老夫也不會向你吐露半句。」

岳雲龍冷笑道：「失敬！失敬！原來你還是一位英雄。」

突然，語音倏變，直似寒冬地層吹出的冷氣，道：「好！岳某還有一個玩意兒，這叫『逆血返湧』，我現在要以自己的眞氣，促使你那已糾結經脈中的氣血，洶湧翻騰，逆流肺腑！」

語音甫歇，岳雲龍的右掌，已輕輕的按在郁無常氣海穴之上。

魔鬼臂郁無常，祇覺全身一陣急顫，如掉落在極寒冷的冰窟裏一般，跟着而來的，便是那陣陣冰寒的氣流，倏然，另有一股炎熱的氣流，由右臂中緩緩潛進肺腑之內。

酷寒！滾熱！兩種極端相反的氣流，不禁使郁無常感受到刺骨般的痛苦。

尤其是那一波一波，巨大的氣流波動力，更使郁無常心痛如絞，百腸寸斷。

此時，魔鬼臂郁無常已忍受不住，極端痛苦的呻吟起來。

他身體之內，除了這陣陣不可忍受的，彷若利刀刮骨般的巨痛外，周身經脈，奇陰百穴，更逐漸痲癢無比，行血交互流竄。

其痛苦眞比歷盡十八地層阿鼻地獄，還要來得難以忍受。

魔鬼臂郁無常，混身痛苦的抽搐着，用顫抖的語音，說道：「姓岳的……你要怎樣……便……乾……乾脆一點……如此折……磨……老夫……算……算不得是英雄……」

任是魔鬼臂郁無常凶殘暴戾，此時，他也無法忍受那難言的痛苦折磨。

岳雲龍目光如水，冷冷說道：「郁無常，你再不說出來，岳某定叫你再受那千倍以上的痛苦，逆血上湧，全身痙攣，咯血不止而亡。」

魔鬼臂郁無常，那幾乎奪眶而出的雙睛，透出一股乞求的弱光，哀求的道：「岳……岳雲龍，你……你就先放……放了我……」

岳雲龍默默一笑，雙手一鬆，右手如電般，五指箕張，彈出五縷銳風，已滲入郁無常身上五處奇陰絕穴。

魔鬼臂郁無常全身不禁悚然一寒，混身刺骨的痛苦，已全然失，但他眞元耗傷過甚，四肢無力，羸弱的跌坐地上。

驀地！

古刹大殿頂，突飄來一絲陰森森的語音，罵道：「吃裏扒外，欺師滅祖的鼠輩，我看你還不自行了斷。」

隨着語音，漫天銳嘯風聲大作，一大蓬黑黝黝的暗器，形成一片丈圓的烏光，驟若閃電般，已飛至岳雲龍與郁無常的頭頂上空。

岳雲龍見此暗器，臉色突然驟變，無暇思索，祇聞一聲吭傲的長嘯響起。

一條人影猝然飛起，迎向那片烏雲似的暗器之中。

祇見他雙掌掄起圈圈的圓弧，那綿綿不絕的無形勁風，若似澎湃的海濤，疾湧而出。

極奇怪的，那片黝黑的暗器，突然，在空中廻旋了幾轉，紛紛四散跌落，宛如泥牛入海，無聲無息，無影無踪。

就在此時，那魔鬼臂郁無常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叫。

岳雲龍身懸空中，迅速的向下一瞥，魔鬼臂郁無常心窩中，不知何時，已被戮上一支羽毛血箭。

岳雲龍目眦欲裂，一聲凄厲刺耳的長笑，身形翩若驚鴻般，在空中折轉了一道優美而曼妙的弧綫，若似夜鷹般，疾如閃電，直向大殿殘瓦上掠去。

岳雲龍顯然憤怒已極，那嘯音中充滿着怒憤，凄涼……

飄拂的長衫，有若蒼穹流星的曳光，驟閃間，雙掌已指向來人之處。

倏地！一聲陰森森的怪笑揚起……

在他掌勁邊緣之外，騰出一條極快的黑影，冲霄而起，宛如夜梟撲空，捷如鬼魅，向古刹外疾射而去。

岳雲龍想不到來人能够脫出自己這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襲，他脚尖微沾敗瓦之上

，便欲撲追而出。

驀地！

他腦中掠過一道閃光，暗罵一聲糊塗，身形疾速轉向，輕飄飄飛落魔鬼臂郁無常的身旁，雙手如電般，向郁無常身上穴道拍落。

祇聽一聲悶哼，郁無常緩緩抬起頭來，滿面獰厲之色，凸目咧嘴，一股血液，正自他嘴角汩汩淌下。

岳雲龍厲聲喝問道：「郁無常，天龍帮主現在何處練功？快說！快說！」

魔鬼臂郁無常微弱的顫抖語音，道：「太慢了！太慢了！……剛才來者是……是天龍帮總……總護法金風子曹逸……逸天……。」

岳雲龍聽得心中懍駭不已，連忙急聲問道：「什麽！那金風子曹逸天也在天龍帮？」

原來，金風子曹逸天其人，早在三十年前，便已譽滿江湖，武功奇特高絕，尤其是輕功身法，堪稱武林一絕，爲人行徑，甚得江湖武林人士所稱讚。所以，岳雲龍他眞不敢相信郁無常的話。

魔鬼臂郁無常誠摯，肯定的語音道：「是的，他就是天龍帮的總護法，啊！……沒……想到……我……會……死在自己帮中人的手裏。」

眞個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魔鬼臂此刻語調之凄涼，不禁使人聽了會自然而然的生出一股凄然之感。

魔鬼臂郁無常全身又是一陣痛苦的痙攣，細若蚊蚋的語音，道：「岳……岳少俠，我……眞對不……不住你，那……那魔頭……的……的『天地寒陰殘骨功』，今夜……凌……晨……時……分，便……大功告……成……了……，你……趁……早……趕……去……。」

魔鬼臂郁無常語至此處，那下面的語音，已經無法說出來了。

岳雲龍急聲道：「郁前輩，郁前輩！你說呀，他在那裏練功呀？……」

魔鬼臂郁無常嘴角微動，欲說出來，但已無能爲力了，那雙神光渙散的眼睛，注視着岳雲龍，像似告訴他，自己曾經沾染了不少血腥罪惡，感覺到自己愧對人生，而此刻又無法盡力說出這最重要的話，來補償先前的罪惡，死亦不能瞑目。

岳雲龍心急如焚，急聲道：「郁前輩！郁前輩！我帮助你一口眞氣，你就說出他現在何處練功。」

岳雲龍說話中，右手輕按住郁無常頭頂「百滙」絕穴，運起一口先天眞氣，綿綿透入那已硬化的經脈之中。

約過了一盞熱茶工夫，魔鬼臂郁無常全身不禁悚然一震，喉嚨發出一陣咕咕急響，那雙本已緊閉的眼睛，又緩緩張開了一絲微縫，嘴角掀動，終於，吐出了那細若蚊吟的語音，道：「正……南……三十里外……的峯頭……」

岳雲龍俊臉露出一絲笑容，朗聲道：「郁前輩！我知道了，多謝你了，你安心的去吧！」

魔鬼臂郁無常也笑了，那極凄厲猙獰的面容，露出一絲安詳之色。

他臨死之前，恍然明白無論人世之間，是如何的不公平，但是，死亡却對每個人是一樣平等的，它早晚必會向你招手，不管你在人羣之中，是如何的超然與傑出，都免脫不了的。

而在面臨永久安息之前，它不會有什麽讓你選擇的，它總是千遍一律的，冷酷與安靜。

魔鬼臂郁無常他一生爲惡，滿身罪孽，但，他在這臨死之前，終於得到了解脫，他就是這樣的安靜的去了……

岳雲龍凄涼的輕嘆一聲，微然自語，道：「這就是人生的終點，生命最後的幻滅。」

語音甫歇，緊隨着一聲吭傲蒼穹的狂笑，聲如金石交鳴，笑聲中充滿了無限的憤怒、仇怨、和悲愴……

笑聲中，岳雲龍已如一縷輕烟般，向正南方向射出。

岳雲龍此時的功力，已臻爐火純靑，至高無上之境，他提足一口眞氣，來復的在體內急速的循廻流轉。

身形就憑着這口眞氣的潛力，若鷹隼般，在空中連續飛掠而去。

他展開身形，如一條黑綫般，以眩人眼目的快速，急奔向正南而去。

他人在空中，僅須趁折廻旋轉時的空隙，便能凝神換氣，就好像是御風行空般，身法好不快捷、曼妙。

約有盞茶時分，他已來到一處山巒重叠，巍巍的高峯之下。

他抬頭望去，只見林密峯深，怪石嵯峨，四周一片昏暗，除了山風吹來拂動林木，發出「嘩啦」的聲響外，周遭沉寂得沒有一絲聲息，一片陰森，凄凉，使人不禁生出躊躇不前之感。

岳雲龍暗自焦急，道：「如此深廣的一片山峯，連綿無際，那惡魔到底在何處練功呢？」

岳雲龍抬頭仰望着星空，此時已是四更時分，魔鬼臂郁無常說那魔頭，在五更的凌晨時分，「天地寒陰殘骨功」便大功告成。

若是自己不趁他在練功的最後關頭，除掉了此人，一等他練功成就，那麽自己要除掉他，眞是萬難了。

他不由躊躇起來，徘徊山下，無法立刻行動。

驀地——

岳雲龍突見一條黑影，在靠西側峯頭，一閃即逝。

身形奇快無比，若不是岳雲龍眼光犀利，與留心細察，絕不能發覺。

岳雲龍咀角泛起一絲冷笑，身形驟然而起，尾隨急追而去。

他此刻，盡速展開身形，眞是比流星閃電還快，四周景物，瞬息即逝。

眨眼之間，他已望見前面不遠的一座山崖，正有一條黑影，疾若奔馬般，衝騰翻躍着，那輕功之高，堪稱武林頂尖的高手。

岳雲龍心中暗自懍駭，這魔頭眞是一個奇特不凡的人物，他所羅致左右之人物，竟然全是雄霸一方，武功高絕的綠林巨擘。

他是誰？

岳雲龍浪蕩江湖十幾年，又遭到絕世

鬼才九天神魔雷去惡，一年的朝夕相處，他所聽聞的武林傳奇人物，已不在少數，但他也無法猜出此魔頭，到底是誰？

岳雲龍緊緊的跟在那黑影之後，轉了好幾個山巒岔道，已來至一座山崖之下。

岳雲龍仔細打量這座山崖的形勢，不由暗中吃驚不已。

祇見這座山崖，高有數十丈，岩壁陡削濕滑，沒有沾足之處，險峻異常。

就在岳雲龍縱目旁顧的瞬間，那條黑影，不知在何時，已無聲無息的消逝在這山崖之下。

岳雲龍暗道了聲：糟了！

那雙凌厲的銳眸，射出一道湛寒的光芒，疾快的向四周搜索着。

碧藍的天幕上，嵌滿一顆顆耀目的星光，山崖之下，一片灰濛濛地。

但見四周巨石林立，猙獰可怕，如惡鬼般，張牙舞爪……

夜色淒然，寒風刺骨，那還有半個鬼影。

岳雲龍暗自譴責自己，在此重要關鍵的一刹那，突然失去這一重要綫索。

但岳雲龍仍是輕邁着腳步，目光四處瞥掃，要搜尋出那條黑影，可能於何處消逝而去。

約過了一盞茶的工夫，他有點失望了，四周絲毫沒有可疑之處，與一點意外的聲息。

倏地，一絲靈光閃過腦際，岳雲龍憤怒的冷哼一聲，掉頭往來處折回，他已知道自己被人所愚弄，把自己帶來此地。

就在此時，一陣風聲嗖然。

身後突然傳來一絲陰森森，幽靈般的冷笑，笑聲充滿着譏諷之意。

岳雲龍輕哼一聲，身軀機警異常的掉轉過來，寒冷的眸焰，疾速的瞥射過去，他不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戰，疾速的暴退三步。

微弱的星光下，陰森岩石陰暗之處，正鬼魅似的立着一個怪物。

這怪物約離岳雲龍一丈之處，那對呆滯而恐怖的眼睛，正微射寒光，一動也不動的凝視着岳雲龍。

那眼睛是如此遲鈍與陰森，好似不帶一絲活人的氣息及神韻似的。

此人身上，穿着一件顏色灰黑的寬大衣衫，絕似出家和尚所穿的袈裟。

身材肥胖，體形中等。

更令人驚恐的，却是他那一顆瘦小的骷髏頭顱與那肥胖的身體，顯着絕不相襯，恐怖嚇人。

岳雲龍目見此怪人的悲哀，心中已大約知道此人是誰？但他極不相信這魔頭，也歸附了天龍帮主。

岳雲龍向天長吸了一口氣，平靜下自己急跳的心房，雙目神光如電，冷然凝視着，冷冷道：「敢問閣下，便是白骨掌門人——殭屍魔僧？」

一言出口，那知此怪人竟然不理不睬的，仍自瞪着瑩瑩綠光，陰森森的眸子，凝視着岳雲龍。

形態顯得猙獰詭異之極，有如厲鬼一般，令人不寒而慄。

岳雲龍候了片刻見對方不答，不由怒火頓熾，又復冷然的開口道：「相好的，你再如此鬼態，莫怪岳某待之不恭了！」

語音甫歇，那怪人嗤的一聲鬼笑，若似鬼魅般，毫未做勢，已向岳雲龍逼近三尺，仍然不言不語。

岳雲龍不由微退了一步。

此時，那怪人僵木的面容，開始動了，不！那是嘴肉掀動了一下，只聽一聲刺耳陰森的語音，道：「那你就是什麽閻羅魔者岳雲龍了。」

言詞之間，語調陰冷緩慢，毫無一絲人味。

使人聽了，不禁會毛髮直豎，冷汗涔涔。

岳雲龍劍眉陡豎，星目爆出狂傲的光輝，仰天一陣長笑，笑聲有若龍吟虎嘯，清脆已極。

倏地，笑聲一斂，岳雲龍冷冷的語音，道：「閣下既然知道區區之名，自己那副傲慢之態，就稍爲收斂一點吧！」

那怪人的面容上，仍然沒有一絲的意味，毫無表情的木然僵立着，嘴皮掀動，那幽靈似的語音，道：「姓岳的，那麽你就自作了斷，還是要我動手？」

說話間，連那最起碼的面部肌肉，抽搐一下都沒有，僅是嘴皮微動而已，簡直不像一個生人在說話似的。

岳雲龍淡淡一笑，道：「在下若要尋死，自是無庸你這七分不像人，三分倒像鬼的怪物勞駕了！」

接着他面色倏然一寒，厲聲喝問道：「你這怪物，是不是白骨門人，殭屍魔僧老怪物？」

這怪人那猙獰怪冷的面容，仍沒改變，森寒的語音道：「小子，虧你倒還有一點眼光，老夫正是殭屍魔僧。」

岳雲龍哈哈一笑，道：「老怪物，你是否要替師弟幽屍之魔報仇，我想乾脆也送你回老家，和你師弟作伴吧！」

岳雲龍「吧」字剛落，身形驟閃，欺身搶進，一掌遞出，五指箕張，分襲殭屍魔僧身上五處要穴。

招出如電，聲勢凌厲，五股銳利的勁風，帶着「嘶嘶」破空之聲，猝然射至殭屍魔僧身上。

此刻，天色已將近五更，岳雲龍心懸天龍帮主練功將成，所以一出手是凌厲絕招，迅捷絕倫。

殭屍魔僧，他眞想不到此年青人，出手如此毒辣，話沒說完，便展開凌厲攻勢，這一下，眞使這個殘酷怪僻癖常的怪物，不禁臉色微微動了一下。

殭屍魔僧早在六十年前，便已兇名揚天下，他那會被岳雲龍一招擊中。

祇見他膝蓋不彎，就像殭屍般，已全然閃了開去。

驀地——

岳雲龍大喝一聲，恍如平地一聲焦雷，他雙掌一圈一合，又倏然翻出，利時，一陣狂飈湧出，恍如無數巨錘，向殭屍魔僧擊倒。

這正是「絕魂掌」中之第二招：「人海茫茫」，威力之強大，一伸一縮，亦自發出一股陰慘慘的寒風來。

星光下，但見其色慘綠，恍如鬼火魔焰。

殭屍魔僧發出之寒風，竟有一絲透過

了岳雲龍的掌風，悄然向岳雲龍身上要穴襲到。

岳雲龍見自己那招「人海茫茫」擊出狂濤的怒飈，竟然被殭屍魔僧奇詭的陰風，化解開去。

驀覺一絲寒風，飄然襲來，鼻中便已嗅到一般極難聞的腥臭之味。

岳雲龍心中大駭，那「玄天冰魂」的眞氣，立刻佈滿周身百骸。

腳下急急旋轉，「星象迷踪身法」疾然施展出來，閃電般挪出三丈。

驀地——

殭屍魔僧發出一聲陰森森尖銳的嘿嘿怪笑，得意的道：「岳小子，你現在已中了我的『屍毒陰風』，經過十二個時辰之後，全身便會腐爛，化作黑水而死，嘿！嘿！……」

岳雲龍聽得心中一震，祇覺自己體內癢癢的，像似千萬條毛蟲，直往周身經脈中鑽進。

他大駭失色，暗自凝聚功力，向周身毛孔逼出。

殭屍魔僧又是一聲洋洋得意的詭笑，道：「岳小子，你休想凝聚功力，逼出此毒，嘿嘿！老實告訴你，『屍毒陰風』並非一般的毒功可比，早在你發覺之時，那慘烈劇毒，已經潛進你的經脈血液之中，順着血液流至五臟六腑，……嘿！嘿！你還是等待去死吧！」

岳雲龍此時已然覺得周身氣血，有種異樣的感覺，他知道殭屍魔僧所言不虛，但他是個天性倔強的人，雖然他已證實自己所中劇毒，已導入經脈，他仍然不以爲意，因爲仍知道自己心急也是徒勞，所以只有任其毒性蔓延。

岳雲龍劍眉倏揚，星目射出一般懾人心魂的眸焰，一聲冷笑，道：「殭屍魔僧，你不要得意，岳某在未死之前，就先斃了你。」

言罷，長嘯一聲，嘯聲直劃夜空，宛如龍吟，凄厲悲壯，嘯聲凝聚山谷，四周迴音，嗡然不絕。

就在這奪人魂魄的厲嘯甫起，隨着他身形飛起的剎那，一道綠芒如電的濛濛劍氣，挾着「嘶！嘶！」破空風聲，直向殭屍魔僧襲至。

岳雲龍在怒急之中，已使出了那名震天下的天佛經絕命劍法——「天都魅踪七絕式」。

劍光盤繞，如浩蕩江河，縱橫無際，又好似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殭屍魔僧見此劍式，那呆滯的殘酷面容，突又泛起一絲驚恐之色，失聲道：「天都魅踪絕命劍。」

殭屍魔僧叫聲中，手裏已多了一隻灰瑩瑩的奇形兵器，這兵刃奇長，其上發出陣陣慘綠光華，這正是白骨門的奇寶「綠腥劍」。

殭屍魔僧手中「綠腥劍」，突暴出一片青絲的光華，投入岳雲龍發出的劍氣之中。

祇聞一陣嘶嘶的劍氣磕擊，迴旋之風聲。

兩道灰濛濛的光華，立刻就絞結在一處。

有若海中兩條巨大的怒鯊，翻騰劇浪，風狂勢疾，罡氣洶湧，令人窒息。

岳雲龍冷哼一聲，劍勢陡轉，起手處便是「天都魅踪七劍式」第一招：「殘虹飛魂飄天涯」。

劍勢如流星劃空，搖曳之中，晶瑩奪目。

森森的劍氣，帶着嘶嘶破空之聲，那懾人的精光，奇速絕倫，使人莫測劍式指襲那個的方向。

殭屍魔僧六十年前，武功已掩蓋天下，他雖然昔年敗在武林鬼才九天神魔雷去惡手下，但六十年來，也更積極修練毒功，在當今邪道之武林人物，已難有幾人能與其匹敵。

此刻，見岳雲龍施出此招，他識得其中厲害奧秘。

他一聲刺耳的怪叫，綠腥劍急起，儼如一道烏龍似的向岳雲龍發出之劍圈中刺去，祇聽「噹」的一聲，此招「殘虹飛魂飄天涯」，已爲他所破去。

岳雲龍重涉江湖以來，從沒有人能够逃出他這凌厲劍勢，殭屍魔僧竟然輕而易舉地破去此劍式，武功之高，可想而知。

岳雲龍急旋着，倏然長嘯一聲，銀光突盛，劍氣帶起嘶嘶尖厲銳嘯，成兩股交叉而至，來勢之快，的是千古罕見。

這是天都魅踪七絕式的第二招：「流虹一綫天疑裂」。

殭屍魔僧面容沉凝，手中那柄綠腥劍，疾然舞起一道灰濛的光圈，同時，左臂連續揮出三股陰風，腳下急快的左右旋轉，「波」的一聲輕響，「流虹一綫天疑裂」，此招又被他避過。

但這招，他躲得極是勉強，那寬大的長衫，已被劍氣破劃幾道裂痕。

雖是這樣，岳雲龍心中也不禁暗暗欽佩這六十年前，在自己恩師掌下留魂的殭屍魔僧武功之奇招。

岳雲龍面罩寒霜，一聲刺人心神的厲嘯驟起，手中長劍，光幕如山，重重疊疊，如江河倒瀉，綿綿而至。

浩蕩的劍影之中，泛出十股細如姆指，却又銳利無匹的濛濛劍氣，令人毛骨悚然。

這招正是「天都魅踪七絕式」的第五招：「星飛虹影斷腸紅」。

岳雲龍周身劍氣盤繞生輝，冷電精芒四處迸射，奇幻莫測。

殭屍魔僧，但覺環身眞氣激盪，自己所發出的護身劍幕，利時便被瓦解無存。

祇覺自己手中綠腥劍，被一股綿綿潛力震開。

殭屍魔僧十分驚駭，面上急驟的抽搐着，身形倏然暴射出去。

那知已太慢了，殭屍魔僧祇覺自己左臂，一陣徹骨鑽心的巨痛，整條左臂，已被岳雲龍的劍氣，砍成十數塊。

殭屍魔僧仰首一陣凄厲怪笑，笑聲尖銳，凄涼。

那微顯痛苦，顫抖的語音，道：「罷了！罷了！老夫六十年來朝夕苦修，生想報那昔年九天神魔慘殺同門之血海深仇，沒想到……今夜……」

殭屍魔僧語調凄凉，激動異常，語至此處，聲音變得嗚咽。

原來殭屍魔僧自從六十年前，在九天

神魔掌下潛逃之後，他無時無刻，不在為着洗雪昔年的仇恨而練功。

但他那知道六十年後的今夜，第一次重歷江湖，便慘敗在自己仇人所調教出來的徒弟手中這種巨大的挫折，真使這個陰狠詭毒的魔頭，內心極端的痛苦，這種打擊，在他來說，比死更要難受。

本來，一個名震天下，令人畏懼的武林邪道掌門，在他東山再起的時候，便遭受如此的慘敗，姑不論別人是如何的雀躍興奮，使他難堪，就拿他本身來說，的確也是悲哀，淒涼的極其難受。

其實，自古以來，又有幾個人能漠視自己苦心的期冀呢？

岳雲龍劍劈了殭屍魔僧左臂之後，煞氣未盡，一聲刺耳的長嘯，還想再出絕招，殺了殭屍魔僧。

但是，就在岳雲龍凝聚真氣，欲再出劍招之際。

驀然——

岳雲龍覺得胸中一陣劇痛，凝聚的真氣，立刻渙散，這一駭，真使這個堅毅倔強的他，臉上驟然變色，因為他知道，此時，只要殭屍魔僧輕輕襲擊，自己也就只有受死的份兒。

殭屍魔僧見狀，那淒厲猙獰的面容，突然閃出一絲陰狠的詭笑。

右掌輕提，陰森恐怖的向岳雲龍一步一步逼來。

岳雲龍臉部肌肉一陣急顫，星目中射出一般駭人的憤然眸焰，直瞪着敵方那對慘綠的兇睛。

星光朦朧，夜色悽然，寒風刺骨難熬，淡淡清輝，照着崖下，此時此際，却絲毫沒有和平溫柔的感覺，相反的，竟令人有肅殺、恐怖之感。

殭屍魔僧的陰影，一步一步的逼近，岳雲龍胸部也陣陣起伏着，臉上竟然也泛出一絲惶恐，緊張之色。

他並非怕死、貪生，這是人生過程所必經之路，只不過是早與遲而已。

唯一使他痛恨的是自己血仇未報，英雄歲月未展，便要含恨九泉。

其實，岳雲龍此刻「生」或「死」，對着今後的武林命運，有着極大的轉變。

也就是：魔焰與正義，何者存在的問題。

倏地——

殭屍魔僧發出一聲淒涼的輕嘆，微舉的單臂，已緩緩的垂了下來。

一聲嘆息的語音，道：「岳檀越，你真不愧是個超凡的人物，這顆『陰毒靈丹』就是解除『屍毒陰風』的獨門秘藥，我們之間的深仇，一年後，在陰風山地獄谷解決。」

語音甫歇，殭屍魔僧已掉轉頭，好似鬼魅幽靈般，悄然消失在這恐怖陰森、淒涼的寂寞裏。

這種驀然驟變，不禁使岳雲龍目瞪口呆，這是他從來不敢想像的事實。

一個陰狠詭毒，慘無人性，令人畏懼的邪道魔頭，居然不乘人之危，實是使人難以相信，何況對方又是他欲置之死地的仇人。

岳雲龍星目凝視着手中這顆碧綠色的「陰毒靈丹」，腦際裏泛出萬縷思潮。

他深深感覺到，人之本性，生出來俱是善良的，它，無非是受着外界的諸般影響，而產生偏激、殘酷的性格。

啊！芸芸眾生，誰願做那萬人所指之惡人呢？它，無非是虛榮心使然，慾望心使然而已！

一陣寒冷的晨風吹來，岳雲龍悚然一震，打斷萬般思潮，仰望着天色。

此際，已是五更天，殘月疏星，秋風肅殺，這是凌晨前大地最黑暗的一刻。

岳雲龍驀然憶起魔鬼臂郁無常，臨死之前的話，心中大驚，立刻把那顆「陰毒靈丹」送進口內，盤膝趺坐地上，運起一口真氣，緩緩加速逼散藥力。

岳雲龍自吞下「陰毒靈丹」，祇覺先前阻塞的氣血，漸而凝聚，形成一股潛力，周身流轉。

突然——

岳雲龍聞到自己身上，發散出一股腥臭欲嘔的臭味，那是由周身千萬毛孔中，泛散出來。

漸漸的，這些難聞的臭味，已完全消失了。

岳雲龍緩緩的站起身來，口中發出一聲淒涼的感嘆。

星目凝視着地上，那零碎的斷臂，內心不禁泛出一絲歉疚。

驀地此刻——

一陣低沉恐怖的怪笑，由四面八方傳來，隨着晨風飄入耳際，如同鬼哭狼嗥，使人聽了不禁毛骨悚然。

岳雲龍面色微動，星目環視着四周，耳朵也敏銳異常的搜索過去。

但聞這陣陰森，低沉的怪笑，此起彼落，隨風傳出老遠，荒谷激起迴盪，任何一個角落都有呱呱怪音。

擾人心靈，益增恐怖。

岳雲龍搜索一會，仍沒察出發音之所在，他此刻有些驚於這種荒山魅笑，同時，對匪徒此種鬼蜮技倆，也大為震怒。

岳雲龍劍眉倏豎，星目放煞，提聚着一口真氣，縱聲一陣呵呵大笑。

聲如萬馬奔騰，排山倒海，直震得四谷嗡！嗡！山石回音，悠悠不絕。

突然，岳雲龍笑聲頓斂，巨雷也似的喝聲道：「天龍帮的眾鬼徒聽着，本閣羅魔者岳雲龍，今天奉閻羅王之使命，來超渡你們這羣陰詭邪惡之徒，還不趕快出來納命。」

語音甫歇，西側方的峯頭，突傳來一絲尖銳刺耳的怪笑，道：「姓岳的，你不要過於猖狂，剛才只不過是唸一首超魂經，俺等就來把你送歸西天。」

語音細若蚊吟，但字字清晰，震人耳膜。

岳雲龍聽此人既然能從老遠把語音傳來，透過陣陣的山風，而凝聚不散，此種「幽靈傳音」之絕高功力，不禁使岳雲龍暗暗心驚。

晨曦曙光之下，祇見那西側面峯頭，疾若流星飛瀉，雷奔電閃，騰出五個人影，直朝岳雲龍這邊飛馳過來。

這五條人影變成一排電馳着，起落之間，幾乎同一個時刻，遠遠望去，如似五隻巨大鷹隼翔空，輕功之高絕，在當今江湖武林，足可謂頂尖的一等高手。

岳雲龍見得暗暗心駭，他此刻才知道魔鬼臂郁無常所言非虛，天龍帮中的人物，俱是雄霸一方的綠林黑道巨擘。

他知道事態沉重，因此更不敢漠視，抱元守一的靜靜佇立，凝神內視，輕輕調息着那口純元真氣。

這種緊張凝重的現象，可說是岳雲龍的重歷江湖幾月以來，第一次顯露於外表，因為他知道這五條人影，不是天龍帮的貼身護衛，就是地位極高的壇主，他們一旦出現，那天龍帮主大概已經練畢「天地寒陰殘骨功」，這後果真是不堪設想了。

就在這眨眨眼兒的瞬間，五條人影，已悄沒聲息，快速絕倫的撲至岳雲龍的面前，五個人並排一列，千道寒光，冷然凝視着岳雲龍，他們的臉上同時泛起一絲訝異之色，顯然他們沒想到這個名震江湖，出手毒辣，冷酷至極的閻羅魔君，是個劍眉星目，貌若子都，英俊瀟洒的美男子。

岳雲龍緩緩睜開那雙微瞇的星目，射出一股懾人心魄的稜寒眸焰，疾速的瞥掃過去，那天性冷傲之態全露於形。

原來這五人正是天龍帮至高無上的金龍，木龍，水龍，火龍，土龍，五行壇主，他們各身着一件非絲非綢，光澤細膩的黑色長衫，胸前各繡着一條金光閃閃的飛龍，金龍下面綉着一柄血劍，正是壇主的標幟。

靠右首的一人腰粗膀闊，獅鼻環眼，金髮披肩，此人便是金龍壇主，開碑手蕭樵。

蕭樵左邊那個面色慘白，身若竹竿的怪人，是木龍壇主，枯竹冷煞。

中間那個痴肥矮胖，髮際束着三支羽毛，看來不倫不類的老者，就是水龍壇主，滾旋浪黃大元。

其次那位神態威猛，面如重棗的老人，是火龍壇主噴火郎君伍豪傑。

最左那位面色漆黑，毛髮稀疏，塌鼻闊嘴的老叟，便是土龍壇主，苗疆一怪鄔長異。

岳雲龍見此奇形怪狀之五人，面色微變，雙目微一顧盼，重重地由鼻中發出一聲冷哼。冷冰冰的語音，道：「原來天龍帮中的人物，俱是此種好長相，無怪閻羅王要人，偏偏衝着你們帮中之人……」

岳雲龍這些話，說得刁損至極，滿含着譏諷之意。

這五個五行壇主，他們不愧是蛇中之龍，雖然被人損罵，但並沒有暴怒叱喝的舉動，只是在眼神中各射出一股狠毒的稜芒。

岳雲龍見此五個魔頭，並不為自己言詞所動，越發知道這五人是棘手的人物，冷冷一笑又道：「你們這羣為非作歹，殘毒陰狠的武林敗類，幾次經驗告訴我，岳某是絕對不能寬恕的，如今，你們就趕快自己選擇個死法，不必如此呆站着。」

五行壇主個個俱是平日橫行無忌，囂張已慣的一方魔鬼，那能如此忍受岳雲龍大肆奚落。

那神態威猛，面如重棗的噴火郎君伍豪傑，已聲如破鑼一般的在罵道：「姓岳的，你那份猖狂跋扈之態，不如留着一些去嚇嚇鬼吧！今日你已在我們天龍帮重圍之下，只怕翔空之龍，也要成為甕中之鼈了。」

岳雲龍默默環顧了一下四周，內心不禁一駭，原來在此刻，那西側的峯頭，人影幢幢，疾若潮湧般，各奔下四十條漢子，見他們飛躍的身法，居然全是很有武功根底的人物。

眨眼間，四五十條人影鴉雀無聲地，向岳雲龍形成了重重包圍之勢。

原來這四五十人，全是五行各壇主，轄下知傳信頭目。

岳雲龍神色仍舊不變，朗朗一笑，輕鬆的道：「這套手法，乃是陳腔濫調，毫無驚人之處，岳某已識慣了。」

驀地——

岳雲龍劍眉一豎，星目含煞，暴出一股震人心靈的眸焰，厲聲道：「閣下等派遣這些鼠輩，只是徒然送死，岳某迫於無奈，只有大肆殺戮，以儆凶頑。」

那邊面色慘白，若似竹竿的木龍壇主，枯竹冷煞一聲陰沉的冷嗤，道：「姓岳的，今天任你有鬼神莫測之機，通天徹地之能，也休想保全活命。」

岳雲龍哈哈一陣狂笑，道：「好說，好說！不妨我們現在就試試看。」

語音甫歇，一聲奪人魂魄的厲嘯起處，岳雲龍身形急起，彷若亘鳥翔空，臨空盤旋，又似龍飛九天，一道精芒如電的濛濛劍氣，以眩人眼目的快速，直向那外圍的人影射去。

就在各人眼神一花之際，那靠在東面最近的四個天龍帮徒，已經半聲未哼的倒斃地上，鮮血迸濺，沾得四周各人滿身滿臉都是。

岳雲龍知道今天免不了一場慘烈的酷殺，他抱着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的主意，一出手便是名震天下的「天都魅踪七劍式」。

祇見岳雲龍右手長劍一騰一轉，劍勢如流星劃空，搖曳之中，晶瑩奪目。

平地響起一連串的淒厲慘叫，血腥飛洒中，天龍帮徒中，又四人做了劍上斷頭之鬼。

岳雲龍長身飛起，劍劈八人，這一連串的動作，只不過眨眼之間的事，這種懾人心魂的聲勢，不禁使天龍帮徒眾，一陣嘩然，紛紛四散暴退。

岳雲龍又是一聲懾人心魂的長笑，劍光盤繞，如浩蕩江河，縱橫無際，又似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天龍帮徒如秋風掃落葉般，紛紛倒地，血肉橫飛，慘不忍睹。

悲哭慘嗥，悽厲刺耳，響徹山谷。

岳雲龍劍演「天都魅踪絕命劍」，脚踏「星象迷踪身法」，奇妙飄忽，四處縱殺，連那五個武功高絕的五行壇主，都是無可奈何阻止其瘋狂的慘殺。

眨眼間，四五十個天龍帮徒，已慘死劍下者三十幾人，斷臂殘肢，棄滿一地，血腥之味充滿空氣之中，慘不忍睹……

岳雲龍滿身斑斑血漬，似一隻瘋狂的兇獸，暴吼連聲，四下縱橫，追殺那些四竄逃亡的帮徒……

五行壇主，他們似五隻巨大鷹隼般，盤空繞旋，生想截住岳雲龍，那知岳雲龍身形飄忽不定，人影和劍光，絞結在一起，滾來滾去，詭譎莫測，使他們五個人空

負一身超絕的武功，無處可用。

眨眼間，四五十個天龍帮徒，已完全死在岳雲龍慘酷的劍下。

就在此時，金龍、木龍壇主，兩聲厲嘯起處，已雙雙怒叱而至。

開碑手蕭樵，手裏一把巨形熟銅金瓜鎚，枯竹冷煞手中却緊握着一把精光閃耀的薄薄緬劍。

二人暴怒中，一上手便已拚出全身功力，撲向岳雲龍而來。

岳雲龍殺意未盡，星目暴出一股兇狠煞光，長笑一聲，劍光一閃，一招「寒風綿綿」，已捲向金、木兩壇主。

正當此際，幾聲陰森森的冷笑，水龍、火龍、土龍三壇主，三件不同的獨門兵器，螢光奪目，寒氣森森，狂風般劈向岳雲龍的身後。

岳雲龍怒叱一聲，劍起如瑞雪紛飛，寒氣逼人，刹那間，已與這五位黑道中頂尖高手鬥在一處。

岳雲龍縱然是武功蓋世，但力敵這五個雄霸一方、功力無匹的魔頭，亦自有些吃力。

他冷哼一聲，身形微晃，一招「血雨飛濺」已雷劈般使出。

劍勢有如風起雲湧，銀河倒懸般，幻成一片劍山。

驀然！

他劍身急快的一顫，點點星芒流瀉，將對方五人逼得狼狽躲閃。

開山碑手蕭樵的手中沉重的熟銅金瓜鎚，舞起了陣陣狂濤般的勁風，猛攻而上，勁氣中，鎚影如山，的是有開山裂石之威。

岳雲龍挺持着長劍，劍身勁氣，已凝成一道深厚晶瑩的光牆，又似橫空長虹，匹練般電掣翻刺，似江河決堤，綿綿不絕，瞬息間又將五人逼退數步。

纏鬥間，不覺已有百餘招之多，這眞是一場罕見的武林慘鬥，五行壇主五般兵器，圍繞着岳雲龍忽上忽下的飛舞着，詭異奇招，頻頻旋出，顯然他們五人，已使出了全身所學。

岳雲龍被纏鬥的怒火燃熾，他知道目下對手，個個都是功力卓絕，威震一方之人，如不出凌厲歹毒的絕招，一時半刻之間，决無法分出勝負。

開山碑手蕭樵，手中金瓜巨鎚突地一沉，聲起如雷，他已使出那最得意的「風雷鎚」法，勁風洶湧，聲勢威猛已極。

枯竹冷煞，亦是連聲桀桀怪叫，右手緬刀圈起萬丈精光，揮動如風，左掌，而尋隙出擊，聲勢也極爲驚人。

苗疆一怪鄔長異，那如鬼魅般的身軀，一味隨着岳雲龍的劍光，閃掠游走，手中奇異的「索命鬼爪」獨門兵刃，神鬼莫測的迭次突襲。

噴火郎君伍豪傑，滾旋浪黃大元手中兩柄長劍化作兩道白虹，銀光翻湧，勁氣如虹，劍風指處，觸肌似割。

岳雲龍面色凝重，聚精會神的將一口眞氣，貫注於手中長劍之上。

驀然——

他劍身一陣顫抖，嘶！嘶！的一道道灰濛的劍氣，疾射而出，那邊滾旋浪黃大元失神之下，肩頭已被劃破一道兩尺長的血槽。

開山碑手蕭樵怒喝一聲，金瓜鎚連連擊出五招，始將滾旋浪的危機化解。

枯竹冷煞尖叱一聲，瘦影倏閃，緬劍絕招倏出，劍光翻湧，勁氣如虹，步步緊逼。

岳雲龍大演絕學，身形運轉如行雲流水，劍身幽幽泛出一股無形勁氣，見招拆招，見式拆式，眨眼之間，已鬥至二百餘招。

此刻，已漸漸鬥至勝負立分的階段。

倏地！

左側的噴火郎君伍豪傑，滾旋浪黃大元，各發出一聲悶哼。

驟然暴退開去，就在二人身形暴退之際，苗疆一怪鄔長異，已是暴喝一聲，雙掌帶起條條巨形光幢，泛出陣陣淡綠色霧氣。

這正是苗疆一怪鄔長異的獨門絕技「煞魂功」，威力強大，無可比擬。

岳雲龍驟見之下，心知要糟，他悚然一驚，不由鋼牙緊挫，目蘊煞氣。

這時，枯竹冷煞恰好陰森森的冷哼一聲，手中緬劍抖得筆直，一縷寒光，已驟然劈向岳雲龍身後。

同時，開山碑手的金瓜鎚，和噴火郎君伍豪傑，亦左右夾襲，分指向岳雲龍兩脇要害。

情勢危殆已極。

岳雲龍星目含煞，將心一橫，身形毫不躲閃，長吸一口眞氣，那襲灰色長衫已倏然鼓起，好似裏面充滿了空氣似的。

周圍亦同時泛出一圈白霧似的濛濛之氣。

急怒中，岳雲龍已施出那銳不可當的「玄天冰魂」眞氣。

岳雲龍可沒把握能够抵擋得住這四個魔頭雷霆萬鈞的攻勢。

他幾乎是同一動作，手中劍已適時凝成一道銀色浩蕩的長虹，重重疊疊的劍氣光幕之中，尚有十指細如拇指，銳利無比的濛濛劍氣。

劍氣如虹，勢如山崩海嘯，銳不可擋，使人有無法招架之感。

這招正是「天都魅踪七絕式」之中，那凌厲絕倫的第五招，叫「星飛虹影斷腸紅」。

這招「星飛虹影斷腸紅」，曾經使殭屍魔僧慘敗劍下。

劍勢陡出，快逾閃電，雙方已驟然接觸。

五行壇主武功絕高，他們一見對方劍氣中煞氣隱泛，豪光萬丈，他們俱識得厲害，各自暴喝一聲，齊身撤招，向後疾速躍出。

那火龍壇主噴火郎君伍豪傑，他發覺較遲，就在他才竄起的刹那。

一片寒光已到達眼前……

噴火郎君伍豪傑任是橫行一世，心狠手辣，却也在熱血迸濺中，被削去個好大頭顱，一命嗚呼！

岳雲龍劍劈火郎君伍豪傑之後，這招「星飛虹影」，餘勢未盡。

周身劍氣盤繞生輝，冷電精光四處迸射，劍氣凜凜，奇幻莫測，直向那猶騰身空中的苗疆一怪鄔長異捲去，眼看着鄔長

異，又要難逃死命運。

驀在此刻——

左側旁突吹來一股陰氣森寒的勁風，幽幽向岳雲龍的劍身捲去。

岳雲龍驀覺此股掌風，怪異至極，竟然透過劍身所發出的綿綿勁氣，他手中的長劍像似被一股潛力，托得欲向上飛出。

懍駭之下，岳雲龍一聲吭傲蒼穹的厲嘯，身形猝然暴退出去。

星目暴出一股凌寒的眸焰，迅速的瞥掃過去……

不知在何時，激鬥場中，已多了兩個人。

一個身着長衫，身軀修長，氣態高貴，風流倜儻，瀟洒至極的中年人，在他的面龐上却蒙着一條黑綢綉巾，巾上綉着一條一條活生生的小金龍，恰好蒙住了那廬山眞面目，但以他那華貴絕代的氣態，使我們猜想得到他一定有着一副俊美的面孔，更令人驚駭的，就是蒙面人那雙露出綉巾外的星目，正射出一股懾人心魂的寒凌精光，凝視着岳雲龍。

岳雲龍祇覺那股眸焰，尖銳異常，直似透過他的心胸，他暗忖，此人大概就是天龍幫的龍頭帮主，由他那雙碧光的眸焰中，使人知道他功力之深厚，已臻深不可測的絕高境界。

天龍帮主的身旁，却冷然凝立着一位身着黑綢長衫，胸綉金龍，下畫一隻羽毛血箭的瘦長老叟，此人便是天龍帮總護法，金風子曹逸天。

金風子曹逸天，此刻面罩寒霜，那雙如霜的冷眸，瞥掃着滿地屍體。

此刻，一輪東昇旭日，被一片烏雲遮住，崖下還是一片灰濛濛地，四周異常寂靜，風吹樹梢，枝影婆娑，顯出一絲靜得怕人的氣氛。

空氣中，却隱含着一片殺伐，仇恨！

驀地——

一串冷叱暴喝，那呆愣怔立的四個壇主，各舉着自家獨門兵刃，疾似閃電般，便欲騰出。

就在他們長身欲出的刹那，一聲充滿威嚴的聲音道：「四位壇主給我退下！」

語音清亮，但却震人耳鼓，滿含着一股懾人的威嚴。

那四位壇主，跋扈一方的魔頭，一聽到這清亮的聲音，竟然伏首聽命，恭身凝立原處，八道寒光冷視着岳雲龍，泛出一股仇視、怨毒之光。

天龍帮主叫四位壇主退後，隨即發出一陣聲若洪鐘般的凄厲長笑。

隨着笑聲甫出，那瀟洒已極的身形，已若棉絮般飄前三丈來之遠，就好似有一股無形潛力，托着一般。

他朗朗的語音道：「聽說閻羅魔者，武功蓋世，品貌出衆，手段毒辣，處處超人，今日一見，足證傳言不虛！」

岳雲龍目見天龍帮主這手絕世輕功「虛空浮雲」，臉色沉凝，冷然道：「豈敢！豈敢！岳某如枯木螢光，豈能與皓月爭輝。」

天龍帮主眼神不變，冷冷一笑，道：「敢問閣下，敝天龍帮不知何處得罪了你，居然屢次慘殺帮衆，閣下能說出一個原因來麽？」

岳雲龍語音冷酷，道：「貴帮中人，善惡不分，慘殺生靈，惡跡昭彰，罪不在赦，人人都可誅得。」

他語氣陰沉冷酷襯着滿身斑斑血漬，散亂的長髮，直似審判衆鬼的閻羅。

天龍帮主那雙冷眸如電，仍以冷冷的語音，道：「閣下，這等鐵胆傲骨，盛氣凌人，確不愧爲一代英雄。」

突然，他語音倏變，星目射出一股震人心弦的寒光，厲聲喝道：「岳雲龍！要知天龍帮恩怨分明，睚眦必報，今天你大肆慘殺天龍帮弟子，該作何打算。」

岳雲龍面容冷漠，大聲說道：「岳某與貴帮的仇怨牽連，已勢同水火，決難相容，敢問閣下，應作如何打算？」

天龍帮主重重冷哼一聲，說道：「予我一斗銀，報還十斗金，殘我一口人，滅其滿家門，姓岳的，你知道吧？」

岳雲龍突然仰天一陣悽厲長笑，道：「岳某家父已然倣佛，孑然一身，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岳雲龍聽天龍帮主一提起家中人，腦際不禁又泛起那血淋淋的幼時慘事，自己親生母親逆倫叛道，和姦人分屍親夫……

天龍帮主見岳雲龍那種激動的情緒，不禁腦際閃起一道靈光，心裏暗忖道：「岳雲龍！岳雲龍！岳天鵬，姓岳的，難道是他嗎？不，不，絕對不可能，那孩兒不是已被自已暗下毒手，打了一記：『寒風殘骨掌』……」

天龍帮主那雙星目中倏然暴出一股尖銳的寒光，死盯着岳雲龍的面容，像要尋找一絲已逝去的痕跡。

要不是他面上蒙着一條綉巾的話，衆人現在可以看到天龍帮主那俊美的面容，驟變爲一陣慘白，他心裏急促道：「是的，是他，那面龐，性格極像……」

岳雲龍見天龍帮主那異樣的眼光，心中不禁一陣疑惑。暗忖：「難道這巨擘，要出什麽鬼謀毒計嗎？」

驀地——

天龍帮主星目射出一股狠毒的稜光，假若是沒有面巾遮住的話，可看到他嘴角，正泛出一絲得意的獰笑，他冷然道：「岳雲龍，那麽本帮主就送你歸西吧！」

岳雲龍臉若寒霜，冷冰的語音，道：「岳某心領好意，在下有僭了。」

語音甫歇，岳雲龍滿面煞氣，口中倏然發出一聲驚人魂魄皆散的厲嘯，右掌倏然一彈一震。

就在這彈震之間，岳雲龍右手五個指尖，透出五股尖銳的絲絲勁氣，疾如閃電，猛然襲向天龍帮主身上五要害。

岳雲潔一出掌便是絕魂掌第四招：「寒絲游魂」，凌厲毒辣的絕招。

天龍帮主陰森森地一笑，不躲不閃，雙臂在身側圈起一輪弧影，一道深仇似海的綿綿勁氣，疾速湧向那五股銳利的勁風中。

「波！」的一聲輕響，二股無形的凌厲勁氣，互撞一起，猛又化着無形。

岳雲龍面色沉凝，星目放光，暴喝一聲，恍如平地一聲焦雷，他雙掌一圈一合，又倏然翻出一陣狂飈，緊隨雙掌，湧出無數巨錘似的勁風，擊向天龍帮主。

此正是「絕魂掌」第三招的「血腥千

里」。

祇見岳雲龍一掌擊出，帶起無數勁厲銳風，嘯聲如雷，恍若山崩地裂，洪水決堤，廻氣成渦，剛猛無儔。

威力之強大，堪稱移山倒海。

天龍帮主見勢，冷眸如電，一聲陰森森的寒笑，那鬼魅般的身形，倏忽怪閃，雙袖隨着身形，一陣疾拂。

岳雲龍那招「血腥千里」擊出的那道剛猛無儔的勁力，就好像投入一股綿綿勁氣之中，瞬即無影無踪。

驀在此際，一聲震人心神的陰森冷笑響起。

天龍帮主雙掌交叉，已輕飄飄的指向岳雲龍。

就在天龍帮主掌勢指出的時候，岳雲龍祇覺一股柔若無力的輕風，緩緩吹來，他仍不敢輕視，那「玄天冰魂」眞氣，已佈滿周身百穴，但是，奇怪的，那股寒風拂中身上，却沒產生任何異樣的感覺。

岳雲龍已然凝聚全身眞氣，欲要發難的當兒……

天龍幫主掌心倏然一吐，一道勁風急捲，宛如迅雷驟發，威不可當的捲向岳雲龍，像是大海中層層湧來的波濤，好似永遠無絕無盡，永不停止。

岳雲龍這時也猝然發難，雙掌疾推而出，一股掌勁宛如驚濤拍岸，巨浪排空般捲湧過去。

「波」的一聲巨響，二股眞氣互撞一處，勁力激蕩，旋風成渦，銳風厲嘯中……

岳雲龍脚步疾顫，蹬！蹬！蹬！後退三四步，嘴角緩緩淌出血來，長髮散亂，面容慘白，配合着他混身上下的血漬，形狀淒厲已極。

岳雲龍雙目已成血紅之色，狼狽地逼視着神定氣閒的天龍帮主，他面孔扭曲，狂笑一聲，雙掌瘋狂的連環攻出。

天龍帮主一陣陰森森的微笑，身形飄忽，掌指脚踢，奇詭絕招，倏然齊出。

這兩位絕世武林高手，各一展開絕技來，直鬥得天翻地覆，日月無光……

但見人影紛飛，掌風如飈，刮得周遭砂石飛旋，枝葉斷落。

岳雲龍已全然凝聚全身功力，施出那威不可當的絕魂掌，狂飈掃處，有如山崩海嘯，雄勁無倫。

天龍帮主掌勢縱橫如山，層層疊疊，招式怪異凌厲，宛如狂風暴雨，威勢奪人魂魄，攻向岳雲龍全身要害，顯然這綠林巨擘，此時也盡了全力。

兩個廻旋中，勁風如削，五丈方圓內還覺得寒氣森森，觸肌似割，勁力激蕩如山崩地裂，駭人已極。

場外衆人看到這場千古罕見的慘鬥，任他們全是名震一方的魔頭，但此時此刻，他們內心各發出一聲慚愧的輕嘆：「以自己的武功，比起人家來，實不啻滄海之一粟，渺小得太微不足道了。

此刻，二人已互相交換了十餘招，但因功力悉敵，所出招式，同樣奇詭絕倫，居然半斤八兩，難分秋色。

其實，岳雲龍此刻已是緊咬着牙齒，壓制住那騰湧的氣血，倔強的堅持着。

眨眼間，二人又交換了百餘招，此刻已是麗日中天，但二人仍然拚命的激鬥着，眞是戰得「灰沙迷漫，天愁地慘」。

驀地，岳雲龍厲聲長嘯，祇嘯得風雲變色，猿鳥噤聲，遠山近徑，廻響嗡嗡。

但那嘯聲中，充滿着一股淒涼，仇怨，悲愴……

緊隨着嘯聲，岳雲龍的身形在天龍帮主尖銳的掌風下，猝然飛起，彷若巨鳥翔空，又似龍飛九天，直向那高崖上飛去。

天龍帮主口中發出一聲得意的狂笑，身形急起，直向岳雲龍尾隨追去，右掌抖成千百掌影，幻成圈圈圓弧，挾着綿綿不絕的無形勁風，以拔山塡海的威勢湧出，擊向那懸空的岳雲龍。

那知在此刻，岳雲龍雙脚疾蹬，掌勢片片，有若暮秋花飄，旋舞飛翔，層層疊疊，如雷的勁氣廻施，響聲中，岳雲龍的身軀凌空盤旋，直往上昇去。

天龍帮主見到岳雲龍此種蓋世的輕功，不禁脫口叫道：「銀河天梯！」

就這瞬間，岳雲龍已疾然昇高三十多丈，驀然，他翩若驚鴻般，在空中折轉了一道優美而曼妙的弧綫，冉冉飄落高崖的一個缺口上。

接着又是一聲悽厲的悲愴長嘯，岳雲龍的身影，疾若風馳電掣般，消失在崖頂上。

崖下遍地血漬斑斑，悽風慘慘……

一彎寒月，幾點疏星，點綴着漆黑色的天幕。

夜幕沉沉，夜色悽然！

一陣寒風過處，吹落了幾片寒梅，點綴着這肅殺的月夜，更覺淒涼……

驀然……

在這冷寂中又帶點淒清的山野荒徑上，一條輕快的人影疾閃而至，非但輕快得出奇，在這亂草叢生落葉遍地的荒徑上，竟然未曾帶出半點聲息。

輕功的造詣，的是已到了驚世駭俗，爐火純青的絕高地步。

風吹着，樹梢搖晃着，那條人影飛快的騰挪着，除了那風吹樹梢，發出的沙！沙！聲外，周遭都是一片寧寂，淒清。

倏地，一聲陰森森的冷笑，隱約的隨風傳來。

在這沉寂的淒夜裏，顯得極不調和，使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那條輕快的人影，似乎微微一驚，將身形猛然頓住，他祇覺此聲音好熟悉啊！但他又記不起，在那個地方聽過。

朦朧的月色下，但見這夜行人，一襲淡青的長衫，瑤鼻朱唇，劍眉星目，瑩白如玉的俊臉，此刻他兩片薄薄的嘴唇，彎曲成一道弧綫，顯出一股倔強冷傲之色。

此人正是閻羅魔者岳雲龍。

原來岳雲龍和天龍帮主慘烈拚鬥千餘招之後，他漸漸感到不支，心胸氣血，洶湧翻騰着，倔強，冷傲的他，本想硬拚到底，可是，再拚鬥了二百餘招之後，岳雲龍已知道自己眞正不行了，經脈中的氣血，略呈逆湧的現象，而對方那浩若滄海的武功，却愈戰愈勇，這下岳雲龍知道遲早便要喪命在天龍帮主掌下。

驀然——

一道閃光掠過腦際：「綠水長流，青山仍在，此時不逃，更待何時？」

（未完・六）